

東南紀事

神州國光社

0006542

中國歷史研究社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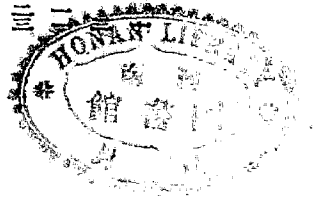
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

東	東	淮	北	江	江	江	乙	松	保
江	南	南	城	州	雙	上	城	州	城
固							守	守	守
始	見	紀	紀	紀	紀	道	守	守	守
							守	守	守
本	錄	事	事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柏	侯	郡	侯	侯	徐	波	許	韓	鐵
起	廷								
宗	名	家	名	名	博	壽	國	差	世

神州國光社

目次

序言	王獨清
保定城守紀略	清戴名世
榆林城守紀略	清戴名世
乙酉揚州城守紀略	清戴名世
江陰城守紀	清韓 炎
江陰城守後紀	清許重熙
江上遺聞	清沈 濤
江變紀略	明徐世溥
揚州變略	明佚 名
淮城紀事	明佚 名
東南紀事	清邵廷采
江南聞見錄	明佚 名
東江始末	明柏起宗



序言

校點完了這一冊叢書，本來想對於明末底歷史做些系統的分析，但恐怕一寫便要寫得太長，所以只好寫幾條所謂感想。

這兒所收集的幾種史料裏面有三種便是記江陰守城的一段歷史的（『江陰城守紀』、『江陰守城紀』、『江上遺聞』）。這一段歷史是明末民族鬥爭中最放異彩的一頁，那種悲壯的活劇不消說在任何方面都值得我們禮讚。不過，我們卻是應該在這兒提出一個問題來的，就是：爲甚麼江陰會有這一段守城的歷史？在當時南京鎮江都相繼降服，爲甚麼江陰卻會不顧一切，竟能孤城死守，完成了那樣光榮的犧牲？

這問題要回答卻也簡單。一句話：因爲民衆起來救亡的緣故。我們一向談起江陰守城的故事時，總說是閻典史（應元）底功勞，這自然是不錯的，不過，實際上這個活劇中主要的力量卻完全是下層的民衆。關於這層，這兒底三種史料都有同樣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實在是民衆在那兒做着主人的。從『四鄉居民不約而至者數十萬，合城罷市』、『江

陰城守紀』」一直到最後殊死的巷戰，沒有一處不是民衆底足跡。這史實給我們留下的不能泯滅的教訓是再明顯也沒有的了。

這一段歷史中代表的人物自然是閻典史和陳典史〔明遇〕以及諸生許用。典史可以說是一種起碼的官職，然而當時的領導者卻偏偏落在這樣的人物底身上。這是一點也不足奇怪的。本來在一種犧牲的鬥爭中，愈是下層的人物纔愈能成爲鬥爭中的戰士。這方法則就恰恰支配了當時歷史上的腳色。閻應元答復劉良佐的一句最妙的話道：『有降將軍，無降典史！』這真是很透徹地說明了這個真理。

最使人嚮往的要算許用這個人物。他不但是江陰守城的首倡者，而且也是鼓動民衆的一位革命家。他對於清廷『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命令答復的話是：『頭可斷，髮決不可薙！』這簡直可以說是一個鼓動民衆的口號，無疑地這句話在當時是起着絕大的作用的。同時他還是一個詩人，他給當時的從事民族鬥爭的民衆做了一些可以唱的大衆歌曲，在『江陰城守紀』上便給我們留下了一首，那便是：

『宜與人一把鎗，

無錫人團團一股香，

靖江人連忙跪在沙灘上，

常州人獻了女兒又獻娘，

江陰人打仗八十餘日寧死不投降！

這歌算是一直流傳到現在，已經成了江浙一帶底民歌了。只可惜的是另外的一些歌曲都已失傳，而許用底身世更無從攷查，這卻實在不能不算是一個憾事。

在明末一代中，屠殺幾乎成了歷史上中心的事件。施行屠殺的不消說是不外兩種勢力：第一是內亂的農民隊伍，即是所謂流寇；第二便是外禍的清兵。關於這層，李季先生在本叢書第十七册底序文中講的最對：『屠殺的根本原因是應該在階級對抗中去找。』清兵入關，已經處於征服階級的地位，對於被征服階級的明朝底遺民自然要出之以屠殺的手段。而農民隊伍尤其是由於階級的仇恨而興起的勢力，對於一向以重賦苛政壓迫他們的階級出之以屠殺更是必然的事。不過，當時在這兩種勢力擾害之下的那般明末底士大夫，卻都是寧可使明室亡於清兵而不肯使明室亡於革命的農民隊伍的。請清兵入關的吳三桂固然不用說，就是抗拒清兵的那些歷史上著名的人物也不會兩樣。就因為這層原因，所以當時便有了許多不降『賊』而守城的故事，同時那些故事也便特別地裝上了悲慘的

場面。在這兒所收的『榆林城守紀略』中描寫李昌齡等被擒後對李自成的態度是很有意思的：

「……自成曰：『吾虛上將以屈四將軍，奈何固執不相與共富貴！』昌齡等罵曰：『驛卒敢大言！吾輩朝廷大將，草竊不久且滅！』……自成笑前解四人縛。世威吐曰：『勿前污將軍衣！』……」

這倒不是簡單的『罵』，而是一點不含糊地在吐出了當時士大夫對李自成的一般意見。『朝廷大將』遇到『驛卒』反叛，怎麼能不出死力去抵抗呢？所以李昌齡等臨死時後悔他們不會認真地把河套底蒙古兵請來『早滅此賊』，這還不是和吳三桂請清兵一樣的心理嗎？

因為這樣，關於明末底兩種屠殺——農民隊伍底屠殺和清兵底屠殺——的史料，我們卻就不能不都來打一點折扣。就是說：凡關於記載前一種屠殺的，一定有過分誇大的成分；而關於記載後一種屠殺的，卻一定有不充分的地方。我們應該相信：李自成是被塗成了花臉的，清兵卻大半是被穿上了禮服的。

說到士大夫借外禍去消滅內亂，這兒所收的『揚州城守紀略』中也有一個例證。左

良玉舉兵聲討馬士英，破了九江，安慶，馬士英便和阮大鍼計議着說：『左兵來，寧北兵來。與死於左，不如死於北。』——這已經成了兩句名語，算是赤裸裸地說出了士大夫對於反對派的態度。這兩句名語底實踐，便是『緩北而急左』、『使邊備空虛』，讓清兵成了『直入無留行』的形勢。左良玉本人固然是當時典型的所謂『剿匪』的武人，但是據他參馬士英八罪的奏疏以及聲討馬士英的檄文（俱見『明季南略』、『明季遺聞』、『南明野史』等）看來，他確是代表着當時一部分反馬的上層份子底心理的，怪不得馬士英要那樣出死力去對付他。我們只要把流傳下來的馬士英所說的許多『警句』（如『明史』所記：『北兵至猶可議款；左逆至則若輩高官，我君臣獨死耳。』、『南明野史』所記：『寧可君臣皆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稍加一番玩味時，我們一定會明白那些話所表現的卻正是從古以來內亂時統治者底傳統精神。

關於明末一代在動亂中出動的那些作為大臣領袖的上層人物雖然複雜得很，但卻大致可分為三類的：第一是士大夫底正統派，史可法，姜日廣，黃道周等都屬於這一類。他們可以說都是封建道德的典型代表者，而對於處理當前的事變卻實在都是些迂腐的人物。像這兒所收的『揚州變略』中所記的史可法底無能，以及『江變紀略』中所記的姜

日廣底無用，都可以使我們瞭然。再如黃道周，『東南事變』中記唐王會稱之爲『商彝周鼎』，其實也只是這樣一個古董；我們只要看他在崇禎時所上的那種空言的奏疏以及後來受制於鄭芝龍的可憐的下場，便可以知道他底爲人。不過，這一類的人物卻都是以死節作爲他們最後的目的的，不待說他們是給明季亡國史上留下了發揚『忠義』的光輝。第二是左派的實力派，這一類的代表人物當以鄭成功爲最傑出。鄭成功和江浙諸領袖不能融洽，恐怕就是因爲所代表的傾向不相同的緣故。張煌言會說鄭成功是『彼意似不欲本朝復興』，這多少算是看出了一點他底企圖。當時諸王底腐化懦弱，鄭成功大概早已看穿了，他是覺得須要以自己爲中心，另創一個新的局面纔行。像他那樣能夠打破舊的道德觀念，打出『殺父救國』的旗號（這層在『東南紀事』底鄭成功傳中竟沒有載出）的人，不成問題是和那般拘守成法的士大夫難得一致的。第三便是機會主義者的一類，吳三桂，馬士英，阮大鍼，便是這方面底名人。這一類的人物最多，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先在提倡着『以夷制華』的政策而結果卻又是爲清廷執行着『以華制華』的政策的角色。

爲甚麼吳三桂那般人先在爲『華』而『以夷制華』，結果卻又爲『夷』而『以華制華』呢？這倒的確是一筆糊塗賬。不過，居於統治地位的人卻總是在攪着這一筆糊塗賬，

序 自從有史以來……

音

以上總算拉雜地把一些所謂感想寫完了，現在應該來把這兒所收的幾種史料底作者略爲介紹幾句。

戴名世〔南山〕這應該是大家都知道，這兒可以不用多說。

記江陰守城的三位作者，以許重熙爲最早，據『越縵堂日記』他『在崇禎時以撰『五陵注略』等書爲誠意伯孔昭所糾革職。』他是江陰人，說不定他自己便參加過那一次的戰爭的。韓英，字之少，別字慕廬，長洲人，康熙間官至禮部尙書，著有『懷堂記』。沈濤，字次山，江陰人，乾隆丁巳進士，曾知江西長甯縣，並纂『長寧縣志』〔見『江陰縣志』〕他大概是一個博習掌故的人。

『東南紀事』底作者邵廷采，字念魯，餘姚人，曾主餘江書院。他底『東南紀事』據說係成於康熙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更有『西南紀事』，是這書底姊妹篇，都凡十二卷。吳德旋『初月樓續聞見錄』說他寫『東南紀事』係問教於黃宗羲，寫『西南紀事』係問教於張五臯。可是他並不會看見他這兩部書底出世，算是一直到光緒十年，纔由邵武徐幹刊

行距離他著書的時間已經將近百年了。

最有趣味的是『江變紀略』底作者徐世溥（字巨源，新建人）底生平。這人據說是一個強盜，終其身以從事於焚掠的生涯。又一說：他因為和鄉里發生嫌怨而『降賊』。這所謂『賊』不消說就是指叛亂的農民。後為仇人所殺。他不但能文而且能詩，所著各集都是用的『榆墩』『榆溪』兩個化名。（見傅以禮『榆墩外集』跋）像這種生活的文人，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少見的。只可惜得不到他底詳細的傳記。

還有幾句單關於江陰守城的三種史料的話。

『江陰城守記』、『江陰守城記』、『江上遺聞』這三種底字句幾乎十分之七八都完全一樣。據我看來，許重熙底一種怕是最早的藍本，不止韓葵和沈濤，其他記載這一段歷史的多半也都是從這個藍本中抄出來的（例如『明季南略』）。只是許重熙記許用作明選，記陳明選作陳明選（『江上遺聞』謂陳明選名選，但也不能據此而另呼之為明選）。若按照我定這書為最早藍本的推理，似乎應該『改正』其他兩種的，但是許用和陳明選畢竟多於許用德和陳明選（以外他書也都與韓葵和沈濤的兩種相同）。所以最好

9

序 還是都不「改正」等將來再說。

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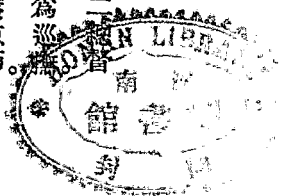
王獨清。
二三十月，一九三六。

保定城守紀略·專載

崇禎十六年，因賊禍孔棘，建牙之吏，遍於畿輔，人地互乖，權位牽掣，乃撤去總督二，而治巡撫九，總兵二。而保定舊設一總督，一巡撫，至是撤去總督，而以兵部右侍郎徐標爲巡撫。標別募兵七千，肄習戰車火器成一軍。京師凡千里，凡設總督二，巡撫九，皆治兵以擁護京師。自山海、永平，達於通州、天津；而昌平，而懷柔，而陽和，而宣府，而大通，而寧武，至山東、河南，凡十三節鎮，居京師咽喉皆指之處。卽有緩急，可呼吸惟命。然法令久弛，兵與將多不習戰，賊至輒望風潰。惟保定堅不下，死義甚烈焉。

初賊之漸逼畿輔，上倚督師李建泰，保定巡撫徐標以爲重。建泰之出也，遷延觀望，託言有疾不能軍，其左右已陰通賊。而徐標行部至真定，爲副將謝嘉福所殺，遣人出固關迎賊。是時新在保定知府何復未至，同知邵宗元署府事。而郡人張羅彥，以光祿寺少卿家居，羅彥兄弟五人，其兄進士張羅俊，弟諸生張羅善，武進士張羅輔，皆守死。而張羅喆出亡，幸以免。

初上之命建泰督師也，甫出京，而宣雲已報陷。保定總兵馬岱介，夜見張羅彥曰：「賊分



兩路來，任珍自固關，劉芳亮自河間。吾當出鎮蠡縣，居衝要以待敵。請殺妻子以決死戰。城守之事，一惟公等任之。」羅彥曰：「諾。」旦日，岱果焚其妻孥十一人，率師去。羅彥兄弟與宗元及後衛指揮劉忠嗣主城守事，收召鄉兵得二千人，與郡人故邢州知州韓東明，故平涼通判張維綱，諸生韓楓等，刑牲盟北城上。而適聞真定之變，謝嘉福以反書至，羅彥裂之而分汎說守，部署稍稍定。

監視太監方正化者，奮守保定有功，素善羅彥，因羅彥以識宗元，與知府何復先後至。復之來，爲保定也，誓必死而後入。既入，宗元欲以印授復。復曰：「城中事先定自公，不可臨敵易主，以搖視聽。吾當同生死耳。」大會諸生，講見危授命章，聞者爲之益奮。

李建泰軍道潰，所齎帑銀以數萬，衛者僅親軍五百人，退師抵保定。守者不納。賊將劉芳亮且至。建泰使其中軍郭中傑、李勇，因金毓峒以求入。金毓峒者，爲監察御使有聲。十七年春正月，召見便殿賜宴，命監甯大軍宣大，俱奉建泰節制者也。及宣大失，復命留守保定。是時保定之屬，賊騎已充斥。毓峒入城，謂守者曰：「勉之，戮力固守，以爲京師捍衛，此睡陽之烈也。」散家貲犒士，士皆爲之感泣。至是，毓峒謂羅彥宗元曰：「吾等不可使督師陷賊。」乃開城納之。」

明日，芳亮兵抵城下，呼曰：『城上人何以不降！』羅彥顧其下，厲聲曰：『苟欲降者，取我首去！』劉忠嗣撫劍曰：『有不從張氏兄弟者，砍之！』怒目髮上指，衆諾聲如雷。賊驚顧退五里而舍，是爲三月二十日也。

明日，賊大至環攻。會聞京師已陷，羅彥兄弟、宗元等哭曰：『曩者只城守，今則復君父仇矣。』各飲泣北向拜，又羅拜重訂盟。毓峒大出銀牌懸堞上，購賊頭。羅彥復出錢佐賞。賊乃穿城壕，洩其流，伐木治攻具。

二十二日，賊大攻西北陬。守者奮殺賊無算。賊繞城詬，守者更切齒。張光祿隨射書入城，說以國亡誰與守。建泰得之，以示何復，方正化曰：『宜爲圍郡生靈計，得一用印降書，足以免。』正化泣不應。復曰：『復固未嘗受印也。卽有印，復必不爲此。』乃召宗元。宗元至而自願其肘曰：『前日何公讓印，而宗元不辭，爲城守先在宗元耳。今事急且抱印死，卽何公爭亦不與。肯以送閣下降書乎？宗元江南一老貢生，下吏薄祿，尙不肯北面事賊，閣下以宰相專征，不圖報萬一，乃爲趣降，獨不念皇帝親祖正陽門君臣相別時乎？』建泰不能答。其從卒欲兵之，思奪其印。宗元擲印於地，拔佩刀欲自刎，左右力持之。俄而羅彥、毓峒馳至，取印納宗元懷中。曰：『亟上城禦賊！』

二十四日，賊火箭燒城西北樓，何復焚死。李建泰親軍反，殺方正化於城上。城遂陷。

張羅彥歸至家，先是書壁曰：「光祿寺少卿張羅彥義不受辱，誓死井亭。」及是視其妻妾及子婦入井，而後自經。有三犬守之不去，一賊跣足過，犬嚙之絕其拇。羣賊駭，乃藉藁埋之。

羅俊擊賊刃脫，兩手抱一賊，嚙其耳，血淋漓口吻間，大呼曰：「我進士張羅俊，不降者我也！」羣賊刺殺之。初羅輔欲衛其伯兄羅俊，潰圍出，羅俊不從。至是射殺數賊，矢盡馳馬橫刀砍賊，賊圍之裂屍死。羅善投井死。而羅彥之子晉，羅俊之子坤，皆不屈死。

宗元掣印投城下，賊獲之，欲奪其印，不肯，罵賊死，手猶持印不解。賊斷其兩指取印去。毓嗣守西城，城陷。一綠衣賊追毓嗣入三皇廟。毓嗣拳擊賊仆地，攜監軍御史印，投廟前古井死。武舉金振孫者，毓嗣從子也，素負氣，城守多殺賊。至是同事者多解甲匿，振孫衣其銀鎧，戴胄佩劍大呼曰：「我金振孫，金御史姪，城頭殺賊者我也。」賊支解之。

劉忠嗣先城未破一日，手授其婦女弓弦自盡，身仍登陴，城破被執，猶奪賊刀殺兩人，剜目剜鼻以死。

左衛巡捕文運昌，同妻宋氏死。韓東明投井死，子仲淹射賊墜城死。張維綱罵賊死。舉人高涇死於水。孫縱範被殺。張爾輩同妻唐氏死。賁生郭鳴世手擊賊死之。諸生賀誠同妻女死。

何一中同妻趙氏死。王之誕同妻齊氏及三子二女俱死。韓楓同妻王氏死。

其餘殉城者，世襲指揮則有劉洪恩，戴世爵，劉元清，呂九章，李照，李一廣，千戶則有李尙忠，楊仁政，紀勳，趙世貴，劉本源，侯繼先，張守道。百戶則有劉朝卿，劉悅，田守正，王好善，強忠武，王爾祉等。職官散官則有守備張大同，同子張之垣，〔戰死〕。副總兵呂應蛟，〔縊死〕。武進士陳國政，〔投井死〕。忠順營中軍梁儒孝，把總申錫，郝國忠，中衛鎮撫管民治，主簿沙潤明，材官王遵義，醫官呂國賓，王之璜，王之瑄等。諸生則有杜日芳，王弦，馮澤，王胤嘉，吳拭，韓廷珍，楊善舉，何光嶽，韓紹淹，顏學曾，王敬嗣，王繼桂，趙君晉，王昌祚，孫誠，趙世珩，楊拱辰，王建極，阮積學，王世珩，王致中，周之翰等。義民則有田仰名，田自重，〔互殺其妻，乃自縊〕。劉宗向，楊強子，張嘉善，鄭國甯，李茂倫，王捷，張智，劉養心，朱永寧，胡來獻，胡得迎等。儒士則有劉士璉，王景曜，黃棟等。〔或罵賊被殺，或自縊死。〕

而婦女之殉節者，則有陳禧母張氏，母楊氏，妻常氏，妹諸生金纓妻陳氏，並侍婢四人，進士王廷綯妻張氏等，凡六十人，俱投井死。諸生高植妻王氏，舉人高柱妻劉氏，錦衣衛千戶賀詰妻霍氏等十一人，俱自縊死。而張氏一門，自羅彥下死者二十有二人。羅彥伯母李氏罵賊死。羅善妻高氏攜其三女，羅輔妻攜其幼子二女，張晉妻師氏，羅士妻高氏，羅詰妻王氏，張震

妻徐氏，張巽妻師氏，羅彥妾宋氏，錢氏，田氏，皆投井死。

而羅彥妻趙氏，當城破之時，語羅彥曰：『余忝受朝廷誥命，願與君同縊。』乃結雙環於井亭，先引環，環絕墮地，傷股落二齒，及少甦，匍匐入井，是時子婦及妾已死於井矣。自投而下。踰一日夜不沉，家人聞井中有聲，出之，復索刀欲自裁，家人防之不得，倒投於井中。旋浮水上，又不死。閱兩日夜，有鄰人挽之出曰：『夫人環不能死，井不能死，此天欲以孤付夫人也。』是時晉幼子菲宗尙存，乃匿空室中，已而潛出城以免。

初自成聞保定堅守，議出師，及既陷，猶欲屠之。或有止之曰：『保定守於京師已亡，此忠義也。何可盡殺！』乃止。然城中街巷，死屍狼藉，溝渠皆滿，偽官使其軍士舉之三日不能盡。而郡人故工科給事中尹銑，舉人劉會昌，貢生王聯芳，諸生王世琦，皆與韓東明，張維綱，佐羅彥宗元守城者也。劉芳亮仍執而殺之。且懸賞購張氏金氏子弟之存者。郡人莫應。已得毓嗣姪肖孫，問毓嗣子所在，備極炮烙，終不言。賊釋之，遂以免。

而李建泰竟降賊，賊率之入京師，而以偽將張洪守保定，張洪分收諸下邑。

而馬岱居蠡縣，勢弗支，自刎弗歿。張洪縛而致之自成，自成以其將斃，釋之。尋爲僧道遁去，不知所終。

榆林城守紀略·專載

明時天下之勢在九邊，而陝西有三：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延綏之屬有四衛：曰慶陽，曰延安，曰綏德，曰榆林。榆林與河套接壤。河套東接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相距二千里而遙，北濱黃河，南以邊牆限之，自古郡縣繡錯其中。明初，卽唐受降城故地，營東勝，跨河北，以衛套中；已而棄東勝不守，則河套遂失。而鎮將駐綏德，苦遙制非便。成化中，都御史余子俊巡撫延綏，相度形勢，增置營堡，而移綏德重兵鎮榆林。清澗陝人有伍籍，詭落及罪謫者，徙實之。興屯，立學校，事皆創始，而經畫周密，自是榆林遂爲大鎮。

其地多沙磧，民不事生產，大抵荷戈從軍，俗尙雄武，而多將才，有氣節，視他鎮爲最。

崇禎初，府谷人王嘉胤反，自是盜大起。名賊巨滑，皆在延安府屬，官軍不能制。崇禎十六年，米脂賊李自成陷西安，遣其僞臺侯李過，僞磁侯劉芳亮，引兵北略地至榆林。

綏德王氏世將家，世國世臣者，兄弟也；府谷尤世祿，世威，閔閱亞王，而威重過之；此兩家官榆林久，遂家焉。李昌齡者，鎮蕃衛人，起家勳，以故總兵僑居榆林，會延綏巡撫崔源之，總

兵王定先後望風走，於是兵備副使祥符都任督餉，戶部郎中黃岡王家祿，副將惠顯，潘立勳，與諸將及士民集議。參將劉廷傑曰：「賊雖破西安，三邊尙爲國守，吾榆林爲天下勁兵處，一戰必奪其氣，然後約寧夏，固原爲三師以遞進，賊可破也。」衆曰：「將軍議是。」故兵總尤世威曰：「受國厚恩，敢不執纜援抱鼓以效死！」王世欽，故山海關總兵也，前曰：「今日之事，死戰而後可以死守，苟不然者，非丈夫也。」皆憤激瞋目，擐甲登陴。適延安人舒君容，與賊將黃色俊，先後以自成手書來說降，且賫五萬金來犒師。衆從城上遙詒之曰：「吾榆林之人，男不知耕，女不知織，縣官轉餉以食我，垂三百年矣。忠義節俠，著於九邊，肯爲賊屈乎！」賊稍稍退。於是衆共推昌齡署總兵事，街巷各聯結大社習兵。

先是賊將至，或告昌齡曰：「公罷官久，無軍旅之任，且此土非公之鄉也。盍去諸！」昌齡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榆禁王土也。吾爲國大臣，奈何舍之而去！果此城不守，吾當與之俱亡耳！」

至是昌齡瀝血誓師，分汛以守。而南城樓，則爲都任，王家祿，惠顯，劉廷傑，尤世威，定邊副將尤翟文，坐營游擊劉李英，而故保德州知州踵乾健佐之。城之東南隅，則爲右營游擊劉芳馨，姬維新，而安邊參將馬鳴廉佐之。城之東觀遠樓，爲潘立勳，故山海關副將楊明，兵備中軍

柳永年，火器營都司郭遇春。東城信地樓，則爲故永平餉督戶部郎中張雲鷲；而故西安參將李應孝佐之。前東門空心樓，則爲王世欽，右營遊擊尤養鯤；而奇兵營中軍楊正韓等佐之。後東門樓，則爲李昌齡；而故天津總兵王學書，故孤山副將王永祚佐之。北城敵樓，則爲故冀州知州彭卿。後西門樓及水西門樓，則爲故柳溝總兵王世國，故山海鐵騎營參將尤岱；而故隰州知州柳芳佐之。新添門樓，則爲故遼東總兵尤世祿，故山海關總兵侯拱極；而左營遊擊陳二典，故湖廣監紀趙彬佐之。督巡街巷，則爲定邊副將張發，旗鼓都司文經國。晝夜巡視，部署甚整。而時時出兵大戰，頗多斬獲。

先是賊自謂榆林中父老皆其鄉人，度不煩兵而下。至是賊怒，悉衆薄城。城三面傍山，一面臨河，城北有譙城五墩柵與犄角，賊不敢近。而東南山阜參差，祠廟林木隱蔽，賊依之而軍。而海潮寺尤逼城下，賊入其中，潛爲地道穿城。爲故總兵侯世祿，與其子拱極所覺，亦穿地截之。賊乃於沙上起飛樓，與城樓相對，矢石交至。尤世威與尤翟文自南門出，戰於榆楊橋，賊乃却。翟文戰死。（翟文者，世威之從弟也。）東門亦懸壯士出擊賊，賊披靡，將退守綏德，請益師。而城中有奸民舉火應之，賊復環攻。越日南城將穿，都任撤屋材爲重城以備缺。又越日城陷，士女皆登屋巷戰，刀楯之聲不絕。是爲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

都任被執見賊帥，賊帥曰：「若固壯男子，苟降，無憂不富貴。」任怒罵不絕口，遂遇害。王家祿拔佩刀自刎死。劉廷傑被執，賊語之曰：「若能降，仍以若爲大將。」廷傑大罵賊，賊怒支解之。

廷傑，綏德人，有從弟曰廷夔，爲諸生，以任俠聞，當廷傑之死也，來榆林，收其屍而瘞之，且哭曰：「伯兄死，吾何獨生爲哉！」遂投雲巖閣死。廷夔妻高氏，撫遺孤稍長，一日泣告其子曰：「我所以偷生者，憐汝耳。今汝已有知識，吾將去矣。」遂不食而死。

惠顯，清澗世家子，其伯兄曰世揚。世揚者，官至九卿，初與楊忠烈，左忠毅齊名，白首名德，負海內重望。賊之破西安也，世揚爲賊脅，匍匐受僞官，顯少爲諸生，非其好也。已而棄去，以白衣從軍，積功至延綏副將。城破之日，被擒，賊語之曰：「若故世家子，而有武略，且爲世揚弟，能相從，則權將軍可得也。」（權將軍者，賊中領兵之最尊者也。）顯大罵不屈，賊怒，亦支解之。其從子漸，時爲撫邊守備，亦罵賊死。（漸，世揚子也。）

而李昌齡，尤世威，王世欽，王世國四人，俱以檻車送至西安四十里曰回軍店。四人沐浴更衣曰：「將以下見祖宗也。」既入賊庭，挺立仰視天。賊欲跪之，不屈。自成曰：「吾虛上將以屈四將軍，奈何固執不相與共富貴！」昌齡等罵曰：「驛卒敢大言！吾輩朝廷大將，女草竊，不

久且滅！」自成本迎川驛馬夫，故呼之曰驛卒，欲以激怒自成速殺之。自成笑前解四人縛。世威叱曰：「勿前污將軍衣！」自成怒，命斬之。四人臨死歎曰：「吾輩不早滅此賊，致有今日，死有餘恨！」

先是王世國傾其家資，招套人為援，而撫邊中軍馬應舉，亦以孤城不可獨守，乃往河套乞師曰：「河套本吾中國地，本朝宏覆載之量，使爾得居之，爾且時闌入為邊患，在本朝無負爾也。今逆賊李自成，以國家赤子，稱兵作亂，橫行天下，今且攻圍榆林。榆林堅守不下，爾套中誠能發精騎，隨吾往救，而榆林將士，復自城出擊之，賊腹背受敵，可不戰而走，此千秋之義也。且賊中輜重子女甚盛，不可失。」套人感動，以數千騎至榆林西門，見賊勢甚盛，不敢敵，遂引而去。至是賊入殺應舉，懸首於凱歌樓。

王學書，楊明，尤岱，侯世祿，侯拱極，潘立勳，中軍劉光裕，皆罵不絕口，遂遇害。（潘立勳，漢中人，以武狀元起家。）餘文武諸將吏皆死，無一人降者。

尤世祿，郭遇春，與榆林舊守官高顯忠等二十四人，以明年春，自成徵赴西京，（西京者，自成所更名也。）行至魚河，皆殺之。

榆林衛指揮黃廷政，千戶黃廷弼，皆黃演孫。（演在嘉靖中，以副將戰死芹河者也。）廷

政中斃死，廷用廷弼，手殺賊甚衆，及城破，兩人曰：『吾其從我祖於地下矣！』遂偕死。

綏德衛管屯指揮鐘茂先，知力不支，先置二匕首於左右蔽膝中，賊入茂先家，茂先佯勞以酒，乃左手捧觴，右手拔匕首刺賊，賊負傷走。茂先入殺其妻子而自刎。

指揮崔重觀，初散家財，聚衆於漢壽亭侯祠，喋血質神，期以死守。城破，重觀至家，焚其餘積，曰：『毋爲賊資也。』賊怒殺之。

右營材官張天敘，指其困粟曰：『吾不能殺賊，亦不可餉賊也。』焚之而自縊於庭樹。

李耀宇，李光裕者，皆材官也。耀宇抽矢數十，巷戰每發，輒應弦而倒。賊不敢近。矢盡，乃自殺。光裕趣家人俱自殺而後死。

千戶賀世魁，陳衣冠於庭，取家世承襲牒文置案上，焚香東向拜曰：『臣力竭矣！』更深衣，與其妻柳氏，從容自縊。

故西安參將李應孝，李誰，皆使其妻各率子女，挾弓刃搏戰，殺數十人而後死。

百戶馬鳴節，舉火焚其妻孥，出持刀巷戰，殺十餘人，力竭，顧視其家火正烈，亦赴火死。威武守備苗青，與妻凡氏，榆林衛指揮傅佑，與妻杜氏，皆自縊。

他如遊擊傅德，滯國臣，李國奇，晏維新，文侯國，守備尤勉，賀大雷，楊以煒，指揮李文焜，李

文燦等，皆遇害。而常懷德，李登龍，孫貴，白恆衛，李宗敔，皆以廢將守城死之。尤養鯤等姓名，已前見者，其死多不書。凡榆林人，皆不書其地者，不勝書也。

而諸生之罵賊死者，曰陳義昌，曰沈濬，曰沈演，曰白拱極，曰含章。而張連元，張連捷，縊於漢壽亭祠。李可桂縊於余肅敏公祠。胡一魁，李胤祥，皆縊於家。商人張禮，亦罵賊死。而延安衛人曰台元者，當賊入城時，兩手握大石，欲狙擊賊。鄰人恐禍及，縛之回至家，不食五日死。

其中婦女之就義甚烈，有姓氏可紀者，曰榆林衛右所掌印百戶楊坤妻柳氏，曰教授徐可徵妻潘氏，曰兵備副使巡捕官喬國雲妻劉氏，曰趙之珍妻馬氏，曰吳伯裕妻王氏，〔以石自碎其首，不死，乃縊。〕曰諸生劉伯新妻張氏，〔攜二女投井死。〕曰管登魁妻傅氏，〔攜幼子投井死。〕曰中軍劉永昌妻高氏，〔先永昌死。〕曰崔國安妻米氏，曰王世欽妻高氏，曰榆林衛百戶王坤妻高氏，〔高氏謂長婦曰：「吾寡居，不見姻親中一男子十餘年矣。今肯見賊乎？」攜長幼投井死。賊退，殮之。閏三月，合葬於夫之壙。啓棺視之，香聞數里。〕曰吳守中妻楊氏，〔楊氏家饒於貲，楊以寡婦，督子及孫年十五以上，皆操戈登陣，躬著布韞，日夜備糗糧以餉守卒。城破，投井死，年八十餘矣。〕

賊既破榆林，使其僞權將軍王良智，僞節度使周士奇，僞防禦使張宏祚鎮榆林，僞權將

軍高一功守綏德，賊遂以兵臨寧夏。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攻慶陽三日，城陷，屠之。已又屠甘肅。三邊皆入於賊。賊無所顧忌，遂長驅過河入山西矣。

明年夏四月，高一功來巡城，徙榆林壯丁二千於鄖陽，又徙千餘丁於保寧。尋僞加良智確山伯，一功臨胸男。而自成已破京師稱帝矣。五月，自成又令遷榆林大族於西京，會大兵入關而止。是爲順治元年也。

順治元年六月，高一功、李過、殺王良智於演武場。一功代之，李過引東兵守河津。冬十月，大兵臨河，李過潰走。一功盡燬廳舍，造懸樓，置大礮，日坐譙樓批簡牒，殺人無算。十二月，英王自保德州過河，孤山黃甫川諸堡皆降。王以大兵自鎮川溝，南取西安，分別破唐通姜壤，又追破一功於波羅。一功遁走。〔姜壤者，亦榆林人。〕

順治六年春，以大同舉兵，山西陝西皆震。延綏巡撫王志正，檄召延安參將王永疆，協防清水營黃甫川諸堡。會神木高家堡諸賊田秉貞、張擁、廢將高有才、郭毓奇作亂。永疆與賊通，引兵襲殺延綏總兵沈朝筆。王志正自縊死。永疆遂自立爲大元帥，而召魚河故將平德爲山西總兵，又以裨將謝汝德爲延綏總兵。高有才等亦各自署官爵，不相統攝。永疆勒兵至延安，而有才亦出兵於富平。

頃之大兵破永疆於美原，永疆奔石浦川自縊。有才聞之，宵遁，入府谷。平德至汾州，聞美原之敗，退軍紫陌，與大兵戰而大敗，走葭州。榆林復平。大兵遂圍葭州。葭州破，德復東渡河。大兵追擒德，斬之。遂圍府谷。明年冬，始克。有才、毓、奇皆投河死，延綏諸賊悉平。

乙酉揚州城守紀略·專載

宏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大兵破揚州。督師太傅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史可法死之。史公，字道鄰，順天大興人，始爲西安府推官有聲，歷遷安廬兵備副使，陞巡撫，丁母憂，服闋起，總督漕運，巡撫淮陽，久之拜南京兵部尚書。當是時，賊起延綏，蔓延遍天下。江北爲賊衝，公與賊大小數十百戰，保障江淮。江南江北，安危皆視乎公。公死而南京亡。

先是崇禎十七年四月，南中諸大臣，聞京師之變，議立君，未有所屬。總督鳳陽馬士英遺書南中，言福王神宗之孫，序當立。士英握兵於外，與諸將黃得功、劉澤清等深相結，諸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諸大臣畏之，不敢違。五月壬寅，王卽皇帝位於南京，改明年爲宏光元年。史可法、馬士英俱入關辦事，而得功等方抱擁兵，爭江北諸郡。高傑圍揚州，縱兵大掠，且欲渡江而南。公奏設督師於揚州，節制諸將士。士英既居政府，弄權不肯出鎮，言於朝曰：「吾在軍中久，年且老，筋力憊矣，無能爲也。史公任嚴強，屢建奇績。高傑兵非史公莫能控制者。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如神明慈父，今日督師之任，舍史公其誰？」史公曰：「東西南北，惟公所使。吾

敢惜頂踵，私尺寸，隨軍實而長寇讎？願受命！吳縣諸生盧謂，率太學諸生上書，言可法不可出，且曰：「秦檜在內，而李綱在外，宋終北轅。」一時朝野爭相傳誦，稱爲敢言。

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高宏圖，姜日廣，及士英建議，請分江北爲四鎮，以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高傑分統之。傑駐徐州，良佐駐濰州，澤清駐淮安，得功駐廬州。尋進封黃得功爲靖南侯，又進封左良玉爲寧南侯，封劉澤清爲東平侯，劉良佐爲廣昌伯，高傑爲興平伯。

高傑昔本流賊，其妻邢夫人，李自成妻也，傑竊之，率兵來降。當王師之敗於郟縣也，傑奔走延安。自成既陷西安，全陝皆不守，傑率兵南走，沿途恣殺掠無忌。馬士英以其衆可用，使聘以金幣，上手詔，「將軍以身許國，當帶礪共之。」於是傑渡淮，至於揚州。其兵不戢，揚州人恨之，登陴固守。而四野共遭屠殺無算。江都進士鄭元勳，負氣自豪，出而調停，入往傑營，飲酒談論甚歡，傑酬以珠幣。元勳還入城，氣益揚，言於衆曰：「高將軍之來，勅書召之也。卽入南京，尙其聽之，况揚州乎？」衆大闕，謂元勳且賣揚州以示德，共殺之，食其肉立盡。傑聞元勳死，大恨怒，欲爲元勳報仇，將合圍，而公適至。

初傑兵殺人滿野，聞公將至，分命兵士，中夜掘坎埋齒骸。及公至，升座召見傑。傑拜於帳下，辭色俱變，惴惴懼不免。而公坦懷平易，雖偏裨皆慰問慇懃。傑驕蹇如故。浹旬公上書，請以

瓜步屯其衆，揚州人乃安。

已而公巡淮安，奏以澤清駐淮安，高傑駐瓜州，黃得功駐儀真，劉良佐駐壽州，各有分界。而督師與諸將，各分汛以守：大江而上爲左良玉，天靈州而下至儀真，三汊河爲黃得功；三汊河而北，至高郵爲高傑；自淮安而北，至清江浦爲劉澤清；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爲危險重地，公自當之；自宿遷至駱馬湖，爲總督河道王永吉。而高傑必欲駐揚州，要公而請於朝。揚州人又大闕，且以無序第爲辭。公遂遷於東徧公署，而以督府居傑。旣入城，號令嚴肅，頗安堵無患。其間小有撓奪，官亦不能禁也。

當是時，登萊總兵黃蜚，奉詔移鎮京口，取道淮陽，慮爲劉高二營所掠。蜚故與黃得功善，使人謂得功以兵逆之，得功果以兵往。而高營三汊河守備遽告傑曰：『黃得功軍襲揚州矣。』乃密布精騎於土橋左右。而得功不知，行至土橋，角巾緩帶，蓐食且飲馬，而伏兵皆起，得功不及備，戰馬值千金蹶於矢。得功奪他馬以馳，隨行三百騎皆沒。而傑別遣兵二千人襲儀真，爲得功部將所殲，無一存者。黃高交惡，各治兵欲相攻。萬元吉奉朝命往解，史公親爲調釋，僅而後定。〔諸將惟高傑兵最強，可以禦敵。〕傑至是始歸命史公，奉約束惟謹。

公決意經略河南，奏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賀大成爲揚州總兵，王之綱爲開封總兵，李本

身，胡茂貞爲興平前鋒總兵，諸將皆傑部將也。傑遂於十月十四日，引兵而北。將行，風吹大霧，忽折，炮無故自裂，人多疑之。傑曰：『偶然耳。』不顧而行。

是時大兵已攻山東，浸尋及於邵宿，而史公部將張天祿駐瓜州，許大成駐高資港，李棲鳳駐雕寧，劉肇基駐高家集，張士儀駐王家樓，沈通明駐白羊河。十一月宿遷不守，公自抵白羊河，使監紀推官應廷吉，監劉肇基軍，監軍副使高岐鳳，監李棲鳳軍，進取宿遷。大兵引去。越數日，復圍邳州，軍於城北，劉肇基、李棲鳳軍於城南，相持踰旬。大兵復引去。

是時馬士英方弄權納賄，阮大鍼、張孫振用事，日相與排斥善類，報私仇，漫不以國事爲意。史公奏請皆多所牽掣，兵餉亦不以時發。南北東西，不遑奔命。國事已不可爲矣。

公經營軍務，每至夜分，寒暑不輟，往往獨處舟中，左右侍從皆散去。僚佐有言，宜加警備，公曰：『有命在天，人爲何益！』後以軍事益繁，謂行軍職方司郎中黃日芳曰：『君老成練達，當與吾共處，一切機宜，可以面決。』對曰：『日芳老矣，不能日侍。相國亦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繁，蹈前人故轍。且發書立檄，僚幕濟濟，俱優爲之；徵兵問餉，則有司事耳。相國第董其成，綽有餘裕，何必躬親以博勞瘁，損精神爲耶？』公曰：『固知君輩皆喜安逸，不堪辛苦。』日芳曰：『兵者，殺機也，當以樂意行之；將者，死官也，當以生氣出之。郭汾陽聲色滿前，窮奢極欲，何

嘗廢事乎？」公笑而不答。

是冬紫微垣諸星皆暗，公屏人夜召應廷吉仰視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公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樂，歸於帳中。

明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史公葷酒久不御，日惟蔬食啜茗而已。公所乘舟楫，輒夜作聲，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祭之不止。有頃，高傑凶問至。公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建武紹興之事，其何望乎！」遂如徐州。

初高傑與睢州人許定國有隙。定國少從軍，積功至總兵，崇禎末。有罪下獄，尋赦之，仍以爲總兵，崇禎十七年冬十一月，掛鎮北將軍印，鎮守開封。至是聞傑之至也，懼不免，佯執禮甚恭，且宴傑。傑信之，伏兵殺傑。及其從行三百人。定國渡河北降，且導大兵。而高傑部將李本身等，引兵還徐州。

傑既死，諸將互爭雄長。幾至大亂，公與諸將盟，奏以李本身爲揚州提督，（本身，傑甥也。）以胡茂貞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其餘將佐各有分地，立其子高元爵爲世子，於是衆志乃定。

而高營兵既引還徐州，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大兵自歸德一趨亳州，一趨碭山徐州。李

成棟奔揚州

常土橋之變也，黃得功怨忿不能忘，及聞傑死，欲引兵襲揚州，代領其衆。揚州城守戒嚴，公自徐至揚，使同知曲從直，中軍馬應魁入得功營和解之。亦會朝命太監高起潛，慮九德持節諭解，得功奉詔。

邢夫人慮稚子之孤弱也，知史公無子，欲以元爵爲公子，公不可。客有說公者曰：「元爵素高氏，今高起潛在此，公盍爲主盟，令子元爵而撫之，庶有以寡夫人之意而固其心？」公曰：「諾。」明日，邢夫人設宴，將吏畢集。公以語起潛，起潛曰：「諾。」受其子拜。邢夫人亦拜，並拜公。公不受，環柱而走，潛止焉。明日，起潛亦設宴，宴公並高氏子。公甫就坐，起潛使小黃門數輩挾公坐，不得起，令世子拜，稱公爲父，邢夫人亦拜。公怏怏彌日。自是高營將士，愈皆歸誠於公。

馬士英阮大鍼忌公威名，謀欲奪公兵權，乃以故左春坊中允衛胤文監與平軍。軍中皆憤不受命，尋加胤文兵部右侍郎，總督與平軍，駐揚州。揚州又設督府，幕僚集議曰：「公，督師也。督師之體，居中調度，與藩鎮異。今與彼互分汛地，是督師與藩鎮等也。爲今之計，公盍移駐泗州，防護祖陵，以成居重馭輕之勢，然後上書請命，以淮揚之事，付之總督衛子安，總河王鐵山乎？」（子安，胤文字；鐵山，永吉字也。）公曰：「曩之分汛，虞師之不武，臣之不力也。吾故以

身先之。移鎮泗州，亦今日之急務。」遂使應廷吉督參將劉恆祿，遊擊孫恆，都司錢鼎新，于光等兵，會防河郎中黃日芳於清江浦，渡洪澤湖，向泗州而發。

先是公所至，凡有技能獻書言事者，輒收之，月有廩餼。以應廷吉董其事，名曰禮賢館。於時四方倖進之徒，接踵而至。廷吉言於公，請散遣之。公曰：「吾將以禮爲羅，冀拔一二於千百，以濟緩急耳。」廩之如故。然皆望公破格擢用，久之不得，則稍稍引去。城破之日，從公而及於難者，尙十有九人。至是移鎮之議既定，公命廷吉定其才識，量能授官，凡二十餘人。明日，諸生進謝。公留廷吉從容問曰：「君精三氏之學，嘗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此何說也？」廷吉對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關提，主大將囚；且文昌與太陰併，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歛衽出袖中手詔，示廷吉曰：「左兵叛而東下矣。吾將赴難如君言，奈天意何！」因令廷吉等諸軍赴泗，便宜行事。會泗州已失，而廷吉等屯高郵邵伯間。公至燕子磯，而黃得功已破左兵於江上。公請入朝，不許，詔曰：「北兵南向，卿速赴泗州應敵。」

常是時，馬阮濁亂朝政，天下寒心，避禍者多奔左良玉營。而良玉自先帝時，已擁兵跋扈，不奉朝命。其衆且百萬，皆降賊，素慕南都富麗，日夜爲反謀。良玉被病，其子平賊將軍夢庚欲舉兵反。適有假太子之事，一時失職被收諸臣，又爲春秋興趙鞅之說以贊成之。遂以太子密

旨，誅姦臣馬士英爲名，定國行，豎二旗於鷓首，左曰清君側，右曰定儲位。遂破九江，安慶，屠之。江南大震。馬阮懼，相與議曰：「左兵來，當北兵來。與死於左，不如死於北。」故緩北而急左，邊備空虛，大兵直入無留行矣。

史公遂至天長，而盱眙泗州已失，泗州守方將巖敗歿，總兵李遇春降。史公率副將史得威數騎回揚州，登陴設守。而揚州人訛言許定國引大兵至，欲盡殲高氏。高營斬兵關而出，奔泰州。北警日急，黃日芳率兵營茱萸灣，應廷吉率諸軍來會，營瓦窰舖以犄角。史公檄各鎮兵來援，皆觀望不赴。劉肇基，何剛，率所部入城共守。城陷之日，何剛以弓弦自縊死。剛，上海舉人。崇禎十七年春正月，上書烈皇帝，請纒自効者也。肇基以北兵未集，請乘其不備，背城一戰。公曰：「銳氣未可輕試，姑養全力以待之。」及大兵自泗州取紅衣礮至，一鼓而下。肇基率所部四百人，奮勇巷戰，力盡皆死。

先是有使自北來，自稱燕山衛王百戶，持書一函，署云：「豫王致書史老先生閣下。」史公上其書於朝，而厚待使者，遣之去。至是大兵既集，降將李遇春等，以豫王書來說降。又父老二人，奉豫王令，至城下約降。因龜健卒下，投其書並父老於河，李遇春走。豫王復以書來者凡五六，皆不啓，投之火中。部將押佳者，本降夷也，匹馬刦大兵營，奪一馬，斬一首而還。公賞以白

金百兩。是時李成棟駐高郵，劉澤清與淮陽巡撫田仰駐淮安，皆擁兵不救。大兵攻圍甚急，外援且絕，餉亦不繼，而高岐鳳、李棲鳳將欲劫史公以應大兵。公曰：「揚州吾死所，君等欲富貴，各從其志，不相強也。」李高中夜拔營而去。諸將多從之。公恐生內變，皆聽其去，不之禁。自此備禦益單弱矣。」

四月十九日，公知事不支，召史得威入，相持哭。得威曰：「相國爲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死。」公曰：「吾爲國亡，汝爲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無子女，爲吾嗣以事吾母。我不負國，汝無負我。」得威辭曰：「得威不敢負相國，然得威江南世族，不與相國同宗，且無父母命，安敢爲相國後？」時劉肇基在旁泣曰：「相國不能顧其親，而君不從相國言，是重負相國也。」得威拜受命。公遂書遺表，上宏光皇帝，又爲書一遺豫王，一遺太夫人，一遺夫人，一遺伯叔父及兄弟。函封畢，俱付得威曰：「吾死，汝當葬我於太祖高皇帝之側，其或不能，則梅花嶺可也。」復操筆書曰：「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驪恥，受今上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從先帝於地下耳。」書畢，亦付得威。

二十五日，大兵攻愈急。公登陴拜天，以大礮擊之。大兵死者數千人。俄而城西北崩，大兵入。公持刀自剄，參將許謹救之，血濺襟衣，未絕，令得威刃之。得威不忍，謹與得威等數人，擁公

下城至小東門，謹等皆身被數十矢死，惟得威獨存。時大兵不知爲史公，公大呼曰：「吾史可法也！」大兵驚喜，執赴新城樓見豫王。王曰：「前書再三拜請，不蒙報答，今忠義旣成，先生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公曰：「吾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王反覆說之，不可。乃曰：「旣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公曰：「城亡與亡，吾死豈有恨？但揚州旣爲爾有，當待以寬大，而死者我也。請無殺揚州人。」王不答，使左右兵之，屍裂而死。闔城文武官皆殉難死。

初高傑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遷湖滸避之，多爲賊所害，有舉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皆相扶攜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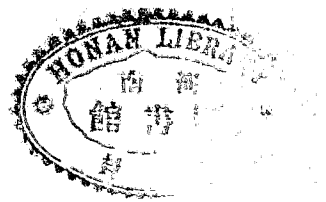
公旣死，得威被執，將殺，大呼曰：「吾史可法子也！」王令許定國鞠之。踰旬，乃得免。旣免，亟收公遺骸。而天暑，衆屍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哭而去。先是得威以公遺書藏於商人段氏家，至是往段氏，則段氏皆死。得威徬徨良久，忽於破壁廢紙中得之，持往南京，獻於太夫人。其辭曰：「兒仕宦凡有二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遠定省，不忠不孝，何以立大地之間！今日殉城，死不足贖罪。望母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副將史得威，完兒後事，母以親孫。」

撫之。其遺夫人書曰：『可法死矣！前與夫人約，當於泉下相俟也。』其遺伯叔父若弟書曰：『揚州旦夕不守，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憾！獨先帝之仇未報，是爲大恨耳。』遺豫王書不得達，其辭曰：『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葬，鎮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於願足矣。』宏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

當揚州圍時，總兵黃斌卿、鄭彩守京口常鎮，巡撫楊文驄駐金山。五月初十日夜，大霧橫江，大兵數十人，以小舟飛渡南岸，兵皆潰。鎮海將軍鄭鴻遠，以水師奔福建。黃斌卿、鄭彩、楊文驄，皆相繼走。鎮江遂失。而汴城伯趙之龍，已先於初五日夜，使人賫降書，往迎大兵矣。馬士英奉皇太后如杭州。上幸太平，入黃得功營。十八日，豫王入南京。劉良佐來降。二十二日夜，良佐率其兵犯駕，左柱國太師靖國公黃得功死之。其將田雄、張傑等，奉上如大兵營。

明年春三月，史得威舉公衣冠及笏，葬於揚州郭外梅花嶺，封坎建碑，遵遺命也。已而勅賜阜西門屋一區，以處其母妻，有司給粟帛以養之。

歲戊子，鹽城人某，僞稱史公，號召愚民，掠廟灣，入淮浦，有司乃拘繫公母妻江寧。有鎮將曰：『曩者淮揚之下，吾爲前鋒，史公實死吾手。賊固假託名李者，行當自敗，何必疑其母妻哉？』乃釋之。



江陰城守紀·專載

江頭片壤，沾國家深仁厚澤，百有餘年矣。茅簷耆老，每談乙酉櫻城事，無不痛當時殉義之烈而議當時梗化之非也。勝國天下，亡於逆闖。本朝入關討賊，率士歸仁，乃彈丸下邑，蟻虻編氓，偏欲從新朝革命之餘，爲故國回天之舉，識時命者，萬萬不出此。顧明季綱常節義誠所難言，而此區區者，獨能顧綱常，思節義，甘以十萬人之肝腦，同膏八十日之斧鉞，使當流寇橫行之日，燕京如此，必將衆志成城；列郡如此，何至勢如破竹？由此而論，則雖昧天命，抗王師，亦足多者。故謂之愚，則誠愚；謂之忠，則未始非忠也。

葵少遊戚氏殉節地，長詣闕陳二公祠，耳其事，間訪其書。鄉人以事關兵燹，多所畏忌。嗟乎！乙酉之事，不忍傳，實不忍不傳！所當諱，實不當盡諱者也！

聖朝寬大，國史褒忠，近復徵臣錫以通諡，士民許以祠祭，匪日仇之，直甚予之。若遺聞紀略等書，上諸輜軒，必收歲閣，亦何嫌何疑，而令當時軼事湮沒不傳耶？

因不自揣，搜羅散逸，刪煩去複，彙爲一編，發烈士之孤忠，彰聖朝之盛德。周頑殷義，一視

同仁。閱是編者，可以風矣！

時康熙乙未孟冬月，長洲慕廬氏韓衮謹識。

上

江陰，古延陵地。春冬屬吳公子札，戰國時楚封春申君黃歇。自漢迄元，爲鄉，爲縣，爲國，爲望，爲軍，爲州，爲郡，爲路，沿革不常。明隸南直之常州府，其地北濱大江，東連常熟，西界武進，南界無錫陽湖，南北相去七十里，東西相去百四十里，中峙三十三山，爲田一百十三萬畝，輸糧六萬餘石，出賦十餘萬兩，蓋江以南一劇邑也。東關外舊設朝陽驛，蘇松浙閩赴京之衝途。黃山港通大洋，順風一日夜，卽至洋。船俱泊于港，故屢被倭寇，亦江防之要區矣。南幹龍入中國，一支盡于江陰，巨區之水溢于芙蓉湖，由申夏二港注之江，則邑乃山水交會之地。洪武初，駐驛瞰江山，嘗有建都之議。鵝鼻截江，水脈直射金山，采石以下第一重門戶。元設萬戶府，明令吳楨，吳良等統重兵鎮守，規其形勢，誠南都之藩衛也。風俗淳厚，敦禮讓，崇氣節，不屑屑以富貴利達爲事。故名公巨卿外，代產仙佛及畸人。卽有明一代事論：洪武初，蕉故人隻雞斗酒，與帝班坐，不肯受官；徐麒詔徵諭蜀，復命辭職，帝命舉朝餞行；正德朝，黃御史安甫，史御史良佐，黃主事昭，稱殿前三虎；天啓朝，詔獄者十三賢，江邑繆文貞，李忠毅居其二；鼎革時，陳震亨殉

節泗陵，朱養時殉節舟山，胡熙雲殉節海虞；其他孝悌節義之事，志不絕書，如弼關等之禦海寇，吳兌等之禦倭寇，編氓賤隸，皆知取義成仁，捐軀報國。豈鍾毓之氣使然耶？亦漸染有素也云爾。

江陰災荒。

萬歷五年，大水。六年蟲荒。八年，大水災。九年，海溢。十一年，大水。十四年，大水。十五年，水災。民食草木。十六年，旱災。十七年，大旱。廿一年，寇災。廿三年，水災。廿四年，水災。廿六年夏，秋，雨災。廿七年，久雨無麥。廿九年，無麥。

天啓四年，久雨，麥盡，江漲漂末。五年，無麥。六年，旱蝗。七年，蟲食麥禾。

崇禎二年秋，冬，不雨。三年，二麥萎末，菜盡傷。五年夏，旱。六年，潮沖圩岸，傷人。九月，風變，田禾若掃。七年，夏旱，麥隕，秋大雨，損稻。口年，二麥盡青，蟲食禾。十一年，大風損麥，秋旱蝗起，原野成空，復食麥苗。十二年，旱蝗。十四年，大旱。

江陰變異。

崇禎二年，城鳴。十二年，雨赤小豆。四月，蟲聚鳴于天。十三年，虎至傷人。十四年，虎又至，捕得之。十五年，河因鳥見，〔囡，音火。一名囡囡。〕形不甚大，聲如兒啼，在城內外哀鳴。一日，邑令

吳鼎泰嘆曰：「此城將有兵禍。」十七年，民家曉起，皆有黑圈記其門，或于釜底畫梅一枝，一夜殆遍。五里亭平地出虎，大如犢，而勢甚猛，傷人頗多，逐至百丈地方，跳河漁水中，漁婦刺殺之。慕廬氏曰：嘉靖萬歷以來，僉壬柄國，闔勢滔天，士氣不揚，人理滅絕，歷朝末季未有如明之失政者也。人事變于下，故天象應于上，天人交棄，雖有孝子慈孫，安能挽回造化哉！

大清順治元年，〔崇禎十七年五月改元〕明亡。

三月二十日，闖賊破燕京，思皇帝殉社稷，明至此亡。

大清發兵討賊。

四月，平西伯吳三桂將援京師，未及而陷。命副口命走清朝乞師。世祖命睿親王（多爾袞）代統大軍，授奉命大將軍印，錫以御用纛蓋，星夜進發。遇賊將唐通于一片石，邀擊之，斬百餘人。賊遁。三桂率屬迎謁，乃入關。闖賊率馬步二十餘萬自北山橫亘至海，列陣以待。大風迅作，塵沙蔽天，呼噪奮擊，追殺至四十里。賊遁走燕京。因晉三桂爵爲平西王，命統馬步一萬追殺流賊。

大清定鼎燕京。

五月初一日，攝政王直趨燕京。所過州縣，官民並開城迎降。及至京城，賊已焚宮殿西遁。

明文武官出迎五里外。王進朝陽門，老幼焚香跪迎。入武英殿，受賀，傳檄安撫畿甸郡縣，卽具疏迎世祖。九月，駕至燕京，爲崇禎帝發喪，以禮改葬，追諡曰莊烈愍皇帝。躬祀郊壇，告祭廟社。御皇極殿受朝。

慕廬氏曰：中國無主，臣民推戴，誠所謂天與人歸，得天下之正，古今未之有也！

江陰民亂。

四月三十日夜，始得都城凶聞。市井不逞之徒，乘機生亂，三五成羣，各鎮搶掠焚劫，殺人如草。縣主無如之何，乃懇諸生中老成碩望者，同學師分往各鄉，諭以理義，動以利害。東北濱江一帶，許學師晉，諸生陳明時，正東，徐學師廷退，諸生章經世，西鄉，馮學師厚敦，諸生吳幼學，南鄉，邑紳湯澄心，諸生張鼎泰，典史閻應元，單騎至申港解諭之。

福王稱號于南都。

五月十五，史可法，黃得功，劉良佐，馬士英等，集北來臣民，迎立福王朱由松于金陵，稱明年爲宏光元年。

慕廬氏曰：時當國破君亡，南北隔絕，援立親藩，冀延宗社，在可法等不可謂非忠于明者。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南都稱宏光元年，福州稱隆武元年。）大清兵南下。

福王荒淫無度，諸臣復不一心。五月，豫親王多鐸等統兵南下，連克淮揚，直抵江寧。福王奔蕪湖。公侯開部文武臣僚二百餘人，馬步兵二十三萬八千有奇，皆降。

江陰欲勤王。

福王之立也，江陰白眼狂生李介立名審者，欲進中興三策，時登妯娌山觀星象，痛哭而返，知天意已難回矣。

大兵南下，典史陳明遇，訓導馮厚敦，都司周瑞璫等，糾集紳士，於五月十五日早拜牌集議，募兵勤王，而事無由集，揮淚而散。

南都亡。

豫王於南京戲飲，遣貝勒尼堪等追福王於蕪湖。知廣昌伯劉良佐勤王兵到，豫王遣一將統兵三百擒之。良佐叩頭乞降，請擒福王贖罪。福王聞信，先往太平府劉孔昭家，劉不納，遂奔坂子磯。黃得功營得功曰：「陛下死守京城，臣可借勢，奈何輕出！」二十五日，良佐至。得功怒，不甲而出，單騎馳北營，隔河罵曰：「我黃將軍志不受屈！」良佐伏營中，其賤，得功曰：「我無能爲矣！」歸營拔劍自刎。良佐入其營，與總兵田確，馬得功縛宏光以獻，豫王執之北去。

命降臣劉光斗安撫常州。

御史劉光斗，武進人，大兵南下，詣軍前降。豫親王命安撫常州各屬。檄至江陰，獨不應。

江陰知縣林之驥去任。

之驥進士，福建莆田人，崇禎十七年到任，不解江南語，衆號林木瓜。時鄧帥率流兵千人過境，頭裹紅羅，始則攜小鹽包，百姓爭買，啓視中有金銀貨寶，而兵不知也。蓋淮揚巨室載以避亂，爲所掠得者，繼乃縱兵士掠城外，百姓洶洶爭城而入。兵欲劫城，幸之驥與鄧帥同鄉，出謁之。彼此燕語，繼以痛哭，遂肅然無犯。之驥乃哭廟解印綬去，時五月二十五日也。

參將張宿，海防程某，縣丞胡廷棟，學使朱國昌，兵備馬鳴鑿去任。

劉光斗勸降，宿以義不可從，慷慨謝任。程胡亦去之，朱與馬潛逸。諸生日詣學宮相向哭。

主簿莫士英權署縣事。

六月，士民以邑無官，推士英權知縣事。士英潛遁光斗，繳印冊，並解帑金，獻善馬，備極諂諛，揚揚以縣令自居。

大清特授知縣方亨到任。

亨豫人，乙科進士。時豫省未入版圖，乃先詣軍前納款者。先四日，有飛騎傳檄至，士英失望，令居民養於察院中。滿城洶洶，欲爲拒守計，以器甲芻糧未備，不敢遽發。二十四日，亨至，紗

帽藍袍，未改明服，年頗少，不帶家屬，止有家丁二十餘人。亨入空署，耆老八人入見。亨曰：「各縣已獻冊，江陰何以獨無？」耆老出，遂諭各圖造冊獻于府，轉送于南京，已歸順矣。旋出謁上臺。莫主簿亦以參謁出先歸，乃傳薙髮之信。民情惶惶，俟縣令歸，一決可否。

收器甲。

先是福建勤王師爲清兵所敗，有烏船三隻，逃至江上，賤售器件，江民爭買，北州尤多。二十六日，亨下令收之。

命軍民薙髮。

豫王下令，江陰限三日薙髮。二十七日，常州太守宗灝差滿兵四人至居察院中，亨供奉甚虔。

嚴飭薙髮。

二十八日，亨出示曉諭，申嚴法令。

邑民呈請留髮。

45
二十九日，北州鄉耆何茂，邢穀，周順，邢季，楊芳，薛永，楊起，季茂，辛榮等，公呈請縣詳憲留髮。亨大罵不已，衆譁曰：「汝是明朝進士，頭戴紗帽，身穿圓領，來做清朝知縣，羞也不羞！醜也。」

不醜。亨無如何，聽之而已。

閏六月初一日，江陰倡義守城。

清晨，亨行香，諸生百餘人及耆老百姓從至文廟。衆問曰：「今江陰已醜，想無他事矣？」亨曰：「止有薙髮爾。前所差四兵，爲押薙髮故也。」衆曰：「髮可薙乎？」亨曰：「此清律，不可違。」遂回衙。諸生許用等大言于明倫堂曰：「頭可斷，髮決不可薙也。」適府中檄下，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語。亨命吏書示此言，吏擲筆於地曰：「就死也能。」亨欲答之，共譁而出。常何泰等爲首。鳴鑼執械，揚兵至縣前，三銃一吶喊。至縣後亦如之。四門應者萬人。亨猶坐堂上，作聲色，怒叱從役收兵器。衆呼曰：「備兵所以禦敵，收之反爲敵用，死不服。」適亨老師無錫効順之蘇提學（一作舊學使宗敦）遣家人來賀喜，從私署出，在堂上罵曰：「爾這些奴才們，個個都該砍頭！」衆人詬曰：「此降賊僕也！」奮臂毆死，將頭門二門八扇于丹墀內焚其屍。亨出，欲親執首事者，衆不遜，直前裂其冠服。莫主簿懼，踉蹌走匿。亨怯，許衆備文詳請免薙。衆遂散。亨閉衙急馳書於宗太守，並囑守備陳端之飛報征勦。

臨晚，縣吏密告曰：「自汝等散後，亨即傳我備文詳豫王，請兵來殺汝等，已馬上飛遞去。」

矣。』衆怒，遂入署，以夏布巾繫亨之頸，拽之曰：『汝欲生乎？死乎？』亨曰：『一憑汝等。』乃拘亨於賓館。抵暮，亨向舉人夏維新疾呼解救，衆恐宵遁，因送亨於維新。『或云走避鄉紳曹子王家。』是夜，諸生沈日敬等十三人集議覆上臺，亨意欲多殺樹威，議不協，遂散。

初二日，江陰義民下方亨，莫士英於獄。

次早，方亨回署，閉衙不敢出。閩邑開風響應，四鄉居民不約而至者數十萬計。三尺童子，皆以蹈白刃無憾，有不至此，共訐之。分隊伍，樹旗幟，鳴金進，止集教場議戰守。填塞道路，容足無處，分途出入，自辰酉方息。合城罷市。亨惶急失措，乘肩輿登君山安民，詭稱江民義勇向誤。丁陸承差殺一警百之說。衆收陸，陸舉家遁。毀其釀具什物，秋毫不染指。有竊一鼎者，立斬以徇。宗太守行文解諭，拒不納。士民等設高皇帝位於明倫堂，誓衆起師。亨亦同誓，稱戈。各保赴縣求發火藥器械，亨亦首肯，實乃潛馳書于宗太守，稱江陰已反，急下大兵來勦。時城門已詰奸細，搜得書，將使者縛之。入內衙，攜亨出，并搜獲莫主簿。莫懇降爲明官，衆不信，均下之獄。

衆曰：『旣已動手，同察院中有滿兵四人來押雍髮者，盍殺之！』於是千人持鎗進院，四兵發矢，傷數人，衆欲退，有壯者持刀擁進。兵返走，一墮廁中，一匿廁上，一躲夾牆，一跳屋上，俱被提出。先是四兵到府，僞作滿狀滿語，食生物，小遺庭內，席地而臥。至是入內，見床帷灶釜頗

精麗。頓作蘇語曰：『我本蘇人，非韃子，乞饒性命！』衆磔之，臨死曰：『莫主簿令我來，今害我！』是役也，有典史陳明遇者，素長厚，與民無怨，衆擁爲主而從其令。

初三日，發兵器安營。

先是兵備曾化龍，聞流寇至，造見血封喉弩，懸三四間屋。兵備張調鼎，亦鑄大礮儲火藥。至是皆發之。

距城三十里者，各保威鎮鄉兵入城，令于夏港，葫橋，相地扎營，防清兵西來。臨晚方散。

守備陳瑞之夜遁。

忽傳大兵由楊舍進，衆疑楊舍守備沈廷謨曾赴縣薙髮，必爲之向導。合城鳴金糾衆，奮勇爭拒。至東城，知訛傳，乃返。適本營守備陳瑞之乘馬赴東關，衆恐其納款謀參將且代方亨申文請勦也，嘗辱之。瑞之拔刀策馬返，譁而進，殺其負蘇一人，馬二疋。瑞之亦傷，夜與其子越城遁。或云：衆欲推爲主，瑞之不從，甫出，以鎗刺之，躍屋上，趨出城，伏于荳田內。

初四日下陳瑞之於獄。

是早，執瑞之妻孥下獄。上午，城外兵縛瑞之父子來解，亦收禁。

贍軍，城中戒嚴。

士民議曰：「我等誓死守城，其老弱婦孺與不能同志者，宜速去。」由是城門晝閉，議守。議戰，議更五方服色旗號，議借黃蜚爲外援，議請閩典史爲主將，持論紛紜，各出一見，日無寧晷。發林令所藏封庫藏贍軍不足，徽商程壁捐餉三萬五千兩，陳典史拜而納之。入暮，又報大兵由常州抵中港，民兵爭出禦之。城中戒嚴，恐外兵乘虛，燈火徹夜，互爲盤詰。漏二下，盤獲細作時隆，命拘之獄。

初五日，搜獲細作，討武弁王璫，殲郡兵於秦望山。

黎明，士民齊集公堂。明遇同遊巡守備顧元泌會鞠時隆，供稱伏兵在城七十餘人，奉太守令，每人給火藥四斤，銀四兩，開元錢一百二十文，約于初八夜舉火爲號，外兵望火殺入。招詞鑿鑿。當獲羽黨四人梟示，亟往菴觀及空隙地，搜獲六十有奇。復詞連武弁王璫，璫遁，收其黨，盡殺之。在外鄉民卽往舊山燒璫居，執其父與妻妾來獻，并誅之。而宗太守果遣郡兵三百入間道襲江陰，士人殲之。秦望山下，明遇下令，城中有能獲奸細者，官給銀五十兩。

殺陳璫之。

是日，殺陳守備，（一作自殺。）收其一妻，二子，一女，一僕，盡殺之。其長子叩頭請曰：「我能造軍器，幸貸我！」仍繫之獄。

初六日，大清發兵收江陰。

有青衣人行于市，跡甚詭，鄉兵疑而執之。搜出地圖一紙，上書兵馬從入之路及諸山瞭望埋伏處，并私書一。亟詢之，乃瑣塘夏中書家人，新投亨署，遣出乞師者。送顧元泌拷訊，復供沈曰敬，及吏書吳大成，任粹然等，在馬三家協謀屠沈。收馬三，大成等，磔于市。曰敬僅以身免。粹然臨刑曰：「四門俱有大礮，汝等宜自爲計。」

士人既殲宗灝所遣兵，灝以事聞尋闕。是晚，報大清馬步兵于餘從郡城出，水師統兵官王良亦率舟師進發。城中巡守愈嚴，西門月城內搜獲奸細二人。審視鎖鑰門健已壞，執守門兵拷訊之，招出賈路銀兩，當與細作均斬城下。

初七日，江陰義兵敗于虞門。

是早，鄉兵出城打仗，北門驍銳自立衝鋒營。季世美令三鼓一炮造飯，四鼓二炮吃飯，五鼓三炮抬營。百人揭戈先往，老溺餓食不絕。合地保持鐵箆，用鍋底煤塗黑作假炮，安鬧橋上。過浮橋，又命地方折斷橋。經夏港亦然。上午，至申港，方思造飯。塘報訛傳清兵相距止五六里，衆奮呼曰：「戰而後食未晚也！」疾馳數十里，抵暮至虞門，方遇戰。彼衆我寡，腹枵力乏，兼以馬步不敵，衝鋒兵敗，世美陣亡。郡兵馳宿虞門曹坤家。

初八日，殲水師兵於雙橋。

是早，城中避難者皆挈妻子去。兵復出禦，四鄉負義勇而來者十數萬人，咸以效死勿去爲念。清兵亦觀望不進。水師兵五百，領兵官王良，本邑中大盜降清者。舟經雙橋，（一作葫橋，田夫辱罵之。士卒怒，欲擒斬田夫，羣拔青苜擲船上，泥滑不可駐足，大半墮水死。得登岸者，鄉民圍之，乃跪曰獻刀。錫鋤交下，浮尸蔽河，積如木棧，直至石埭，水爲不流。

起舊游擊徐觀海爲將。

觀海，邑人，陞太平營總兵，嘗爲遊擊。明遇以虞門之敗，軍行無帥，進退無所稟承，欲起爲將。觀海病不能勝，命弟揖其事。（弟行五，失其名與字，天香閣中有傳。）乃造令箭十枝，用大明中與旂號，人執爲信，防塘報訛傳也。

觀海于五月中隨操江收福山港，六月初一到蘇州，爲清兵殺敗而歸。

初九日，拜邵康公爲將。

時城中尙無帥，徵商程璧薦回籍邵康公燭武事。康公年未四十，人材出衆，力敵四五十人。明遇乃同顧元泌等率衆拜爲將，邵亦招兵自衛。

適舊都司周瑞隆領舟師數百人駐江口，聲言協助，借爲犄角，糧皆北門餽送，不繼，城中

出典米給之。

舉孝廉夏維新，諸生章經世，王華，管糧餉。舉中書成勛，貢生黃毓祺，庠生許用等二十餘人爲參謀。

殺方亨，莫士英於獄。

方亨在獄，嘗使作書退兵。後進兵日進，乃密謀殺之，以絕內應。夜二鼓，帶兵二十人擁入，赤身擒出，斬於堂上，并家屬親知。（一云殺於夏紳新家桂樹下。一云拖出西門打死。一云爲百姓焚死。）繼殺莫士英父子僕從，囚其妻妾。莫父潛逃，三日搜出斬之。

慕虛氏曰：亨係新朝縣令，况所施爲，皆分所應得，卽兩次請兵，亦勢所難已。赫赫之威，歷於上，洵洵之勢成于下，并不可謂亨激成之也。但城中旣已舉事，亦勢不能不除之。惟士英不善立身，則枉送一死耳。

初十日，都司周瑞璫戰大清兵於城西。

清兵進營城西隅，元泌登城，請周都司往吳淞借兵于總帥吳志葵。吳不應，但言兵久無糧，能犒千金，當盡命。乃出林令去時署內封留之衣飾囊資共八百，復借典銀二百，合成一千，城上給發。瑞璫約邵兵出東門，已從北門夾攻，邵兵亦至。瑞璫遇戰不利，還駐江口。抵暮，清兵

扎營城南張孝廉園中。

慕盧氏曰：林令到任僅一載，流兵一擾，先事掛冠，其才其識，均有足多者。至庫藏封留，謂公物耳，而署內之囊資衣飾，留此何爲者？其存心行事，迥非俗人所能臆度者。安得以木瓜謬稱之！

十一日，大清兵屯麻皮橋。

清兵退屯麻皮橋，密遣二人入城偵虛實，被獲梟示。城中亦遣一人偵清兵，至葫橋，見彼列砲嚴禁，伺其懈，盡投之水，以一炮復命。周都司奇而賞之。

清兵三日不至，城中逃難者咸以敵去，絡繹歸來。數日間，民人復聚。

下劣生尹吉於獄。

吉素不軌，謀內應。一日暴雷震，聞馬嘶聲，衆入其室，搜出馬二疋，衣甲器械無數。當斬其僕唐寧，而下吉於獄。城中防衛愈固。

十五日，靖江兵戰大清兵于城南。

有傳淮撫田仰示至，稱即日統兵赴援，印押不爽。民疑喜交集。後竟無至者。復有靖江夏起隆者，統沙兵八百人，（一作二十）原隸鎮將高杰，（一云曾破高杰騎兵）命一人執信字旂，

渡江來，稱渴欲援江陰。因遣夏維新，章經世往犒師，議給賞銀四千兩，料理猪羊酒米火藥等物，俱極豐備。未幾，兩領兵官率衆南來，酗酒賭博，人無鬪志。戰于城南，大挫，殺傷五百人，四散逃亡。有竊火藥返者，靖江署縣事典史盤獲，綁送江陰處分。先是大家給散銀米，每人錢一千，齎酒肉犒軍，江口軍竟無功，故執之。程璧亦開典，靖江沙兵敗歸，恨之，起掠一空。後有泰興張九達者，名達，善拳棒。因靖邑兵敗，田淮撫乃徵朱公子借達兵三千，渡江而來。清兵放牛馬于兩石灣，達率親信三十餘人登岸收之，伏發，遂與三十人無一脫者。驍勇耿和尚亦死。

鄉兵打仗。

外兵軍勢日甚，各鄉保鄉兵距城五六十里者，日入城打仗，荷戈負糧，棄農不顧，不用命者，互相攻訐，雖死無悔。

陳典史每巡城，凡搏戰至城下者，必開城獎納，鼓以忠義，有功必賞，獻敵首一級，給銀三兩，或爲下拜。

鄉兵陣伍散亂，進退無節，然清兵所至，盡力攻殺，多有斬獲，卽不勝，亦未嘗俯首效順也。有高瑞者，爲所縛，令薙髮降，寧死不屈。是以清兵不得安處，相對多楚容。

命程璧乞師。

時黃蜚由蕪湖屯兵太湖，總兵吳升嘉，字之蔡，由吳淞駐兵福山，糾洞庭兩山之民接應常熟，攻破蘇州，聲勢烈倍。陳典史命程璧往二處乞師，兼往田淮撫處。璧盡出所儲錢十四萬金充餉。往乞不應，復往徽郡金聲，江天一處。及至，兵已潰。比返城，已陷。遂爲僧于徐墅。

魯王監國于紹興，唐王稱號于福州。

南都既破，天下舊臣遺老，志不忘明者，皆輔明之餘孽，以冀中興。於是趙王起于太湖；義陽王起于崇明；桂王起于廣西〔號興隆〕；潞王起于杭州；靖江王稱監國；保寧王起于河南；羅川王，永寧王，起于湖東；益王集二十人起兵；東王，瑞王，安仁王，永明王，德化王，安東王，晉平王，紛紛不靖。閏六月初九日，張國維，陳函輝等，迎魯王監國。初十日，黃道周，張肯堂，迎立唐王，改元隆武。浙閩起事，江南北民心煽動。豫王留兵二千駐蘇州，大軍悉下浙江，仍命劉光斗安撫常州。

二十一日，大清兵圍城。

清兵連日不能克，羽檄乞師，爰命七王，八王，十王等，率將弁千員，馬步十餘萬，向江陰進發。降將劉花，馬良佐爲先鋒，首出西門。江西出戰，被殺者五十人，而清兵不復，乃退西門，移兵至南關，邵康公往禦，不克。衆以康公爲無功，其守南關也，士民不許出江，而私放其鄉人，爰下

之獄。清兵歷東門至北門，分十六營圍城，繼燒東城，大掠城外富戶。鄉兵死戰，敗走。清亦喪其騎將一員，分兵北門。鄉兵三路禦之，兩路皆潰。數王人據橋力戰，殺其騎將，乃收兵返。

十三日，大清兵掠東鄉。

清兵合營，並北焚民居，多殺戮，轉掠而東。八橋東西灣二保拒之，殺其騎將二員。

泗善港葛輔弼父子，率兵五百人，自負慄悍，入城赴援。各保咸出兵助之。但素爲鹽盜，不諳紀律，亦至民家劫掠，酣飲擄菹。至三宮殿，勉強交戰，殲焉。

清兵乘勝東下，恣掠大橋、周莊等處。搜山掠地，肆意鈔殺，所傷老弱男女無算。周莊民搜敵索戰，侯城人（一作陶城民三人）殺其騎將一員，乃退。

兵亂日久，政令不能出城，遠鄉叛奴乘蹊索券，焚宅弑主者，絡繹而起。烟光烽火，相雜蔽天。大家救死不暇。

清兵日多，旋營君山、黃山，燒掠四城民居，晝夜不絕。

二十四日，大清招降。

劉良佐作招降書一紙，從東城外射進。其書曰：「傳諭鄉紳士庶人等知悉：照得本府原爲安撫地方，况南北兩直，川、陝、河南、山東等處地方，俱已薙髮。惟爾江陰一處，故執違國令，何

不顧身家性命，卽令本府奉旨，平伊江陰，大江一二日卽到。爾等速薙髮投順，保全身家。本府訪得該縣程璧，素係好人，爾等百姓卽便具保，本府題敕管爾縣。如有武職官員，亦具保狀，仍前題敕，照舊管事。本府不忍殺爾百姓，爾等皆係清朝赤子，錢糧猶小，薙髮爲大。今秋成之時，爾等在鄉者卽便務農，在城者卽便貿易。爾等及早投順，本府斷不動爾一絲一粒也。特諭。」

二十五日，江陰義民答書。

陳典史及城中士民等公議回書，秉筆者王華也。其略曰：「江陰禮樂之邦，忠義素著，止以變革大故，隨時從俗。方謂雖經易代，尙不改衣冠文物之舊；豈意薙髮一令，大拂人心。是以鄉城老少，誓死不從，堅持不二。屢次兵臨境上，勝敗口口，皆以各鄉鎮勤王義師，開風赴門。若城中大衆齊心固守，並未嘗輕敵也。今天下大勢所爭，不在一邑，蘇杭一帶，俱無定局，何必戀此一方，稱兵不解？况旣爲義舉，便當愛養百姓，收拾人心，何故屠戮奸淫，燒搶劫掠，使天怒人怨，愴目痛心爲今之計，當速收兵，靜聽蘇杭大都行止。蘇杭若行，何有江陰一邑？不然，縱百萬臨城，江陰死守之志已決，斷不苟且求生也。謹與諸公約：總以蘇杭爲率，從否唯命。餘無所言。」

慕虛氏曰：隨時從俗，已自認清，所不肯者，薙髮耳。然「蘇杭若行，何有江陰一邑？」亦是

老實言語。使良佐竟坐實此言，收兵他往。俟平定蘇杭後，發一使至城下，其又何辭且究屬拳大地方，卽緩緩收服，不患插翅飛去也。計不出此，而損去三王十八將，或亦彼此有定劫耳。

二十八日，都司周瑞璫逸。

良佐令軍士四散，焚劫鄉兵，見清兵勢大，不可敵，悉遠遁。無復來援者。周都司亦揚帆去。

二十九日，追殺鄉兵。

良佐仍令軍士追殺遠竄鄉兵。

七月初一日，專意攻城。

良佐再令軍士搜殺星散鄉民，而鄉兵斷絕，遂專意攻城矣。

城中嚴禦外軍，箭如雨注。城上人一手以鍋蓋自蔽，一手接箭，日得三四百枝。（一作三

四十萬。）

初五日，誅守備顏元泌。

外兵攻城時，元泌登城射敵，矢每不及敵而墜。衆疑之。其效用馬矮子竊火藥從城上投敵，衆執之，同往搜元泌寓，得請兵文書一道。蓋閏六月初，衆會申文田淮撫請兵，元泌私易文緩兵，故原文猶在寓也。遂誅元泌并效用者四十人，內應遂絕。

迎原任典史閻應元。

應元，字麗亨，北直通州人，由武生起椽吏，官京倉大使，崇禎辛巳赴江陰，典史任始至。海寇顧三麻子率數百艘犯黃田港，應元集兵拒守，手射三矢，應絃而倒，賊畏不敢犯。後又平鹽盜，弭民亂。邑民德之，爲肖像社學中。以大臣論薦，特授都司，劄軍前，檄用。而馬阮用事，僅平轉廣東韶州英德縣主簿。母病，兼道梗，挈家避居砂山之麓。變作時，陳典史與邑士民卽擬敦請，元泌百計撓阻。至是泌誅，遂決意迎之。漕撫田仰亦移文勸勉。明遇嵩使十六人縋城夜出，至其居，應元曰：『爾等能從我則可，不然不爲若主也。』衆曰：『敢不惟命是聽。』

初九日，閻應元入江陰城。

祝塘少年五十人〔一作六百人〕，執械護送，經七里廟，題詩於壁，以見事則萬無可爲，死則萬無可免也。及至城，謂鄉兵裹糴而來，勢不能入，且烏合之衆，不足制勝，厚犒遣還。獨與家丁王進忠等四十人入守。

始至，卽出邵康公於獄。發原任兵使徐世蔭，曾化龍所造火藥火攻器具爲用。伊在任時所監造者，次傳諭巨室各出資助餉，餼不足，凡泉貨百物得估值充數，收貯察院內，備民兵犒賞諸費。乃大料民居，盡知城中若干保，若干戶，若干口，丁壯老幼若干人，悉取注册，擇驍勇者

隸麾下卒賴其力，以成義舉。

初十日，祭旗發令。

命各城收拾衣甲器械祭旗。

命武舉人王公略守東門，把總汪某守南門，陳明遇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而與明遇仍總督四門，晝夜巡歷。

命開城門合鄉兵二十餘萬人與在城民兵分保而守。城門用大木塞斷，派十人守一堞，卯時喊殺一聲，午時再派十人喊殺一聲，酉時仍換前十人隨宿，夜半再換後十人更番，過而復始。城下設十堞廠，日夕輪換安息燒煮。公屋無用者折毀，磚瓦使瞽目人傳道不停。十人小旂一面，百人大旗一面，紅夷炮一座。初時夜間兩堞一燈，繼而五堞一燈，後遂八堞一燈；初用燭，繼用油，後以飯和油，則風不動，油不潑。每堞上瓦四塊，磚石一堆，井井有條，絲毫不亂。鄉兵由是復振。

命章經世、夏維新、王華主芻糧。每人給米鹽蔬菜若干，每戶給油火若干，四門堞城各給油蠟若干。

傳齊北門衝鋒營十千人，選李從孝爲先鋒，何常執大旗，王試掛得勝鼓，何泰吹號頭，淮

備軍服用。

苦乏油，命健兒取推車入，城中給以藏豆，膏火足用。鹽不足時，海寇載兩大艦由黃田港進；魚則從水關入，舉網即得。但苦無矢，乃命月黑夜束草爲人，外披兵服，人持一竿，上挑一燈，直立雉堞，士卒伏垣內大噪；北兵望見，矢如蝟集，獲強矢無算。

由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甕，鉛彈子千石，大砲百位，鳥機千張，錢千萬貫，絮帛千萬端，醋千釀，果萬鍾，豆千斛，芻藁千萬束，鹽萬斤，銅鐵器萬枚，牛千頭，羊豕千隻，乾魚千包，蔬千畦。

十一日，大清兵攻北門，王死之。

外兵知城中不可動，乃伏炮攻北門。第四鋪禦之，矢石如雨注。外兵不敢近，主帥怒，命上將九員先駕雲梯上城，城上長鎗刺之，死者四而傷者五，有身中三箭者，有劈去頭顱者，有墮下成齏粉者，有火箭燒死者。主帥益怒，奮身獨上，勢甚猛，有霸王劉耐者以短鎗拒之，彼以口嚼鎗，拔刀欲砍，一人挺鎗中其喉，遂仆城下。外兵散走，皆失聲大哭曰：「此王也！」

二都督大怒曰：「我得北京，得鎮江，得南京，未嘗懼怯，未嘗費力，不要說江陰拳大的地方，就如此費力！」遂傳令十營內選猛將幾員，步軍三萬，扎雲梯十張，來日分十處上城，如有退者立斬。

十二日，大清兵仍攻北門，二都督死之。

清晨，城外放炮吶喊，三萬軍造浮橋十條，一齊過外城河，分十處運雲梯上城。城上用磚石擲下，長鎗拒敵。或以船蔽體而進，城內炮石雜施，無不立碎。凡城堞四進者兩對，見兵至，發砲弩斃之。其來攻城脚者，以長塔沿石擲下；或旂竿截斷，列釘于上，投下死傷無算。二都督恃勇衣三層甲，腰懸兩刀，肩插兩刃，手執雙刀，獨登雲梯，毀雉堞，跨上城堞，執刀亂砍。城上以梢木支禦，鎗刺其身不能入，或曰：『止有面可刺耳。』遂羣刺其面。旁堞堦一湯姓童子，持鈎鏃，用力鈎斷其喉管，竹匠姚適割其頭，身墮城下。外兵齊來搶尸，城上梆鼓齊鳴，磚石小箭如雨點下，傷千餘人。復用牛皮帳擋住矢石，始拖尸去。後劉良佐日令軍士拜窆其頭，不允，願出銀買，乃命將銀當面裝入銀鞘，弔入城，又命軍士羅拜，口中高叫：『還我王爺的頭！』然後以蒲包裹一黃狗頭擲還之，將頭懸城上；外復苦求，乃投下。取去，縫合，掛孝三日，令道士設醮招魂，有紅箭衣六人拜城下，內發砲化為塵。又一日，持寮物來奠，一僧捧金帛隨行，道經何家城，內發砲斃之，取其酒食餉守城者。

應元既却北城攻，知不日清兵必大至，廣爲戰具，招青陽弩王黃鳴崗與其從千餘人入城，造小弩千張，小箭數萬枝，公派守城軍士。又用季從孝所合火藥數箭頭，射人見血立死，弩

長尺餘，〔一作四尺〕箭長五寸，〔一作一尺〕百步之外，命中如意。應元初入城，鳴鼓門堂，鼓內跌出小弩十餘張，上刻誠意伯劉基造數字，卽鳴崗所造弩式也。出陳瑞之子於獄，令製火磚木銃。火磚廣三四寸許，着人卽燒；木銃類銀鞘，長三尺五寸，廣二三寸，木爲之，中藏藥，敵至投下，機發木裂，鐵菱角飛出，觸人卽死。應元自造槌〔一作鎚〕弩，用鐵一塊，旁設數鈎，繫以棉繩，擲着卽勾進斬之。又做舊制造火球火箭之類，無不由盡其妙。故清兵雖衆，向城長服，戰慄無人色。其自北來者，聞之皆胆落，無不以生歸爲祝。

十四日，江陰詐降，薛王死之。

前此北州薛王營令人執旗招安。十三日，閻陳二人令范周朱季四生員至薛王營答話，若有將計就解之處，速還報。四生至薛王營，留宴飲，餽元寶四錠，重二百兩。四生歸獻計曰：『必得捨命百餘人，命前數人執降旂，後握木銃，假充銀鞘，賺開營門，可以濟事。』二人相視，哂而點首。是日百餘人握木銃，桶底安磚，卽令四生前導，四生面面相覷，立斬之。〔季生名學文，方之嫡叔口。〕另點白髮耆老數人，執降旂，焚香前導，縫城出，至薛王營通報，獻銀買命，求免殺戮。薛王大喜，陞帳放炮，吩咐開營門，將銀抬入帳中，正要令將收驗，一時火發炮裂，煙焰蔽天，震響如雷，觸者咸死。薛王惟剩一頭，帳中上下約傷二千餘人，內傷上將二員。當日十王

命三軍掛孝，合營舉哀，禮薛王頭于北州蘇家墩。

清兵屢失利，請兵羽檄。

旁午，兵赴江上，日以千數。劉良佐作勸民歌諭降，弗聽。遂設牛皮帳，握城東北隅。城上壓以巨石。

十五日，大清兵攻東北城。

良佐命西南放炮，東北掘城，皆用山爬城，內以火球火箭拒之。外兵欲退，良佐止之。城內仍投以磚石，不及避，數百人悉死城下。良佐慚甚，又設三層牛皮帳，中設九樑八柱，矢石投之，皆反躍不能入。乃取人糞和以桐油煎，滾澆下，卽時皮穿，及其身肉爛而死。未及者，皆驚惶散去。內以繩繫鐵槌擲之，鈎入城中，梟首。外兵手足無措，紛紛逃散。敵營疑守城者殺下，遂發銃禦，反傷馬步卒無數。後由西門經鬧橋依君山爲營，俟其半渡，炮擊之，應聲仆。或以木門自蔽，用小箭射之，中其手，手釘在門，號叫痛甚，卽不獲生。

又作大浮橋，從黃田港暗渡登君山，瞰城中，亦爲砲所中，移營去。

十六日，江陰四出乞援。

是時，田淮撫已從魯王於紹興；黃蜚、吳之葵，同入太湖；貝勒引大軍趨吳王，二人兵敗被

執，兩處俱已絕望。

海寇顧三麻子率舟師來援，巨艘數百號，留三日，遇戰不利，揚帆去。〔顧三麻子，名顧容，自號忠義王。〕

有義陽王者，明之宗藩，太監李太傅、田軍門、荆監軍、總兵胡來貢，各統兵輔之，建義旗于崇明，稱海上雄兵十萬。太倉、崑山、嘉定各處響應，同往乞師。王與太監溫詞慰勞，僅以空言塞責。後遣其將往駐江口，寧其愚，率僧兵數百赴援，扎營砂山。戰甫合，知不可敵，皆遁去。

聞兵部嚴子張名棫者，與時敏守常熟，亦往乞兵。初不應，旋以唇齒相關，金秀才鐵〔字貢南〕集精勇四百餘人，先駐砂山，擋住來路。俟子張軍到，一齊進取。八九日無耗，遂先發。良佐差鐵騎三千邀截周莊左右，全軍俱沒，貢南僅以身免。

大清移營鄧墓。

孤城死守，外兵屢敗，內亦殺傷相當。用砲打北城，徹夜不息，城堞陷數丈，應元命石匠往外取石料，匠難之，再拜遣之，匠爲感動，修固後，嚴禦如初。

外兵依鄧墓深林以避矢石，折門窗屋木爲浮橋，渡河逼城下。城上協力拒守，矢石交下，外不能支，欲遁，其將斬先走者二人，復驅而前。賚雲梯至城下凡三十餘處，一將突出衆先上，內發砲橫擊之，尸隨雲梯仆。外兵走，內縋人出，收其雲梯器械等物，并伐鄧墓松楸，使敵無所蔽，取浮橋以供薪。

一騎將旣拔已所中箭，復下馬，拔馬股所中箭，又恐馬中毒，用口收其血，力策而返。

十七日，江陰兵劫營。

良佐移營十方菴。是夜，應元擇勇士千人出南門劫營，或執板斧，或執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敵營，傷千餘人。及他營來救，內兵已入城矣。

松江解到大砲百位，收民家食鍋鑄爲鐵彈，重十三斤，納大砲以攻。

十八日，劉良佐勸降。

良佐前命十方菴僧向城跪泣，陳說利害，勸衆早降；城中以效死勿去諭之。是晚，僧又至，却之如初。

良佐策馬近城，諭民早降，因踞弔橋約城上釋弓矢，謂應元曰：『宏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轉禍爲福，爵位豈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公從容對曰：『江邑士民咸謂三百年食毛踐土，深戴國恩，不忍望風降附。應元乃大明典史，義不得事二君。將軍位爲侯伯，身擁重兵，進不能恢復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何面目見我江陰忠義士民乎？』良佐慚而退。

七月十九日，貝勒統兵攻江陰。

良佐復奉命來招安，應元曰：『有降將軍，無降典史！』一聲梆響，火箭齊發。良佐連跨三馬逸去，太息曰：『江陰人沒救矣！』貝勒博洛既定松江，悉統所部兵幾二十萬來江陰。以師久無功，將劉帥細責。躬巡城下者三，復登山望之，謂左右曰：『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則破矣。』

縛降將黃蜚，吳之葵，至城下，命作書勸降。蜚曰：『我於城中無相識，何書爲之？』葵涕泗

交頤，情詞悲楚。應元叱曰：「大臣被縛，當速就死，安用喋喋爲！」再拜泣去。裴默無言。

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用砲猛攻。

貝勒見城中守義不可動，進攻益急，分兵先鈔斷各鎮救兵，乃以竹籠盛火砲，鼓吹前迎，礮手被紆，限三日破城。于城南側放起，礮聲震處，城垣五處崩裂，飛彈如電。一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身僵立不仆；一人胸背俱穿，直立如故。城裂處內以鐵葉塞門，貫以鐵絙護之；又以空棺實土，障其垂壞者；又用絮浸水覆城上，以防火攻。

時東西南三門俱堅守，惟北門一保人獨少。貝勒昇礮君山下，放礮者用竹棧包泥而蔽伏其側，俟礮發，放者卽抹去礮中藥矢，盛藥再礮，連珠不絕。城上欲繫放礮者，鐵子遇竹葉軟泥卽止，不能傷。後又移炮近城，放炮者豫掘地穴，塞兩耳，燃火，卽伏穴中，蓋恐震破胆死也。

甲士爬城。

日中時，衆方食，明遇開鐸鐸有聲，往探，見外將六人衣重甲，縛利刃，持兩釘插城隙，攀援而上。其餘鑛鐵介冑，接踵而上者無數。刀斧擊之不能傷，用長鎗刺其首，始墮城下，餘悉退避。

神兵助陣。

外兵大怒，大舉來攻。忽見一少年將持戟衝突，鋒不可當，戰畢不知所往。衆疑土神，陳烈

士悉往虔祀。又見緋衣將三人登城指揮，外兵不敢進。執土人問姓名，不知所對。遠近訝爲神助。

內昇關帝，睢陽王，二東平王，城隍神五像；張黃蓋巡歷城上，以磁石捻神鬚，遇鐵器鬚輒翁張；用關捩扶神手指揮外兵。遙望疑爲將，咸驚怖。良佐命其子攻城，正當睢陽王像神指揮，開礮一發而斃。〔城破日，良佐砍開睢陽王頭，衆又砍傷東平王以報仇。〕

一日，風雨夜作，城上燈不能燃，率衆哭禱。睢陽王忽神光四起如晝，四門燈火徹夜不滅，外兵無可設施。

掠東南鄉。

清兵東掠大橋，周莊，華墅，陶城，三官，祝塘等鎮。祝塘人拒之，兵燹之慘，甲于他鎮。分掠陸官舍橋，有徐玉揚者，富膂力，望清兵蜂擁而來，遂匿橋洞中，見二卒引一將過，狀甚偉，躍出登岸，均殺之。稱將之首，重十八斤，懸于樹上。後兵多畏避，其樹至今尙存。

南掠至峭崎，詢土名，卽回騎。蓋嫌音似「消旗」也。掠至青陽，鄉民嚴守圩堤，行列如軍伍，防有伏，不敢入。

二十八日，大清兵攻北城，閩應元傷右臂。

破擊北城，角城裂，夜半修訖，敵以爲神。鐵丸中應元右臂，應元傷，猶左手握撈格殺數人。應元軀幹豐碩，雙眉卓豎，目細而長，面赤有鬚，每巡城，一人執大刀以隨，頗類關壯繆，外兵望見，以爲天神。而號令嚴肅，凡儉安不法者，必貫耳鞭背示衆，雖豪右不少貸。然戰士困苦，必手自注湯酌酒，溫言慰勞；如遇害，則立具棺衾，哭奠而殮之；接見敢死士，則不名，俱稱兄弟；每遇事必詢于衆曰：「我兄弟誰當此事者？」有人號于路曰：「我欲殺敵，苦無短刀！」卽以所佩之刀二三十金者，親解佩之。

明遇本性長厚，每事平心經理，遇戰士勞苦，撫慰至于流涕；有倦極假寐者，以利害勸諭之，不輕呵叱。

二人待下如此，故民懷德畏威，瀕死不悔。

慕虛氏曰：昔日張許，今日閻陳，情事不同，而圍城風景恐是一樣；勛業不同，而效死心腸亦是無二。至分城而守，性情作事，彷彿相同。說者謂閻是嚴父，陳是慈母，如此不愧爲民之父母。

十九日，大清兵攻南城，十王死之。

復攻北城，應元命每人納石一塊，頃刻如山積，登石城一重於內，外知不可破，徙攻南城，

礮聲震天，聞二百里，一晝夜用火藥萬五千斤，城牆幾陷。清兵乘勢擁上，刀矢如蟻。守城者不能禦，乃發礮猛擊，傷敵數千人。敵于外亦發礮對擊，忽見女將一員立于城上，將袖一拂，敵回擊，自斃其馬步無數。衆以爲前湖烈女云。

十王痛辭王中計而亡，命大將掠城外居民。大箱千餘隻，在十方菴後壘成將臺，高與城齊，十王坐其上，用上將四人親軍二百四十人圍繞。令臺傍親軍各持狼烟噴筒先發，將南京鎮江大礮五六步排一座，共計百座，令開號齊發，猛擊東南角城。守城軍士不敢開目。應元伏城膝行，看明十王在臺指揮三軍，遂命中街巷口有力之湯三老兒搗一大礮，對準十王安放。應元又左右細看，絲毫不爽，然後親自燃火放去。湯三老係重聽，尙未知端立呆望。而火路一條，十王四將暨二百四十人齊隨火滅。惟有黃傘一把，在半天圓轉，一脚連靴自上而下。

慕廬氏曰：三王十八將皆歿于王事，蕩平後宜廟食于茲土。

八月初二日，燒外營。殺夏維新，王華。

應元遣周祥，金滿，李芳，針子等四人，夜出燒營。外兵被火，焚中驚覺，毛焦皮爛者甚衆，忿甚，四散殺掠。應元命賞祥等銀各一兩。夏維新，王華，每兩實給六錢，衆大譁。應元恐人心激變，不得已斬之。蓋圍城日久，儲餉將罄，短給本非尅扣。因維新於發難時，誤聽方亭，作揖勸衆，至

此衆怒未釋，故欲藉此陷之。華雖引明退自解，亦難獨免。

慕廬氏曰：餉缺費繁，園城中恰難措置，二人通融調劑，亦屬一時權宜。此情此勢，應元豈所不知？無奈衆人之藉是洩忿也。至代方亨勸衆，事後論之，亦不甚錯。各圖獻策，業已歸順，官民和協，省得激成禍端，無奈衆人之喜事樂禍也。若章經世同主芻糧而漏誅，同陷圍城而免死，豈別有保身之道歟？

命許用掌芻糧。

芻糧乏人，以詐用能，命佐章經世。

楊舍守備沈廷謨舉城降。

江陰民晝夜守禦，亦甚艱矣。然揚兵稍後，口中有然疑者，必立斬之。

清兵四出殺掠，民不聊生，有先薙髮赴營歸順者。城上望見，必怒詈，雖至親如仇敵。而外兵日出打糧，刻無寧晷。畏禍者俱竄遠方。

楊舍營守備沈廷謨，斂民餽，資牛酒赴良佐營修款，祈免楊舍一方之死。良佐許之，給大清號旗四面懸楊舍城四門。廷謨旋披髮乘馬，歷江陰城下勸民速降。內將開礮，乃遁去。

詐降。

一日，衆詐降，逼取民間亂髮投城下誘敵。外兵相顧驚喜，報良佐。良佐曰：「未可信也。須察其守城人薙髮否！」衆探之，始知爲詐。

議和。

貝勒使人緩言乘說：「第拔去大明中興旂號，懸大清旂號四面，斬四門首事者數人，餘悉宥不誅；卽不雍髮，亦當飭兵返。」應元曰：「寧斬我一人，餘無罪，何可斬也！」議不央而止。貝勒又進大清旗四面，使豎四城，亦卽退兵。內遣諸生朱暉吉、蒼老王晴湖等四人詣外營會議，方絕城，良佐卽策馬迎去。留飲終日，備極款洽。約歸順後誓不殺一人，但遣官上城勘驗，卽收兵覆命。將別，又各贈五金，約三日定議。吉等入城，匿金不言，而主議降順；衆不聽。至期，外兵向城呼吉等，內詢故，備述留飲贈金事；內立斬四人，復嚴守。

勸降。

吳軍門督兵至江上，宰牛誓諸將：歸順後，不許殺掠。

王海防自恃居郡有恩信，隔城招撫，衆無應者。

攝政王曉諭招安，合城不聽。（此初六日事。）豫王示到，以矢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內書其後曰：「願受炮打，寧死不降。」射還之。（初七日事。）

初八日，釘礮眼。

是日大雨，民立雨中受礮，毫無降意。夜半，應元使善落水者陳憲，欽渡外城河，釘沒外兵炮眼。緩二日不攻。城內乘夜修砌城堦。後五日，良佐恐城內復來釘眼，命軍士晝夜攻擊，至夕，風雨怒號不已，炮乃止。

初九日，登南城。

再口石登南城，高于舊三尺。

應元預令人將麥磨麵，製造月餅。

十二日，登北城。

又登北城。城中石灰將缺，不能乘夜修城。又飯米漸少，徵民間元米，以備缺乏。令二日一給，不得預領。

貝勒偵知之，欲留軍四萬爲久困計，飭大兵北上，良佐不可，乃止。

十三日，登陴楚歌。

給民間賞月錢計至十七日止。百姓攜壺觴登陴，分曹快飲。許用傲楚歌，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登高傳唱，和以笙笛簫鼓。時天無纖翳，皓月當空，清露薄野，劍戟無聲。黃弩師鼓胡琴。

于西城之敵樓。歌聲悲壯，响徹雲霄。外兵爭前竊聽，或怒罵，或悲歎，甚有泣下者。歌曰：

宜與人一把鎗，

無錫人團圍一股香，

靖江人連忙跪在沙灘上，

常州人獻了女兒又獻娘，

江陰人打杖八十餘日寧死不投降！

餘歌雖多，大約類此。

良佐乃作勸降詞，使士卒相倚而歌，與僚佐飲帳中，酒未數行，城上炮發，亟避去。

十九日，北門阻降。

外猶多方招降，三城亦有猶豫者，惟北門誓死益固，衆意遂決。

二十日，大清兵攻東北城。

貝勒從四十餘騎繞君山青龍巷左相地形，城上望見，炮弩齊發，騎皆踉蹌蹂躪，貝勒僅以身免。

金陵又解到大炮二十四位，較前更大，每舟止載一位，仍收沿城民家鐵器鑄炮子，重二

十斤，又築土壘以避矢石，將攻東城，機泄，移至東北角。大雨如注，一晝夜炮聲不絕，縣屬悉爲震動。城中困疲已極，計無所出，待死而已。

是日，城上人吶喊，外兵聞之，皆鬼聲。城中四隅空曠處遙見白鵝數萬飛泊，追視之，毫無形影，識者謂魂升魄降，白鵝者卽劫數中人之魂也。

二十一日，江陰城陷。

前月二十四日，京中遣國師和尚來江陰，日日繞城細看。至前日，始看明，向貝勒云：『江陰城形似芙蓉，若在瓣上攻打，越打越緊；其蒂在東北角，專打花家壩，花蒂既碎，花瓣自落。』故貝勒令數百人盡徙二百餘座大砲至花家壩，專打東北城。鐵子入城，洞門十三重，樹亦穿過數重，落地深數尺。是日雨勢甚急，外用牛皮帳護裝炮藥。城頭危如壘卵，城上見外炮甚烈，見燃火卽避伏垣內，炮聲過，周麾而登。外寬之，故放空炮，乃於中一炮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謂炮聲霹靂，兵難遽入，而清兵已潛渡城河，從烟霧中蜂擁突上。衆不及禦而潰。

午刻有紅光一綫，直射入城，正對祥符寺，城遂陷。

方清兵上城時，城下人猶向城列陣。清兵恐有伏，持刀立視，半日不敢下。相持至暮，城中

鼎沸，陣亦亂，乃得下城。

閻應元城坐東敵樓，索筆題門曰：『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義，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題訖，引千人上馬格鬪，殺無算。舊門西走，不得出，勒馬巷戰者八，背被箭者三；願謂從者曰：『爲我謝百姓，吾報國事畢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卽投前湖中。義民陸正先欲從水中扯起，適劉良佐遣兵來擒，言與有舊，必欲生致。卒見髮浮水面，出而縛之，良佐踞坐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兩手拍應元肩而哭。應元曰：『何哭？事至此，只有一死。速殺我！』良佐坐縣署，急索應元。至堂上，挺立不屈，背向良佐，罵不絕口。一卒以鎗刺其脛，血湧沸而仆。日暮，擁至栖霞巷，巷僧夜聞呼『速殺我！』不絕口，已而寂然。天明，已遇害。家丁存者猶十餘人，詢其不降而戮之，偕死一處。陸正先亦同殉。有維新上人者，在園城中與應元曉夜共事，應元所著『和衆乘城略』，維新以授黃子心。子心又旁探見聞著『閻公死守孤城狀』。

陳明邁令閉衙舉火，焚死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自持刀至兵備道前下騎搏戰，身負重創，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

訓導馮厚敦公服縊于明倫堂，妻與姊投井死。中書戚勛，諸生許用，合門焚死。

八月二十二日，屠城。

次日，猶巷戰不已。清兵用火攻敗之。四民駢首就死，咸以先死爲幸，無一人順從者。下令從東門出者不禁，又下令十三歲以下童子不殺。

男女老少赴水，蹈火，自刎，投環者，不能悉記。內外城河，泮河，孫郎中池，玉帶河，湧塔巷池，裏教場河，處處填滿疊尸數重。投四眼井者，四百餘人。

二十三日，止殺。

滿城殺盡，然後封刀。午後，出榜安民。城中所存無幾，躲在寺觀塔上隱僻處及僧印月等人。共計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萬七千餘人，城外死者七萬五千餘人。

慕廬氏曰：臣心已盡，臣力已竭，土歸新朝，身還故土，臣節子以完矣。

又曰：記生死總處，各本多寡不同，見于傳略及他處者互有同異，當時所聞異辭，張皇約略，未知孰爲清冊也？載筆者無從考核，亦僅各據所聞而已。

江陰城守後紀·專載

江陰以乙酉六月，方知縣至，下薙髮之令。閏六月初一日，諸生許用德懸明太祖御容於明倫堂，率衆拜且哭曰：『頭可斷，髮不可剃！』下午，北門鄉兵奮袂先起，拘知縣於賓館。四城內外應者數萬人，求發舊藏火藥器械，典史陳明選許之。隨執守備陳瑞之，搜獲在城奸細。以徽商邵康公姻武事，衆拜爲將。邵亦招兵自衛。舊都司周瑞龍船駐江口，約邵兵出東門，已從北門協勦。遇戰，軍竟無功。敵勢日熾，各鄉兵盡力攻殺。每獻一級，城上給銀四兩。是時叛奴乘釁四起，大家救死不暇。

清兵首掠西城，移至南關。邵康公往禦，不克。敵燒東城，火劫城外富戶，鄉兵死戰，有兄弟殺騎將一人。鄉兵高瑞爲敵所縛，不屈死。周瑞龍下船逃去。

時舊典史閻應元已陞廣東英德縣主簿，以母病未行，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餘人入城協守。敵四散焚劫，鄉兵遠竄，無復來援者。敵專意攻城，城中兵不滿千，戶裁及萬，又

餉無所出。應元料戶籍，治樓櫓，令戶出口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罌，鉛丸鐵子千石，大礮百鳥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豆萬石。他酒醕鹽鐵芻蕘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舉黃略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

時清兵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礮礮機弩，乘高下殺，傷甚衆。又架大礮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鉄纜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墮處。乃攻北城，一人駕雲梯獨上，內用長鎗拒之，將以口納鎗，奮身躍上，一童子力提而起，旁一人斬首，屍墮城下。或曰：「此亡王也。」又一將周身服利刃，以大釘插城而上，內用鎚擊斃之。

敵騎日益依君山爲營，瞰城虛實，居民有黃雲江者素善鏃，火弩發，弩中人面目，號叫而斃。陳瑞之子在獄，製木銃，銃類銀鎗，從城上投下，火發銃裂，內藏鐵鳥，火觸人立死。應元復製鐵搥，用棉繩繫擲，著人卽弔進城。又製火毯，火箭之類。敵皆畏之，乃離城三里止。

營帥劉良佐，故宏光四鎮之一，封廣昌伯，降敵爲上將，設牛皮帳攻城東方角，衆索巨石

投下，數百人皆死。良佐移營四方巷，令僧望城跪泣，陳說利害，衆不聽。良佐策馬近城，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爲我語閻君，欲相見。」應元出立城上。良佐謂之曰：「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我明朝一典史耳，死何足惜！汝受朝廷封爵，爲國重鎮，不能保障江淮，今日反來侵逼，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而去。

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貸。然輕財，賞賜無所吝；傷者手爲裹創，死爲厚棺殮，醑醢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明選寬厚嫗煦，每巡城，繼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

一夕，風雨怒號，滿城燈火不然，忽有神光四起。敵中時見三緋衣在城指揮，其實無之。又見女將執旂指揮，亦實無之。

敵破松江，貝勒率馬步來江上，縛吳志葵，黃蜚於十方巷，命作書招降。蜚曰：「我與城中無相識，何書爲？」臨城下，志葵勸衆早降，蜚默然。應元厲聲曰：「汝不能斬將殺敵，一朝爲敵所縛，自應速死，奚喋喋耶！」志葵大泣拜謝。

城下大炮日增，間五六尺地一具彈飛如雹。一人立城上，頭隨彈去，而僵不仆。又一人胸背洞穿，而直立如故。

會八月望，應元給錢與軍民賞月，分曹攜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刁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

貝勒既覘知城中無降意，攻愈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鏃，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敵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如。旦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俄陷。

清兵從煙焰霧雨中蜂擁而上，遂入城。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奪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跣身投前湖水，不沒項。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鎗刺應元，貫脛，脛折踏地。日暮，擁至栖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罵不絕口而死。陳明選下馬搏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僵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有韓姓者，格殺三人，乃自刎。訓導馮某，金壇人，自經於明倫堂。中書戚勳，字伯平，家青陽，入城協守，口力不支，大書於壁曰：「戚勳死此。勳之妻，若女子，若媳，死此。」闔門自焚。許用德亦闔室自焚。黃雲江故善彈唱，城陷後，抱胡琴出，城人莫識其爲弩師也。凡攻守八十一日。

清兵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井中處處填滿。孫郎中池及冲池壘屍數層，然竟無一人降者。

江陰野史曰：有明之季，士林無羞惡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爲得意；而封疆大帥，無不反戈內向。獨陳閣二典史乃於一城見義。向使守京口如是，則江南不至拱手獻人矣。時爲之語曰：『八十日戴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六萬人同心死義，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江
上
遺
聞
·
專
載

乙酉夏五月，我兵南下破金陵，宏光走江陰。縣令林之驥，參將張宿，解印綬，海防程，縣丞吳，相繼望風遁。御史劉光斗迎降，有安撫常州之命。主簿莫士英繳印策，獻善馬于劉，遂命攝縣事。

六月二十日，新令方亨到任，嚴飭薙髮令。民情洵洵。

閏六月朔，亨出謁文廟，諸生請寬限期，方詞色甚厲，懼以死。（出示云：「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民益洵懼。下午，北門外鄉兵奮袂起，蜂擁至縣署。亨大怒，命執首事者治罪。衆直前裂衣冠，歐其從人斃，拘亨于賓館。抵暮，執送孝廉夏維新家。是夜，諸生沈曰敬等十三人集議覆上臺。次早，聽亨還署。然是時也，合邑聞風響應，拒城之勢已成。城鄉居民咸分隊伍樹旗幟，集教場議戰。守者填塞道路。亨皇遽失措，乘肩輿登君山安民，詭稱江陰義勇向誤于陸承差殺一警白之語。衆即入陸家，毀其居址，什物一空，秋毫不染指。（有人竊一鼎，口立斬以徇。）遂懸高皇帝像于明倫堂，誓衆起師。亨不得已，亦出誓。主其事者，現任典史陳公明遇名選者

也。公寬仁得衆心。民從其令。明日，兵出夏港葫橋，相地勢札營。忽傳大兵由楊舍入，衆奮勇往拒。至東城，知僞傳。適遇本營守備陳端之乘馬向東關，衆知其納款營陸且代方亨申文乞兵，怒逐之，殺其負纛二人，馬二匹。端之乘夜踰城逃。次早，執其妻孥囚于獄，隨獲端之父子，亦杖禁之。由是城中嚴守，恐外兵乘虛，曉夜盤詰。滯二下，果獲細作時隆。

初六日黎明，陳公同游巡守備顧元泌會鞠〔方亨不敢出〕陸，招稱伏兵在城四十餘人。率太守宗灑令，每人給火藥四觔，銀四兩，開元錢一百二十，約于初八夜分舉火迎外兵。因往各庵院空隙地搜獲梟人六十有奇。陸辭復連武弁王龍，亦執龍黨戮之。因往舊山焚龍居，執其父妻妾。是日王龍家口并陳端之皆見殺。

陳公下令，城中有能獲一細作者賞銀五十兩。越日，有青衣人行于市，跡甚詭，衆迹之。搜出地圖一紙，上書兵馬從人之路及諸山瞭望埋伏處，拷訊之，乃方亨令他出乞兵者，〔其人係夏中書家人，新投方署〕復供沈曰敬，及吏書吳大成，任釋然等會于馬三家協謀屠沈。衆執大成等磔于市。曰敬僅以身免。

初七日，大兵馬步千餘出常州，水師統兵官王良亦帥舟師進發。城中巡守愈嚴。西門月城獲細作二人，審視門鍵鎖鑰俱壞，執守門兵訊之，得通謀狀，俱斬城下。

初八日，城兵出迎敵。惟北門驍勇自立衝鋒營，殿隊先行。至申港方造飯。忽訛傳大兵相距僅六七里，乃奮呼而前。行六七十里，抵暮方遇敵，腹餒力乏，兼以馬步不敵，失利返。舟師經雙橋，田夫怒冒之，士卒憤欲登岸擒斬之。田夫羣拔青苗擲船上，泥滑不可駐足，大半墮水死。其得登岸者，俱爲擾勦所擊，無一脫者。浮屍蔽河，而下水爲不流。

城中以申港敗，軍行無帥，進退無所稟承，欲推舊游擊徐觀海爲將。觀海病不能勝，以欵人邵康公嫻武事，衆立爲帥。〔觀海命其弟造令箭十枝，用大明旗號。人執爲信，防塘報訛傳也。〕夜二鼓，殺方亨，莫士英，并其家口，以斷內應。莫父潛逃三日，搜得斬之。

次早，元泌登城，請舊任都司周瑞龍往吳淞營借兵于吳志葵。〔時瑞龍帥舟師百人駐江口，聲言願出兵協助。〕瑞龍不應，但言兵久無糧，索犒千金，約邵康公會戰。城中如數給之，邵兵未出城。瑞龍遇戰不利返。

初十日，大兵札營南城。張孝廉園次早退至麻皮橋，密遣二人入城偵視。城中獲之，梟示。陳公亦遣一人偵敵至葫橋，見外兵列砲嚴禦，伺其懈，悉取而投諸水，竊其一礮歸。外兵三日不至，是日因城中內應劣生尹吉，斬其僕康寧。〔吉素不軌，謀爲內應。一日，暴雷震其家，衆聞嘶聲，打入內室，搜獲馬二匹，鎗刀器甲無數。〕城中守禦益固。

十五日傳淮撫田示至統兵即日赴援印押不爽城中疑喜交集復有執信孚旗一人渡江而來自稱沙兵會破高杰騎卒刻日來援因遣貢士章經世孝廉夏維新具犒金酒食往迎之兩領兵官果帥師南來而賭博凶酒人無固志遇戰于南城大挫而遁。

當是時兵亂日久刑法不脩各鄉叛奴乘釁索券焚主弑主者絡繹而起燧光烽火相雜蔽天大家救死不暇外兵乘之先至西城移兵至南關康公往禦不克（衆以其無功置之獄閻公至乃出之）繼燒東城外富戶鄉兵戰多敗復乘勝至北城鄉兵三路禦之其兩已潰餘數十人據閘橋力抵殺其騎將外兵乃退次早偵鄉兵不備復進攻多所殺獲大橋東西灣二保奮力抗拒殺外兵騎將二員泗善港兵五百人自負勇悍赴城爲援但其衆素爲鹽盜好劫掠其領兵人葛輔弼父子又不諳紀律至三官殿遇敵勉強出戰衆盡殲外兵乘銳東上至大橋周莊等處鄉兵知外兵不可勝悉遠竄周瑞龍以兵勢不敵亦揚帆去外遂得專意攻城矣。

七月初五日城中勢益棘陳公乃揣使人絕城夜出請舊任典史閻公麗亨應元主盟閻公崇禎十五年管帥鄉勇平鹽盜百餘艘威望素著本年三月遷廣東韶州英德縣主簿以母病未行避居沙山之麓變作時合邑紳士百姓擬卽合辭敦請顧元泌百計撓之至是覺其有

異志，乃誅元泌迎公。〔義史云：劉良佐攻城時，元泌亦登城射敵，矢每不及敵而下，衆疑之。其効用馬倭子竊火藥從上投敵，衆執之。因往元泌寓搜出前請兵文一通。蓋閏六月初，衆嘗申文田淮撫請兵，元泌私易文緩兵，故原文猶在寓也。衆遂誅元泌并其効用數十人，內應遂絕。〕

茲據黃子，新閩公死守孤城狀。田淮撫以移文勸勉。

初九日，鄉兵五千人，擐甲帶刀，護公至城下。公以鄉兵裹糧來，勢不能久，且烏合之衆，不足制勝，乃厚給酒食遣之。獨與王進忠等家丁四十人入守。公之始至，發原任兵憲徐公世蔭，曾公化龍所造火攻器具爲用。次傳檄巨室，勸諭輸助，不以白鏹爲率，泉貨百物估值充數。于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甕，鉛瓦鐵子千石，火砲百位，烏機十張，錢千萬貫，帛絮千萬端，醋千釀，粟萬斛，芻稿千萬束，鹽萬斛，銅鐵器萬枚，牛千蹄，羊豕千雙，乾魚千鮑，蔬千畦，豆千斛。然苦乏矢，公命月黑夕束草爲人，披軍士服，人持一竿，竿挑一燈，植立雉堞，士卒伏垣內大譟。外兵望見，矢如雨下，獲強矢無算。又苦乏油，命健兒取椎車納城中，給以藏豆千斛，膏火自是不絕。公乃大料居民，盡知城若干保，保若干戶，戶若干口，丁壯老弱婦女各幾人，悉書冊。收其驍勇，集麾下，卒賴其力以挫敵。命章經世、夏維新、王華主芻糧，每旦人給米鹽薪菜若干，每夕給油火若干，四門城堞各給油蠟若干，井井鑿鑿，纖毫不亂。于是城守事嚴密而無可乘矣。〔後王華

夏維新尅滅賞銀，公立命斬之。」命武舉王公略守東門，把總汪某守南門，陳公守西門。公自守北門。而公與陳公仍總督四門，晝夜巡歷。

陳公寬仁，每事平心經理，遇戰士勞苦，撫慰至流涕；有倦極假寢者，以利害勸戒，不輕加呵叱。閻公號令明肅，凡儉安不法者，必鞭背割耳示衆，雖豪右不少貸；然戰士困頓，必手自注湯酌酒，遇害者，立治棺槨，具衣冠，哭奠而斂之；接見敢死士，不名，每稱兄弟，遇一事，必徇于衆。曰：「我兄弟誰當任此事！」有一人號于路曰：「我往殺敵，苦無短刀。」公所佩刀直三十金，親解佩之。其與士卒同苦樂類此，故民畏感懷德，專意守城，瀕死不悔。

上舍程璧于勸助時首輸三萬五金爲倡，富室聞風繼之。外兵乃作招降書，從城上射入，許璧以州縣事。璧答之，侃侃無屈詞。乃伏礮攻北城第四舖，內禦之，矢集如雨，外不敢近。有一將恃勇駕雲梯獨上，城內用長鎗拒之，其將口嚙所鎗，挺刀避砍。內一童子以鎗中其喉，遂墮城上。餘兵始退。

招青陽居民黃明江與其徒數十人入城守。明江善弩，長尺餘，竹箭五寸，百步外命中如志，淬以着藥，着人立死。又出陳端之之子于獄，命製木銃。銃類銀鎗，以木爲之，伺敵至投下，火發木裂，內藏鐵鳥稜，觸之卽斃。閻公自造撾琴，每用鐵一塊，旁設數鈞，以綿繩繫擲，着人卽斃。

進斬之。又仿舊制，造火球、火箭，曲盡其妙。

太守宗灝聞，大懼，請兵，羽檄旁午，兵赴江上者日以千計。劉良左納款爲上將軍，帥衆來攻，設牛皮帳，攻城北角；城上故避去，索巨石，盡力投下，壓死數百人。繼由西門經石橋，依君山爲營，城上俟其半渡，發礮擊之，應聲滾仆，或用木門蔽體，卒不獲全。後大作浮橋，由黃田港暗渡，登山瞰城中，亦爲礮所中，移營去。

城中遣使往義陽王營乞兵，王與李太監溫辭慰勞，僅以空文塞責。〔後命其將寧其愚帥僧兵數百人來援，札營沙山，甫交鋒，即遁去。〕進士嚴拭與時敏守常熟，亦往乞援，敏等具酒饌飲食之，不發兵。有海寇帥舟師數千駐江口，偵外兵不可破，留三日竟去。

孤城死守。大兵日增，依鄧墓深林以避矢石，取門窗屋木爲浮橋，渡河逼城下。城中協力拒戰。外兵欲退，其將斬先渡二人，復驅使前發一號礮，吶喊一聲，賚雲梯一架，至城下。凡三十餘處。城上望見，力愈奮發，礮橫擊之，外兵走。內絕人下城，收其鉛彈、刀箭、衣甲。因渡河伐鄧墓木，使敵無所蔽，拆取浮橋，以供薪。外兵大失利。

良佐駐兵十方菴，乃令庵僧望城跪泣，陳說利害勸降。城上以效死勿去，大義諭僧。明日，僧又至，却之如前。良佐因踞坐吊橋，約城上發弓釋矢而語云：「宏光已走，江南無主，識時務

者何不早降？」閻公答曰：「應元一典史，尙知忠臣不事二君；將軍胙土分茅，國家重鎮，上不能恢復中原，下不能保障江淮，有何面目帥衆見我忠義士民乎？」良佐慚退，命兵東下劫掠，祝塘民拒之，兵燹之慘，甲于他鎮。

貝勒既破松江，濟師來攻，縛降將吳志葵，王輩至城下，長跪請降。閻公叱之曰：「朝廷大臣，一朝就縛，理應速死報國，何以生爲！」二人再拜泣去。

外兵見城中守義不可動，至七月十七日攻益急，礮聲徹夜，城垣五處崩裂，內以鐵葉裹門板，貫以鐵繩代之；又用空棺入土，障其垂壞者。又用絮紿百領，漬水覆城，以禦火攻。

十八日，鐵丸着閻公左臂，猶手握刀槩，連斃數人。陳公此時亦計不旋踵，期以身殉，日夜臥城上。日中，衆方下食，公聞城垣錚錚有聲，往探，見外將六人奮勇先登，接踵上者無數，皆鑽鐵介冑，刀斧擊之不能入。公立命長鎗刺之，聯斃城下。

二十日以後，風雨連夕，四城火不可然。衆大懼，呼神祈，哀哭聲達殿壁。忽神光四起，城上火燈徹夜朗然，外無可乘。每味爽，閻公巡城，令人執大刀以隨，外兵望之，驚疑爲神助。蓋公軀幹豐碩，雙眉卓豎，目細長曲，面蒼黑，有鬚，顏似關壯繆公。「義史云：臨陣時敵見一少年將持戟銳進，鋒不可當，罷戰，不知所往。衆疑土神陳烈士之助，悉往虔祀。又見緋衣將三人登城指

揮敵懼不敢進，執鄉人聞姓名，不知所對，遠近皆傳爲神助。二十八日，礮擊城北角裂，公右臂受傷，左手握刀，又格殺數人。二十九日，外兵復攻北城，公命人納大石一塊，頃刻山積，礮石城一重于內。外知不可破，徙攻南城，一晝夜費火藥萬五千觔，城幾陷。外兵乘勢上，內力不能禁，因發礮猛擊，傷數千人，積屍橫野。外亦發礮攻之，礮回擊，反斃其馬步無數。有一將，張黃蓋，高坐十方菴後，指揮圍爲礮所及，身首分爲三。外兵驚，皆易服退，昇尸至由里山焚滅，失聲大哭。

八月初二夜，周祥、金漏等四人復乘黑繩城燒外營，外兵忿甚，因四散殺掠。民不聊生，有先薙髮赴營歸順者。城上望見，必怒詈。楊舍守備沈廷模，大歛民錢，賚牛酒赴良佐營，脩款祈免一方死。良佐許之，給大清旗四面懸四門。廷謨披髮乘馬，游歷各城，勸民速降。城上將發礮擊之，遁去。

貝勒使人緩言來說，進旗四面，言城上易此，卽不薙髮，亦勅兵返。或斬四城首事者，首餘悉不誅。閻公曰：「寧斬我一人，百姓無罪，何可殺也？」議不決。因遣諸生朱暉吉、蒼老王晴吾等四人詣外營，方絕城，外兵遽策馬迎入良佐營，留飲款洽。良佐與暉吉等約曰：「歸順後，誓不誅一人。令官上城，驗卽收兵覆命，恐老師無功也。」臨別各贈五金，使歷各營觀隊伍器械。

訖，約定三日定議。吉等入城立議主降。衆不從。至期，外兵臨城大呼曰：「暉吉等安在！一備言留款贈金事，內立斬四人示之。復戒守。後吳軍門督師至江上，宰牛與諸將誓，歸順後不許殺掠。王海防自恃居郡有恩信，臨城招撫，內皆力拒不聽。」

初九日，再納石甃城南，高于舊二尺。十二日，又甃北城。十三日，閻陳二公給民間賞月錢，計至十七日止。百姓攜壺觴登陣，分曹快飲。非諸生許用效楚歌作樂府五更轉，令善謳者登高唱，和以箏笛簫鼓，其聲悲壯。時四野皓月當空，清霜薄露，劍戟有聲，忽聞鼓聲發於城上，奏曲甚悲，外兵皆爲之泣下。

越二日，外兵招降不已，北城誓死益堅，衆意益決。貝勒從四十餘騎登君山青龍庵，左相地形。城上望見，礮弩齊發，騎皆蹂踐，貝勒僅以身免。因伏金陵守門大礮二十四於城隅，「一船僅容一礮，一彈用鉛鐵十三觔。」密作土籠，避城中矢石。將攻東城，機泄，移至東北隅。是夜大雨如注，礮聲不絕，震驚二百里。持至二十一日午刻，有紅光一綫，從土橋直射城中，城遂陷。先是城上畏外礮猛烈，見其燃火，悉伏避垣內。礮聲絕，周麾而登。外兵覺，遂從煙焰中蜂擁突上，出不意，衆遂不支。城旣破，大兵圍之數重，禁不得出。北城人猶巷戰，殺傷數十人。善政橋蔣家巷居民多力戰死。陳公引刀自刎，燬室焚骸。

閻公聞變，帥兵千八上馬格鬪，奪門西走，不得出，勒馬巷戰者八，殺傷無數，自度不濟，隨身投前湖烈女祠前池中。良佐自言與公有舊，令必生致公，竟於水底被縛。良佐踞坐乾明佛殿，見公至，躍起兩手拍公肩而哭。公曰：「何哭事至此，只有一死！」良佐在縣署急索公，公見之，挺立不屈。一卒鎗刺公脛，血沸涌而仆。日暮，擁至棲霞禪院，院僧夜開呼「速救我」，不絕口，心知是公，久而寂然。天明，公已遇害。有唯心上人，在圍城中與公曉夜共事，公所紀「和衆乘城略」一書，唯心以授黃子新。

二十二日，衆猶巷戰不已。大兵用火攻敗之。城中駢首就死，無一順從者。中書舍人戚勳舉家三十七口自焚死，尤烈。其餘多不及載云。

是役也，城守八十一日而破，大兵至城下者二十四萬，攻城死者六萬七千有奇，巷戰死者七千有奇，名王騎將不與。蓋計我朝死事者不下七萬五千有奇，而吾邑城內外殉節被難者且數十萬矣。

程璧先事出爲僧，徐璧而死，黃明江爲我朝購得，劫之北行。中道殺騎卒逃卒死牖下。其餘不卽死者，兵炙其財而後戮之。婦女童子略爲奴婢。二十四日勅兵北上，新任縣丞卡化龍命昇尸至城外，焚瘞道旁，白骨如山積。

九月初武進姦民入城搜劫，後又有惡弁指拒殺官軍爲名，敲骨炙髓，慘不可述。民間因訛言再欲屠洗，惴惴不敢入城。各官招撫勤切，不得已來歸。薙髮之夕，哭聲徧野。

嗚呼！方吾邑之未變也，得一良吏撫諭得理，可以無事，乃一言之激，遂致百萬生民塗原膏草。傷矣！由今日言，勢類螳張，憇同犬吠，亦何所濟！由常日閭閻陳二公慷慨守義于上，合邑士民甘心殉節于下，區區一邑，將舉天下抗之，蔽遮錢塘南下之師，扞衛閩廣新造之國，不可謂非竭忠于所事也！洛邑頑民，聖天子必樂得而臣之矣。

江
變
紀
略
·
專
載

金聲桓，左良玉部將也，本遼陽衛，應襲世職，以邊資歷楊樞輔嗣昌，史督師可法諸營，累陞至淮徐總兵官，尋隸左後隊。

初左既敗結襄樊，退保武昌，力不支，則圖屯兵南都，癸未春，至池州，聞有備而還，久之復至武昌，徘徊楚東。乙酉春，闖賊又日夜東下，左帥恐不能不徙，欲復趨南京而無名也，患之。時宏光帝立已半載，朝廷昏亂，馬士英阮大鍼用事，出史可法於揚州，而殺北來崇禎先皇太子，人滋不服。久之都下紛紛言，所殺者乃王駙馬子也，於真太子無與。東南日夜望真太子出而立之。左客胡以寧因獻計，令爲太子手詔，趣左帥入口留都者，使客自北來，稱太子有手書，詔付左，左佯受詔，爲壇而哭，酒血誓師。內憚江楚督師侍郎袁繼咸在九江，胡以寧舊與袁遊，卽遣以寧用太子旨給袁侍郎，會師部署三十六總兵，而東以江西屬之金聲桓。

左至，則袁所部呂督師，舊將郝效忠，郭雲鳳，乘袁左舟宴，焚掠九江。左兵卽附之。良玉見城中火起，聞報曰：『左兵也。』卽其舟中頓足嘔血而死。

左死軍益亂其子夢庚竟劫袁與俱，下至蕪湖，宏光帝已執矣。繼咸隨宏光北，其中軍總兵官都督鄧林奇死之。而左軍三十六將皆降。

英王令左夢庚以父官率諸將入朝。金聲桓不欲往，乃自請願取江西以獻，英王許之，卽不遣一滿兵而以江西專委聲桓。聲桓還師南向，與闖部降將王體忠合營西屯九江。

聲桓宣言滿兵旦夕至，馬步二十餘萬，日遣牌諭江西速降卽免屠城，一日牌十四五至。巡撫贛昭懼，解印而逃；諸有司措紳士民則皆走江城，內外一空。

六月初四日，鄉約遂借市井諸士類迎金督鎮於九江，初不知有王體忠也。十九日，聲桓至，乃有諸生數十人迎於江干。聲桓戴方巾，被青紗金縷酒線蝴蝶披風，受諸生廷參於舟前。廷參者，初見卽跪，跪已起揖乃拜，復起揖再拜而止。聲桓故武人，被輕衫驟受文謁，以唾手得江西，喜殊不自勝，左右顧從者，當如何答禮，且笑且捱引諸生起，口中謙讓喃喃，有所云而無其辭，頰延墜縮如絲。迎者及其從官皆掩口而笑。當時聞者知其無足與矣。恐有伏兵，徘徊久之，乃入城。

體忠忿江城無人迎之，入則與金氏分營而居。城以東者爲王城，以西者金城。金所分，當都會喧鬧處，官府甲第卒焉。其偏裨弟族又多因得分據華劇，網羅鄉城諸富家，誅鏹未逃諸

豪暴略盡，以漸便宜署置有司官屬矣。陰念：「江西迎我，特以清兵聲勢，而我甲仗士馬精強，遜王氏遠甚。」體忠亦不大誅掠，人心漸有王氏，欲計除之，未有以發。會八月二十五日薙髮令至，實其叔號稱十大爺者齋文以來，令下三日，未有應者。聲桓曰：「此王兵爲梗也。」明日請體忠計事，卽其揖時刺之。

尸出，王兵大擾，攻金氏，燒德勝門，又燒章江門，格鬪三日。諸金各率其精兵巷戰，殺傷略相當。王氏老營兵私計潰散無歸，且新去無主，卽外據州府，勢不能久獨立。聲桓諜知其語，且戰且招降，而以王氏兵屬體忠舊鞏軍鼓號箚者，旗牌王得仁軍中，所謂王雜毛也。江西自是盡爲金兵矣。

聲桓以江西據江南上游，西控楚，南通閩越，得江西則東南要害居其大半，而聲桓未費滿州一矢斗糧，孤軍傳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州縣，數千里地拱手歸之新朝。計大清入塞以來，功未有高於己者。意望旦夕封公王，次亦不失侯耳。收江疏還，乃以副總兵提督江西軍務事，視舊官更貶。得報氣沮，大非所望也。

是時明唐王已起福建，改元隆武。以楊廷麟爲相，督師取江西。萬元吉爲兵部尙書，督師鎮贛州。明年八月，隆武敗於江州。十月，贛州破，兩督師皆死之。諸營在閩授官，得脫歸者，往往

有隆武及閩部諸劊付。然見聲桓方恣殺明人士，諸凡年十五以上及有病者未薙與告反及誣官閩者，輒殺之；非有故而家資中百金以上，輒誣以通明，使有司論殺之，沒其財產；十三郡人人莫必其命。是以游士莫敢言自外歸。

金氏威震閩楚。巡撫李翔鳳死，聲桓益驕，乃大治宮室，以明都司署爲帥府，役夫灣餘人窮高極壯；避暑之室，春白瓷屑爲塵壁，倚者如冰；阿閣曲房，層毡爲塹，覆以絳繒，履之若綿。嘗病，思食虎，卽令環西山，勒三日得虎，而果得虎以脯。諸所爲侈縱類是也。乃其胸中悲鬱異甚，故滅裂，極意爲荒暴如此。

然聲桓爲人陰狠，能箝噤不泄，方南顧明微，內恭清盛，欲待四方有起者，因而自立。自李巡撫死，北來有司益多挫之。王得仁亦望爲提督總兵而不得，意同快快，又屢受折辱。得仁本起羣盜，從闔營，未嘗有堅陣，性獷躁，不能無惡言。或曰：「天下事大定矣，顧君命當侯否耳。富貴自有時，君其忍之。」得仁益憤，則招致方士，起宮觀，煨金銀，以萬金使丹客宗超一開天寶洞，將以立壇，請致物怪，檄罡雷，役使丁甲神將，爲百勝天符軍法。所居故宜春管理王府也，深八九重，畜伶優，教歌兒數十人。私居時時戴明制便衣冠，于最後堂張飲，數令伶人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由是金王兩家怨辭稍稍聞於外。

自贛州未破也。萬督師嘗遣間使密誘聲桓使反。萬從武陵楊樞輔西征時，嘗與聲桓相識於左營故也。聲桓得書不報。間使去，乃遣人捕萬僕箠華，械繫於庭；夜深，解其縛，與善飲食，勞苦問督師起居，殷勤甚厚；未明而縱之。萬死後，箠華亦間泄其語。

諸歸客閉匿既久，慮人操其蹤跡，聞已確有間，往往各緣所知，私覲兩人，其始本圖聊免禍耳。諸慄說喜事者，乃妄意立功名，輒時時微言楊萬未死，隆武尚在也；反誦知兩家怨不得封意，則間自露其關防劄印，乃言『隆武屢有手詔，許公能以江西歸明者，卽舉江西封公，亦嘗達一二乎？』

未幾江城人士走諸金門下者，受意爲聲桓立生祠。祠成塑像，而請其冠服之式。聲桓令塑爲華陽巾而羽衣，昇像入祠，觀者強手辭舌。而聲桓者益意得。初聲桓本故以此探明虛實，而歸客亦因極口詭聲桓，言明復大聚，且阿意調『先授侯印，令公舉江西，待收京，且分天下而王之。』聲桓日聞此言，况陰與萬督師前語相應，不能不喜且信。而說者久久亦真自以爲中興果可指期待也。

後巡撫章于天至，遇諸將益僂，日從諸將索珍寶奇貨，呼聲桓曰『金副總』，得仁曰『王把總』。先此兩人在外，固已自稱『都督』、『副總』，以自文於偏裨矣。至是，其部伍亦

駭。

一日，章巡撫宴布政司，堂鋪旃，席地各取銀管吸煙，已遞火，不及諸將，解腰刀割炙蹄，又獨與文官飲食。自聲桓而下，皆坐旃外。酒半，嘻笑顧視曰：「王得仁，汝欲反耶？」是日得仁歸，大愧而憤甚。聲桓亦無色，俯首鞞鞭，還帥府。

七月，得仁提兵如建昌，章于天差官票追其餉三十萬，得仁大怒，搥案大呼曰：「我王流賊也！大明崇禎皇帝爲我逼死，汝不知耶！語汝官，無餉可得，枉則有之！」聲如嘶吼，目睛皆出，敲其差官三十杠曰：「寄章于天，此三十萬餉銀也！」聲桓聞之，謂其客曰：「王家兒急矣！所遺請印陳大生等數輩皆不還，奈何！」

丹客宗超一弟子黎士廣者，亦輕帽喜事，舊與左右往來，其鄰胡叟有門人官隆武者，黎從賈劄付爲官，卽因爲轉賣，以營致喜事少年，又雅游於金客黃人龍之門，卽因人龍自薦於聲桓曰：「若輩非能得之，明兵雖大聚，獨我知隆武主所在耳。公誠無愛厚費，資我以往，可期而至也。」聲桓曰：「願汝歸，如何而酬汝，且功名本共之。」居有間，黎生及胡爾音夜袖兩印入帥府，一爲鎮江侯，一爲維新伯，篆皆柳葉文，又玉印一，上刻文小篆曰：「精忠報國」，玉亦美甚；曰：「此上所私賜也。」聲桓喜甚，日掛腕間。八月，得仁歸自建昌，聲桓舉印畀之，且揚腕笑。

示其口。得仁曰：「可矣！」聲桓曰：「待趙旗鼓歸而議之。我聞烏金王爲何騰蛟所敗，已便趙旗鼓往賀，且覘何得擒王否也。」趙旗鼓還，盛言烏金不過小失利，今且大破明兵於寶慶，會胡以寧亦死。以寧爲人有口，敢主斷，陳大生、黎士广等雖入幕，特伺候附會意指耳。先所泄王氏演韓郭諸克捷戲，及使人請祠像服式，皆以寧啓之也。」

以寧死，諸客並狐疑相伏，二人以故按不發。已而巡按董學成亦覺金王謀反有端，屢揚言欲奏聞，而索得仁歌兒；得仁恐與之歌兒，則居家狀泄有驗，堅不肯與。于天又從索金玉杯匣，水犀，膾臍，得仁實無海物，益滋其怒，日夜諸匠爲旗幟，鍊火器，製鞍甲。戊子正月，旣望，章于天率內丁數十騎，忽如瑞州捕掠諸豪富，索錢財，無狀甚。或謂得仁：「此恐非爲索財賄也。前有滿兵數十騎，不知所往，恐其伏瑞州，待撫按定議而發。脫有尺一詔，出不意，公等且見擒。」得仁益急。

正月晦萬壽節。二十六日壬戌，官將夜習儀於上蘭寺，得仁伏軍甲而往，上甬道，努喙睨聲桓曰：「如何？」聲桓搖首。是夕未發，習拜如儀，文武官各罷散。得仁歸，盡夜部勒全營，然未得聲桓指。癸亥五鼓，謁聲桓，聲桓不出，使其子出見之。得仁自未將兵時，業父事聲桓矣。及其子出，勵聲調曰：「大哥響馬，旣出身從流賊，得伯不能作，卽死；汝爹已侯，當死，今日不出爲侯，

亦死。聲桓心薄侯不欲，又事急，度不能再遣人邀易爵於明。其子入報，乃曰：「爲侯不爲候，皆死，然則爲公耳。」聲桓許之，曰：「可。參爲公，口爲候。」遂反。

天明，七門不開，絞殺董巡按於帥府西，絞殺湖西成守道於帥府南，盡捕殺司道府縣官諸兵，民戴蒲帽者輒射之。自是城中委棄纓笠，積道旁如山。

得仁遣人邀擒章于天於江中。聲桓使人迎宏光閣臣姜曰廣于潞湖里，第以其門生故里多人任南北者皆有，故迎與共事，資號召也。出告示安民，稱隆武四年，金聲桓稱豫國公；王得仁稱建武侯；吏部侍郎東閣大學士姜曰廣稱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兼兵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三衙，皆兼吏兵部尙書，皆稱賜尙方劍，便宜行事；大略謂「勞苦功高，不惟無寸功之見錄，反受有司之百凌，血氣難平，不得已效命原主。」云云。

於是以聲桓中軍官宋奎光爲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聲桓所委守道黃人龍爲總督川、陝、山東、山西、河南五省兵部侍郎；聲桓初入江西時觀變前鋒劉一鵬爲漢城侯；胡以寧前死，使其十二歲子爲進賢伯；諸金皆爲都督；得仁婦弟黃天雷爲兵部侍郎錦衣衛同知；金幕書記吳尊周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王幕書記陳芳爲巡撫江西僉都御史。司道撫院各屬堂佐，皆其幕客也。

時服色變易已久，倉猝求冠帶不能具，盡取之優伶箱中。一時官府皆紗帽，皂靴，白楊紉，藍元青盤領衫袍，鶴雁雉翟獅虎白澤補服，金銀犀玉各鉞花帶，素帶傘，飄簷轎，唱道威儀如他日。鄉民扶攜擁街巷，艷觀嘖嘖，惟視其趨間前後皆禿無鬢，以此徵異。

內外寮署徧布私人，而諸客首言明事者錄並不及，惟陳大生，黎士广，林亮數人得部曹而已。其有真宦閫歸而不願者，聲桓則又坐以觀望，矯詔加銜，勒令爲官。欲因劫聚義旅，觀其強弱。諸客既失望，亦各稱自銜級，出所藏隆武閣部督府劄付散賣頒給。欲羅萃山澤以自樹，常別爲一軍。由是職方監紀，交錯於道矣。然時得大書姓名，往來交謁而已。非是豫國建武府舊者，諸將亦不爲禮，不能把權射金錢。

黃天雷者，妹有殊色，得仁爲之心死，而王體忠亦欲之，故構體忠於聲桓，殺之而奪其軍，以納其妹，於得仁慊慊也。天雷妹以不良死，已而追憐悔之，乃厚遇天雷。凡事咨而行，故營中諸客皆關黃舅爺。黃年少，亦能折節奔走，求官者皆就黃錦衣侍郎，以歸建武；建武之門幾傾。豫國金聲桓性素忌，見王氏日盛，由此內惡王氏。而得仁見諸客賣官聚衆，亦惡其分利撓權，卽又嫉諸說客義師。

得仁巡城，忽取幞頭。蓋其平日所見優伶演扮古公侯丞相冠皆幞頭云耳，無紗帽者。不

知明制。幘頭公服也。朝參公座。凡公事自府部至丞簿皆得戴之。既取至，於是其城巡也，紗帽而出，幘頭而還，展角又偏，頭匡寬過額。見者皆匿笑不禁。諸客傳相譁囂，又引舊制。府部不同銜，竊議『王侯舅侍郎不當錦衣，錦衣不當侍郎。』此兩語流聞，則王黃益怒。姜家輔亦惡其非制科而皆自居以進士官也，出示詔之。公侯逐客之意遂決。

當此之時，金王兩門下乃有一侯，一伯，一巡撫，三侍郎，兩御史，二十餘都督，而諸自稱隆武郎中員外監紀者，自陳大生等，皆囊頭箱脰。輕者榜掠笞撻，臂無完膚，蓬頭垢面，跛躄出國門而去。

旬日之間，公侯義客分爲三旅，所遣迎隆武駕丁時遇輩，趨趨道中莫前，實不知所在，或曰邵武，或曰安遠，並支吾不驗。兩人亦覺其詐，然事已舉。口聞南來人言隆武已死，明諸臣復擁立桂王於廣東也，改元永歷，卽爲隆武禪詔進諸官秩，有差告示文移，更署永歷二年。然聲桓意終疑；又謀求益王子立爲世子以監國。諸事隆武而嘗爲魯王官者，因亦各謀尋迎魯王而戴之。搢紳有識者，見國中舉動如此，各各引歸，轉相告戒勿出。

東路義旅督師侍郎揚重熙，詹事傅鼎銓到城，一日，並引兵還。城中獨姜太保在位陪金公王侯調劑兵食而已。

永歷二年之前一日二月庚午，建武侯西征九江，胡以寧從兄胡澹詣軍門說曰：「君侯擁精騎數十萬指麾，顧盼反清爲明，冠帶之倫，歡呼動地，今聞所在，莫不結釐刺網以待。以下九江，奚啻拉朽？若能乘破竹之勢，以清兵旗號服色順流而下，揚言章撫院請救者，江南必開門納君，其將吏文武可以立擒。遂更旗幟，播年號，祭告陵寢，騰檄山東，中原必聞風響應，大河南北，西及山陝，其誰得而爲清有也？」得仁咤其言，到九江，不移時而破之。珍其鹵獲，自部送還。金亦忌王。

北伐數極使歸，歸以澹謀贊聲桓，坐客皆曰：「此上策也。若西取武漢，連衡鄖襄，與湖南何氏鼎足相投，此爲中策。萬一不然，攻城破邑，所過不留，重爲流寇，此出下策。雖然，審能如是，竟亦不失中策。待永歷帥六師，堂堂正正而後北伐，清兵猝至，嬰城自守，則無策也。」聲桓顧人龍曰：「策如是，宜何從？」奎光曰：「從上策未晚也。」人龍曰：「三策皆非也。不聞寧王之事乎？贛州高氏在彼。」聲桓愕然問故。人龍曰：「昔者明有寧王，名曰宸濠，反於江西，以不備贛州，故爲贛州巡撫王守仁所擒也。」聲桓心動，立議伐贛，然忘王氏專制，會城脅與偕往。

三月丙辰，乃出師。騎步舳艫，旌旂輻重，水陸亘三日不斷。使使先齎冊印封高進庫，諭以利害；進庫初無意鬪，及見書，大怒曰：「金皇帝耶？安敢侯吾！且永歷安在？」使者不能答。遂勒

兵出戰。聲桓使副將白朝佐衝之，曰：『戰酣來助。』朝佐者，本鉄嶺驍將，爲聲桓刺王體忠者也；前破建昌，得金銀五十萬，聲桓出師時索之，朝佐不與，日久盡矣。及與高氏戰，追奔數十里，徑至城下，高師窘甚。白戰亦倦，使人視大軍尙去二十里，朝佐怒曰：『此爲彼五十萬，欲致我死地也。』收軍歸南昌，削髮爲僧。高得復入城守。金玉全軍相持七十餘日。

會城空虛，陳芳，吳尊，周等徒取其官，兵民獨倚宋奎光，黃天雷爲重。四月二十八日，九江破。報至城下，內外皆走。車一輛，舟一渡，索僱值數金，如乙酉初，雖斬之不能禁。

卷二

五月初七日辛未，七百騎至石頭口，傳爲鮑瑞王兵，又曰九江裨將吳高敗兵。及見其紅纓白帳，始議築城。明日，西岸哭聲震野，鐵騎滿西山矣。大隊從東路走南昌，而以偏師先從麥源青嵐諸道搜西山而后出，故未下營，已血刃數十里。

癸酉，聲桓兄金成功納降，許爲內應，奎光聞殺之。是夜，盡撤城外屋廬，不及撤者焚之，火光燭天。王營裨將貢鰲以其軍叛，斬關竟出，而黃天雷未之知也。

報至贛州，聲桓大恐，虞高兵尾之，故祕不傳，從容撤還。十五日，前隊至生米，聞清兵有十餘騎放掠，其將以爲易與，使數十人趨之爭利，踰冷口橋，橋板朽斷，溺死十餘人。訛驚傳爲清兵所敗，後舟卽揚帆還。

十九日，金王大隊乃至，與清兵接戰於北沙，敗之獲其大炮三。聲桓與姜冢輔盛服被而迎之，置以丹帛，鼓吹昇至德勝門郭中。聲桓有驕色，遂勸兵入城。獨郭天才以爲不可，而屯營西岸。

大兵射書城中，以布丈二，瓜子斗，與之爲隱，城中莫能解者。聲桓得仁亦射書招大兵降。或曰：「未大捷，而說人降，聽乎？」

六月三日，得仁悉其精兵攻清壘，兵未集，清兵橫出遮之，大敗於七里街。

清兵雖勝，而素畏王勇名，甚慮其襲之軍中，時時夜驚曰：「王雜毛來也！」得仁生而顯二毛，故雜毛之稱聞於南北。越十餘日，竟城守莫敢出。

大將軍固山額真譚泰乃行營掘濠溝，築土城，東自王家渡，屬灌城，西自雞籠山及生米，盡驅所擄丁壯老弱掘濠負土，婦女老醜者亦荷畚鍤爲濠，深二丈，餘廣如之。遠近伐山木，撒屋取其棟枋梁椽，大柯長幹作排柵以爲溝緣。又掘冢墓，斲棺傾尸，及未葬者悉梟之，取其匡廓牆髮以爲濠。溽暑督工不停晷，上曝旁蒸，死者無慮十餘萬，死卽棄尸溝中，臭聞數十里，蠅鳥日盤飛蔽天。又役俘擄爲浮溝於章江，以凌風濤，自東及西，廣袤七里，上起文家坊，下至楊子洲，凡爲三橋。章江故深險，而所造三橋，上直磯，中當迴湫，下當湍駛，皆沒水置石，下椿爲基，度及沙面且丈餘之土，乃更累木壘石。壘至與水面平，而後緝船塹板，加土重棧楯爲橋。死者又數十萬。會天旱水涸，功亦竟就。

蓋天啓時，有廣信周生者，善布施，貧福利，嘗與宗室議論謀造浮橋于章江，時人皆以爲

狂，咨之碩師老匠，以爲雖費百億萬金無益也。而大兵爲輒成之。附郭東西周迴數十里間，田禾，山木，廬舍，邱墓，一望殆盡矣。

其留築土城在營丁壯，率日與糜一殮，半溱水，莫能名其爲溝池井泉何等也。薪芻無遠近，辰出申還，疲病死者十七八。婦女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勦無晝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殺及道死，水死，自經死，而在營者亦十餘萬，所食牛豕皆沸湯微燥而已。飽食濕臥，自願在營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載鹵獲連軻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賣。其初有不願死者，望城破或勝，庶幾生還；至是知見掠轉賣，長與鄉里辭也。莫不悲號動天，奮身決赴。浮尸蔽江，天爲厲鐘。

而自昌邑吳城下至儀揚，舳艫貨物，滲漭千餘里。於是河淮南北驍悍亡命之徒，莫不忻健，願死江西而厲鑿焉。非從固山額真來而繼至從軍括掠滿志願者，莫能數。

固山額真營蒲子塘，距永和門六七里，築高臺於永和門東二里，高十餘丈。登臺望城中，市貿往來，獨行偶語，一一盡見。獨留惠民門濠側數十丈不圍，縱其出入，亦藉以俘掠。

城中情狀：吳尊周託請廣兵而去，諸將先後各託請援去。敦天才屯西岸，五戰三勝，見城中無出戰意，亦撤營去，所遺購米，運餉黃芻油先後數百艘，見爲大兵橫江夾岸追擊，六月二

十一日西燒生米，東燒河泊所，明日燒市汶。七月初六日燒黃土墩，八月初十日洗松湖，水遮陸藏，無一人還報者。

而得仁方娶武都司女爲繼室，錦綺金寶，筐篋萬千，以爲聘幣。親迎之日，繡旆帷燈，香燎歷亂，鼓樂前後，導從溢街巷。城外高臺望見，大怪其繽紛暇豫異常，但妄意以爲飭降，竟莫擬及。建武侯娶婦也。笙吹方喧，忽大聲震天，火光數十道，擁黑雲大如車輪，飛墮城中。閔曰：「城奔！」舉國狂走，相蹈藉赴池井死者無算。是時也，頃刻幾潰，已而寂然。歌鼓復作，衆乃稍定。哺時得鉛彈於澹台祠東，秤之其重八斤，蓋城外炮核，先時大若車轂之雲者也。

自建武新婚炮驚，酒荒日甚，城中兵相率酺醮，縱歌舞，窮夜累日。聲桓面色如土，嘔恨而已。諸將裨稟問，百不一應，惟日責姜太保，令其遺客間道出城，號召四鄉起義。殷國楨請行，胡澹書入曰：「國中擁百萬精兵，不能出寸步，日夜荒宴，而眼穿外援。澹非辭難者，故敢與相國訣。自金氏入城，賸富良，誅鋤貞烈幾盡；劉天駟家鈔，西山解體；胡奇偉擒至，李翔鳳欲釋而金卒斬之，庾嶺以南腐心；郭應銓兄弟不返，吉安恨之到今；文解會亭應父子，歸汝莫不齧齒。王氏楊萬同時起事者，宿怨畏徧四維矣。且公以附金王而起者爲義乎，不附金王者義乎？天下方亂，雄鷲並起，強者自立，弱者因人。夫戴舊主，稱宗國，此固忠義士所性願望，而亦能者風動。

之資也。今之確乎巋然不與畔援爲伍者，獨陳九思孤軍五年百戰，卽今兩家歸正，彼前一收祁門，旋還師候鶴，卒未嘗通聘幣介尺素於二氏也。其受命隆武者，揭司馬，傅詹事，前入國門，已厭見其所爲而去。自餘不過羣盜假義名以行。盜之魁傑若蔡全才，鄧參三輩，前已爲金氏蕩滅。餘衆聞大兵至，各先散保妻子。金之心腹獨張起祚，起幕客守郡，宜圖得當以報。而瑞州闕僻，不能有所爲。鄧雲龍以五千歲議，深召烏合崎嶇武寧谿谷間，望屋掠煙，實羣盜耳。以當北兵如振落，雖萬衆何益？且卽令義士如雲，見前者摧折，僂辱如此，稍有志識，莫不飲恨祝亡。今假徒年號，種怨自恣在前，上無真主而欲使氣節之士爲金王出死力，其誰聽之！相國孤城瓦注，一葉附目，不見泰山，豈知重圍之外，所在白骨如邱！陵環南嶺，附郭百里，村煙斷滅，人不存，兵於有何相國無庸談義兵爲也！」姜讀竟，默然良久曰：「吾悔不用某言。」豫國來訊起義若何，但日與爲期，言待援兵至集而已。

城中斗米漸至會一金，宋奎光憂之，以死勸背城一戰，欲獨將其家丁開門以赴清營死之，終不能得，念諸將人人異趣，不足與謀，獨庶幾神道可以威衆。而德勝門中關王廟向有酬賽神羊神馬，羊能怪，最聞；馬朝自出就水草，夕還廟，調馴殊畜而未嘗有試鞍勒者。奎光一日早起，使備香醴，疾趨德勝門，揚言曰：「夜者關帝見夢，賜吾馬以破敵，今趣往領。」遂入廟握

馬口，不鞍而馳之。三十六營兵將七門四民皆驚，願聽約束，從宋都督出戰。而金王終欲待外援夾擊，奎光計復不行。

城中斗米至六金，有狂僧大言於行，云能解圍破敵，自言其名曰摩訶般若。聲桓欲驗其術，乃請以米五升試散兵民，自辰至酉，闔城罄足，由是駭服，共願推拜以爲國師。自豫國建武而下，至斯養備丐，無不傾心頂禮者。令文武兵民皆蔬水齋戒，而摩訶般若飲酒食肉自如。每日闔城手香，隨國師環繞七門各衢市，誦摩訶般若三匝。期以每夜出城破敵，令軍士無持寸刃，獨用葦炬數千百竿縛之，人持一炬，爇四端，豫國建武親挾竹批，率師縱馬，大呼衝陣，卽破矣。得仁覺其詐，然聲桓猶惑之。人龍乃稱病佯狂，聲桓爲求救於國師，摩訶般若曰：「噫！吾已知之，彼私欲御婦，天帝罰令爾我行帝救之。」遂偕往之，人龍故狂言如初。豫國戒左右縛之，具刑考鞠，摩訶般若曰：「我北來巡按江西御史也，入爲間，今何言！」遂磔之。是日併殺章于天，解太保印。更以文武兵餉內外軍事盡聽全鳴時指麾。全鳴時爲都督，內外軍務吏兵戶部三尙書，太子太師，賜尙方劍便宜行事。

城中升米二金矣。固山額真聞之，知其窮也，以米二石使人呼於城下，絕而餽之。豫國報以冬笋百斤，金橘一石。固山亦笈稱其能答。至是百姓皆呼願出城從公侯一捨命決戰。聲桓

得仁終望外糧來繼。

城中薪亦盡，撤屋以炊，自荒靜闐闐漸至衢街，漸至官廨寺寮。啓視官倉，米發者十已空。或曰：『此摩訶般若術所銷攝。』或曰：『摩訶般若本無術，時感神鳥之舉，僥倖取，不皆富貴。妖由人興，物或憑之，彼亦不知所以能然，數盡而敗。』或曰：『實爲間，小有術，但能鬼物爲耗耳。』

而各營宿富裨伍私囤竈亦盡，城中米至六白金一石。有反捷重戶桃數千金而死者。禽氣草根木實悉盡，遂殺人而食。東北一偶，撤屋最先，廢宅往往生雀麥，饑人將以食。得仁猶稱瑞曰：『此天貽我也。』國中非十五成羣不敢行，交衢直巷先有隙者，以隱爲號，曰『雄雞也。』即男；『伏雌也。』即婦；曰『有翅。』即帶刀者；曰『無翅。』即無器；曰『有尾。』者，即羣行曰『無尾。』即獨行者。聞無『翅』與『尾』者，即共出擒而殺之。其始獨兵食老弱及病者，漸乃擇人而食。民剝鼓皮鞞箛之屬既盡，亦復羣聚掠兵爲糧。後更不擇人而食，至父子夫婦相啖矣。日望外援外餉濟師，且曰春水漲必退，訖至全城爲醢。城破後，廨宇存者，人脂薰髀尚充韌云。

譚固山知轉餉路絕，因得以從容西南遂張啓昌，西北降鄧雲龍，而殺五千人；北勦余應

桂吳江于都昌，東收湖塗盜賊，西破丁家塘，土著餘什伯，爲聚未成者；林亮殷國楨輩次第擒散。

胡濬憤國中所爲不中，以爲兩人不足惜，而徒沮中原之氣，病膈噎死。其二子亦爲大兵擒斬。百姓轉復歸輸糧販鬻，爲大兵耳目。幾月以後，牛酒蔬菜日至安坐而收其斃。然王氏火器悍精且多，清兵攻城，亦數爲所困。全鳴時蒞事，衆志一新。全亦能軍善守，故前後相持至八月閱。

副將楊國柱私降江南，運紅夷大炮至。己丑正月十九日，盡日力攻，聲聞百餘里，山谷皆震。亭午，城始破。金聲桓衣其銀甲寶鎗赴帥府荷池死。王得仁突圍至德勝門，兵塞不能前，三出入，擊殺數百人，被執，支解。宋奎光城破後，二日得之於城西空舍，擒見固山，諭之降，不屈，乃殺之。陳芳，黃人龍，皆死亂兵中。餘諸將不知死狀者，大率皆爲人所食也。

聲桓病思食虎時，使人問死生於八角廟漢將軍番君梅鎬之神，神曰：「死存浮漚，一應在驗於荷池。得仁突圍出入，遭之者無不殊死，與譚固山馬首再相值，而不識其爲大將軍，豈非天哉。姜舊輔儒衣冠，死於僕家池。餘兵以次降走矣。」

此江右一時公侯將相之梗概也。人臣非甚頑薄，無不望其國中與者；顧知其可爲而爲

之，與不知其不可爲而爲者，才與識異。要以武侯文山之誠，兼汾陽臨淮之福，盡瘁以事，生死置之度外，猶懼不濟；今輕俠不本正義，苟且趨功名，不顧以億萬僥倖，且冀後世可欺，謂如陸賈之調和將相，齊名平勃，欲格天得乎？古受降招叛者，皆垂成或半，而特借之以爲全力，若漢高英布周殷之事是也。今江右之難，以金叛始，亦以金叛終，彼諛諛無論。乃宿稱老成沉毅者，不思身不躡半壘一城，無尺寸以制人，死命不免，亦借游諸區區，欲仗掉舌之功，使畜頭人鳴，庶他方尤而效之，成其瓦解，卒之以叛易叛，於事無濟而身名俱滅。雖事濟名遂，然後世猶不免以排闥之徒同類而稱之也。君子哀之。

初，姜奮輔之出也，道過江上，使人邀漢儒裔俱出，辭曰：「某三年不入國門，久無本朝冠服，今慚見長者，何言入郭？」後數屬人來邀，曰：「必致之。」乃入城，謁之於故第，相見慰藉，娓娓道故，敘一事不可斷如曩時。日午，客飢，風且起，欲西還，因起辭去。姜曰：「止！請兄來，固欲有報也。」卽謬曰：「適倉卒待更端久，乃忘正語。」曰：「何語？」曰：「兩言耳：國家中興之喜忘賀，師相再造之功忘謝也。」立蹶階曰：「是何言！是何言！吾所謂當其時則無賤母以子貴，而作太上皇者也。於今爲之，當若何！」因復坐，請問曰：「明之所以失天下，非左與闞耶？金則左孽，王乃闞殺投，公與侯安所授之哉？」十日之間，年號兩易，名雖歸明，實叛清耳。今擅臨爵，恣

殺人筭利權，大更張如此！若明有主，不待命如此，是僭也。若其無隆武永歷而如此爲之，是僞也。僭僞二者，春秋之所不許，相國縱與同事無後釁，後世論史謂姜公何如人？且兩家與諸客一以封拜，一以陶明，彼此互相愚以成其變。而究也，實爲兩人所用。年號甫更，門迹已掃，今且內相猜忌，公能親於建武之與豫國乎？能則攬其兵柄，退稱舊輔，縞素待罪，以告天下，令其慚而聽我，竭心力爲之。不濟則死，不能則引身而退，歸耕田野可耳！言畢辭去。姜舊輔後竟不能克如其言，以致身雖死而名不彰，可慨也夫！

揚
州
變
略
·
專
載

朝廷既大封四總兵爵，黃得功爲靖南侯，劉良佐爲廣昌伯，劉澤清爲東平伯，高傑爲興平伯，厚期以討賊恢復之事。四帥各擁重兵，不相統一，莫肯先發。廣昌自宿遷由陸南行，駐兵瓜州。而興平亦垂涎維揚之盛，尾劉而來。地方不測其心，莫不震恐。高兵過真州，人拒之堅，乃抵揚。揚人罷市登陴，太守馬鳴驄盡守禦策，甚備。相持久之。高兵頗有殺傷，卒不能入。

開部史可法與高私鬪，姜曰廣，馬士英公議：江北與賊接壤，遂爲衝邊，宜於淮揚，滁鳳，泗盧，六合，設爲四鎮，轄淮海道，屬劉澤清；屯駐淮北，以山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贛榆，鹽城，安東，邳州，睢寧，十一州縣隸之，經理山東一帶招討事，轄徐泗道，屬高傑；駐泗水，以徐州，蕭縣，碭山，豐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靈璧，宿州，蒙城，亳州，懷縣，十四州縣隸之，經理河北河南開歸一帶招討事，轄鳳壽者，或駐壽州，或駐臨淮，以鳳陽，臨淮，潁上，潁州，壽州，太和，定遠，六安，鶴丘，九州縣隸之，經理河南陳歸一帶招討事，屬劉良佐；轄滁和者，或駐滁，或駐廬，或駐池河，以滁，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江浦，六合，台肥，巢縣，無爲州，十州縣隸之，經理各轄援剿事，屬黃得功。

各設監軍一員，一切軍民，皆聽統轄，有司皆聽節制。警衛原存舊兵，皆聽歸併。有四鎮，不可無督師，督師應屯駐揚州，適中調遣。所轄各將，聽督帥薦舉題用。荒蕪田土，皆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許各於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置器之用。每鎮額兵三萬人，歲供本色米二十萬，拆色銀四十萬。其地方舊設防守各兵，原支本地糧餉者，合應歸併。總在三萬之內，或合或分，聽本鎮酌行。其體統則照山海經理鎮各處提督鎮行事。所收中原城池，卽歸統轄，寰宇恢復，爵爲上公，與開國元勳同准世襲。此議雖云進取，亦兼調停也。

靖南，廣昌，素忠勇，奉朝廷命惟謹。東平雅好文墨，多交賢士大夫，喜聲譽，得淮海亦無他言，然尙未有行色。惟與平武悍，其兵素驕，自山東南下以來，所掠子女玉帛不貲，至有一兵而妻妾奴僕多至十餘者；旣分徐泗，謂地非膏腴，且偏寇境，不奉命，託言安家，必欲入城。

新進士鄭元勛，徽人，久客揚，功名士也，與劉鎮有舊，因識與平，至是出羊酒勞軍，與與平約兄弟。與平目明無他，欲安頓一軍家小，以便征進耳。元勛許之，言於常事。時太守馬公，已隱海道，尙在郡，與司李湯來賀商之，皆曰不可。闔城士民，亦同聲同言：「高兵淫掠異常，一進城，百姓無瞧類矣！吾等願以死守。」遂不從元勛之言。

與平因分兵圍城。城中故殷富，多木客鹽賈，乃共出財爲守備。街衢多樹木柵，釘其上，下

爲深溝。與平升高以望，知不可攻，頓兵於善慶庵，焚掠城外，煙火蔽日，殺傷無算。而居民之無賴者，亦或乘機爲利。

淮撫黃家瑞，聞變來揚，百姓遮道訴苦。黃公渠有司及紳衿父老於城樓議事，軍民環堵而聽。元勛曰：「高總鎮何害，不令入城？」衆譁曰：「城外僮尸遍野，惡得無害？」元勛曰：「亦有揚人自相殺者，豈盡高鎮邪？」衆聞言，譁益甚。有被傷百姓在城者，解衣上前曰：「今日之破頭截耳折指斷臂，觸目死傷，豈盡揚人自殺邪？」萬衆俱怒，指元勛爲高黨，曰：「不殺元勛，城不可守！」元勛知不善，疾趨下城。社兵持刀迫及之，剝爲數十段。元勛關於世務，輕犯公憤，自取大禍，然上臺無主持，致衆怒如火，戮縉紳於官長之前，此何景象也？

興平益恨揚人，攻之愈力。城中守亦愈堅，高兵多傷。

史閣部自請督師至揚州，先詣東平營，宣朝廷委任之意，諭以退。東平約日敝兵過淮，次詣興平營，興平忿忿，必欲得馬道尊而甘心，爲鄭元勛報仇。閣部曰：「馬某亦無奈士民何耳。彼何罪！且朝廷守土之官，豈可擅殺將軍，必欲行意，某請當之。」興平終不釋然，乃館閣部於班竹園，或云福緣庵。

閣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隨，興平頗疑之，閣部卽以二百贈焉。閣部與興平朝夕相從。

百方喻解，如水投石。時馬公避泰州任所，撫院杜門不出。城中軍民欲迎閣部入城，閣部曰：「高兵一日不去，我一日不入城也。」

興平防閣部甚嚴，一切出入文移，必先呈彼營啓視而後遞。閣部亦姑任之。閣部有亂民橫殺鄉紳一疏，參馬鳴騷始執拗而繼恇怯，衆皆以爲興平所強。業奉旨逮問，有白者得免。

閣部留高營月餘，不得要領。而揚人亦苦於城守，富賈巨室皆潛遁他方，城中遂虛。於是因東平過淮，卽以瓜州宅與平，非初命也。閣部亦以四鎮兵未動，八月中猶駐淮上。

淮
城
紀
事
·
雜
記

甲申春，闖賊已據關西，謀犯京師，預遣僞官於山東河南各處代任。僞官遣牌先至，輒以大兵在後，恐嚇地方。於是官逃民懼，往往執香遠迎。漸及江北，日夜震恐。

三月初九日，有僞選淮揚知府鞏克禎，遣牌至淮。牌書：「永昌元年二月，」直達察院。御史王燮怒，立命碎之，細打棒牌人四十，釋去。其人尙出大言：「不日兵到，汝合城皆爲齏粉！」聞者莫不色戰。反咎王按臺招禍。小民不識大義，一至於此。時福、周、潞、恆四藩避難，俱泊湖嘴。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四家兵皆南下。澤清兵在宿遷，傑兵在徐州，俱有渡河意。二軍淫掠久著，士民愈急，紛紛出城爲逃死計。淮撫路振飛與王按臺登城樓，議守河事。王公自任守河，託路公守城，路有難色。王公云：「小弟不惟要守，而且要戰。」將士從者，無不迂之。

初十日，河口擒鞏僞官至。王公命斬以徇。王公與澤清前在中州剿賊，同事有舊。劉鶴洲〔澤清〕號致書王公，有「願執鞭轡下」語。王公乃同軍門及總府朱某，俱往河口設防。初九日，軍門及總府先歸，王公獨留，蓋欲親往宿遷，止劉帥之行也。

十六日，傳聞賊兵已至清河，又聞汴陽邳州俱有僞官。

十九日，西門外有馬步兵五六百人，突至，不知何來。妓女俱被擒，有妓燕順，年十六，堅拒不從，上馬復墮者三；兵以布縛之馬上，順舉身自奮，哭誓不止，兵殺之。居民憤甚，羣聚欲與鬪，乃散去。越二日，聞鳳陽兵亂，蓋督師馬公標下副總兵俞爲軍餉不繼，鼓噪而潰。據西門外者，卽此兵也。自是門禁甚嚴，禁人出入。城中有大姓趙家，令人挑小麥二擔出城；守者訝其重，搜之得銅錫器數事，內俱口以白鏹，解朱總府，細打八十，穿耳遊城，罰銀二千，充公用；或爲居間，免其半。人稍知警。

二十五日晚，按臺王公自宿遷歸。公之行，止攜吏書數人，人皆危之。比至劉營，相見甚歡，彼此酬宴。公從容謂劉云：『弟與兄昔年盟契，俱欲力扶王室，以敦臣節，不意值此國難，正我兩人立功之秋也。况盟兄自宗祖以來，受朝廷恩不小。今聞盟兄必欲稅駕淮安，弟不任事則已，現今弟守河口，假如台駕臨河，退之乎？抑縱之乎？各使入城，倘軍民不相得，弟當爲百姓乎？爲盟兄乎？勢實兩難。今日此來欲求盟兄迴轅北上，進取功名。不然，姑暫留此，切勿輕動。』劉大聲云：『葦爾宿遷，怎養活得我幾萬兵來？弟卽不留貴治，假道往揚州，何如？』王公見其意決，乃云：『必欲至揚州，請迂道從天長，六合，則弟不敢與聞矣。』劉頷之。王公再四叮嚀，始別。

淮人之得免於兵厄者，王公力也。

二十七日，路撫臺出示：會淮城有七十二坊，各集義士若干。不上冊，不督練，亦不給餉，每家出一人二人以四至五，從義而起，出於自願。小帽，箭衣，快鞋，刀仗，俱自備。每坊舉一生員爲社長，一生員爲社副，隨便操演。茶點小費，各認輪值。貴久持，戒作輟。總之小則爲身命，大則爲國家，日則團練，夜則魚貫巡邏，以備非常。

二十八日，軍門閱操，黜陟頗衆。

二十九日，闔城設壯丁守城，每塚一丁，長槍小旗。梁隙用虎頭牌掩之，止留二小穴外窺。四門闢設守官，夜宿鼓樓。西門周太守，〔諱光夏，乙丑進士〕。東門黃總捕，〔諱鉉恩貢〕。南門高監紀，〔諱岐鳳，恩貢，爲監軍同知〕。北門范道尊。是日開京城失守衆疑信相半。

四月朔，淮城義士，在軍門過堂領賞。每坊賞紅紗二，紅布十，草花四十，銀一兩。惟河北下關兩坊，精猛絕倫，鹽搭手也。自辰至未，止過二十餘坊。明日立夏，各坊未過者，早集軍門，以其半屬道尊分閱之。時報南門外楊家廟，南鎮填，西門外湖嘴河下，俱有北來逃兵騷擾。各坊義士請往耀武，遇亂兵乘馬者，喝使下馬。亂兵甚悚，爲之讓路。是日，周藩薨於湖嘴趙家。

初三日，復有人持令箭及僞牌至，乃僞官代路軍門巡撫者，故河南驛傳道僉事呂弼周。

也。弼周爲王按臺座師，故於李賊前自任淮事，賊卽令爲淮撫。王按臺細責其人四十，使傳言勸弼周改邪歸正，毋負國恩。城中士民大恐，逃者益衆。王公嚴以大辟，然竟不能止也。

初六日，城中又有文武備社過堂，乃兩學文武生家親了也。

初七日，鹽城王守備，獲僞將董姓者，并從人十三，至軍門，斬之。

初八日，路軍門傳一令箭，諭合城鄉紳，孝廉，青衿，鄉約，俱集城隍廟議事。衆謂必守城事耳。次日，衆大集。軍門始述三月十九日事，出塘報於袖中，使衆閱之。云：「闖賊已入京城，百官從逆者甚衆，僞官代本院者卽至，諸生今日將效保定徐撫臺故事，細我出迎乎？抑念皇家厚恩，祖父世澤，大家勉力一守乎？」言畢淚下。衆亦多泣者。已而陳說紛紛，俱迂緩不切。路公謝而遣之。自是人心逾迫，私逃者不絕。

初十日，有某官夫人，僞爲義士裝，乘輿出城，爲逐僕所舉，守者解至按臺。輿中多物，王公悉命還之，罰銀三十兩助餉，僕亦責二十棍。

十一日，亂兵至西門者愈多，大肆劫奪，行居馬騾無得免者，或掠妻女，勒重價取贖。

十三日，周府尊親詣各坊，給義士賞，三日而畢。

十四日，軍門令城內各坊義士，將大小街道柵欄悉閉，推察奸細。於大清觀得四人，三王

廟得三人，發本府審實，梟首。

十五日，軍門往東教場，選將守河。將官報擒得僞撫呂弼周，衆皆喜。弼周以王按臺卽已之門人，必相踴躍，止搆執事五六十人，僞參將王富號樂吾者輔行。時副將劉世昌標下遊擊將軍路舉，守三畧營，與合營將士密議，知王按臺前毀僞牌，拒逆甚決，乃僞爲迎者，設中火席於營中，王富側坐相陪，從人別有犒酒半，以獻，旣落箸爲號，伏卒起，先縛王富，呂亦就擒，從者獲半。呂猶狂罵不已。時王按臺復駐河口，比至，已二鼓矣。次日解院，王公叱呂使跪，呂罵云：『小畜生，人也不認得！』公曰：『亂臣賊子，我認得誰！』令左右截其耳，乃跪。公細鞫其何時順賊，何時受官，臺上雖崩，東宮今在何處。呂一字不答，但搖首而已。乃夾王富一足，勒其口，辭卽刻起文解至城中路公處。適軍門謁諸藩於河下。

十七日，方投文，因鹽城解到土寇七人，路公欲審梟，乃發西門外皇華亭伺候。午餘發四牌，懸四門：『遊擊路舉生擒僞官呂弼周，僞將王樂吾，情真罪當，傳諭城內外，不論軍民士庶，有善射者，俱得次日集西門外，亂箭射死。』

十八日，傾城士民男女俱出，看射賊，沿河回空糧船百餘，衆俱登船觀之。辰刻，路公至皇華亭，親舉觴，勞駱舉，簪花旁立。裸紉二賊於杵，射者立二十步外，五人爲耦，人止發一矢，不中

者退，中者報名，賞銀牌一重三錢。兩公子一冠一童，俱出射，亦中一矢。至未時，路公問死未，劊子手對未死。乃命劊之。觀者莫不稱快，爭詣酒肆痛飲而歸。

二十日，傳聞王按臺諭清河縣及王家營民，三日內盡徙，焚其廬舍，因客兵來者甚衆，恐盤踞爲亂也。

二十一日，報云：北來李總鎮逃兵，一路淫掠。湖嘴有賣糕許姓者，兵四人直入其家，欲污許婦，婦不從，疾呼。義士鳴鑼，一時俱集，擒二人解軍門。審是馬督師標下，乃叱而遣之。時又有楊賀李邱等總兵十數標下兵，成羣作耗，爲害不可言。

二十三日，軍門與朱總鎮，傳集內外鄉紳士民，並集城隍廟，歃血爲固守之約。是日，山陽淮安二處獄囚盡釋放。

二十四日，劉鶴洲已至揚州，有書致王按臺，略云：『別後從無一音，知盟兄怪弟之南下也。第弟兵不比高兵，恣淫有禁，搶掠有禁，焚燒有禁，即他日到淮，必賴盟兄安插。使軍民兩安，乃盟兄覆下之雨露耳。』王公以示諸生，因問宜如何答。諸生云：『若劉公必至，只不放入城便了。』王公云：『此乃書生之見。』劉公云：『奉旨來鎮，拒之即係背旨。』諸生又云：『若如此，只容劉公入城，其兵營於城外爲便。』王公曰：『假如劉公坐城中，忽傳一令箭，召某營入城領』

賞，或聽用，守門官能禁之否？一衆皆語塞而退。

二十五日，邱總兵奉按臺令，過河幫守清江浦。淮安誤傳劉鶴洲兵渡河，一時大鬧，爭買舟遠避。人多舟少，有一小舫棹過，岸上爭喚之，舟人云：「劉兵已殺到，我自顧不暇，何暇及汝？」王公方遣人察訛言惑衆者，遂擒此人解院，立斬之。出示曉諭，衆心始定。是日，新理刑郭承汾上任。

二十八日，淮安天妃宮火藥局漏火，聲震五六十里，煙霧障天。火藥民匠死者甚衆，手足或飛至城外，亦有全身飛墮者。府尊同理刑，親來救火，諭救活一命，賞三金。三日後，磚瓦中猶纍纍見遺屍焉。先是獄中所釋強盜，無親識可依，多投火藥局，燒火磨藥，至是悉死。或亦天網之難逃也。

二十九日，民間喧傳李賊一路要占閨女，不要婦人，見有高監紀出示，使閨女速速出嫁，無貽後悔。於是內外大小人家，競先婚嫁，一與價至二金。如是一月乃定。撫按出示不能禁。是晚，軍門忽集各社長議事，蓋聞僞淮徐防禦使武懷將到，欲共擒之也。

五月初一日，新城楊姓大家，白晝中有兵數人，竟至其門，下馬直入內室，大聲云：「我輩奉軍門將令，欲與汝家借銀數百兩助餉。」主人方措問問，諸賊亂掠婦女，互相爭奪。有老奴

在外聞變鳴鑼，本方義士齊集，已有二女子被污矣。連夜解至軍門，止砍行姦二人，餘細打釋放，亦不究其何兵。恐激變，故從寬耳。是夜，忽傳北路李總兵逃兵要到村中打糧，各村男女逃竄。老少婦女，將衣裙前後連結，大哭而走。男子持火執械前導，老弱負囊隨後。一夜絡繹不絕。至曉，遂不敢行矣。時一飛避難於涇河寶積庵後之莊房，目擊其事，慘不忍述。至次日，果有亂兵，從東而來，大肆殺掠。一飛亦幾不免。賊遇人即搜其腰間有物否，又問其何等，人如詭說窮漢，即看綢圈，并驗其兩手，故富貴者必不能隱。

初三日，軍門發令箭，縱放老小婦女出城暫避。蓋因武官每日哭稟，或云有老父，或有老母，驚惶欲死，軍門不得已許之。是晚女眷傾城而出，覓與不得者，雖大家，亦多步行。

初四日，軍門家眷三十餘輛，亦出城，往湖中，浮居大划子船四隻。下午，王按臺至淮，聞其事，大咎軍門失計，即命書吏大書告示：『城內大小人家，已出城者，限三日內搬回。如違，房子入官，婦人追回賞軍，家產充餉。』寫畢，王公即辭去。懼法者多有回家，其不返者，王亦不復問也。軍門撤水營兵，守揚家廟，以防北來之兵。

初五日，河北義兵，擒亂兵三十一人。解至，因軍門往河口，先解范道尊審之。多所釋放，止以九人解軍門，不過細打而已。

初六日，軍門往楊家廟紮營。是晚因高監紀欲入城，借民房住，下午，即閉城門。

初八日，淮人始見新主監國之詔。

初九日，河口張遊擊報淮徐道偽防禦使武懷已到任，揭其各門告示，呈軍門。路公命加兵守河口。

初十日，軍門又往河口，與王按臺議武懷事。

十四日，馬督師兵過淮，赴南京，共船一千二百號。王按臺往清江浦，親自盤詰，令義兵站立河岸，不許一舟停泊，一人登岸。一路肅然。凡三日始畢。各坊義士，勞苦極矣。又聞王公於清江浦擒賊，遣招撫偽旂官宋自成、梟首；并溥從口生員一名，投之於江。

十七日，夏至，清江義士，擄死馬督師兵一人，當事者亦置不問。

十九日，傳李賊兵已至清河，王按臺遣兵拒之。

二十日，王按臺至板閘調兵，并周監紀馬兵約二千餘人，共守河口。爲有總兵李承勛叛兵逃下，昨誤傳李賊兵，乃承勛也。

二十二日，河口兵解一犯禁舟人至，云每人要銀一兩，即渡之過河。軍門命立斬以徇。

二十三日，軍門出示：『新主登極，各項新舊錢糧俱赦免。』一時懽聲載道，是午，見范道

尊牌云：「盧太監兵二千，要進城，各坊義士防之。」於是城中士民，又一大震。

二十四日，河北人擒僞官武懷，解至軍門。懷爲路公進學門生，自詡師生之誼，必不相苦。路公見之，嘿然。各坊義士稟云：「二位恩臺在淮如此用心竭力，不知殺多少僞官，擒多少僞將，至土寇民，不計其數。淮上士民，賴以暫安。今新主卽位，纖毫不得上聞，爲今之計，不若將武懷囚解京師獻俘，庶不沒兩位恩臺勞積。」路公亦以爲然，乃械禁淮安獄中。一飛往觀，見其大堂堂乎一表人才，惜乎有貌而無心也。

二十六日，吳三桂殺賊，塘報始至。

二十八日，軍門斬宿遷土寇，共十一名。

二十九日，軍門備大宴於淮安府學中，請王按臺敍錄向來有功文武官八十餘員。各官先赴軍門，花紅領酒，鼓吹上馬，迎至學中，兩臺親自安席共宴。觀者如堵。

六月初一日，淮城雨黃沙，大風蔽日。撫按行香後，齊集府學明倫堂，縉紳諸生俱在，取僞官武懷面審。懷口中不稱「小的」，先掌嘴二十。懷猶嘵嘵置辯，以到任告示與看，始語塞。於是縉紳無不髮豎。王按臺命打皮鞭一百。撫臺云：「留他上京獻俘。」王公云：「百鞭猶未遽死。」懷赤體，惟有白紗褲一條，鞭及四十，褲已爛。於是遍體被抽，鞭斷者四，仍下獄。王公命速

淮城紀事

備囚車。後開武懷解至邵伯鎮，兵有欲劫之去者，乃復禁獄云。時淮撫路公被議，得旨提問，闔城俱不平。孝廉嵇宗孟同士民多人至南都，上保留公本，得免。今路公已丁艱去，而王按臺又爲御史陳丹屢題請陞山東巡撫，淮人如去父母。愚謂淮上係南都藩籬重地，二臺拮据數月，幸保無恙，地方業已安之。倘加銜久留，此一方可恃無恐。卽路公難於奪情，何不竟以王公代之？乃置之山東，豈山東更重於淮海乎？噫！

東南紀事·總傳

卷一

唐王聿鍵〔弟聿鏞，聿鏞〕

唐王聿鍵，小字長壽，太祖第二十四子唐定王之後。定王，李賢妃出也；洪武二十四年封於唐，國南陽，永樂六年之國。子靖王，靖王無子，傳弟憲王；再傳莊王，成王，復無子，傳弟恭王之子敬王。敬王繼統三十餘年，壽七十一，世宗時，屢存問。再傳順王，端王，端王之孫是爲聿鍵。自定王至聿鍵凡九世，初封德昌王，父世子義，母毛氏。端王惑嬖妾，囚義承奉所，聿鍵方三歲，從之。稍長讀書，能識大義，雖處內難，正志不挫。義爲弟所毒，端王諱之，將傳次子守道。陳奇瑜入弔，謂王曰：「世子薨逝不明，若又不立其子，事必發覺。」王懼，始爲聿鍵請名，立爲世孫。

崇禎五年，王薨，鍵年三十一，嗣位。七年，流寇披猖，聿鍵念南陽要衝，而城痺薄，捐千金謀修築，知府陳振豪弗授功，聿鍵以爲言，崇禎帝震怒，逮振豪置理。聿鍵又援潞王近事，乞增兵三千人，設參將一，以陳永福充之。不許。八年冬，賊再犯南陽，上疏：「臣府護一千二百人，近制以其半爲開封班軍，給撫臣以下繇使無謂，惟明詔念臣困厄，以全軍見還。」報曰：「南陽班

軍番直，祖制已久，朕不敢變。』時朝廷欲行宗室換授之法，陳子壯署禮部事，執不可。聿鍵貽書子壯，相駁難。其書稱說典訓，援據經傳，皆有本，廷臣頗弗及知，特以爲諸侯王尚氣持異同而已。會子壯下獄，衆口惜子壯者，輒以尤聿鍵；聿鍵亦薄公卿不足重，而爭宗藩體統，劾總督盧象昇不朝，其所建請頗多，羣臣交忌之。

九年八月，京師戒嚴，聿鍵率護軍勤王，汝南道周以輿止之，不聽。至豫州，巡按御史楊繩武以聞，旨下切責。會前鋒值寇，亡其內豎二人，乃還國，廢爲庶人，安置鳳陽高牆。使者欲以檻車往，聿鍵自裁，不殊。至鳳陽，守陵閹人求賄不得，墩鎖困苦之，聿鍵不勝辱，病幾殆，妃曾氏割股進，始愈。有司廩祿不時，資用乏絕。時望氣者以高牆中有天子氣，言於淮撫路振飛，振飛假賑罪宗入牆，見聿鍵，心獨異之。聿鍵告吏虐狀，振飛上疏請加恩罪宗，贖以私錢，且譎其吏之無狀者。

福王初立，大赦，聿鍵出高牆，封南陽王，遣官送寓平樂，未行而南都陷。南陽王至嘉興，前刑部尚書徐石麒，淮撫錢繼登等請留監國，王不可。六月八日，潞王監國於杭州，王拜賤。越三日，大清兵至塘棲，潞王出降，瑞王，惠王亦自紹興降。

初，靖魯伯鄭鴻逵避遁王京師，相識。至鴻逵移軍還閩，道浙河，王方至，戶部主事蘇觀生，

翰林張家玉等咸以王可濟大業，與鴻逵奉王南行，諸臣慷慨交拜，矢獎明室，共請王監國。王覽啓悲慟，進衢州，收散卒得千餘人。廿八日，朝見臣民於建寧。閏六月三日，次水口驛，驛吏具大舟，卻之，乘民舟，不飾綵幔，去鼓吹，民人聚觀相慶。臨驛，驛朝謁，行四拜禮，王答二拜，賜坐。安南伯鄭芝龍，靖魯伯鄭鴻逵，巡撫都御史張肯堂，閩廣督巡劉若金，巡按吳春枝，戶部侍郎何楷，大理卿鄭瑄，左通政馬思理，光祿少卿森銘鼎，四川按察使曹學佺，御史郭貞一，諸臣自南都來者，皆素服待罪，旨弗問。

時議課州縣修宮，學佺曰：「仁聲儉德，王政所先，容駕甫臨，而先有茲舉，不肖有司因而蠹民，無乃彰王過乎？」亟止之。王欲擇戶部尚書，咸舉何楷，楷辭，王諭曰：「往崇禎乙亥，孤閱邸抄，得侍郎掖垣諸疏，藏之中心，已非一日。古云：『臨危杖節，必敢諫中求之。』其勿固辭。」楷乃受任。曹學佺陳三事，其一：福建正供悉貯兵餉，毋或濫支，以防不給。其二：禮成之後，卽命鄭鴻逵抵關，相度防守進取事宜，以聞。其三：禁游兵行剽，令舊軍速招歸伍以紓民。王曰：「此海內宿儒也。」命悉允行。

初七日，王監國於福州，祭告天地，設行太廟，唐國宗廟，用太牢，駕入城，居南安伯府。二十七日，卽帝位，詔曰：「朕以天步多艱，王室不靖，荷茲監國，已及經旬，四方懷風，勤王之師漸集。

方躬履行陣，莫敢寧居；而文武臣僚，咸稱渙萃之義，責於立君寵綬之功，本于天作，時哉弗可失。天定靡不勝。朕自顧闕然，未有丕績，以仰對上帝祖宗。自臨安委轡，尊攘無期，小大汎汎，有如河水，朕敢不敬承，勉從羣望？爰稽載籍：光武聞子嬰之信，六月卽位鄴南，以是年爲建武元年，誕膺天命；昭烈聞山陽之信，四月卽位漢中，以是年爲章武元年，立宗廟社稷。艱危之中，豈利大寶？亦惟與義執言，繫我臣庶之志；以今揆古，豈曰不宜？其以今年七月一日以後爲隆武元年，奉天翊運定難功臣，次第進爵，稍俟恢復，裂土酬庸；宣猷守正文臣，亦進級；孝秀耆宿軍民人，俱優給；所在山川鬼神，除淫祀不在典制者，皆遣正官精禋祭告，以明朕纘承基緒，爲天下請命之意。」

先是張肯堂建議，如唐肅宗故事，以監國稱天下兵馬大元帥，俟復南京，然後卽位。王尙猶豫，羣臣多勸進，乃從之。以布政司爲行殿，門曰行在大明門。駕自督府移蹕，芝龍戎服前導，鴻達以禁旅百官次，扈從侍班鶴立，始聞環佩之聲，及寅，王御袞冕升殿，受朝賀，頒詔於各省府州縣，大赦。是日，南郊大風，揚沙拔木，尙寶卿馬驚，玉璽墜地，損其一角，人咸嘆異。上唐國四親帝后號諡，改福建省爲福京，福州爲天興府，府學爲國子監，百官俱稱行在，論翊戴功。封鄭芝龍爲平魯侯，鄭鴻達爲定魯侯，鄭芝豹澄濟伯，鄭彩永勝伯，張肯堂爲吏部尙書，吳春枝兵

部尙書，周應期，刑部尙書，鄭瑄，工部尙書，曹學佺，太常寺卿。起蔣德璟、黃景昉、蘇觀生、何吾驥、黃鳴俊、陳子壯、林欲楫、曾櫻、朱繼祚、傅冠，皆爲大學士。閣臣至二十餘人，然票旨多王自裁，俱閒無事。或遠未達，軍國大政一委芝龍，行朝仰成而已。

是月，鄭遵謙等起兵紹興，進守錢塘，金聲亦扼徽州，阻上江，由是閩嶺晏然，藉以休甲。尋命芝龍兼戶兵工三部尙書，開府天興，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七月朔，王下詔親征，詔曰：「朕痛念祖陵，閱茲萬姓，中心搖搖，如在水火，擇於八月十八日亭午禱祭，親統六師，勅平魯侯芝龍爲御營中軍，定魯侯鴻逵爲左先鋒，尙賴文武諸臣，襄力効謀，有功者賞，朕不爾負。」命訪求十六朝實錄，及古今遺書。諭行在日用以儉樸爲本，有司不得背旨阿奉，違者以不敬論。勅司禮懽天壽，行宮中毋用金玉器，帷幔毋用錦繡濃花洒綠，止用居常銅錫布帛，王長齋，日御便殿，見大臣，性好讀書，手自披覽，常丙夜不休。

南都之敗，馬士英奔浙江，潞王監國，時猶持故態，執黃道周章不下。後遇亂，踰跟，涕落屣窻，方國安營中，聞王卽位，又謀入覲。鄭芝龍雅善之，言士英不卽北降，亟欲求立太祖子孫，罪可賈。下其議於朝堂，王出獨斷，傳諭各關軍將，毋納士英。

初，王在州杭，訪故臣於張家玉，家玉舉黃道周，王曰：『得此商彝周鼎，當爲廊廟羽儀。』至是，道周自衢州入見，喜，稱之曰：『眞名相也！』卽日晉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王以家玉直起居，注家玉言：『唐魏謩爲文宗起居舍人，文無避諱，不令人主見。今陛下自待豈啻唐宗，臣愚亦不肯居魏謩下。』王嘉納。家玉嘗薦司容人何成吾，敏吾兄弟，天下奇才，乃心明室，且家近南都，可觀釁，又司容知縣宗室議濫，王心識之。及金聲自徽州遣諸生戴明恩齋奏至，詔陞聲兵部侍郎，僉都御史，巡撫池太徽甯，因授成吾總兵，敏吾爲副，與聲犄角，共取南京。敕成吾曰：『兵行所至，不可妄殺。有髮爲順民，無髮爲難民，此十字可切記也。』敕議濫曰：『朕自許忠孝，爲法受過，百折千磨。今爲祖宗復仇，有進無退，宗卿朕猶子行，其克悉朕心，出險亨屯，助朕以助祖宗，於乎欽哉！高廟亦孚祐爾于無窮。』議濫成吾等結七十二村，聚衆至八千人，卒不就，而徽州告急。

大清兵進建昌，命永勝伯鄭彩出關援之。汀州大旱，斗米三百錢，王決意親行，乃封弟聿鏞爲唐王，監國福州，某爲鄧王，協守都城。駕發芋江，父老遮道泣留，復止，鄭芝龍沮之也。

是月，以副總兵施福守崇安關，命首輔道周出師江西。浙東諸將奉魯王以海監國於紹興。王卽位，詔至，魯王欲守藩，大臣張國維，熊汝霖，陳函輝等，以爲舉足一動，義師星散，浙亡闕。

亦危，願堅奉監國，以督厲將士，事成，入關者王。於是不受。隆武年號。使者劉中藻，廢然而返。王心雖弗能善，然猶藉錢塘爲外屏，手書致魯王曰：「朕與王同氣，其本聖祖，王無忘朕之焦勞，朕無忘王之危厄，一誠金石，豈惑浮詞？」當遣兵赴王，上報孝陵，王其愛玉體，以需天休！」

八月乙酉，以鄭芝豹爲前軍左都督，賜總兵黃蜚璽書，令屯太湖，收兵聯絡三吳。庚寅，以黃斌卿爲官義兵馬招討總兵官，帥舟師屯舟山，便宜恢取南京。王御門親餞，百官郊送。壬辰，立妃曾氏爲皇后。后性警敏，頗知書，有賢能聲。每召對奏事，后於屏後聽，共決進止。王頗嚴憚之。罪倡逃，辟邵武知府吳文煒，絞推官朱健，敍廣信知府解立敬，鉛山典史周寅生守城功。贛州告急，命上游巡撫吳春枝移駐邵武。汀州總兵陳秀援建昌，參將周之蕃剿武平。以陳豹爲防海將軍，鎮漳，泉，興，汀，惠，潮。授南昌人羅大任少詹事，募兵恢南昌；黃雲師大理少卿，募兵恢九江，南饒；贛州人曾應選兵科給事中，募兵援贛州。遣張家玉監鄭彩軍，拓撫丘華，謝朝恩。

丁未，副總兵楊武烈守備元禮中復新城。命都御史楊文驄，誠意伯劉孔昭，分屯處州。王郊天南臺，鄭芝龍，鴻逵，皆稱疾不出，何楷劾二勳不陪祭，無人臣禮，王賞其風裁。旣而鴻逵扇於殿上，楷呵止之，楷告歸，盜截其耳於道，詔追盜不得。時軍與餽，芝龍請於兩稅內五石預借銀一兩，民不樂從，反愆正供。以浦城訓導王兆熊爲御史，督義餽，不輸者榜其門不義，於是

閩里驟然，芝龍又請括寺田，王不聽。封芝龍子森爲忠孝伯，賜姓名朱成功，總督禁旅，督師。何騰蛟自長沙，楊廷麟、萬元吉自贛州，皆遣使奉表迎乘輿。大學士蘇觀生請先行，出屯南安。王幸蕘，祭酒賴垓進講，三品以上官坐聽，其餘侍圍橋觀者濟濟。遣使冊封桂世子由根爲桂王。黃斌卿兵敗於崇明，永寧王起兵復建昌，撫州副總兵施福入戈陽。大清兵大舉臨廣信，攻福，張家玉使洪旭、林習山救之。

是月，靖江王亨嘉稱帝於桂林，舉兵入梧州，執巡撫瞿式耜。贛州萬安軍亂。九月，兩廣總督丁魁楚圍桂林，瞿式耜應之，執靖江王亨嘉，送福州，廢爲庶人，其黨皆伏誅。論功封魁楚爲平越伯，晉式耜兵部侍郎副都御史。焦璉、陳邦傳等加秩有差。亨嘉尋病死。王意不次用人，擢鎮江諸生錢邦芑爲御史，大學士熊開元爭之不得已，而邦芑議開元，開元引退。又出內降，用王期昇，彭遇颺，路振飛，曾櫻皆言不可，乃已。

時粵閩之境，盜賊蜂起，汀州大飢且疫，兵民所在鬪譁，兵渡驥陵而出關之議，竟同築舍，四國人心遂至瓦解。乙未，祭告天地太廟。丁酉，禱駕出洪山橋，祖餞鄭鴻逵、鄭彩，授鉞。是日，風雨晝晦，二將行數十里，仍疏稱候饗，皆不行。庚子，會后廟見，先一日，王遣官用牲預告，祇見之意，命勳臣芝龍行禮。丙午，大祀天地於南郊，命兵部主事徐孫彥頒詔於四方。擢浦城知縣鄭

爲虹御史，巡仙霞關，仍知浦城，命太僕少卿林蘭友巡撫江西，諭之曰：「江西憔悴於貪政久矣，卿往須破情格，以朕「先教後刑，先情後法」八字行之。又八字曰「小貪必杖，大貪必殺」，能行此十六字，始不負朕親簡耳。」設蘭臺館，纂修威朝實錄，以曹學佺領之。召閩縣老人周良屏，問民疾苦。

冬十月，大清張天祿陷徽州，巡撫都御史金聲死之。金堡奏言：「福京倚新安爲北門，而臣前至仙霞，見鄭鴻達方遣兵出關，臣度其駐三衢耳，不能長驅也。陷既四十餘日矣，我師逗留觀望，未有爭先之氣，新令日行，民心日變，異時以精兵數萬仰而攻之，猶常徘徊於衢，嚴，饒信之間，能保其必下乎？起義舉人汪沐日奔走乞援，曲折素諳，不以此時捲甲疾趨，乃令偕葉向曜借兵借餽，待其集事，須五十日，大事去矣！四方望閩中之兵，如在天上，今兵力將心，臣已窺其大略。上江疑而楚豫斷，新安去而三衢危，陛下即欲爲王審知，豈可得哉？」堡數危言，王嘉其才氣，而鄭芝龍不悅，授禮科給事中，出監鄭遵謙軍。

大清金聲桓會兵圍撫州，永寧王告急，張家玉言：「腹心之患在南昌，咽喉之患在徽州，既失徽則饒嚴危，失饒嚴則廣信必不支，而崇關不能守，陛下大事去矣。兵貴速不貴久，貴合不貴分，我以待免之愚，長彼蠶食之漸，坐而自斃。請急勅鄭彩由杉關出撫建，分兵一擣南昌，

一援饒州。再令黃光輝、曾德等，由江山直上衢嚴，襲徽、欽，縱不能進，亦可自救。諸將施福、陳梧等皆善家玉計，而影久駐邵武，不肯出關，有詔切責，亦不從。家玉太息而已。

是月，李自成將賀珍擊敗張獻忠兵於漢中。

十一月十五日，監軍張家玉退大清兵於許灣。家玉約陳輝、林習山、蔡欽、三道會許灣。夜人定後，火起，令墜壁，敢救火者斬，且搜暗處置伏。旦，兵果大至，四面突擊，洪旭爭先斬級，兵少卻。家玉親立陣前，督陳黃虎、李明忠、趙珩等出營大戰，殺兩總兵，獲級四百，奪馬四十四，器械無算。午時，協將陳有功戰死，大軍合數萬來戰，矢如雨下，沿山舉火，赤地震裂。大清將王得仁、鄧雲龍、侯天寵等，以書來招趙珩，令其勸降，衆惶惑多偶語。珩懼互相疑忌，家玉執珩手，拔劍斫案曰：「行間離我兄弟，我等益常勦力，爲國吐氣。軍中敢疑謗者，有劍。」人心始定，然猶無戰意。十五日，子時，家玉設高皇帝、關壯繆位，牽諸將泣拜，設賞金於前，使郭毓卿、李明忠、陳良、趙珩、分帥死士百人，伏谷中，遂拔大營走。大兵合一萬來追，入伏，大軍紛奔，家玉鼓譟回軍，大破之。步兵五千殆盡，騎兵舍馬渡河，溺死過半，撫州圍解。論者以是役爲福州戰功第一。

家玉令都司黃瑛、詹蠟書問道奔入撫州，檄永寧王部將謝志良、閻羅、宋蕭聲、曹兌光等，乘虛襲老營。十六日，戰於金坡，家玉夾擊，大軍死者五百餘人，馬死者三百餘匹。營中婦女三

百四十三人，就近親戚歸之。收其酒米犒軍，得鄉紳諸生書，悉令燒毀。

時大清兵所至，令民薙髮，而南軍遇無髮者，輒殺不問。難民因是多輸牛酒，爲間導。南軍咫尺不得虛實，餽導俱絕。家玉設小牌，免死，給與，難民歡呼，來歸者千百人。奏請遣人分入鄉落解散，有能收復州縣者，卽以首領官酬之。陣沒陳有功，葉壽予，祭葬廕諡，立祠許灣。斬總兵逃者許象乾，俱報可。於是軍政明肅，人始用命。家玉奏功俱歸永寧王，詔俟恢復南昌日，卽封親王。

是月，魯王勞軍於西興，拜方國安爲大將，統諸營。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吏部郎趙玉成，與尙書張肯堂同籍江南，上言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海道直抵君山，襲取南都，以迎陛下。計陛下陸行期，同會於金陵。王大喜，命鄭芝龍具艘，芝龍笑諾。會有言水師諸臣宜留其家口，以防逃歸者，事不果。於是王決意親行。是月六日，發芋江，命芝龍留守福京，詞置兵驤，兼掌宗人府事。南平，古田縣民，遠餽酒米。封鄭遵謙爲忠義伯。前汝南兵備副使郁啓，遣趙貴入賀，以啓爲總理楚豫提督軍務。討逆安順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詔輔臣黃鳴俊出衢州。東會王肅眾來朝。立春日，受百官朝，勿賀。

大清將張天祿，誘執大學士黃道周於婺源，生致南京，道周死之。是月，臨安蒙白土舍沙

定洲作亂，據雲南，黔國公沐天波奔楚，雄，定洲追之，天波走永昌。

大清順治三年，丙戌，正月，王在芋江。初九日，夜雨，寇如拳，唐鄧二王及居守百官，行拜賀禮，不受。下詔以三大事自責，羣臣俱戴罪。馬金嶺兵變，命路振飛往浦城安撫。都御史陸清源犒師浙江，魯王使陳謙奉書稱皇叔父，不稱陛下，王怒，下謙獄。鄭芝龍與謙有舊，錢邦芑出芝龍門，而見親於王，密奏謙爲魯心腹，與鄭至交，不急除，恐變生。王斬謙，浙閩聘好遂絕。川陝總督樊一蘅，遣官入賀，交趾日本，皆遣使入貢，並手冊答之。勅上游巡撫吳春枝，簡練壯丁。賜松滋，東會，瀘溪，延津，四王春宴銀。廣東布政司湯來賀，浮海轉饒十萬，遷戶部右侍郎。江西御史艾南英，劾來賀奸邪，不可信用，不報。

王出師，次於延津，拜泉州布衣蔡鼎爲軍師，召郭熹，陳秀，引兵赴建寧，命朱成功出永定關；江西巡撫劉廣胤，都給事中曾應遴，招撫閩寇，以黃光輝兵敗，貶鄭鴻遠爲少師，責鄭彩戴罪。上游巡撫吳春枝罷，以吳開禮代之。賜降將郝搖旗名永忠，璽書。賜大學士王應熊於四川假便宜，舉用大小文武官。大雨雹，冊皇弟鄧王長子琳漢爲陳世子，從征視膳，中書官講讀，導以禮儀。加守金華兵部尙書朱大典閣銜，命與方國安和衷同濟時艱。

十六日，鄭彩逃入永定關，張家玉曰：「新城永定，屏障福京，門戶不可棄也。」彩怯，竟棄

家玉逃入關，城中兵民皆竄。家玉與知縣李翔，仰天慟哭，誓死不去。以鄉兵二百人扼守新城，以親兵百人戰於城下，數十合，殺五百餘人。大軍馬步圍家玉三周，家玉中流矢，墮馬折臂，氣絕。都司林雄冒撲被入陣，殺一將，挾家玉還營，家人已遇害。王聞報，大怒曰：「統兵大將，盡走入關，獨令文臣陷陣，何以自解？」家玉乞骸，曰：「臣得從八旬王父母，五旬父母生還相見，死無復恨。」優詔愍答。時閩兵在廣昌，距新城二百里，家玉嚙指血書請救。廿二日，閩兵至南豐，大清兵引退。

是月，沙定洲陷大理，蒙化，屠之。洱海道楊畏知起兵於迤西，定洲還圍楚雄。

二月二日，王駐蹕建寧，故曰：「何吾騶入覲，以爲首輔。閩餽不足，鄒芝龍白，遣給事中梁應奇督運廣東，奏劾稽餽者數十人，命逮問，亦草應。潮州知府楊球遂止粵界，不敢入。芝龍令撫按以下皆捐助，有官助，紳助，大戶助。又從李長倩言，開事例大器，官爵，部司道三百兩，餘百兩；武劊數十兩至數兩。於是倡優賸隸，盡列冠裳，拜謁官府，鞭撻里鄰。守令蒞訟，兩造皆稱職官，側立而語，互毆於庭，不可制。受害者延頸大清兵，謠曰：「清行如蟹，」蓋遲其來也。

晉張家玉右僉都御史，巡撫廣信。制曰：「爾許灣捷而建撫復，壯猷追允文采石之前；新城守而杉關寧，嘉績在萊公鎖鑰之上。今者箭瘡勿藥，宗社賴之。爾其即日領敕長驅，誓於今

歲拜我孝陵。一家王陛辭，言募兵制器，非一人一日可理，天下盡忠而且智，臣獨忠而且愚，他日有急，陛下無以尹鐸爲少。聞者悲壯其言。

先是，李自成已死，其黨李錦，高一功等尙數十萬衆，因湖南巡撫堵胤錫請降。胤錫表聞，乞封錦等爲侯，王難之家玉及檢討蔡之俊合疏言：「曲突徙薪，事幾不再，當乘其銳氣，會擒金陵，勿令轉合敵人，後悔噬臍。」遂封自成妻高氏爲英淑夫人，錦左軍侯，賜名赤心；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餘皆封侯，軍名忠貞營。攻荊州，將克，會大霧，赤心等方礮食，忽救兵數萬至，師大潰，胤錫急令楊國棟，張光翠分守澧州，回子河，以固湖南。

晦，命輔臣傅冠及朱成功，督郭燾，陳秀等，拒大清兵於永定關。加謝德溥東閣大學士，制置義兵。張家玉日請募兵惠潮，王遣之。三月，奪鄭彩永勝伯爵及黃鉞賜劍，敕書命民被迫鬻髮者，豎義民旗自別白。命成功招集鄭彩逃兵，毋令擾民。王將取道於汀，命募兵汀州。施福，林順至建陽，以張名振爲捧日將軍，副黃斌卿，屯舟山。贈松江死事夏允彝，沈猶龍，章簡，李待問，侯承祖等官有差。吳江吳易起兵於太湖，授右副都御史，陳子龍僉都御史，楊廷樞兵部主事。廿四日，大清兵陷吉安，萬元吉退守皂口，傅冠自邵武趨建昌，饜賈，後軍不進，拔營歸冠乞罷，不許。夏四月，金華行宮成，遣官迎駕。王諭近臣曰：「靖義侯方國安，江上戰功獨多，勳臣

劉孔昭，世臣中深明大義，辭公爵來歸；科臣劉中藻，奉使開詔，挺然義形於色；勳臣鄧遵謙，起義獨先，誠心翊戴；勳臣黃斌卿，雖未有恢復顯功，而拒守舟山，相繼進取；此數臣者，朕均倚爲腹心手足，在廷其體朕心，毋致嫌疑。一優詔晉貴州巡撫范鏞、右都御史諭雲南巡撫吳兆元、卿久鎮滇疆，無遺朕南顧憂。贈黃土隘死事元體中、李茂德等八人。黃斌卿襲殺副使荆本微，奪斌卿伯爵。晉湯來賀，兼行在兵部右侍郎，便宜恢剿湖東。立三御營，以郭熹爲鎮武營，陳秀爲威武營，黃光輝爲勇武營。五日，王壽節，不受賀。用太宰遙祭二祖列宗，配以唐國祖宗。以程珣巡撫惠潮。

大清兵薄崇安，大學士蔣德璟自請行關詔責施福逗留，曰：與張家玉守新城，而鄒彩逃入關，何異福退死三尺島？若前向死敵？德璟請告歸泉州。六日，皂口兵潰，萬元吉入贛州。故贛督李永茂，自南雄遣吳之蕃、張國祚，帥粵兵五千拔贛，贛城倉皇爭竄，元吉欲斬其妾之出署者，人心乃定。

十七日，大清兵圍贛州，元吉與兵科給事中楊文薦，悉力拒守。蘇觀生引所部退走南康。王念國家元氣之削，由於靖難，命追復建文年號；立方孝孺祠，設姚廣孝像於階下。又追復吳王允燧、衛王允燧、徐王允燧，及建庶人封諡。冊封趙王，命撫臣盧若騰就近行禮。擢袁彭年吏

科都給事中，晉土司沐增太僕少卿，沐懿四川右布政，以勸義輸。以總兵包象乾守汀州，籍石寧，建瑞，亂民之壯者爲兵，汰老弱歸農。遣黃輿施福守崇安，林順，曾德守仙霞，歲滿更番。水軍都督周崔芝，遣人如日本乞師。

王卽位一年，無尺寸功。羣臣建議者衆，兵尙書呂大器言：「用人太濫，所用人又相援引，虐民叢盜，望治何由？」御史湯芬言：「可發海師直隸吳淞。主事吳鐘楫言：「首克南昌，選鋒進取爲上策；若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國震驚矣。」王皆善之，而不能行。諭臣民曰：「爾等立朕爲君，志在救民雪祖，朕將暫至邵武，相機出關。古人創業中興，誰不危而後濟？朕以「寧進死，不退生，」六字自誓，如有敢請駕回天輿，及避幸廣東者，立斬以殉。」

亡何，閩侯二縣耆老詣延津，請駕回福京，王太息曰：「卽位十有一月，日夜所思何事，豈得回鑾？但恨在閩不能安閩，閩民不負朕，朕負閩民多矣。」建寧諸生請大駕再臨建水，王曰：「朕進取之志甚銳，萬無轉蹕之理。」鄭鴻逵久頓兵關門，一日兵譁，誤謂大兵至，徒跣棄軍逃歸，三日夜抵浦城。詔削其爵。芝龍則請閩饑，共需一五百六十萬。王諭之曰：「卿兄弟擁戴朕躬，朕所委託，但國燧民貧，錢糧止有此數，所奏卽竭三省之力不足，從未有關籬不固，止於家門堵賊者，此理甚明。今議以兵三萬守關，一萬守腹，不復可增。若有別議旁撓，是波蒼不助

中興，朕亦惟有退避賢路而已。」

王聞沙縣寇患，詔籛逋賦。是月，閩中地震。撫州陷，永寧王死之。以新撫永安，沙縣山寇蘇陳國祚，受朱成功節制。兵部侍郎于華玉，以漳州兵入衛，至歸化，不戢，士民閉城拒之。命華玉及羅登輔，留止順昌，張思道留止歸化，俟駕來從行。敕曰：「朕痛兩京淪沒，全非寇敵之故，止因兵民相戕，致危宗社。今日僅此彈丸，冀資民力恢復，若復傷民，將促國脈。新兵未經節制，故譁，卿宜振刷，務令民安，毋徒憂謗。」

廣西酋長農國琦破縣城，遂知縣，巡撫晏日曙討平之，護國琦傳首。詔解散脅從，勿獻俘，以示寬仁。遣禮部尙書黃錦往潮州，與新撫商度出贛。總兵曹志建劾閩兵將領張安，兵無紀律，有詔止安入關。土賊攻陷詔安，知縣田樹死之。仙遊民變，檄總兵周仕鳳速提兵援浙西。敕唐鄧二王毋私受官民章奏，必由通政司封進，方不失藩王體，違者輔導官方士亮，何九雲治罪。至於詞訟，應歸有司，通政司不許封進。再錄平靖江庶人功，封溥梧參將陳邦傳爲富州伯，賜平越伯丁魁楚鐵券，賜西夷安承宗府名額印，以勸來降者。

五月，諸軍潰於贛州，大軍銳甚，滇粵諸軍先後至南康者以數萬計，皆揣恐莫敢卽下。楊廷麟自粵都趣張安，張琮，李元符，及各營兵四萬至，贛江撫劉廣胤亦自寧都募二千人至，俱

以五月一日先後潰散，廣胤被執，失士馬器械無算。自後援兵益不敢前。蘇觀生退，次南安。大軍分兵東圍廣信，王勅觀牛曰：「援贛兵將驕悍不馴，聞警輒思引去，似此無紀之兵，安能濟事？都會昌諸邑，既可直達汀州，防圍尤急，蕪無一人議此何耶？」偵軍之將，罪之不能呼之不前，如何爲策？退守庾關，豈朕所望？其詳度情形來奏！」敕監軍御史陳廣曰：「前失吉安，起於鄉勇引敵，他兵坐視不救，良可痛恨。滇兵戰而不勝，猶愈不戰而逃者，爾仍收合餘燼，勿自困挫！」諭楊廷麟曰：「吉安失守，萬元吉諸兵皆付一擲，今五月初一失機，此番功罪宜明；卿深惟善計，更圖興復，粵饑三萬，與卿召募。但當作何約束，近民苦兵甚苦寇，驅虎進狼，綠林四起，當是統兵者之過。包象乾、張家玉毋得收聚凶徒，終成潰散。朕將前蹕汀州，面議方略。」

廣信陷，召羅登輔，謝祥昌兵入守長汀。大清兵至常山，敕朱大典，顧應勳馬步兵入援。諭何吾騶曰：「田關之兵，敢行潰叛，大安關外，復有失挫，卿其強出，爲朕分憂。」徐孫彥使蜀還，陛見，具列王應熊、樊一蘅、李乾德、馬象乾、米壽圖、劉麟長、王之瑞、萬年策、鄭逢元、劉泌、范文光、牟道行、田華國、莫宗文、曾英、楊廣、賈登連、譚誼等，勦力恢疆，奉揚王命。且言張獻忠殺戮川民無子遺，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王爲之揮涕。封方國安子元科爲定中伯。以周崔芝領水師，爲平海將軍。和順王慈燾言：建陽百姓因大兵久屯，溪不敢漁，山不敢樵。王曰：「如此何以聊生？」

令兵毋入城，毋久屯，犯者以聞。

張安復姓名爲陳丹，引兵迎駕，以爲御營副總兵，尋令復出贛州，從蘇觀生。以周損巡撫廣信，召武岡守將劉承胤入援。遣撫臣劉中藻賑溫州。永福雁湖寇亂，知縣田楷平之。聞吳易戰勝於太湖，晉兵部尙書右副都御史。加陳子龍兵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復封黃斌卿威魯伯。以施福爲忠勇將軍。命主事李言撫寧化清流亂民。潮撫劉國柱獲潮陽賊首莊三權、琉球世子遣使入賀，貢方物。江西江黃各峇義師起。特用文臣守關。張調鼎、周道臣、趙秉樞守永定關；謝紹芳、周維新守大安關；黃大鵬、鄭爲虹守仙霞關。再發恤民庫銀一千，賑溫州。王曰：「奇荒至此，千金之寡，安能徧活數十萬人之命乎？」命撫臣盧若騰、鎮臣賀九堯，速爲設防，毋使甌民重困。山寇入詔安城。

夏至，祭皇地祇宗廟，命福京太常寺行禮。簡討何九雲進尙書，以其弟九祿爲國子學正。星變，下詔修省，求直言。以李士璉爲討逆將軍，晉太子太傅。設行在御營十標，以郭奇、陳天榜、熊和、王秀奇、陳文廉，方登夫，巢拱極領之。又遣林塗募兵於福寧。王謂左右曰：「延平地窄，朕不欲久居，俟虔南收拾，當卽發也。」

時有傳王欲幸廣州者，張家玉在潮州，上疏曰：「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

次之。下此則虔州一塊土，尙屬與王地也。天下望陛下出江西，而忽傳有南幸五羊之說，識者懼矣。駕出虔州，右連三楚，左達八閩，後屏梅嶂，出兩粵之粟，前跨章江南九，有建瓴而下之勢，騎天下之脊而號召之，所謂六龍臨江，勇氣百倍，上策也。若暫駐雄州，可出江，則度庾關，下賈水，可出楚，則遶韶郴，出衡岳，進止綏急，由我，中策也。若入五羊，斯下策矣。宋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江南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閩中人，請幸成都；臣五羊人，計應出此，獨恐車駕日南，中原失望，不如寇準爲卓見。高宗南渡，李綱、宗澤、岳飛等疊請還東京，而汪伯彥、黃潛善力阻之，卒有明州之難。宋之不延，由東遷失策也。高宗時，兩河三吳皆無恙，綱等猶以去就爭之；況今越在五嶺，一失足則大事盡去，臣敢不以死爭哉？虔城不滅，晉陽、萬元吉不滅，尹鐸乞陛下必以爲歸。』王終未決。

贈黃道周爲文明伯，諡忠烈，官其四子，妻封一品夫人，立廟福州及漳浦，鐫其絕命詞於廟門。

是月廿七日，浙東兵潰，方國安入紹興，劫魯王南奔。六月朔，大清兵入紹興，魯王自江門入海，方國安、方元科、馬士英、阮大鍼皆降。

大清大軍至金華，大學士朱大典堅守不下。周藩安昌王長子恭煥浮海來朝，封爲安昌

王命劉孔昭嚴戢所部，毋犯甌土，以著臣節。命福寧道王芋遣兵一千，出援溫州。

福州宮工成，益鄭芝龍歲祿五百石，膳一子錦衣千戶。陞湖廣監軍道章曠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恢撫湖北嚴起恆戶部侍郎，總理湖廣錢法。張家玉招程鄉賊黃元吉降之。寧化賊黃通襲執兵部侍郎于華玉，蘇觀生兵潰于南安。賜異人薛通載號廣濟禪師，往海外徵兵。贈張惟熊右都督，諡武襄。諭盧若騰，賀君堯，監守溫州。加若騰兵部右侍郎，君堯太子太傅。王子生，大赦。福州鄉試，取葉瓚等百餘人。

十六日，大清兵入上杭，檄曾德還守仙霞關。贛州諸將及大清兵戰於李家山，大軍退屯水西。賜贛州改名忠誠府。加楊文薦右都御史。是月，沙定洲復圍楚雄。秋七月，湖廣都督張先璧，郝永忠合疏迎駕。黃元吉復畔，攻破永定，張家玉使賊黨執斬之。復招降鎮平賊陳靖之衆十餘萬歸農。

是月，大清兵破金華，朱大典死之，遂至衢州。副使秦應科內應，城破，守將張鵬翼及楚王，晉平王，樂安王，皆被殺，督學御史王景亮亦不屈遇害。

大清兵將度仙霞，金傑說上言：『今日之勢，誠能直走湖南，用何騰蛟之銳，竟搗荆襄，傳檄中原，北方聞之，以爲陛下從天而降，此上策也。移蹕虔州，此中策也。並兵出關，背城一戰，敗

不徒死，此下策也。若往來延建，觀望經時，輕騎叩城，避不暇出，爲無策矣。」王卒出無策，而鄭芝龍間使約款於大清，盡撤施福等守關將軍還安平。手敕遣中使邀之曰：「卿稍遲，朕與卿同行。」芝龍不顧。由是大清兵平行入關。至建寧，守臣黃大鵬，鄭爲虹死之。

八月廿一日，王發延平，御營皆散，猶載書十車以從。至順昌，聞大清兵已及劍津，倉皇乘馬奔，從者何吾騶，郭維經，朱繼祚，黃鳴俊，吾騶尋去，惟經奔贛州。王入汀州界，不知所之。會后被執，自投九龍灘，八閩皆下。大學士蔣德璟，路振飛，傅冠，禮部尙書曹學佺，先後死。鄭芝龍自安平降。是年十月四日，贛州陷，大學士萬元吉，楊廷麟，兵部尙書郭惟經等死之。蘇觀生退保廣州。

論曰：唐王寬明恭儉，親親尊士，循良愛民，而有撫綏大略。識張家王之奇俊，崇黃道周之著德，褒忠行義，結於至誠。聞江陰淫潯力守見屠，曰：「吾家子孫遇此二縣之人，雖三尺童子，亦當憐而敬之。」每誠出兵，毋殺難民，傷促國脈。大小主客，文武衆庶，恩勤和劑，咸出其肺腑，瀕死無貳。待永明王以大公，諭羣臣曰：「太宗適自屬永明，朕在此間，去永明千里，不暇相求，臣民敦迫，勉行卽位。然行年四十，未耀前星，不審永明才度何如，良用關切。」此可見其義矣。惟制於鄭氏，不獲展尺寸。然兩奪鴻達彩侯伯，而諄諄諭芝龍和衷共功，消其亢慢，使臣以禮，

隆世所難。使其遭際中興，豈必在令主下哉？昔賈生過秦，責子嬰以不能救敗，未爲通達事體。唐王在位雖一年，而大江以南，驕將劇盜望風歸命。此其關繫國運，亦有由來。特月而紀之，使後來者得以考焉。

唐王聿錫，隆武弟也。乙酉七月，封唐王，監國福州。隆武家法嚴，不以友愛故假借，嘗敕王毋得私受臣民章奏，必由通政司封進，方不失藩王體。王甚率謹，在福州一年，未嘗有過。福州既陷，王泛海達廣州。時兩廣總督丁魁楚等已奉桂王，監國梧州。大學士蘇觀生不欲，曰：「吾受大行厚恩，死無以報，今其親弟在，何外求君？」遂與故相何吾驥、布政司顧元鏡、侍郎王應華等，請王監國。十一月五日，卽位於廣州，以明年爲紹武元年。命觀生專理軍國重事，吾驥、應華、元鏡並入閣辦事。是月，桂王亦卽位肇慶。

大清將李成棟自漳汀入，陷潮州、惠州。十二月二日，廣州總兵林察誘敗肇慶兵於海口，殺總督林佳鼎，觀生戰勝而驕。十四日，成棟以十七騎晨襲廣州，城中兵悉西出，宿衛尙萬人不及集，觀生急召得百餘人，大清兵下城擊之，皆敗走。王變服踰垣，走王應華家，不納。尋縋城走洛城里，爲成棟副將杜永和所獲，安置東察院。成棟使人餽食，王不食，曰：「吾若飲汝一勺水，何以見先帝於地下。」自縊而殞。自卽位至是日，凡四十日。太僕卿霍子衡、司業梁朝鐘、行人梁

萬爵皆死之，觀生亦縊。十八日，殺諸王之在廣州者十六人，周王，益王，遼王，皆遇害。吾驍，應華降。顏元鏡先椎髻，號於市曰：「大清新兵至此，汝百姓今安枕矣！」成棟欲大殺廣民，修養甲曰：「廣民未迎戰，請卜諸天，天雨者則止。」夜雷震，雨如注，養甲曰：「天墮淚也。」乃止。猶大掠三日，謂之放賞，婦女多自裁。後二年，成棟來歸，吾驍復入肇慶爲首相。元鏡以反正功，復擢用。

黃宗羲曰：唐桂之搆，外懼方張，又生內變，蘇觀生之罪，又何逃焉？然觀生受前王特達之知，其立後王也，與苟息之不食言，可以並矣。豈僅僅修魁楚之隙哉？若後王之從容遇難，所謂亡國而不失其正者，寧可以地之廣狹，祚之修短，而忽之乎？

唐王聿錡，亦隆武弟，蓋紹武建號日封。李成棟陷廣州，王得逸，率宗族去。依虎賁將軍王興于文村，興事王甚謹。成棟歸，桂王入肇慶，王奉表稱賀。廣東再陷，尚可喜嬰攻招文村，文村食盡重困。己亥，桂王入緬，文村始降。興自焚死，王亦服腦子蕘，卒不辱。

論曰：唐王兄弟三人，皆儒雅有君人之度，與他藩絕殊。惠宗之遭靖難，紹宗之當未造，皆關世運，非獨一家之事。黃宗羲著行朝錄，稱壬辰八月，刑部侍郎王虞石，自五指山至廈門，言隆武在彼爲僧，賴垓，熊緯皆從亡。信如斯言，何與惠宗相類耶？又云：建寧代死者爲唐王聿劍，

然則聿劍亦勇而知義。其有否未可知，要之宗臣多仁賢，則雖亡不亡矣。又云：五指山勅使至，故臣皆不能決。癸巳二月，復遣使存問諸臣，稱離五指駐平遠，將起兵。故臣乃具公疏，請勅驗視，卒不可得。當傳疑以俟後之考古有識者。

卷二

魯王以海

魯王以海，太祖十世孫。父壽鏞，以崇禎十五年大兵破兗州，死焉。十七年二月，王嗣位，尋京師陷，南奔。順治二年乙酉四月，命移江廣，暫駐台州。及鄭遵謙等兵起，議推戴，而入浙五王，惟王最賢，乃選遣元老前兵部尚書張國維，迎王於台。八月至紹興，即監國位。以分守署爲行在，臣民稱國主，詔稱令，制稱勅，羣臣勸進，王固不許，曰：『芟夷大難，須命世神聖，俟拜孝陵，擇宗賢。』中外翕然，有中興誼辟之望焉。

時浙東盡錢塘江而守，號令所行，不出八郡。乃議列屯，以朱大典鎮上游金華，方國安當七條沙，王之仁當西興，鄭遵謙當小壘，孫嘉績，熊汝霖，錢肅樂當瓜里。日磨食，鳴鼓放舟，登岸搏戰，復柁還戍，率以爲常。

議分餼，以孫熊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餼；方王謂之正兵，食正餼。正餼田賦所出；義餉勸輸無名之征，實無餼也。戶部主事董守諭，請一切正供，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餼。所謂義餉者，雖有

其名不可爲繼。戶部主事邵之詹議：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寧波給王之仁，金華歸朱大典，五府歸方國安；方，王不可計。浙東田賦六十餘萬，悉給方，王。義師聽自措餽，正供不及焉。署官爵，國維，大典，宋之普，俱東閣大學士。國維賜尚方劍，督師江上。汝霖，嘉績，肅樂，右僉都御史，並加督師，然實無權。起章，正宸，吏部左侍郎，署部事；李自春，戶部尚書；王思任，禮部尚書；余煌，兵部尚書；張天郁，工部尚書；陳函輝，吏部右侍郎。封國安鎮東侯；之仁，武寧侯；衢州守將張鵬翼，永豐伯；鄭遵謙，義興將軍。

議諡號，上皇太子曰悼皇帝；福王曰報皇帝；潞王曰潞閔王。未幾，起方逢年爲東閣大學士；朱之普罷。

是月，國維復富陽金堡，姚志卓起兵復餘杭。餘杭尋陷，堡澹江來歸。國維命志卓守分水，又復於潛。汝霖以五百人渡海寧，轉戰數日夜，至喬司，士卒略盡，乃還。

王雖謙仁，少威斷。初立之日，張國維首疏參馬士英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與阮大鍼俱匿方國安營中，陰敗國事，不能執而誅之，以此賞罰盡失，士氣衰沮。而文臣建義者多不知兵；鄭遵謙唯畜優伶，殊無定志；義旅烏合市販，原設營兵衛軍，皆隸方。王國安及其子元科，尤悍戾，日與朱大典構隙，擁百練之卒，不肯進取杭州。士大夫沿習承平，求官乞廕，塗巷之內，半

腰犀玉，至有以白石充之。時人語曰：『帶何挺挺，白石粼粼。』其子弟方髻鬣，繡衣冠佩，傳呼道上，又爲之語曰：『痘兒哥，痘兒哥，橫街騎馬誰敢何！』故巡撫田仰來自淮揚，與遵謙爭饋，譁於朝，仰將李士璉拔刀斫，遵謙奔殿上，呼救我！太監客鳳儀助仰兵巷鬪，遵謙脫歸小廨，王遣廷臣解之而已。

其秋饑，浙東大水，漂沈民舍，越人衣食於舟。征調旣煩，皆沈舟束手。軍人沿門供億，搜卒勒輸，文武官符票一日數至，奸宄乘時報復，民始離怨。

七月七日，海寧陷，守將俞元良死之。八月，參將姜國臣復入守海寧。故總兵汪碩德，集兵甌林，來告，使移札塘棲。會唐王卽位福州，詔至，衆議開讀，熊汝霖持不可；王意不懌，下令返台州，人情惶惑。張國維星馳入郡，上疏福州，言：『逢國大變，凡高皇帝子孫民吏，當共同心力，事成，入關者王，監國退居藩服，禮誼昭然。今途南拜正朔，事勢遠不相及。屠亡齒寒，悔弗可追。臣老矣，豈若朝秦暮楚之客哉。』疏出，議始定，閩使廢然返。

然是時，江楚，西蜀，兩粵，滇黔，皆受唐王詔朔，獨浙東以監國在先，義旗分豎，不宜降屈，天下多不直魯王。後金堡入閩復來，上啓力爭，以爲：『更始稱尊，劉績止居大司馬之位；湘陰繼統，劉崇亦守節度使之官。績豈甘以賢讓不肖，崇豈甘以父讓子哉？恐一家之中，有二天子，卽

外患得以相乘也。殿下以姪事叔，則今上既非湘陰；以賢事聖，則今上并非更始；卽上表稱臣，拜疏迎駕，豈遂爲屈已乎？兩大相抗，必至於離；兩離相厄，必至於敗。使敵國得乘瑕觀變，坐而收漁人之效，恐文武諸臣，不得辭其責矣。詩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今當禦侮之時，自啓闕牆之釁，竊爲殿下惜之。殿下誠能息羣孽以奉一尊，異日光復二京，祇謁寢廟，今上之功，不過漢光武，而殿下之德，乃過於周文王。厚實不虧，而翰名爛焉。卽今上亦安能屈殿下哉？不聽。令旨法司究問，陳函輝密啓請殺保。保亡奔衢州。

十月壬辰，方國安及大清兵戰於江，張國維引步軍繼進，追北至草橋門，大風雨，火礮弓矢不得發，乃收兵。大清兵營木城，沿江以拒南師。徽州陷，上江告急。是月，遣使招杭州義旅，陳萬良，姚志卓復餘杭。十一月，王出郡城，臨江勞軍。晉方國安荊國公，王之仁寧國公。賞倡義者，特封鄭遵謙義興伯，劉穆威北伯，熊汝霖，孫嘉績晉兵部右侍郎，諸營皆受國安節制。十二月，還郡城，頒明年魯元年大統歷，鑄大明通寶。

大清順治三年丙戌，春正月朔，魯王御殿受朝。遣兵部尙書柯夏卿如福州聘，唐王深自抑損，手書報王，言朕無子，王爲大姪，和衷協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於王，取東浙職官，均列朝籍，轉餉十萬犒師。王意終不懌，發勅封鄭芝龍兄弟爲公。於是唐王大怒，囚使者裘兆錦，

林必達，斬陳謙，浙閩竟成水火。

二月，叛將張國柱劫定海，總兵王鳴謙入掠餘姚，其部曲長邦寧掠慈谿，紹興戒嚴。進國柱勝北將軍，始返定海。總兵陳梧敗於嘉興，航海掠餘姚，知餘姚主事王正中擊斬之。三月朔，鄭遵謙，王之仁退。

大清兵於江中，張國維督諸軍渡江，南軍稍振。會福州詔使陸清源至江，分餽不平，兵譁，馬士英、凌方國安斬之，且出檄數唐王過，國維曰：『禍在此矣！』是月，威宗大祥，王率羣臣朝堂，哭臨，軍民縞素。王正中率兵渡海鹽，復澈浦城。

五月，方國安叛，劫王南奔，大清兵遂渡江。兵部尚書余煌，寧國公王之仁，兵部侍郎陳函輝，太僕少卿陳潛夫，皆死之。時南軍久屯江上，無功，氣勢日蹙。而大清貝勒統大軍至，各營西望心碎。是月廿七日，江涸，北人試馬，用大礮擊南營，碎方國安軍窰，國安遽追擾，曰：『天奪吾食。』夜，拔營趨郡，劫王南走，侍御狼狽。是日，學使者方坐試院較諸生，倉卒擲筆研竄，軍人騰藉，流踏於道。詰旦，江上諸軍聞報，俱潰。孫嘉績，熊汝霖，鄭遵謙，錢肅樂，劉穆各引所部兵入海。越三日，大清兵始渡江，余煌開郡城九門，縱軍民出，自正衣冠赴水死，前後死節甚衆。

六月二日，大清兵入紹興，張國維慟哭曰：『壞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乃收

散卒，追扈，及王黃石岩。國安斷所過橋，用馬士英計，將執王以降。會守者病，王得脫，自江門入海，命保定伯毛有倫扈。世子，張妃由定海出，爲張國柱所劫去。國維歸，死義烏。國安，士英，及阮大鍼，方逢年，皆詣大清軍降，已，皆斬於延平。

大清攻克金華，衢州，朱大典，張鵬翼死之。是時黃斌卿在舟山，兵食殷足，石浦守將張名振，奉王往投之，不納。王舟泊外洋。福州旣破，永勝伯鄭彩亡入海，以舟師迎王。十月丁酉，發舟山，如廈門。鄭芝龍使彩執王獻貝勒，彩以南夷貌類者服王冠服，居舟中，謂其人曰：『事急則縊死以示之。』會芝龍去，乃已。朱成功兵起，仍奉隆武年號，大會廈門。王於是改次長垣，以明年爲監國魯二年，海上遂有二朔。其冬，桂王卽位肇慶，尋奔廣西。

順治四年，丁亥，正月，魯王在山盤，以熊汝霖爲相，晉鄭彩建國公，鄭遵謙義興侯，張名振定西侯，楊耿同安伯，鄭聯定遠伯，周崔芝平北伯，阮進蕩北伯，崔芝復海口鎮東。二月朔，壬申，克海澄。明日，攻漳平失利。又明日，大清兵救海澄，南師退入於海。丙子，克漳浦，以閩人洪有文爲令，五日而陷，有文死之。四月，海口陷，守將林籥舞，趙牧死。周崔芝退保火燒嶼。六月，攻漳州。七月，王親征，次長垣。會鄭彩，周瑞，周崔芝，阮進之師攻福州，敗績。鄖西王起兵復建寧。八月，王克連江。十月，長樂，永福，閩清，皆下。羅原知縣朱丕承，寧德知縣錢楷，皆以城降。

晉馬思理東閣大學士林正亨戶部尙書錢肅樂兵部尙書沈宸荃工部尙書余颺左都御史劉沂春左副都御史吳鍾楫通政使林帽吏科給事中黃岳吏部郎中。

初唐王隆武時大學士劉中藻以忤鄭氏去吏部主事林盜解官募兵得千人阻於鄭氏營營失志散兵入山制棺一具書大明孤臣之柩以待死兵部侍郎林汝竊亦隱居聞王至皆起兵中藻攻福寧州守將涂登華以城降塗汝竊合軍攻福清塗陣沒汝竊不屈死是歲卽桂王永曆始年也。

順治五年戊子正月魯王舟次瓊琦有傳言唐王未死或云在五指山爲僧議遣使訪迎又議爲思宗發喪同安伯楊耿及大學士朱繼祚攻興化大清守道彭遇颺使守將出戰而登陣立明幟以城降。

大清將金聲桓都將郭天才來歸鄒毅大學士熊汝霖義與侯鄭遵謙於瓊琦晉錢肅樂東閣大學士自王入閩先後降克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皆不能守於是給事中林帽守道湯藁死興化大學士朱繼祚知縣都廷諫死莆田給事中鄭正畿御史林逢經死永福御史王恩及死長樂守將王祁死建寧王移次沙埕餘姚人王翊起兵四明遙奉魯王年號破上虞前翰林學士張煌言聚兵平岡以應之御史馮京第如日本乞師冬十月馬思理卒以沈宸荃劉

沂春爲東閣大學士。十一月，王舟退壺江，錢肅樂以憂卒。是年，大清將金聲桓、李成棟，以江西廣東來歸，桂王復至肇慶。

順治六年，己丑，正月，魯王舟次玉環山，張名振自石浦來朝。三月，王翊狗奉化退，大清兵於河泊。大清兵圍劉中藻於福安，中藻食盡，不得出戰，爲文自祭，吞金死。城陷，部將董世尙等數百人皆死之。閩地盡陷。浙遣臣南來者，多爲鄭彩所害，彩亦帥麾下棄去。張名振、阮進迎王還浙，次於南田。

秋七月，壬戌，至健跳，從者大學士宸荃、劉沂春、禮部尙書吳鍾巒、兵部尙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職方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每旦，朝於水殿，鍾巒如立治朝，所至試秀士，入學，率以見王，襴衫巾條，拜起秩秩，觀者感嘆。鹿頸屯師，王朝先來觀，封平西伯。

壬午，大清兵圍健跳，阮進拒卻之。九月，命名振進朝，先會師討斬黃斌卿。王移蹕舟山，以參將府爲行在，建太廟府東。進張肯堂、東閣大學士朱永佑、吏部侍郎遺阮美如、日本乞師。是年，李成棟、金聲桓、何騰蛟皆敗。大清盡取湖南、江西。朱成功使陳士京朝肇慶，閩海始用桂王年號。

順治七年庚寅，正月朔，魯王在舟山，謁太廟淚下，謂輔臣張肯堂等曰：『昔高帝起布衣

建業，先帝憂勤淪陷，闕予小子，播遷無地，不能保浙東數郡，以延廟食，是以痛心。」諸臣皆泣，頓首待罪。二月，王翊來朝，除兵部左侍郎。夏，張煌言來朝，晉兵部尚書，留備侍從。八月，翊復新昌，拔辭山。大清兵分道入四明，翊避入海，馮京第遇害。九月，張名振襲殺王朝先，并其兵。是年，鄭彩爲朱成功所敗，具表請援。張名振、阮進、周崔芝、擊彩餘衆，破之，彩還走廈門，歸成功。

冬十一月，大清兵陷桂林，廣州，桂王奔南寧。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魯王在舟山。秋，王翊潰於四明。大清將陳錦合軍攻舟山，定西侯張名振、英義伯阮駿，兵部尚書張煌言，奉王先出奔閩海。蕩北伯阮進迎戰於海門，死之。裨將金允彥，絕城降，櫛其子傳示四門。

大清試舟海口，南師以三舟突陣，獲樓船戰艦，馘十餘人，縱歸。大清師將退。八月丙寅，天大霧，大清師悉抵螺頭門，守陣者方覺。安洋將軍劉世勳，都督張名揚，以精兵數百，義勇數千，背城力戰，殺傷大軍千餘人。九月丙子，城破，宮眷投井死，指揮李向榮，朱起元等，猶率兵民巷戰。大清師相謂曰：「吾兵南下，所不易拔者江陰、涇縣，今舟山而三耳。如兩京易取也。」

禮部尚書吳鍾巒居普陀，聞變，毅然曰：「吾從亡之臣，當死行在。渡海入城，別大學士張肯堂，爲高座文廟廡下，命僕舉火。肯堂闔室自經。執吏部侍郎朱永祐，令薙髮，曰：「吾髮可薙，

寧侯今日！」研其肩死。兵部尙書李向中，居艱廬墓，購得衰絰翔武，就溪流受刃。餘死者通政鄒遵儉；兵科董志寧；郎中朱養時；主事林瑛；江用楫；董玄；朱萬年；李開國；顧珍；顧宗堯；楊鼎臣；中書蘇兆人；工部所正戴仲明；錦衣指揮王朝相；內官監劉朝定；西參謀顧明楫；諸生林世英；暨婦女廝僕；或刎，或投水火，死節之盛，爲中土所未有。十一月，王舟泊南日山，夜遭風，失大學士沈宸荃。進次崑頭，朱成功自廈門來謁，稱主上，自稱罪臣。從者泣曰：「成功卑王矣！」王處之泊如，成功故不奉王，送金門千戶所，月節進銀米，致牋移名振屯崑頭，煌言屯鷺門。

順治九年，壬辰，正月，魯王在金門。成功使名振總師北行，逼金堂，望祭舟山死事者，將卒皆哭。進至崇明沙，登金山，大清江南北戒嚴。是年，桂王至安龍，西寧王李定國克桂林。

順治十年癸巳，正月，魯王在金門，始自去監國號。冬，名振復及煌言北行，敗大軍於崇明之平洋沙，殺傷頗衆。其年，鄭彩死於廈門。

順治十一年，甲午，正月，王在金門，名振再入鎮江，抵儀真，還逼吳淞關，遣使致啓獻捷。

順治十二年乙未，正月，魯王在金門。有敕使自安龍來，命王監國。冬，成功遣阮駿、陳六御圍舟山，大清將巴臣與舉城降。定西侯張名振薨。是時成功以計力并諸鎮，緩於攻取，有自王意。宗藩皆受屈辱，王不免飢寒，出無輿導，至以名刺投謁。竇舊張煌言，徐孚遠，避形疑，不敢入。

朝王寄食鄭氏，如家人而已。至名振遇毒，王聞，垂淚，幾廢寢膳。

順治十三年丙申，正月，魯王在金門。桂王如滇都。六月，大清兵圍潯洲，成功令平其城，至南門，得湯信公和埋碑，載成毀年月日。八月，舟山復陷，阮駿、陳六御死之。

順治十四年丁酉，三月，魯王在南澳。孫可望反貴州，降大清。

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魯王在南澳。滇都使者道安南，來廈門，授張煌言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徐孚遠隨使入覲，不至，自廣東降大清。是年，大清吳三桂入四川，別將入貴州。

順治十六年己亥，春，成功遷魯王於澎湖，桂王出奔緬。大清盡取雲南地。夏六月，成功北舉，克鎮江，圍南京，張煌言先驅，抵蕪湖，徽寧池，太諸郡皆下。秋，大清將梁化鳳襲破海師，煌言亡歸台州。

順治十七年庚子，正月，魯王自澎湖抵金門。先是，成功潰歸，問降者曰：『南京何以不降？』曰：『不聞說起明皇帝，故不降耳。』乃迎魯王歸金門。

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魯王在金門。會大清遷界，島上饑絕，成功取臺灣，宗藩從徙家焉。冬，桂王被執。

康熙元年壬寅，延平王朱成功薨。世子錦嗣，稱招討大將軍。部曲攜畔，多出降大清者。張

煌言移壁沙堤，三啓致金門，略言：『去冬緬甸內變，致宗室職官，無一得免。惟吉王自縊以殉，而晉王李定國入洞郎，鞏昌王白文選亦遁深山。臣聞變之日，肝腸寸裂，追惟我太祖高皇帝聖德神功，豈意後王禍等徽欽，辱同懷愍。臣以爲延平藩王，必當速定大計，以伸大義，而至今寂寂。道路遙傳，又有子弄父兵之事。臣中夜徬徨，恐窮島孤軍，難與相守。卽今浙閩廣各有招撫二人，解散海上，若不先事豫圖，則報韓之士氣漸衰，思漢之人情將輟。臣惟有致命遂志，以了生平。獨念主上旅羈島嶼，與閩海存亡相倚，萬一變生肘腋，退無所往，有不忍言。臣自顧力微，既不敢輕爲迎駕，又不敢輒行趨扈，計惟在閩勦鎮正在危疑，不若急用收羅，以資擁衛。然後速正大號，傳檄省直，刻期出師。雖強弱懸殊，利鈍莫必，而聲靈宣布，響應可期。與滅繼絕，端在主上詔書一道，惟主上密與寧靖王及諸大臣謀之。』王覽啓悲慟。是秋，復遣御史陳帛，齎敕至煌言營。

康熙二年癸卯秋，大清大舉攻金門，廈門，鄭錦戰不利，退守銅山。十一月廿三日，王殂於金門，東葬臺灣。張煌言遣官致祭，表文有曰：『穆王駕馭以來，歸已孤此廟，望帝化鶴而猶在，莫慰餘思。』海外聞而哀之。十二月，金門，廈門皆破。明年甲辰，煌言亦被執，死杭州。又十年，癸亥，大清兵入臺灣，鄭克塽投降，寧靖王術桂死之。魯世子及宗室皆北遷，分屯田河南。

論曰：野錄稱何吾驄被唐王之召，道出南雄，問同知李世輔曰：「君閩人也，閩遂與乎？」曰：「可也！來兵雖勁，皆遼土、燕、齊人，及左良玉、劉澤清降卒耳，何遽不相勝乎？」曰：「然則東晉南宋乎？」曰：「未也。東晉自永嘉後，諸國相吞，百年未定。王導謝安乘其閒暇，賓禮賢士，修安和寬簡之政，卒亦不能駕賀循、紀瞻輩，與劉石爭雄長。今豈能爲東晉之閒暇，南宋有韓、岳諸將，百戰守禦，宗、李、趙、張、彌縫補苴，故金人屈就和議，宋以苟安。今踣躄閩中，駕馭不遠，欲爲南宋，豈易言哉？」曰：「然則駐虔乎？」曰：「其次也，實亦置之危地而後安。漢高不據關中，終難滅項；太祖不戰鄱陽，豈能驅元以備亮之才，退保益州，終不能越祁山寸武。况八閩澤國，無罌劍之險乎？」曰：「魯藩逼近金衢，將爲梗乎？」曰：「是所爲中興之藉也。恨岷蜀諸藩，不悉倡義西北耳！兵勢有分合，彼合亦利合，彼分亦利分。今聞全力取山陝，而分兵取江南，我不能分而禦之。使諸藩人自爲戰，疆自爲守，卽令爲錢鏐，爲竇融，亦僅爲聖主驅除難耳。漢追楚至固陵，而信越不會，乃從張良計，捐齊與信，捐梁與越，此高祖之大度，所以成帝業也。今舉朝不惟薪膽仇讎，而聚謀蝸角兄弟，是倒施也。」後禍敗竟如其言。魯王才望遠遜唐王，而孤軍扼守錢江，南蔽閩廣，亦訖一載。其後桂王聲教不及，東南賴窮島揚帆，猶繫江南義士之氣，故特進而記之。

卷三

黃道周

黃道周，字幼元，福建漳浦人。幼孤好學，窮微極博。天啓壬戌，成進士，授編修，充經筵展書官。故事，展書必跪，膝行數武；道周獨謂膝行非禮，平步進，監侍駭愕，魏忠賢連目攝之，不動。歸讀書白鹿洞，躬執薪爨，天下士大夫高推之。威宗卽位，起原官。崇禎庚午，主浙江鄉試，遷右中允。會大學士錢龍錫，以袁崇煥事下獄，史蘆等必欲殺之，主之者周延儒，廷臣無敢訟寃者。道周上疏曰：『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非大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爲引痛。今疊輔所坐，爲罪督攀援耳。昔輔臣高拱，嘗以邊功得蔭錦衣，辭曰：『身未臨疆場，而受上賞，卽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不忠，由今而觀，實爲先見。漢武帝決意空幕南，心疑丞相墜北伐之師，一旦破法而戮劉屈氂；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開隙撓修玄之事，一旦破法而誅夏言。此二子者，皆生值明時，無故身伏斧鑕。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鞍而斫，騎牆之見者，獨斷然快意於一疊輔。疊輔旣無斂棊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芻

齒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於貫城，斗柄銷光於理勢。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颯如此，誰復挺脊梁擔安攘之略者乎？陛下御極以來，輔臣坐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中，有幾宰輔？而三年每降愈下至此！「疏入，上感動，延儲意亦釋，龍錫竟得出戍定海衛。」

五年，孔有德反登州，連陷州縣，而溫體仁當國，專輔上以法律，益爲廉謹取媚。凡事蒙蔽，兵政怠弛。道周精易數，故以易諫。言：「易以天道爲準，以詩、春秋推其運候。始春秋元年己未，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內損十四，爲洪武元年戊申，爲大明資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師別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師之上六；是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上六。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七十七日。今歷十分之四矣。陛下開承之始，曾未四年，士庶離心，寇攘四起。往者敵去，遵永已六七日，而敍收復者以爲千古奇功；近者賊破山東已六七縣，而護叛帥者以爲不犯秋毫。凡小人見事，智恆短於事前，言恆長於事後。不救凌城，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謂島民必不可用。昔有夏胤征，仲尼所錄，向戍去兵，丘明非之。臣以爲正功之道，在乎定命；亂邦之戒，止乎小人。小人用卽無寇賊，亦足以致亂；小

人不用卽有外憂，亦足以致理。人主之學，一以天道爲師，則萬物之情可照；斷事一以聖賢爲法，則天下之材具服。二年以來，以察去蔽愈多，以刑樹威威愈殫，亦反申商歸周孔之秋也。臣考自丁卯大雪，至戊寅春分，凡十一年餘七十七日，皆在師上六，「勿用」之防，誠不可已。」傳旨明切更奏。

道周言：「明切之要，莫若用君子，去小人。自庚午以來，爲邊疆之案以陷君子，爲科場之案以尋私怨，其緒餘爲參罰權科。在宋人一看詳條例之司，諸臣倚之當匡襄之務；宋儒言：邊帥之才，當於廉幹有識中求之。又云：直言敢諫之士，卽杖節死義之臣。萬歷末年，如鄒元標、趙南星等二十餘人，廢棄廿年，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摺紳有器識者，舉網投網。知其爲小人，又以小人矯之；知其爲君子，又以小人參之；天下事尙安望有成功哉？」因論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等被譴，而薦惠世揚、李邦華、梁廷棟可大用。末云：「昔蘇軾臨行，求陞辭，不得，上書言：『極泰之世，小民皆得卜通；極否之世，近臣不能自達。』臣今雖乞枯骸，猶荷明問，死且不朽。」

半削籍出都，爲衛士凌辱，作重生詩。至杭州，諸生築大滌書院於餘杭之洞霄宮，從講學焉。

歸廬墓者三年，以原官召遷左中允。時五日內繫兩尙書，道周上書請慎喜怒，以回天。再應詔言：「天下神器，爲之有道；簿書刀筆，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古者聖人設爲禮樂，以治

方內；設爲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繹纁纁纁，纏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起於小人。共工伯鯀，身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安；雖神明之胄，不保幽羽之戮。今陛下寬仁宏宥，蓋有身膺重寄，七八載罔效，尙擁權藉自若者。天下巉險無賴之徒，羣聚京師，捫紳俛首屏息，以伺動定。幸逢陛下好生，下詔求言，省刑清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且以人心時事如此，輔臣雖甚清且強，寧保天下無一蹶芻齒馬之事哉？』上心重道周，意其言事頗迂，而言醇行清，可任講幄，累陞左春坊左諭德，詹事府少詹事，侍讀學士，修玉牒，充經筵日講官。

十一年二月，上御經筵畢，召道周及詹事顧錫疇，庶子黃景昉，編修楊廷麟等二十餘人前，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道周對：『今人才遠不如古，矧屢經摧折，如樹木然，須養之數十年，方其得用。世宗皇帝時，臣下救過不給，然或朝行譴，暮卽追還。』上感動。已復班，更召詢道周言：『立朝之才，存乎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曩來督撫未揆形勢，隨賊奔走，事旣不效，輒謂兵饑不足。其實新舊餽約千二百萬，可供四十萬師。今寧錦三協，僅十六萬，不須別求增餽。至撫賊之法，令斬捕自贖，使望風解還；收其衆分隸諸將，以實塞下。倘令自擇散地，一入鄖陽山中，終爲腹心之患。』上深是之，而未能行。後張獻忠反穀城，卒如道周言。

楊嗣昌爲本兵，主棄義州，致寧錦孤危，且引漢和親，宋納幣，稱爲樂天，而援孟子「善戰服上刑」，傳會其說，嗾遼撫方一藻奏言：「北朝鐵騎十萬，并三十六家之衆十餘萬，西并插部及順義，又十萬，八城之衆，不過六七萬人，何以禦之？請如俺答故事，行款，撤兵中原，討流寇。」已遣警者周元忠，前往諭其就撫，皆受成。中樞與宣督盧象昇密商，幸上獨斷。道周聞之，頓足曰：「果爾，不爲趙氏續乎？」乃上言：「俺答之事，與今日不同。俺答據有河套六七十年，故漢匈奴河南地，非若遼東衣冠之國，在我版章；一也。河套深阻，形勢窪曲，距三輔四千里，必蹂秦晉以寇宣雲，非如遼左近我肘腋，猝不及制；二也。答誘我降人如趙全輩，不過教以擾邊盜馬；今諸叛將，無賴者，視取全遼若寄，動引契丹蒙古爲雅談，不可稍示以隙；三也。俺答制於胡婦，老且倦共；今東人狂穉，初無撫意，我又未得其要領；四也。答與吉囊共爲雄長，恐已死囊并其衆，欲及生時借名封以襲諸部，收諸邊撫賞之利；非若東人盡吞屬國，西取順義，東取朝鮮，桀驁盤踞；五也。答受撫雖不出套，其王庭猶在漠北，時射獵賀蘭青海之外，東人必不肯棄遼瀋，舍固鐵，還徙建州，與魚皮諸夷爲鄰；六也。答既受金印，七十年稱外藩；一旦爲東人所乘，席卷其地，我邊臣若罔聞知，無由復修東封，使還順義；七也。我雖不樂東勝，答亦不犯慶延，受降兩城，東西自若；東人卽畫柔河中分首山之道，而神京左臂猶未安復；八也。答卽據套

不能斷我屬夷；東人旣割遼左，必不肯吐諸驛還我朝鮮；九也。答馬市在陽和，天城，卽東犯紫荆，尙六七百里；東人馬市若在張家，不百里至宣鎮，不百里踰隆慶，媯川，追我居庸，且又紆道非其所樂，必尋遼西舊市，屯踞寧錦間，以蠶食八城，窺我左協，十也。款必不可成，卽幸而獲成，寧，錦，遼，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不悔罪臣貢，不可撤；不卻地還巢，不可撤；不北盡威遠，清揚，南盡變陽，寬莫，不可撤；不盡束諸部落，不侵不叛，不可撤；不西還我順義，金印，名王之封，不可撤；不盡捉東江諸島，孔，耿，尙，沈，四酋，以謝登，萊，靖，旋順，不可撤；中原叛帥，江南流人未還，成，籍，得出入狡獪其間，不可撤；馬市數徙，出撫順又出廣寧，求宣口又求中協，故例可循，而邊隙不塞，不可撤；元凶猶在，蛇豕無懲，德明之外，別有元昊，不可撤；兀堂再誅，京觀屢築，而安樂自在之民，未還冠帶詩書之舊，飄搖風雨，其來無方，此乘塞關外者，可撤乎？不可撤乎？宋祖欺人孤寡，取天下得於契丹噓蹴之餘，不二十五年而爭盟，欣然封禪。我太祖大宗，光遠日月，誰敢爲不潔之談？穆宗不動一旅，而收順義；神祖不憚大師，以復朝鮮之宇。今西喪卜部，東陷朝鮮，中外諸臣，恬不爲意。臣非謂寧錦六七萬，便可犁建州。彼旣據瀋陽，西而攻略，必渡岔河。出臨潢之外，北歷興寧，千七百里，始至宣口；卽中折而回三協諸口，亦已七八百里。今從錦義至靜寧堡，彼所必經，一二十百里，距瀋陽五六百里耳。靜以觀其變，逸以待其歸，彼之有虞於寧錦，猶寧

錦之有虞於彼也。彼兵雖盛，散於各部，不能長聚六七萬人，以待引弓。彼以一州之衆，馳千七百里，何必有餘？我以天下之力，應五六百里，何必不足？度邊臣之意，以久戍之卒，當猝至之敵，無衆不摧，不如以不戰之飽與彼，以有生之安與我，是不言款而款已久。猶恐以一朝之戰，敗其終年之款，思以其不款之款，文其不戰之戰。光考在御，旬日間發帑二十餘萬，未底厥成。今可以苟簡終之，但請立爲搗虛斷後之令，敵以數萬騎出千里之外，我不能以數千騎搗五百里之內者，誅無赦。敵以十餘萬騎出千里之外，我不能以數萬騎搗五百里之內者，誅無赦。又爲之令曰：敵以萬騎出千里歸，我不能以二萬騎邀其輜重者，誅無赦。如此，彼必不敢遠出，必憤而與我持於堅城之下，我始得斂兵，專以老之撓之，設奇以致之，多方以誤之，以八九萬人全力，與遼薊相犄角，卽錦義之間，固已可伏而答其背矣。今聽敵入平，今日日出宣府，明日日出大同，今日曰駐馬廐山，明日曰駐青澗口，經春涉夏，逍遙不歸。絕不聞遣一卒擾其虎穴，又烏用是遼撫爲者？遼撫旣無成謀，內受算於樞臣；樞臣又無成謀，外受算於錦帥。款事成，則逃皆旦夕之間，貽釁三年之後；不成，則謂外有王田之智，內無高張之忠，委過朝端，安受禍敗。昔唐憲宗獨斷而平淮蔡，然遇藩鎮大事，皆咨策杜黃裳，謀於李絳，詢於裴洎，納諫於白居易，後乃委心於裴度。方今上天告災，星象示儆，宜以實示羣情，無以文稽衆論。惟陛下發樞臣前後

諸疏，衆正其罪。」上方倚信嗣昌，議雖不行，心銜道周。會象昇以憂求解任，嗣昌意在陳新甲，并推在籍守制者。

先是，嗣昌奪情，道周三具疏以事遂中止。至是，聞會推宣督之命，遂上疏曰：「臣觀古今治跡，其典章法度，雖受於先王，義不敢改；至於事窮勢極，亦時通變，以盡其神。惟綱常所繫，爲臣教忠，爲子教孝，垂憲萬世，本於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過其門，兵革鑿凶，時出戎右，不施於士大夫。宋時武弁如田况、岳飛，皆累乞終制。我太祖以劉基、宋濂、帷幄之任，特聽其奔喪；嗣後雖有奪情，終違物論。嘉靖中葉，以邊圉事殷，特起楊博於宣大，還翁萬達於本兵。然其時博且禫矣，又以夙歷移近雲中；萬達以尙書降左侍郎，棲遲不數日，墨衣視事，世宗亦心非之，卒罷閒以去。號自是非終喪不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勳名。天啓季年，袁崇煥冒起於右屯，崔呈秀覲顏於樞府，身膏斧鑕，貽唾西市。去今幾何時，而士大夫蒙面喪心，營推營復。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緘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共指爲梟獍。臣前三月在經筵，見楊嗣昌吉服應召，擬已終制，今乃未然。嗣昌秉樞已垂二年，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推轂，而顛越至此！陛下聖德，孝治天下，小遇災眚，輒減膳撤縣，素服避殿，以厲導臣。所以然者，陛下爲天之子，三辰不輯，天有違行，猶之父母溫清不安，人子

爲之不櫛不沐，廢寢忘餐，以俟父母之平復，所以教孝也。今督臣盧象昇，父殞在途，椎心泣血，以俟奔喪。而羣臣動推闢遠難移之人，以緩其事。今又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不去也。是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子也。陛下以從月拂經，星辰陵次，輝氣遠和，尙下詔求言，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于天，禮樂刑政之所從出，不可替越。而人臣以衰毀不祥之身，飛揚嗜嗜，彼此相煽，以玷聖明仁孝之治，干天地綱紀之常，是不宜使四方聞見也。嗣昌張綱溢地之談，款市樂天之說，才智略見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猶狼狽依肩，無益負重，陛下又何以施其鞭策乎？」上切責。及會推竟以新甲上，道周又疏言：「臣不知新甲爲何如人，然聞其丁艱，猶未終制也。古儒臣專閭，能任弘鉅，垂竹帛者，率皆本道德，敦行義，根柢甚茂，而後枝葉生焉。三代而下，如趙充國，皇甫嵩，羊祜，杜預，裴行儉，高仁厚，韓琦，范仲淹輩，皆卓然自豎，纖毫不苟。其所成就，猶未造古吉甫，張仲之流。今聖主焦勞邊境，十年於茲，負氣敢諫諸臣，半棄不錄；欲使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倖非常之功，微不世之業，寧可得乎？比寧錦邊遊，東人曾未越邊，而宣雲警報，輒云九營十營，衣青蟒者無數。中樞且欲以義州馬市權畀款邊，中外譁張，幾易鹿馬之形，盡假叢神之意，空破非常之格，以授不祥之人。傳曰：「天子守在四夷。」又曰：「王者有征無戰。」誠使禮樂修明，舉錯各當，忠讜在朝，

貧佞在野；以此守何不固？征何不服？古亦有忠臣孝子，無濟於匡攘之用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於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雖孱懦，然自二十歲躬耕，胼胝手足，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屣履。今雖蹶五十，然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所纂數卷書，已移月可畢；筆札千楮，均爲報恩。天下果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至使被棘負塗者，祇不祥以玷皇化哉。方今榮感漸次箕尾，是爲燕分，九十月交，當南斗口。雖有道儒者，所不談，然思患豫防，聖人所誠。新甲聞報，崎嶇秦蜀，發表束裝，度須百日，比其載道，已垂半載。象昇空以斃斃歸說之身，待其遲遲撥琴之道，所謂乞河神而濡突火也。」疏入，上滋不懌。

九月，御平臺召對，謂道周曰：「朕幼而失學，長而無聞，賴以講臣之力，啓沃朕心，少知天理人欲兩端。夫無所爲而爲之，曰天理，有所爲而爲之，曰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可謂無所爲乎？」對曰：「天人義利之辨，臣嘗聞之矣。臣以綱常名教爲心，不以功名爵祿爲心，自信無所爲也。」上曰：「朝推新甲，爾疏夕至，何也？」對曰：「前旨云：不拘守制，知新甲矣。始嗣昌欲用新甲，臣參疏夙具，適相會耳。」上曰：「三疏皆上，而云阻於際會，何也？」對曰：「臣同鄉御史臣爾友，給事中臣楷已有章矣，恐涉嫌疑，故臣疏未上。天下綱常，封疆大計，若終不言，後將莫及。且言路未有言者，臣之有言，非得已也。」上曰：「清，美德也，小廉曲謹，非清也。且

汝言辨而多非，前講所云子思一生以誠明爲本，是也；云誠出於清，仁生於誠，非也。」對曰：「曲能有誠，此誠出於清之說也。孝弟爲仁之本，此誠生仁之說也。夫惟孝弟之人，能理天下，生萬物。不孝不弟，本實撥矣，禮義廉恥盡矣，何事之能成？」

嗣昌進曰：「道周責臣奪情起復，是也；其謂臣營推營復，非也。臣不幸遭臣父之艱，又遭繼母之愛，臣不生爲空桑，豈不知有父母。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古者列國之君臣，尙可去彼適此，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卽臣父母皆受君恩，臣於君臣，尤重於父子。況臣乞終制者三矣。至奉明旨，撫按敦迫，自分何能敢復晏然。倉皇奔命，行至保定，猶乞終喪，引成化間修撰羅倫事，意謂今詞臣中，必有博通古義，親切論思，可代臣直言，上回天聽。比入京，聞道周品行學術，士類所宗，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謂其疏中自稱不如鄭鄮，臣乃太息而絕望也。古人有言：禽獸知母不知父，鄮杖母禽獸不如，道周又不如鄮，末知道周之於綱常何如也。」上曰：「卿爲卿父屢疏，昭然數年在外，並不攜家人，墨衰視事，朕自知卿耳。且道周所言不如鄭鄮，朕正欲詰之。」嗣昌曰：「臣以綱常名教所關，不容不辨。道周實清介，人望所歸。乞罷臣放還歸田里。」上溫慰之。且斥道周邪說。道周曰：「臣平生恥言人過，今與嗣昌爭論於上前，非體也。但爲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不得不然。」上曰：「對君有體，狂言何也？」

道周曰：「臣疏中惟緘狗，梟獍兩語，不無過激，然遭遇聖明，故敢直言。夫立言，甚難也。綱常名教者，朝廷之綱常名教；禮義廉恥者，國家之禮義廉恥。假以臣爲一人之私，緘默取富貴可矣。」上曰：「爾借題汗詆大臣，別有所爲耳。」道周曰：「司馬光有言：『臣若有專司，則有所不言；如爲論思，則無不可言者。』臣受論思之職，與嗣昌比肩，當言而言，不得云詆毀大臣。讀書五十年，無一言一事，不可對君親告妻子。臣躬耕二十年，手足胼胝，四十喪親，負土作墓，舂插皆臣自操，故奪情之事，所不忍見。」上曰：「爾如是，云不如鄭鄭，何也？」道周曰：「匡年乘於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不如宰予。臣謂文章不如鄭鄭。」上曰：「鄭自絕人倫，許曦小臣，猶知公論，爾曾曦之不如。」道周曰：「宋人惡李定不持母服，擬賜孝子徐積粟帛，以諷之。臣奉彈嗣昌，則非救鄭矣。」上曰：「少正卯亦稱聞人，徒以言僞而辨，行堅而僻，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多類此者。」道周曰：「少正卯心不正，臣心正者也。」上曰：「朕知爾操守，雖屢進屢退，終欲用爾。不圖偏矯恣肆，乃至於此。念以講官，姑寬爾。」因令之去。道周猶不起，有所陳。上怒，嗣昌曰：「道周所言，經也；臣拜命，權也；惟上優容之。」已出，上止諸臣，諭之曰：「今者內寇外邊，天妖地震，朕不能發諸臣公忠爲國之心，宣德化，芟禍亂，所賴諸臣匡朕不逮。而乃黨同伐異，沮撓朝廷用人之權，是外寇易治，內寇難除也。今有仍前

軫者立寘重典。『明日，謫江西布政司都事。

道周既謫，而名愈重，天下稱直諫者，必曰黃石齋。

十三年，福建巡撫解學龍薦閩中人才，以道周爲冠。上大怒，縱騎逮學龍及道周，詣北寺對簿。是日，黃霧四塞，日晷無光，各杖八十，下詔獄入白雲庫。獄卒曰：『此周順昌，周宗建，畢命所也。』視北鎮撫司事膝胤玉，給藉草餽羹。作重生生詩。監生涂仲吉上言：『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癡，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陛下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而斥，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陛下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主下？』戶部主事葉廷秀，亦疏救，俱下獄廷杖。

初，上命天下共表孝經并小學頒行，道周於庫中作聖世頒孝經頌，頌曰：『粵稽天德，厥貴恆性。於皇師天，永孝配命。師天永孝，乃立民極。明明我皇，允惟天德。』餘姚孫嘉績，亦繫白雲，從道周受易。刑部尙書劉澤深，擬瘞戍，再奏不允。澤深上言：『道周之罪，前兩疏已嚴矣。至此惟有論死，死生之際，臣不敢不慎也。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誅者。今以此加道周，道周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建言蒙僇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皇上覆載之量也。且

皇上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具疏空言，一二臣工始未嘗不相與也，今且短之，既而斥之，烏有所謂黨，而煩朝廷之大法耶？去年行刑時，忽奉旨停免。今皇上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轉圜動念，而臣已論定，噬臍何及？敢仍以原擬上。」上從之，戊辰州。自十四年正月入詔獄，積十有四月始得出，作再重重生詩。學龍，廷秀，仲吉亦戍。

道周道南都，至杭州，諸生迎至大滸，析鴉鹿疑義，示三易指歸，詩禮樂春秋及樂律論儒派。八月，荷芟入楚，未至。

上議起廢綱，禮部右侍郎蔣德璟言：「前少詹事臣道周，愚竊之咎，實皆自取，第半生孤苦，子幼家貧，萬里投荒，深可軫念。」德璟旋入閣。八月日講，上與輔臣從容語及張溥，張采之爲人曰：「溥小臣，且不免偏，何以負重名？」周延儒進曰：「張溥，黃道周，皆爲偏，惟是讀書博通，所以人人情之。」上默然。德璟因言：「前蒙皇上放道周生還，渠極感聖恩，但子方十歲，得免其永戍，量移內地，皆出憐才好生之德。」上微笑。德璟又言：「道周在獄時，寫有孝經百本，每本作文一篇，是感頌聖德。」黃景昉，陳演，吳甦合言：「道周事親孝，且清苦極不可及。」延儒言：「卽其讀書，亦尚可用。」上不答，惟微笑而已。明日，手勅：「曩諸先生面奏，永戍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成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憫。彼雖逼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

何赦罪，酌用密議來奏！」輔臣上言：「道周向來未經追琢，每有任性率意之咎，自蒙恩譴，裁抑陶鎔，聞已甚悔前非。每日在獄，手書孝經，極其感佩天恩，頌揚聖德。恭睹皇上勤學好問，稽古考文，臣等自慚固陋，未能仰承萬一。因思及道周博雅，透據臆陳，伏蒙皇上憐其貧苦，鑒其改悔，而軫及於人才當惜，赦罪酌用。斯真造化生成之恩，天地覆載之量。道原周職詹事府詹事，今既蒙恩赦，用似當還其故秩，以備史局編摩，更足資其一得。此又非止從道周起見也。」上報「可」。命卽擬旨。輔臣復上言：「皇上此舉，衆美俱備，從此知學行之足貴，信廉吏之可爲，所裨於作人磨世，君德治象非細。」是日，詔復道周少詹事。都下臣民，中外相慶。

道周已至九江，朝命敦促就道，旋請假歸里，以學龍廷秀等尙在戍所，席藁請命，亦得釋。道周既歸漳浦，堅臥不出。

明年甲申，三月，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起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時馬士英當國，道周入朝，無所爲。

乙酉三月，奉命祭告禹陵，舟泊龍江灣，夢高皇帝呼曰：「卿竟舍我去耶？」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時左都御史劉宗周去國，道周祀陵，留連紹興，彌月，三謁宗周，固却不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徜徉山水之日？』道周聞之，卽行。」

南都潰，馬士英東奔錢塘，道周逢之江上，痛詈之，士英落鞵走。及浙省降，宗周與門人前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等謀起兵，求道周計事，不獲，悔曰：「石齋夙有淵思，吾初不宜拒之太深。」

唐王在位，訪故臣於張家玉，薦道周，王拱手曰：「得此商彝周鼎，當爲廓廟羽儀。」道周來自浙，拜大學士兼吏部尙書，位首輔。鄭芝龍以公爵班宰相上，道周爭之，芝龍不肯出兵，道周憤時事不可爲，而荷殊絕之知，乃自請視師，經略江西。芝龍不與一卒，道周親書告身獎語，號召得百餘人，徑進出杉關，衆至萬人，田夫荷鋤從之，曰：「扁擔兵。」開府廣信，與楊廷麟，萬元吉爲呼應。王命家玉出屯金谿，以爲之援。道周遣家玉書曰：「道周之年，不能致遠，爲皇上爲馬；道周之力，不能任重，爲皇上爲牛；或者左右拾遺，因事靖獻，道周其皇上晨雞乎。」

時魯王上書福州，稱皇叔父，不稱陛下。唐正怒，殺其使者陳謙，遂植隙。道周移書浙東大臣張國維，熊汝霖等解之。大略謂：東遷以還，藉力督鄭，蔡丘而後，推德桓文。上愛殿下，篤於所生，勿以降階之問，爲博達所笑。其冬，徽州陷，道周提兵赴救。新守婺源令故門士，以書給約內應，抵明堂里，猝遇大清將張天祿，破執。天祿，史可法故將，一云道周武關所錄士。致書言：北軍欲附，須單騎撫之，公方巾儒服行。從者職方福州趙士超，通判六合毛玉潔，中書平和賴

繼堂，龍谿蔡春溶。

順治三年丙戌，正月七日，入徽州。元霄，見張燈爲魚龍百戲，趨營帳，念民爲之泣下。至南京，置西上門故尙膳監中，先後絕粒十餘日，作自輓詩，書後曰：「丙戌就俘以來，義在必死，未了諸緣，無所復憶。所憶者爲春秋表正，詩晷正，二書未就，及未登嵩室，陟華嶽之巔耳。表正爲少時舊書，墜婺源明堂，想已廢於兵火，無復能讀之者。嘗讀陳無涯兄弟，裁其大略，不知能竟之否。晷正必須吾自草，無復能傳其意者。如嵩華二嶽，先年欲以黃冠丐此了願。當遣戊辰州，乞多千里，移去灌園，爲林護菴銓部所尼，垂老得此，坐華嶽臥王屋，執筆以事詩，春秋，雖禮北斗，受玉虹，不爲過矣。生平所歷黃山，白岳，匡廬，九華，浮丘，龍首，穹窿，玄墓，洞庭，三茅，天目，徑山，西陵，委宛，天臺，雁宕，羅浮，懷玉，一十八翁，要當一一謝之。生死千秋，未必再晤，風雷楮墨，載其精神，亦使衆山聞之，謂我不薄也。」又云：「武夷天姥，繫於維桑，大滌焦桐，爲吾講舍，寤寐相繼，未之辭焉。」三月十五日畢命。韓四維子僧某歿而瘞之。凡八句中，賦詩三百十一章，自名石齋逸詩。曰：「石齋死後，世當傳之，以當逸事。」年六十一。贈文明伯，立廟福州及漳浦。所著有三易洞璣，易象正，緇衣儒行坊記，表記，集傳，司經局進呈諸書，行業，詠業，焚草，解遼，環，解齊環，榕壇，問業，逆流，草駢，枝集，浙闢，策問，洪範，月令，朗義，孝經，大傳，鄰書，大滌，函書，逸詩行世。夫

人蔡，名玉卿，能倣道周書。嘗集兵萬人，號夫人軍。已而鑿乏解，子四子中，子成，子和，子平。

論曰：莊烈自信王繼統，無腹心股肱之助，不動聲色而除魏忠賢，天下欣然以爲明王復出。泊臨御十七載，憂勤宵旰，終用身殉。後之論者，不欲以亡國之咎咎之。然剛而自賢，莫肯虛下，屢用詔獄，廷杖以待言者。任人理財，每與大學平天下之道反其好惡。觀黃道周、劉宗周之進退，亦可見矣。其失天下，不可謂已無以取之。宗周粹然儒者，非一代之士。道周說經議事，與匡衡、劉向相類，而直節則李膺、范滂之流；雖才不及濟亂，要亦三百年之元氣所留也。嗚呼！後之人主，無執理任剛，決於遠諫，使君臣俱覆，以宗社爲孤注，如莊烈者，可不鑒哉！

蔣德璟

蔣德璟，字八公，泉州晉江人，進士。崇禎中，官詹事侍讀學士，遷禮部右侍郎。十四年，晉尙書，與黃景昉、吳牲同爲東閣大學士，入直。德璟明習國典，曉練世務，立朝持正，和而近情，上甚嚮之。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埏、熊開元得罪，且不測。德璟引唐太宗優容魏徵事徵解，上頗改容。宗周削籍歸。又偕周延儒因日講進言，赦前少詹事黃道周，復其官。

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陷山西，三輔震恐，上罪已求直言。科臣光時亨疏陳練餽之害。德璟

要本謂：「曩來聚斂小人，倡爲練餽搜括諸議，以致民窮禍結，危及社稷。」上大不懌，召問聚斂小人，誰也？對卽前戶部尙書李待問。乃極言抽練無實，空增七百三十萬之餽，民安得不困。上怒德璟朋比，遂引病出直。三月八日，疏辭去國，舟及滄津，京師陷，時論深惜德璟。福王時，德璟不起。唐王在位，應召入直，位次黃道周下。嘗自請行關，相機督戰，守關將施福等不受節制。德璟知事去，太息，乞罷職歸泉州。大清兵下泉州，不食死。所著有懋書行世。

路振飛

路振飛，字見白，直隸曲周人。天啓五年進士。崇禎中，官福建按察使，晉僉都御史，巡撫淮揚。唐王在鳳陽高牆，振飛入見，奇其神宇器識，深相結好，奉私錢周之。由是知府張以謹以下，視遇有加，吏不侵辱。福王立，中外洶洶，鎮將劉澤清、高傑，欲寄家屬於江南，左都御史劉宗周劾之，并及振飛。已，廉知振飛公清，尋悔曰：「參兩鎮過責淮撫，是余激也。」乙酉五月，南都敗，振飛東走，及其鄉諸生韓雄都等聚兵太湖，不降。

唐王思奮恩，使吳江諸生持勅書訪之，勅曰：「麥飯豈粥，念久欲報。」旣至，拜文淵閣大學士，入直。振飛持論有執，不肯阿上。上欲用王期昇爲總督，彭遇廳僉都御史，振飛及曾櫻封

還內降，上意未釋，曰：『方今多事，必循資格，豈得非常之人，恐非休休雅量。』振飛執言：『臣等無私隙，遇颺降賊，乞憐馬士英，爲浙撫搜括激變。期昇在太湖，奉劍州知州朱盛徵，始稱通城王，繼稱皇帝，賣官奪女，百姓不容，故爾逃來。若大用此二人，無乃傷新政乎？』卒從其諫。

大清兵至延平，王乘馬奔，振飛追扈不及，緝郡武山寺。

會 櫻

會櫻，字仲含，江西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天啓中，知常州府，時有詔逮高攀龍，攀龍自裁。緹騎欲載屍察驗，并逮其子回奏。無錫知縣吳大朴，依阿其間，櫻力持不可，乃免。與李應昇爲同年生，借官帑以給官旂之速應昇者。時常民集者數千人，欲擊官旗，櫻再三曉諭而散。崇禎十六年，爲登萊防撫。大清兵破萊陽，棲館，寧海諸州縣，二月廿一日，攻登州，櫻禦之，乃退。嘗爲副使，分巡興泉道。

唐王時，拜大學士，入直。櫻忠款懇至，言語委密，處孤主驕臣之間，調護上下，使無疑忤；上親臣腹心依之。鄭芝龍不肯出兵，芻往來延建，櫻以爲此非遲久策，失海內望，請速幸贛州，并力出江西湖南。卒不決而敗。櫻至廈門，依朱成功，辛卯春，大清泉州守將襲破廈門，成功還救。

不及，櫻自縊。

傅冠

傅冠，字元甫，江西進賢人。丙戌二月，以行在太子太保，兼禮兵二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督師，同忠孝伯朱成功，大守永定關。崗兵張安，丘華，俱聽節制。前軍方入建昌境，餽已告匱，後軍聞警，輒歸。冠見令不行，十二疏乞罷，不許。後勅揭重熙佐冠共事，冠無心任職，日午方起。重熙奏之，乃勸令歸。

九月晦，汀州破。大清兵分道自江西入邵武，冠避泰寧之分水村。村人江亨龍新執贄，縛冠以獻，大帥李成棟解縛，進曰：『公大臣，釋留，當取令旨，但去髮，保無他。』冠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乎？吾鄉先進也！吾鄉惟有斷頭宰相爾。』成棟載至汀州，飲食與俱。已而成棟入粵東，使鎮將李發衛之。十一月廿一日，對局弈罷，發閱文書，曰：『公必不順，令旨收公矣。』冠欣然曰：『早畢我事，爾之賜也。』整衣冠南向拜，曰：『負國無狀，死不足贖。』復西向拜，曰：『祖父暴骨，愧見先人地下。』

初，就執日，歎曰：『負國重恩，永慚地下。』以足三頓地，夜半，風雨大作，頓足處崩陷數十

丈。其首函寄汀獄，或無故動搖。數見夢於獄，夜嘗有光。囚冤濫者，祈卜，皆奇驗。家人傅國楨等負其骸，初墓汀之羅漢嶺，與忠誠伯周之蕃相望。閱三年，冠子號哭，請合身首，歸葬。舊衣二乘，故汀墓旁，經年色如新。行道指曰：『相公衣。』

卷四

金聲

金聲，字正希，徽州休寧人。從父商武昌，以嘉魚籍中天啓甲子鄉試。崇禎元年戊辰，成進士，選庶吉士。己巳，王師薄郡城，袁崇煥敗，上御左順門，問方略。聲伏地哭，舉同館劉之綸、白衣申甫知兵。申甫者，雲南人。初爲僧，自言：入嵩山遇異人，授以書，中言車戰，乃習之。瘞其書嵩山下，脫浮屠服，遊京師。與聲、之綸善，三人甚相得。至是，上命甫隨之綸入對，大悅，立擢之綸兵部右侍郎，甫京營副總兵，聲試御史參軍事。然實無兵與甫，聽召募市人，取民間牛車，加竹盾給之。疏陳不可狀。而忌甫者謀委之餌敵，日夜督戰，竟敗。

先一日，總兵滿桂戰歿安定門外。甫繼出，死蘆溝橋。越日，之綸取遵化，軍娘娘山，遇伏，死戰一晝夜，援兵不至，流矢貫顛死。金聲嚙其鏃出，以授其母，賻喪歸蜀。言者論聲書生誤國，上遣中使覘聲館，布被蕭然，爲太息。與至郭外，得甫屍，喜曰：甫能死事，雖敗，舉不失人矣。聲自劾，上察其清忠，贈之綸官，予諡察葬，而復聲庶吉士告歸。

十六年，流寇蹂躪黃，將逼留都。聲遭父喪，亟起請當事團結鄉勇守禦。時馬士英開府鳳陽，募黔兵數千，紆道侵掠饒徽界。徽人以為賊，縱鄉兵格鬪。脫者奔告士英，言金翰林實主之。奏聞，逮治，聲慷慨就道，曰：「吾不出衆無所恃，再疏中本末，上識聲名，特旨修撰起用。會母喪，力請終制。明年三月，都城陷，慟哭嘔血，不復生。」

甲申五月，王師下南京，徽民議降。聲奮身出懸高皇帝像于明倫堂，率郡人大臨三日，起兵。閩中授僉都御史，巡撫池太，徽寧晉兵部右侍郎，假便宜。然池寧太已歸大清，三面敵境，獨用徽城孤撐，當杭嚴上流。凡三閱月，會道臣林貞從福州至，主客相疑。張家玉請分嚴杭隸貞，令徽得展布，無使一瓢百輿。張天祿自寧國引兵薄徽，聲嬰城守，黃澍由饒州詐言逃歸，開門延之。是夕，城遂陷。先是，聲知不濟，麾將士曰：「徽本不欲守，吾為禍始，義當死。汝曹從吾死，無益。」多涕泣不忍去。

至南京，洪承疇欣然迎見。聲張目問之曰：「卿相識否？」曰：「爾金正希，胡不識？」復語聲曰：「爾相識否？」聲曰：「未之識也。」曰：「吾承疇耳。」聲叱之曰：「承疇登甲第，受神宗皇帝，莊烈皇帝深恩，歷重任，死松杏，先帝震悼輟朝，與祭九壇，賜廕二子，仍望祭立廟，祀春秋。此我朝忠義之臣，何物么麼，敢冒其姓名耶？」承疇俛首已，謂此人老，火性未除，吾不能再見。

屢使勸之降，不可。十月八日，死于通濟門外。望拜孝陵，端坐受刃，年四十八。子敦涵，問道走閩。贈禮部尚書，諡文毅。從死者參軍江天一，目有傳。一云：天一掖聲歷階，每佐聲申語，辭氣甚厲。稍近承疇，出袖中硯擲之。承疇大怒，牽出斬之，罵不絕口。聲亦于是日遇害。

萬元吉

萬元吉，字吉人，江西南昌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中，監大學士楊嗣昌軍，扼夔門，與石柱女帥秦良玉合兵擊賊。招降關索，惠登相，王光思，有功。會嗣昌敗，薄其賞，稍遷大理評事。李自成陷西安，上命大學士吳牲出師，以元吉充軍前贊畫。尋召還，牲不果行。元吉在軍中久，曉練兵事，諾宿將左良玉，金聲桓等皆憚之。元吉亦見天下壞，矢報國。

乙酉，良玉死，子夢庚及聲桓等以全軍降大清，南都守。元吉散家貲募兵，與清江進士楊廷麟，同郡進士郭維經，起義師于贛州。元吉扼吉安，東西犄角，軍容甚盛。

時大清已命聲桓開府南昌，所部皆左營饒將，南軍不能進。聞福京立君，拜表請乘輿親出江西，臣等堅守贛州，以待王師。詔加元吉，廷麟並督師大學士，維經兵部尚書。命鄭彩出杉關，蘇觀生出南安，進恢湖東，援贛。彩逗留不行，而永寧王招峒兵謝志良等，復建昌，撫州，數月

之間，湖東屢失屢復。

丙戌二月，吉安陷，元吉退守皂口。大清盡下湖東西，殺永寧王，進逼贛州。元吉亦遂入贛，贛人將竄，見督師移眷入署，始定。元吉分兵三營，番休辟，黎遂球等爲監軍，以兵科楊文薦任城守，而身晝夜督戰。下及婦女，皆感其意，曰：「甘死無貳。」援兵累敗。六月，廷麟等又收散亡及滇粵兵，進營城下，共四萬餘人。元吉欲待水師至方戰，王其弘諫，不聽。

八月，大清兵迎擊水師，乘勝遂破諸軍，自是贛州城下，無一廝卒。廷麟等入，與元吉共死守。福州既陷，贛州援絕，元吉斷指入函，請救于湖南、廣東，蘇觀生在南安，觀望不敢前。大清兵築長圍困之。自五月至于十月，城中食盡，斗米至八錢，餓死載道，人無畔志。元吉子欲縋城請降，斬之，人呼元吉爲『萬精忠』。

初三日，大兵獲響導，夜自小南門上，鄉勇猶巷戰。及明，大兵大集，城上舉炮，皆裂，遂陷。元吉、廷麟赴水死，維經入嵯峨寺禁死。同死者：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太常卿彭明生，主事裴芬，林璵子，斯昌，王其弘，黎遂球，柳昂霄，魯嗣宗，錢謙亨，御史姚奇胤，舍人袁從謬，劉孟鈞，劉應泗，贛州同知王明俊，推官吳國球，知縣林逢春，臨江推官胡縝，監紀通判郭寧登，鄉紳盧象觀，舉人馬芝，貢生楊述鴻，諸生段之輝等數十人，士氣大喪，南中精銳亦盡。時議以爲王亟幸贛，則元

吉等不死，而贛不陷，福州亦不亡。贛之陷，唐王爲之。

楊廷麟〔傳缺〕

曹學佺

曹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嗜古博學，天啓中，以文字觸魏忠賢怒，削籍，名重海內。累官四川按察使。唐藩卽位，文臣任事者，首張肯堂、何楷，及學佺。而學佺尤饒大略，因事有匡建，鄭芝龍以下咸敬禮。王知其宿儒，言無不從。晉太常寺卿，行在禮部右侍郎，署翰林院事，纂修崇禎實錄總裁，專設蘭臺館處之，編修何九雲等皆屬焉。學佺討論本禮經，行朝戎祭，封爵，贈諡，並遣詞臣咨問，倚以取勘。始捐家財助軍，青堂等議用水師，又括萬金助海舟。天興饑，買米以賑。時年已七十三歲，福州陷，沐浴正衣冠，縊於中堂。子女被收，五日始得蓋棺，蟲流于戶。所著有石倉集行世。

先是，大清兵至延平，閩縣貢生齊巽，中書張份，醫僧不空等，陰結衆起義。使告學佺，學佺資之千金，始克召募，殺來師之縣民榜者，人心震動。永福人黃璣密報負勒，急下福京，遂各解

散聞人皆惜巽等之志，痛學佞。

姜一洪

姜一洪，字開初，紹興餘姚人，鏡之仲子也。登萬曆丙辰進士，累官至廣東布政使，所在有聲蹟。己酉五月，魯王監國紹興，毀家助軍餽。尋以黃道周薦，詣福州，唐王問：卿來大不易，一洪伏地脫幘曰：臣髮故在也。上喜，手掖之，除吏部右侍郎。

比大清兵迫，唐王將幸贛州，命一洪兼戶部尚書，先行，集援師。未至而汀州陷，贛州亦破。一洪次寧都，慟哭曰：吾間關萬里，從朱氏子孫，今已矣！夜赴榔木里水中死。賓從皆散，獨兩僕不去，哀慟，村里諸生鍾國士等爲殮。子天植，奔計，負骸骨歸葬。

吳聞禮

吳聞禮，字去非，浙江錢塘人。唐王時爲上游巡撫，自請防禦分水關。及敗，逃入山寺，不肯降順。人勸之曰：『豈有堂堂巡撫，而畏死耶？』復率鄉勇赴敵，爲亂兵所殺。

鄭爲虹

鄭爲虹，字天玉，揚州人。崇禎癸未進士，年少美丰姿。初令浦城，清操愛民，聲冠閩中。唐藩入仙霞，下令求遺書，爲虹進大明會典。及即位，召爲御史，浦民交章乞留，具言不可去者十。乃卽命爲虹以御史知浦城，巡視仙霞關。軍人相戒勿犯浦境。尋命巡按上游。鄭芝龍標將陳俊奪民船，爲虹召而叱責。芝龍密訴于王，王曰：干戈未靖，全賴文武和衷；爲虹叱責，亦是代卿爲東。芝龍不敢復言。丙戌七月，大清兵取衢州，將度仙霞，潰兵南奔者，焚掠爲食，人士流離，家不相保。爲虹閉城，發倉米銀布以犒，驢呼而去，一郡獨全。

八月十七日，大清兵至浦城，百姓請爲虹出降，不可；請行，又不可。軍人擁見貝勒，迫之跪，不屈。勸令薙髮，爲虹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我生何用？髮不可斷也。』明日復見，責輸餉。爲虹謂：清白吏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爲虹以民窮財盡，執不可。噴血大罵，乃令斬之。爲虹大呼，奪刀刺胸，不殊，遂見殺。家僕陳龍，都督洪祖烈，遊擊張萬明父子，皆從死。建人爲立祠。與爲虹同日死義者，給事中黃大鵬。

王士和

王士和，字萬育，江西臨川舉人。唐王時，知延平府，居官廉正。大清兵至延平，從龍者咸遁去。士和曰：『吾受國命守土，不能持寸鐵赴鬪，死有餘愧，忍偷生哉？』先一日，分理家事，正衣冠，縊堂皇，百姓奔哭，鳩金殮之。大清兵亦爲嘆息。

胡上琛

胡上琛，字席公，其先直隸山後人。永樂中，祖失里本以功授燕山衛，後陞福建右衛指揮使。上琛十八襲職，體弱不勝，折節讀書。唐藩加錦衣指揮，從至延平。大清兵至，誓必死，使人求毒草。妾劉氏恚曰：『君以我婦人，不知節義，故不使聞耶？吾心決久矣！』上琛喜，並坐飲藥酒而卒。時上琛年三十八，劉年二十一。劉有母，亦不奪女志。

蘇觀生

蘇觀生，字宇霖，廣東東莞人。福王時，官戶部主事。避兵東至杭州，與鄭鴻逵奉唐王入閩。

觀生見際喪亂，諸王獨唐藩賢，可濟大業，委心服事。唐王卽位，拜大學士。時閣臣多用耆望，而觀生新進柄政，自首輔黃道周以下，皆重其才。第乙酉七月，餉儲賢節，觀生以爲非時務所急，力勸王幸贛，就楊廷麟，毋久留福州。鄭芝龍格其議，有詔觀生先赴南安，聯絡江楚。王親祖之殿門，觀生叩頭出，登車，慨然有澄復之志。

丙戌四月，大清師圍贛州，觀生退保南康。五月，援兵潰，觀生收散卒，及大清師遇於李家山九牛間，數戰皆捷。解圍，屯水西，進復圍之。十月，贛州陷，廷麟致命，觀生棄南安，入廣東。

時大清師已破汀州，莫知唐王音息，監紀主事陳邦彥，勸觀生疾走惠潮，以扼東兵，則兩粵可保；觀生不從。將至廣州，聞桂王監國肇慶，觀生與丁魁楚有隙，不擇已，從邦彥諫，遣詣肇慶勸進。

會唐王聿錞浮海達廣，觀生意變，曰：大行皇帝親弟今在，外求君，非義。遂背邦彥，立唐王，稱紹武。召海盜石馬、徐、鄭四姓，授總兵，使拒肇慶。桂王卽位，班詔廣州，觀生頗內懼。兵部侍郎林佳鼎，故監司廣東，與總兵林察同姓，相善也，佳鼎信之。至是，督西師與李明忠、龍倫、蘇聘等次三水，察令四姓盜迎降，覆佳鼎于三山，行朝大震。觀生由是駭。

而大清將李成棟，已進陷惠潮，廣州未之知。城中兵西出，十二月十四日，有十七騎且趨

會城，諜報曰：『北軍至。』觀生曰：『潮州文昨夕到，胡妄言？』斬之。向午，數騎抵東郭市肉，守門者猶以爲招來海上盜，門遂不閉。須臾，傳令歸順。時宿衛尙萬人，觀生急收之，至者僅數百。大清兵擊走之。遂執唐王。觀生過給事中梁鑿問計，鑿曰：『死耳！』乃大書：『大明忠臣義士，固當死。』九字于壁，而自縊。顧元鏡先椎髻，號于市曰：『大清天兵至此，汝百姓今安枕矣。』又出示云：『恭惟大清皇帝，應運而興，天兵臨粵，逆藩授首。』大兵之入，咸謂元鏡實召之。唐王初走洛城里，元鏡家僅跡以獻。何吾騶，王應華，俱降。

論曰：嘗見前輩所紀『東粵遺事』，云：觀生早立清節，筮仕八載，囊無餘金。比鎮南安，糧運不繼，動輒掣肘，仰天嘆曰：『吾年五十未有子，老母七十有八，今嶺頭幾日地，豈不懷歸？然身受君命，事苟不免，有死而已。』迨羅明受不揣地利，水師一戰輒敗，諸軍以次潰逃，南康重兵，聞風驚遁，觀生遂度嶺還粵西。適指揮使王之臣等至，知延邵俱陷，失唐王所在，觀生揮涕曰：『使登早詣虔，不致有今日。』馮兼三嘗投刺謁觀生，兼三數爲畫策，不合。語人曰：『余死報國家。』兼三曰：『嶺外絕好死地，已舍卻，不知今何地可似贛州也。』觀生雖作色，亦輒改容。及大清兵入廣州，卒不食其言。然力小而任重，智淺而謀大，味一統而虧大信，無以安內而攘外，乃其所短也。兩粵之陷，戎由觀生，獨哀其志，故立傳焉。

卷五

張國維

張國維，號玉筍，浙江東陽人。天啓壬戌進士，除番陽令。以卓異入爲刑科給事中，陞太常少卿。崇禎七年甲戌，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甫受事而流寇犯安慶，參將唐某受賂給，全軍覆沒。時國維方壯年，報至，頭鬚一夜頓白。親督兵至安慶，見道官吏可法，異其才，具疏請益設安慶巡撫，卽以可法任之。諸所任寄威得人。撫吳八年，賊不敢犯境。陞工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山東饑，米石八兩，而三吳石三兩；以應天所屬河工銀，盡糴米輸濟寧，每石水脚加五錢，得羨米倍贏。遂設粥廠十餘所，使官督賑，全活百萬計。賊李青山衆數萬，殺逐官吏，國維討平之，獻俘于朝。廕一子，世錦衣千戶。

十五年壬午，冬，大清兵破薊州，南略山東，青、兗諸府皆陷，德王、魯王遇害。命推可任本兵者，舉國維，星馳赴京受事，總督趙光抃戰于羅山，大敗，亡二萬餘人。周延儒視師，匿不以聞。是時，兵科員缺，國維題龔鼎孳等六人。蔣拱宸恨不與，及爲御史，彈國維。謂：西協地六百里，而國

維設防止五百里。疏七上，明年二月，與延儒俱放歸。

十一月，追諭羅山事，被逮。舟過吳門，士民號哭塞椒橋，大聲前問孰爲錦衣衛官校，船者國維恐有變，解纜急去，衆乃散。詔獄擬辟，山東南直百姓叩闕訟冤，遂以原官募兵浙直。

行十日，都城陷，國維星夜抵浙，圖舉勳王，得精兵三千，至鎮江。會福王立，乃朝留都，欲與史可法合兵北出。以國維爲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協理戎政。馬士英議不合，乞假歸葬。祖母。乙酉五月，南都破，鄭遵謙起兵紹興，國維至台州，迎魯王。晉少傅，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歸集東陽兵，守錢塘，屯長河頭。首參馬士英十大罪，士英懼，不敢入朝。時紹興富家以助饑受累，國維不忍，用東陽世產鄰富家者，與原券計值，令出甲士，具衣械，程日給糧，總抵價若干，以土著之家，養不逃之兵，富人得產，而軍興得兵食，人情大歡。

福建詔至，加國維東閣大學士，輔魯王監國。廷臣多欲開讀，國維曰：「唐王提兵北伐，老臣當教死前驅，若止一丸封嶺作天子，空以官爵墮散浙東將士心，大敵逼江，且晚欲渡，臣不敢奉詔。」手敕七至，竟不發。國維深塹壁壘，沿江多置木城，激厲將士，爲取杭州計。而方國安不同心腹，鄭遵謙等義兵又多烏合，是以不能成功。

丙戌六月廿八日，大清兵渡江，諸營皆潰，國維歸東陽，守陷阮嶺。六月，貝勒入閩，過東陽，

將抵陷坑。國維請東陽令吳琪滋至，曰：「國維今日死，天氣方炎，恐腐爛不可辨識，將謂吾逃貽禍此地，故特相邀，令君視吾死耳。」吳令涕泣。國維殊容暇，取素縉書：「負國，」「念母，」「誠子」三詩，又留詩贈故人，冠帶北面稽首。謂僕曰：「吾大臣死王事，禮也。兵將在東陽者，因我及難，可昇屍詣門一謝之。對太夫人勿言我死，言遁去。坐我中堂，俟官來見，始可殮耳。」遂赴水死。年五十二。騎園宅，見屍坐廳事如生，或叩頭痛哭，問之，則多濟寧人，饑年食其粥以活者。夜，有兵數十人，挾婦女宿其殯園，見堂皇燈炬，國維白髯絳袍，南面，刀戟列侍，兵大呼，遂不見。亟起，叩頭柩前，避去。

桂王立，諡文忠。長子世鳳，掛平魯將軍印，封武康伯，不受。次子世鵬，官尙寶司卿。世鳳被殺。張存仁自閩歸，百姓數萬遮馬前，請世鵬命。存仁曰：「吾少時卽耳若父爲人，」遂釋之。

論曰：唐魯之議，以南稟閩朔，而不解兵爲正。蓋當其時，受兵者魯，魯一撤兵，卽錢塘不守，仙霞尙安蔽乎？昔人論南北之勢，守江不如守淮。閩之有浙，猶江之有淮也。若楚蜀江粵，皆藉唐王名號。維留土無二王，魯王自當退居重耳之位，諸臣共圖狐趙之勳，大邦維屏，三百年宗盟，不正有賴乎斯日歟。故鄭遵謙之拜疏迎駕，陳函輝之請殺金堡，或激或詭，二者均蔽。獨張國維適老臣謀國之體，石匱書所載，似亦未之審也。

徐石麒

徐石麒，字寶摩，浙江秀水人，天啓壬戌進士。授工部營繕司主事。魏忠賢有調發，多格之。房師黃尊素下詔獄，納橐籥，募金抵誣賊，由是削籍。崇禎立，起南禮部郎中，累遷吏部文選考功郎中，佐家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奏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凡，溫體仁，私人皆庇之，南計不少徇焉。遷尙寶司卿，應天府丞，行尹事。時方裁驛遞食縮，而馬如故，農里重困。石麒計救之，無若召募，且勾胥吏故所乾沒，有餘資，積患頓解。三俊爲刑部尙書，以輕比下獄，黃道周，黃景昉言之于經筵，上怒未回。石麒朝，元旦奏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嚴威之下，臺引株連，九死一生。今又以輕擬深督三俊，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鍛鍊爲能事，以鉤距爲精神，非復慎獄之本意矣。」疏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用石麒通政使。時治尙綜核，放棄者多造言語，妄陳端末，納言承行，不給，石麒剖斷嚴敏，告訐衰息。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關員先後二十四人，石麒與焉。稱疾不赴召對，故免陳演之譖。轉左侍郎，署部事，尋卽眞爲尙書。言：「邇年刑官擅背律條，嚴文刻深，使吏胥上下其手，僥倖之徒，以賄爲市，干和召愆，其失非細。」因條上附會律文之謬數十事，會清獄，石麒盡心明允，理出冤滯近萬人，貫城幾空。

陳新甲下獄，政府以下皆爲營救，石麒獨言：「俺答闖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惟後此遼瀋廣寧之陷，誅止督撫，不及中樞。故新甲覬引例自寬，不知此例乃天啓間陵夷解紐之政，非祖制所有也。今親藩膏刃，百城流血，變星之罪，未若是烈。人臣無境外交，新甲身在朝廷，輒擅便宜通款北境，辱國無君，莫此爲甚。」上覽疏，新甲即日棄市。

司禮王裕民，私庇劉元斌，並逮獄，上欲殺之。石麒爰上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終不同。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注，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煙瘴已極，過此非臣所敢擅。」入，上竟以內廷欺罔隱微，斬裕民而歎諭石麒。

洪承疇救錦州，束馬未動。職方張若麒，以中樞私人，出關督戰，遂大潰，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奧援，司官遷延不識，石麒謂：王樸以倡逃誅，陳新甲以誤國辟，而倡倡逃誤誤國者安得減等？論若麒如律。

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採，熊開元革職。石麒上言：「陛下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選矣。」上不聽。採等自詔獄改刑部，石麒輕擬，失上意，遂罷。

221 甲申五月，福藩立，起右都御史改吏部尙書。時江左草創，自石麒與劉宗周、黃道周出，始

成朝廷。而馬阮用事，率降中旨，餘除不由部推，石麒爭之不得。士英冀以定策封侯，中人韓贊周主之。石麒獲疏，昔世宗欲封楊廷和，蔣冕伯爵，並辭不受。今國恥未雪，豈輔臣裂土自榮之時？俟克復神京，成功大定，加恩未晚。士英氣奪。又言：「皇考福王殉難，先帝令勳臣黃門，恭視舍殮。今先帝梓宮何所，封樹何似？乃遣一健兒應故事，示天下無悲思大行之意，何以鼓舞同仇？」不報。御史黃耳鼎，論石麒殺樞臣，敗和議。石麒具陳始末，小人賣國情狀始露，而石麒亦告去。自宗周，石麒去，南都竟敗。

乙酉四月，大清兵渡淮，黃尊素子宗羲，勸石麒避地四明山。石麒不可，曰：「馬阮已壞天下，雖智者難善其後，惟有死此一塊土耳。」

會朱大定等謀守嘉興，議奉石麒爲兵主事，未集而敗。閏六月二十四日，大清兵圍嘉興，石麒由村舍叩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請入與城同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陷。石麒朝服縊天寧寺，納其屍櫬中，諭三旬始殮，如生。而是時宗周在越城，饑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出城外而死。海內高二人之死，能盡其義，爲作「降城歎」：「我公來」樂府美之。

石麒清修絕俗，弘長後進，尤急人之難。吳昌時敗後籍沒，力言當事，止沒田產，他爲類免。

驪昌時者，又欲竄其子弟于許都叛黨之內，復理而出之。孝廉祝淵，上書頌宗周，緹騎逮問，石麒麟金吾無殺義士，淵得生出。生平強記經史，尤熟明事，章奏精洽，鑿然可施行。

石麒麟年六十八，無子，初以私屬爾穀爲子，已二十六年，始立柱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後不可私。子惟父所愛，卽子之；後非薦之祖禰，而享告之，宗族而信，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是人皆可子之證也。傳曰：『鬼不歆非類，神不歆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唐王贈少傅文淵閣大學士，諡忠襄。爾穀官御史，與同郡錢稱友善，後並以太湖事牽連死。

熊汝霖

熊汝霖，字雨殷，浙江餘姚人，崇禎辛未進士。爲戶科給事中，直諫有聲。貶福建按察司照磨。南渡，起吏科，論廠衛告密之弊，及阮大鍼不當用。馬士英忌之，歸里。汝霖雅受知都御史劉宗周，乙酉，南都潰，潞王監國杭州，大清兵且至，宗周趣守道于潁，守紹興城。而寓書招汝霖餘姚，未得相聞。既而杭州降，事益迫。宗周復令諸生張應燁往說類，使聯絡汝霖計事。類疑未決。汝霖報書：「先生誠用霖計，立宗王之才者，藉援未孩，推轂方藩。今閩兵數十艘，見屯蛟川，檄

令移泊錢塘東岸，敵必不敢問渡。更沂徽寧邊左兵，擣盧建業，彼必退而內顧，東西同膽，恢復可圖。」宗周趣之曰：「門下有意，高皇一線，請急入郡。」

六月十九日，通判張懷賚版諸生耆老，奉牛酒渡江，輸降。大清招撫使至，汝霖謀爲邑人所覺，避之山中。

閏六月八日戊子，宗周不食卒。其明日，孫嘉績起兵餘姚。又一日，鄭遵謙起兵郡中，斬懷及攝會稽令彭萬里。汝霖募兵寧波，來會嘉績，合軍，軍西陵。

初，宗周臨終，謂門人曰：「我緩死，以兩股諸君不忘明室故，今已矣。」彌留，猶取几上硯書一「魯」字。汝霖叩靈牀，慟曰：「先生有命，霖何敢忘？霖生於王事之以死。」比方國安王之仁等兵集，遂共奉魯王以海鹽國，從宗周志也。

汝霖已渡西陵，札喬司，進至海寧。召父老諭以國亡君殉，三百年澤不可負，聞者感動。拜轅門，至萬人。以邑進士俞元良指揮，姜國臣主海寧事，忠義響應，所在皆稱熊兵。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

七月八日，海寧復陷。元良戰沒。閏月，國臣復聚潰衆，入守海寧。前定番總兵汪碩德，集兵萬人雙林，請師期，使移札塘棲。八月五日，遣副將趙清會義與將鄭維翰，赴黃天蕩，繞敵背。前

錄黃岳，參將諸盧崇，邵應斗，四百人伏海塘。監軍道孫嘉績，北洋總兵張名振，並置伏兵，斬首六十級。維翰兵不進，清被矢，死亡十餘人。十六日，還喬司，汝霖營于中，嘉績營于東，饒肅樂營于西，遣盧崇，壽胤昌，抵牛頭寨，焚敵營。百騎突出，都司張行龍戰甚力，騎東去。邵應斗接戰，北軍大至，綴三將，以數百騎趣汝霖。清兵胡陞發大礮，斃七騎，騎東衝孫營，孫營礮炸，遂敗。爭舟墜水，汝霖馳刀砍之，不能禁。諸生趙之堅，奮長刀，殺六人。參將盧瑋新至，亦奮擊。敵辟易，簇騎攢之，與孫光祖，周宗鎬，胡陞各被數十刀死。汝霖大呼船兵再上，矢及身，帳下強掖下小舟，知戚死者數十人。

九月諸帥相見于小壘，議大舉，朝以九日會龍王堂。風雨阻潮，皆失期，汝霖獨帥所部至六和塔，助王之仁戰于江，大礮殺傷甚衆。王之仁兵登岸焚寨，執馘，薄暮乃歸。十二日，再戰牛頭灣。時軍餽不繼，人心離阻，之仁營有逃者。汝霖上言：臣四月江舟，風雨飢勞，遂膺腹疾。自小壘至西興，延袤六十餘里，彼方備舟喬司，潛謀徑渡。臣及嘉績標卒，兩家不過千餘，緩急何以防禦之仁一腔肝膽，心力相違，宜溫言諭留，勉圖後效。朱大典部內火器最精，原任總兵尉允昌，文武兼才，豈合投閒諸暨？敕卽統大典兵江上。海寧新令已至，宜令張名振速渡，以固浙東門戶。名振違令，竟歸石浦。

福州詔至，內外欲開讀，汝霖泣阻，不聽，避之小廩。魯王下令返臺州，汝霖疏留，以爲：「今日之事，殿下宜力疾江干，檄閩師刻期來會，使浙西克復，仍藉廟謨。唐王親來，亦當心折。若戀戀宮眷，遽返旌旄，思爲退保之圖，久成日蹙之勢。傳之海內，未爲克讓。又臣標參將張行龍，以臣令回籍臨平，圖結義兵，夾攻內應。其家丁陳義，入杭偵聽，聞已具舟，旁結草人，思賺我火器。而寧鹽義士沈窳，查繼美，陸鳴時等，同時具來，言起兵家難狀。徐出啓疏，以近日嘉湖鐵騎，盡返武林，但得精兵數千，直擣嘉興，斷其往來餽道，杭城自成坐困，勝于今日阻江索戰。我客彼主，勞逸相萬。乞優遷窳等，以彰激勸。若王必欲東歸，臣亦惟就海島死耳。」魯王手救褒美，比之韓愈，乃不果行。

十月，汝霖移泊龍王堂，又疏：「今日會稽隙地，竟作京雒規模，諸臣之薪膽未嘗，末世之秕政悉踵。內員出司軍餽，外戚入典禁兵，驕卒闕于街衢，青衿譁于殿陛。行間文武，動以朝政爲辭，文其退縮。惟殿下奮然更始，副遠近之望。」十五日，汝霖揚帆渡江，奪遵謙所失大舟以歸。十八日，又進軍，部將魏良，黃麒，吳彪先登，北騎六百伺南軍濟，突擊，良等且戰且退，汝霖親督軍中乘小舟對射騎，死百餘。諸生錢振宗，死者亦十餘人。

汝霖麾下，多農井新募，徒以忠義激厲，在浙中凡一載，大小數十戰，累遇敗覆，而志氣不

隋。雖方王驕將悍卒，皆畏待如神明。陳萬良，沈羽箭，結寨塘棲臨平間，汝霖欲得其兵取北關，遣張行龍招之。萬良受書，泣曰：「久望熊督師，無途自達，乃今江東亦知有吾輩矣。」後萬良西行，復城邑，大清兵斷其後，不得出，死于門中。

丙戌六月朔，浙河新潰，汝霖扈魯王，沿海南次長垣。時唐王已走死，閩地內附。魯王以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因鄭彩抵福州，軍聲大振，八閩皆詣汝霖，請劄起兵，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戊子，魯王在閩安鎮。鄭彩專橫，汝霖每折以禮。定達伯周瑞惡于彩，汝霖票擬右瑞；彩故忌人心歸汝霖，因是積恨。又與遵謙爭商舶，恐其襲已。會汝霖休沐琅琦，彩裨將李茂守琅琦，與汝霖奴子爭口，熊鄭兩家除夕相問遺，茂以告彩，曰：熊鄭將爲難。五月十七夜，縛汝霖并幼子投海中。越三日，殺遵謙。凡越中建義者，皆盡于彩。惟嘉績以丙戌六月死于舟山，汝霖之死，後嘉績蓋二年矣。

熊汝霖傳後

汝霖初知同安縣，有強直聲。嘗渡海收紅毛於廈門，入爲戶科給事中。辛巳，江南疫，飢人多死，米石直銀四兩，轉運不至。出給事中七人，分行督漕。汝霖當上江，遼練正耗二百四十一

萬石，如期而集。民不病。時上意廷臣儒懦，不次拔授，左官外附，競張空虛媒進。汝霖以量才不如數勞，破格壞典，不足以得非常之人，祇爲倖階。一切敝功御覽名色，皆宜報罷。保舉大將，必連舉主，庶杜債帥之門。事勢艱危，倚督撫爲成敗。因條列關督范志完，宣督江禹緒，鳳督馬士英，保督侯恂，順撫潘永圖，宣撫李鑑，秦撫蔡官治，皖撫黃配玄，保撫楊進才，守俱弱。合令量力自陳。且襄濟南陽淪陷，驚震天下，而兩撫晏然，功罪不明，何以懲後？又力言孫傳庭不宜速戰，禍敗皆驗。

大清兵略山東，京師戒嚴，汝霖分守齊化門，召對，奏：「行間諸臣，望敵百里，未有一矢加遺。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兵士一聞督戰，便洶洶欲叛。師不用命，將不用兵，督師之肉，其足食乎？」姜採，熊開元下獄，劉宗周去國，皆極諫。尋追論楊嗣昌，譏及執政，上竟惡其切直，降福建按察司照磨。

南渡，起吏科給事中。上言：「諸臣爭誇定策，罔志復仇。處堂鬪穴，始之武與文爭，既而文與文爭。殿廷之上，無人臣體。阮大鍼之起，陰陽消長，間不容髮。四鎮每鎮餽六十萬，額必不供。卽倣古藩鎮，亦當建牙大河以北，何遽藩籬堂奧，孤海內與復之望？先帝十七年憂勤，曾無失德，惟廠衛一節，未免府怨臣民。丁茲天步艱難，正宜大開文網，推誠布公，使人人畢忠效節，胡

得尙沿斯弊？』馬士英恨新建，使門客朱統鏤造飛語于朝。汝霖言：『么麼小臣，爲誰驅除？指使不由通政，告密飛章，內外交通，神叢互借，墨敕斜封，端自此始。請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言：『先帝篤念宗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任隆武臣，而叛降跋扈，曾無一戰。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藉。先帝旁寄內臣，而開門延敵，反在禁旅。先帝不次用人，而選材督撫，首鼠兩端。超遷宰執，羅拜賊庭。思先帝之何以失，卽知今日之何以得矣。』

南京雖立君，未嘗一事設施，而汝霖與郝彪佳、章正宸、吳适等，猶能強諫守職，推論善敗，不失朝章士氣。然卒格不用，以門戶覆國。

孫嘉績

孫嘉績，字碩膚，浙江餘姚人，崇禎丁丑進士。除兵部主事。楊嗣昌以其知兵，薦爲職方郎中。太監高起潛求世廕，嘉績覆疏不可，起潛恚。侍上觀德殿閱軍器浸毀，下獄。學士黃道周亦廷杖入獄，僕被藥物，俱不得進。嘉績移服用奉之，且從受易。會諸生涂仲吉上書，頌道周，上加怒，察獄中與道周通者，衆多說辨。嘉績獨曰：昔黃霸受經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復何諱？刑部尙書徐石麒，雅識嘉績，清獄出之。踰年，起九江道僉事，未之任，國變。

乙酉六月，大清檄下浙東，寧紹望風迎附。閏六月己丑，餘姚攝印官發閩左爲馳道，揆役者，役者反，扶攝官，衆譁不能定。嘉績乘衆怒，遂斬攝官，邑紳邵乘節、陳相才、諸生呂章成、沈之泰、邵應斗，率里中從者數千人。孫氏自燧以來，代以文章忠孝顯，受累朝恩最深。至是建義，士民無不踴躍，便欲推嘉績爲盟主。辭曰：「舉大事將須其人，熊雨殷有執持，識兵勢，當共請其約束。」會汝霖募兵自寧波至，邑人大安。

魯王監國，晉嘉績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視義師。轉戰喬司，西與親受矢石，號孫熊兵。臨敵則汝霖當先，嘉績繼之。饑不給，則毀家產佐軍。每對賓佐泣曰：「身先人餘也，義同國存亡，惟懼事不集，死無面目以見君親耳。」由是聽者感奮。嘉績舉宗報國，文士知故爭爲之死。

浙東本以汝霖，嘉績首義，營立行朝，亡將潰兵，因弛荷擔，後來益衆，客反居上。方國安擁重兵，孫熊嚴意與同濟難。國安逍遙殊無意，一年之中，糜餽數百萬，皆出入郡民。貧富交盡，卒以是敗。丙戌六月，魯王移蹕舟山，嘉績以軍從。六月二十四日，卒于舟山。子延齡，從蹕南至中左所。大兵入餘姚，焚嘉績祖如游第。後二十八年，延齡子訥，渡海求祖父柩，得于狀元張信墓道，歸葬。

錢肅樂

錢肅樂，字希聲，浙江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知太倉州，以廉清爲張溥，張采所重。遷刑部員外郎，丁外艱，歸。

乙酉六月，大清檄下浙東，肅樂大會紳士城隍廟，痛哭議舉兵。謝三賓不欲，移書定海總兵王之仁，使以兵威脅舉兵者。之仁陳兵入郡，反合肅樂，三賓悵然。會孫熊已起餘姚，甬西道通，遂進軍紹興。

魯王監國，晉肅樂右僉都御史，陞右副都御史，轉戰喬司及牛頭灣。時馬士英、阮大鍼亡入方國安營，陰制行朝之政。里井邪狺，多絲舉義，推戴呈身。部覆臺彈，猶沿舊習。富家輸餉，動加榜楚。內侍客鳳儀，外戚張國俊等，氣傾中外，咫尺大敵。而越城衰衣寬帶，歌讀宴會如平常。肅樂條列其弊，不能用。及浙河師潰，浮海，隱于福州之化南。魯王次左所，復入覲。

丙戌十月，魯王在長垣，肅樂擬詔預殞魯。三年戊子曆。浙閩全陷，舊人如劉沂春、吳鍾巒，皆慙不起。肅樂移書責之，乃就道。唐王遺臣稍稍引出。明年戊子，魯王次閩安鎮，晉東閣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不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

公？肅樂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登華遂詣鄭彩降。彩欲使其私人守之，中藻不可；彩反掠其地。肅樂與中藻書，不直彩，彩聞銜甚。是年五月，汝霖爲彩所害，肅樂憂憤，疾動而卒，年四十三。贈太保，諡忠介。

初，肅樂請挑敢死士盡配彩，則兵力一，竟以彩故死。繼肅樂相者，慈谿沈宸荃，字葵中，與從叔履祥，皆成進士。履祥入海，被執，不屈死。宸荃從魯國次南日山，覆于風。從鄞人屯兵浙海，死義有張煌言。

論曰：嘉績子延齡，自閩海歸，言魯王入閩事頗悉。四鎮兵受命南征者，散守閩郡邑，鄭彩以重兵攻之，皆乘陴，語外人曰：吾故明人，豈無意？但鄭彩剽殺，非吾帥；得熊吏科來，卽釋甲耳。汝霖肩輿屏從往，衆不信；有故識汝霖者，曰：果是也！喜羅拜。城上開門降。凡得新附二十萬人。當是時，使汝霖能布其威信，率之守戰，豈獨八閩可全，嶺以北亦可出矣。顧乃分隸諸將，致義士解體，爲帥益勢，事無成而身隨喪，可悼哉！昔顏真卿以軍權移于賀蘭進明，仁柔之過，儒者有之。然叢爾越州，孫熊協心，孤撐一載，卒不負其言，而同死島上。比于宋之文陸，義何忝焉。肅樂欲依彩成功，亦坐短智。而議者謂與殺汝霖之謀，不可不爲之白也。

朱大典

朱大典，字未孩，浙江金華人，萬曆丙辰進士。以章邱知縣行取兵科給事中。歷陞至兵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督剿流賊。大典饒有才，而性奇貪，多行暴虐。崇禎庚辰間，督師廬鳳，守護陵寢，括取財賄，四府僚屬，囊橐皆盡，人擬其富且敵國。御史姜埰等交章劾之，下法司勘問，大典不敢對簿，自請捐資募兵，剿寇戴罪，詔許之，得脫歸里。

福藩卽位，起原官，禦左兵上流。乙酉五月，王棄留都，奔黃得功軍，大典詣軍朝請，得功被刺自刎。王北去，大典歸里，募士爲城守計。而方國安率土漢散卒，由杭州東渡，擬收馬金華，大典不納。國安縱兵焚劫，近郊四十里，人煙幾絕。閏六月，越城師起，守道于潁，檄國安江干共事，國安遂舍金華勿攻。大典欲據有全婺，嬰城保家，故終魯王在紹興，止一遣其孫入朝，未嘗發一兵至江上。

丙戌，大清兵渡錢塘，貝勒遣馬士英招降國安，令其立功自贖。國安從貝勒協攻金華，大典堅守三月。國安輦九牛銃，晝夜攻城，大典知不可爲，先數月，遣其子孫潛遁；及期，開宅使婢僕各出逃，止推墮愛妾一人及幼女井中，而自走火藥局，縱火死。

吳邦璿者，山陰人，大司馬允之曾孫，在大典幕中。甲申，以萬金託璿，邦營幹中途，聞北京陷，卽募金而歸，自旅費外，分毫無私。大典駭服，謂邦璿不特有行而且有才，題授副總兵，同守金華。邦璿善騎射，城守倚之。及將陷，歸視其妻傅氏，傅氏曰：「城守事急，尙顧我耶？我惟一死以報君家，君可亟去。」乃以所積金付其子，匿之民家，候城破，潛遁。并令諸婢僕急走逃死，皆厚賚之，自服緋衣縊死廳事。邦璿已知妻死，不歸，急走火藥局，見總兵何武曰：「閣部火藥庫，今日不能擊敵，而留與敵用，甚爲非計，不如燒之。」武曰：「固也。」少頃城陷，大典至，呼曰：「二將軍何不急走？」邦璿曰：「璿世受國恩，惟一死得隨明公，幸矣。」問武，武曰：「武意已定，願與將軍同日死耳。」大典笑曰：「三人同心，何復不足。但頃見二將軍所商何事？」邦璿曰：「火藥如許，不甘資敵，竟欲燒之方死耳。」大典出火繩袖中，曰：「所見略同。」乃盡出火藥三百桶，堆一所。大典尙有從人十餘，麾之曰：「去！」從人皆願同死，不應。大典大聲曰：「速走！吾將有事。」乃與邦璿、武環坐于椅，投火繩藥桶，頃刻人屋皆燼。大兵遍求大典屍，不得。蓋浙東死事之烈，未有如大典三人者。

論曰：張岱言昔年在淮揚，親見朱大典之貪橫，真如乳虎蒼鷹。後復見其嬰城守婺，破家從忠，繼之以死，又未嘗不歎息其爲人也。夫人固有性之一偏，彼其嗜名義，與嗜財賄，無以異。

于大典，曷怪焉。然其時大典將卒頗練，又有厚貲，不能圖一長慮，而閉門坐斃，其智短也夫。

余煌

余煌，字武貞，浙江會稽人，天啓五年乙丑，進士及第第一。累官翰林院修撰，左春坊左中允，右庶子兼侍讀，日講經筵。嘗與修三朝要典。崇禎中，給事中韓源追論其事，煌疏陳本末，免歸。乙酉，王師下杭州，檄召越紳渡江，煌獨不往。魯王洙越，起戶部侍郎，禮部尚書，皆辭不就。陳時政，馬士英賣官誤主，兵未至而先逃，國已亡而復用，爲失刑之失。丙戌，起兵部尚書，言：「潞鎮各自成軍，久不相屬。頃田仰與鄭遵謙爭餽，喋血禁庭，臣冒鋒鏑，幸而解散。司馬職統六師，今行朝之官，特綴旒也，豈能繩以平世法哉？」煌見越事益急，而諸臣文恬武嬉，請乞紛然，上疏爭之，謂：「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起，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揚。」人讀之嘆息。

江上失守，郡城不閉，有議守陴者，煌嘆曰：「臨江數萬衆不能一戰，乃欲以老弱守孤城乎？」亟開九門，縱民避逃，自出東郭，赴水死。後數日，貝勒渡西陵，下紹寧郡邑，不戮一人。

陳潛夫

陳潛天，字玄倩，浙江會稽人。崇禎丙子舉人。授開封府推官。南都錄守豫功，陞監察御史，巡按河南。陛見，陳恢復策，爲馬士英所持。尋以童氏妄稱元妃，潛夫前在道，私謁，無人臣禮，并逮詔獄。南都破，脫身航海。至越，上書願假臣兵五千，直渡海寧，斷武林左臂。加太僕寺卿，監浙西軍，募得三百餘人，與孫熊三家兵，列舟江上。明年軍潰，歸山陰之小楮里，呼妻孟氏曰：「行矣！我爲忠臣，爾爲烈婦，相保泉下，無悔也！」同上化龍橋，赴水死。

陳函輝

陳函輝，字木叔，號寒山，浙江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好酒色，事著述，日與客沉飲，出酒文傾吐，譏切將相誤國，搯腕。談至夜分，嚼杯碎。尤能傾貲急客，先人之憂，海內稱文章風流豪蕩者，推天台陳君焉。策仕靖江令，以不謹罷職。魯王洙越，爲兵部侍郎，傷二都淪沒，哭泣至暗失聲。入對行朝，出酬同列，必悚言痛哭。閩詔至浙，衆議開讀，函輝與熊汝霖俱持不可。金堡自福州出監鄧遵謙軍，函輝密疏請殺堡，堡奔衢州。丙戌夏，嘆曰：「八郡敵矣！諸軍猶誅糧無厭，是

重棄民也。北來生兵，日益一日，不知此身何所耳。」

江上潰，有勸魯王嬰城者，函輝哭曰：「民去將孰與守？君爲社稷亡，臣請從亡。」乃從王還台。王自石浦浮海，竟相失。函輝不抵家，哭入雲峯寺，卽几上書六月十六日申時卒。徧去別友，不及家人一語。至其時，遂投環。作絕命辭八首，自祭文一，埋骨記一，流傳江表。二子臣謙，臣詩，能識父志，不交當世事。

論曰：余公開越城，縱民出避，所謂天下之陰德也。未可以曹彬渡江不殺之義掩之。玄倩始與仁和進士陸培爭名，交惡，旣皆以義死，其大致同矣。寒山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得我窮乏，蓋兼有之。旣而臨大節，視平日嗜好，如蟬翼之振露，灑然自得其本心，非見道明而去累疾者耶？姚江呂章成，有告北園文數千言，其聲嗚咽，曰：北園吾西臺也。蓋以謝翱自方，以文山方寒山云。

張肯堂〔傳闕〕

吳鍾巒〔傳闕〕

卷六

鄭遵謙

鄭遵謙，字履公，餘姚臨山衛人。父之尹，進士，官山西提學僉事，徙家會稽。遵謙少爲諸生，任俠，鬪雞擊劍，不爲繩墨之士所禮。始與東陽許都交好，都蓄異意，遂與絕。自南都多故，遵謙陰養健兒，市好馬，意指莫測。奄人屈尙忠逃至越，遵謙答殺之，曰：「吾聞諸劉先生，凡係逃官，皆可殺也。」郡人義之。

杭州失守，遵謙決意起兵，之尹屢禁之，不可。乙酉閏六月辛卯，結郡中少年劉翼明等，會衆水神廟，告以國難，衆皆哭。遇會稽令彭萬里受新命歸，招搖過市，衆怒，殺之清風里。遂攻郡署，獲署守通判張慄，傳首。卽日檄守道于穎，以五百人西扼錢江。詰明，遵謙戎服坐新司堂，悉召縉紳入計事。自吏部尙書商周祚以下，皂衣由角門入，遵謙立語，舉兵赴難狀，咸悸伏，莫敢正視。士民環轅門呼曰：「鄭將軍今爲國，諸公醜受大祿，有忒議者，劍斬之。」是日禱旗，餘姚孫熊之使者已至，遂斷江流，聲震杭州。

魯王拜遵謙義興將軍，合技勇出屯小壘。朝議分方國安，王之仁等爲正兵，遵謙、孫熊等爲義兵。義兵新募，多市井農賈小民，不素練。正兵常陵義兵，食正饒，飽嬉江頭；義兵則食義饒，率告輸富人，常乏食。客將陳梧、高鶴鳴等寇鈔越城，餘姚一年之間，公私交盡，百姓愁困。

八月廿五日，義兵渡江，遵謙戰甚力。副將鄭維翰抵太平門，被砲死。九月，及督師汝霖、武寧伯之仁，期會龍王堂；旦，大風雨，阻潮，遵謙後期，之仁等獨進，大有斬獲。十四日，陳潛夫、張名振敗於觀音堂；遵謙亦失利，夜歸小壘。冬，魯王勞軍西興，以遵謙首義，特封義興伯。丙戌三月朔，杭州開堰放舟，遵謙從之仁迎擊，獲鐵甲八百，與軍資。五月，師潰于江，遵謙將家屬浮海，從魯王至舟山。

大清兵入紹興，之尹死之。魯王南次中左，諸臣家琅琦、晉遵謙義興侯、鄭彩專政，以同姓弟畜遵謙，使領陸兵牛田。閩鄭氏以商舶富，遵謙強取二船，由此交惡。及彩殺大學士汝霖，遵謙盡形言色，彩故扑部將吳輝，使扶傷就遵謙求書，投鄭鴻遠，遵謙信之。過輝船，被擒，輝伏不出。遵謙呼曰：「汝鄭彩斷髮，殺我豈出汝意，而斬相避乎？」輝出，就求隻雞盂黍，奠汝霖，跳海死。

其妾金四姐，故倡也，以殺婢下獄，遵謙破千金出之。遵謙死，四姐束髮象彩，每饋，斬髮哭，

并沈海中。軍中慕其義，稱金夫人。始與遵謙同起者，有劉穆。

劉穆

劉穆，字公岸，浙江山陰人。貌修偉，善大刀及射，寬而愛人。崇禎中，以武進士授上海把總。南兵部尚書史可法知其才，補應天副將。穆雖爲將，家貧，推食食士有氣節者。邑人劉翼明，餘姚邵應斗，蕭山朱伯玉，從知府于穎轉運南都，穆深結焉。

乙酉五月，南都敗，歸里，與穎及鄭遵謙謀匡復。聞方國安潰而東，抄掠寧國、廣德，可急撫爲用，穆身往迎之。未遠，遵謙已起郡中。武進士沈振東說遵謙，悉取江北船，繫南岸，由是杭州兵不得渡。國安至，義師亦集，魯王備物典策，築壇西興巔，拜國安大將軍，封鎮東侯。諸帥蒙難，列山下，以次上，旌旗數十里，戎卒十萬，發令聲動江谷，杭城望之震駭。浙東軍倚以自強，由穆始議也。

穆封威北伯，受王之仁節度。明年丙戌，晉侯爵，用翼明左軍都督。翼明亦善大刀，忠果敢戰，嘗爲軍鋒。國安愛翼明才勇，欲請致之，翼明不肯，曰：「吾終不負威北恩。且同國事，何分彼此？」穆深得將士心如此。

穆子九，短而悍，有膽義，得徽人畢昆陽鎗術，穆自以爲不如。及兵起，九鎗所向無敵，戰于清風嶺，獨殺銳兵數百人，應鎗輒倒，縣騎益集，合圍取九，亂斫死，南軍爲之奪氣。乙酉六月，穆東奔舟山，是月六日卒，葬于岑港口。

王之仁

王之仁，字口口，直隸保定人，大監王之心弟也。累官定海總兵。崇禎十五年壬午，海盜顧榮、廖二掠崇明，知縣守備出戰死。賊將窺江淮，斷漕餉，詔之仁會應撫黃希憲討之。遇賊高家口大安河，連勝，賊北竄。漕督史可法迎擊，賊復折而南，降于蘇松兵備程珣，之仁功爲多。

大清兵下杭州，之仁初議迎降，既從錢肅樂之約，首帥所部入寧波，會孫熊兵俱西。東南承平久，民不識兵事，諸義師多執袴及市井田野兒，衆疑懼；比之仁麾下過，部伍明整，兵甲犀利，衆心大安。

乙酉，魯王洩越，封武寧侯，晉寧國公，壁西興。江上宿將推方國安與之仁。國安惑于馬阮，擁強兵不能用，縱其下行剽，主客患苦之。浙西因是守益堅。鄭遵謙、熊汝霖等所合義兵，無敢抗國安。國安兵常陵義兵，獨憚之仁嚴，支吾依附。魯王倚以爲重，之仁憤軍政不一，上疏言：

「事起日，人人有鼓行渡江之志；歷今半載，逍遙遊戲，使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忍言？臣願以所隸沈舟決戰；今日欲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會杭人開堰入江，之仁統水師邀襲之江中。是日，東南風大起，南軍揚帆奮擊，碎其舟。

貝勒以重兵下浙江。乙酉五月，江涸，貝勒試馬，用大砲擊南營，碎方軍甌窰，國安遂遁。夜越紹興，劫魯王南行，江上軍遂潰，獨之仁一軍猶在督師。張國維議挑兵五千，分守諸壘，之仁泣曰：「國安壞天下事，今生兵數千萬在北岸，旦晚畢渡，孤軍何以迎敵。之仁有船可入海，公兵無船，常速爲計。」國維追從魯王去。

之仁度事不支，乃載其妻妾子女婦孫共一大舟，沈之蛟門。獨至松江，峨冠登陸，百姓傳駭聚觀。之仁從容入見內院洪承疇，自稱前朝大帥，不肯身泛波濤，特來就死。八月二十四日，死西市，時人皆爲泣下。

論曰：鄭遵謙無淵謀長慮，遭國大變，江干臨敵，尙不廢聲妓，故積爲鄉閭所輕。然以全盛南都，將相師濟，長淮爲邊，未終一暮，邦其淪喪。紹興遠介東表，雅無備禦，遵謙肉袒挺劍，入郡雲合，繫名號亦訖一年。唇齒江廣，屏翰閩浙，此顧可忘所自哉。劉穆雅量有儒臣風，父子一心，同死兵事，謀雖不就，不可謂不幸矣。董瑒評江東人物：官兵將領以王之仁爲首，義師則熊汝

霖爲首；蓋其心之剛烈，餘子不如云。

王正中

王正中，字仲攜，直隸保定人，寧國公之仁從子也。崇禎丁丑進士。游高唐州，會大清兵南下，轉運銀杠亦避入高唐。大軍圍高唐，州守以銀杠旦晚敵物，不若鬻，免一州士女屠戮。正中與押狀，事平論死，數年得出，除知長興縣。

浙西失守，避地紹興。魯王蒞越，以兵部職方司主事知餘姚。餘姚當紹寧山海衝，軍將往來剽奪，市販朝得劄付，暮入根括民舍。正中設兵彈壓，約各營取餽必經縣，否者以盜論。總兵陳梧敗于嘉興，渡海擄掠鄉聚，正中遣兵擊之。鄉聚犄角殺梧，朝議罪正中。黃宗羲力爭，梧見殺，蓋衆怒，正中無罪，乃止。張國柱掠定海，乘潮而西，縱兵入姚城，圍大姓，正中計折諭止之。田仰，荆本徹先後蔽江下，皆帖息去。一年之中，屢經悍將，而邑免大禍，民戴之如父母。陞監察御史。

正中短小敏練，喜任事，而措置甚大。益募驍勇將，從海道取海寧，海鹽，通浙西路。于是尙寶卿朱大定，太僕卿陳潛夫，主事吳乃武，皆自浙西來，受約束，壇山烽火，連于武林，北門藉無

恐，隱若敵國。又通律呂，星象，壬遁，喜讀實用書。乙酉冬，進魯王丙戌年歷。及敗，逸于民間。姚邑遺民沈國樸，史孝威，韓孔當，陳天恕，呂章成，邵會可等，咸共往來。深衣幅巾，假醫卜續食。大清康熙六年八月，卒于山陰之陳常堰，年六十九。

于穎

于穎，字瀛長，江南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累官工部主事員外郎。知西安府，削籍。起工部郎中，知紹興府。截江之役，陞按察副使，分巡寧紹道。間道歸里，杜門終老。穎在紹興，甚有威惠，越人至今思之。

吳易〔傳闕〕

卷七

王翊

王翊，字元勛，浙江餘姚人。爲人樸重，年四十，邑無知者。丙戌，浙河師潰，翊見邑中孫熊起義者，皆弗就，意感憤。獨行舜江，自語，因私求士。家貧授經，以所得館穀，量貲分給人，感其義，不爲輕俠行。丁亥，結壯士十八人，起于四明之下管，奉魯王年號。浹旬，得千餘人，乃東傍海抄掠，發辯士至舟山，說黃斌卿同攻寧波。浹波諸生華夏，以帛書來告內應。無何，夏等謀泄，斌卿至寧波後期，歛軍退，翊遂入四明。

先是丙戌之役，浙東潰兵散走山澤，率以布代冑裹首，號爲白頭兵。歸安茅瀚，晦溪汪涵首，以五百人入四明，屯于杖錫寺。山民苦輸鑿，夜半焚寺，二帥死，麾下無一免者。及翊至，軍令明肅，見者皆悅，遂結老嫠休兵，求將簡練。

戊子春，入上虞，殺攝令，戰勝而臥。大清兵夜乘意還襲城，翊出走。己丑三月，再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是時浙東山寨，蕭山有石仲芳，會稽有陳天樞，王化龍，臺州有金湯，兪國望，奉

化有袁應彪，吳奎明，所至民多亡避。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單弱不能成軍。惟翊一旅，蔓延于四明八百里之內。

任褚九如，沈調倫，鄒小南等領五營，毛明山等領五內司。九如用法嚴，而屈已讓能，憂時憤發。帳下士或戰傷矢，卽以所乘馬載之，已執鞭以從，故最得人死力。調倫爲沈國模兄子，夙向義。小南亦書生，以故翊軍中多故家，相聚講求義烈。親故在邑，不願留者，禮遣之。明山戀而敢死，舉旗摧鋒，議專翊前，侃侃而折，軍中呼爲毛金剛。

大清督撫提鎮以鄉兵四起，大軍不能久相持；且山險未易攻也，下檄環四明，紹寧，台三郡村落團練，自爲戰守。于是民始攜貳。大兵踰清賢嶺入，鄉兵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大兵驟馳之，死者四百人。有孫悅者，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敗，間行至四明，入翊軍，屯于杜裏，爲團練所破。別部邵一梓見獲，縛致上虞，寸磔，仰首罵不跪；刳及臂脛，乃倒，獨呼高皇帝及關亭侯。一梓膽勇冠軍，旣死，山中奪氣。翊以四百人走天台。翊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鎮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爲之導，敢走險如平地乎？吾卒雖殘，破團練尙有餘力。』自天臺返，入四明，擊團練破之。隨道鄉兵，民荷鋤從，至萬餘，京第亦出，勢復大振。

翊謂京第曰：「吾始事託此，將以待天下之變，而勢不可猝出。今與我犄角，惟舟山，我滅則舟山無援；而舟山危，我亦無援。欲去經略中土，此固大言，人不信。前余公煌書生，黃斌卿又無謀國誠，故沮乞師日本之行。今誠得包胥其人，痛告日本以討亂復仇，興滅大義，使發兵二道，一趣南京，一指天津，則天下擾動，我悉山中島中軍，以掃江東西，淮揚以南，可坐有也。日本事成，割諸島與之。夫大海天塹，孰與長江，彼豈能與我爭中原哉？且今之地，譬如博，人以人為注，于我何失？」

京第如其計，往說斌卿。斌卿使弟孝卿，同京第走長崎。長崎島王，初以西洋天主教人為亂，不納。京第即舟中哭拜不已，哀動唐夷。又因東京行部官，致血書撒斯瑪王。王與大將軍言之，議發各島罪人，師起有日矣。會京第返，而孝卿假商船留，耽官妓，見輕其國，日本卒不發兵。京第恐斌卿兄弟敗成謀，遂與絕。

翊渴冀賢將為攻取，陳天樞薦前威北侯劉穆，故將劉冀明，武勇絕倫，重幣卑詞往。知其急義，乃給拘其友。冀明一來，翊布腹心，弗敢遽留。明年，辭母妻入山，凡在山中一年，屢為翊擊退大軍。冀明游歷諸營，曰：「兪將軍文而有禮，陳將軍勇而義，然俱不及王公，厚有大將才。」又曰：「惜王公後時，脫以此軍戰曩日西與江上，豈不能奮飛取杭州哉？」翊衆號一萬，實八

千，任戰者三千。以王江司餽，屢畝稅，富民皆樂輸，無強。諸所決罰，人人稱快。自翊起，浙東列城爲盡閉，吏莫敢下鄉，守令爭薦誠講解。

己丑，自上虞東出，狗奉化。大清兵方攻吳奎明，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戰，大軍退。其年，魯王次健跳，授翊河南道御史。翊朝行在，陞右僉都御史。已躡舟山，再入朝，陞兵部侍郎，尋晉尙書。

大帥患山海久不寧，有爲謀曰：「此皆失職人逋竄，若招以官，可立解。」會稽嚴我公，鸞滑士也，聞其說，亟造爲告身銀印，曰：「請自隗始。」遂授都御史，招撫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明山，翊之前營黃中道曰：「嚴我公勳搖山海，寧可使之達行在哉？」烹其使，分蘧各營，敢受招撫，視此。我公踉蹌去。

庚寅八月，翊合愈國望，陳天樞之師，復新昌，北越餘姚，拔浙山，紹寧道梗。諸帥議大舉，將取舟山，惡翊反內地，乃分二道。金礪自奉化，田雄自餘姚，會搗大嵐，游騎四出搜伏，旗幕三十里，翊避之于海。京第病不能行，匿鶴頂山，爲降將所致，死于寧城。翊兵日蹙，猶大治海舟，期身往崇沙，而以西事委翼明。從東陽，義烏，收合金衢，嚴豪俊，順流下錢塘。會緒九如從弟素先，乘翊小敗，劫餽金北去，衆心搖散。翼明及裨將陳虎侯，朱伯玉，亦間行亡抵家。九如逃入天臺，爲

道士氣結死。

幸卯秋七月，翊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大星墜地，野鷄皆鳴，爲圍練兵執於北溪。過奉化，賦絕命詩。在繫日，束幘掠鬢，修容，謂守者：令汝曹見此威儀也。

八月十二日，大清帥畢集定海，陳督訊之，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脇，不動，如貫楠木。絕其吭，始仆。牙將二人，亦不跪；掠之，則跪而向翊，見者爲泣下，曰：王公忠，宜從者義也。

王江之母爲金帥所得，以招江，江削髮爲僧，見金帥于杭，問訊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谿，江憐妾而遣其妻，妻攘袂數江，登肩輿去，聞者無不薄江爲人。後江出，人以其妾在，不疑。旣而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其妻也。

江旣得逸，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痛哭。丙申，復與沈調倫聚衆明山，調倫見獲，江亦病創死。小南亡命，後二十年，有遇之于金山寺爲僧者。自翊被執後一月，大清陳錦遂圍舟山，舟山破，魯王出奔廈門。

論曰：金堡言：江北不知有弘光，江南不知有永歷，甚矣！人之識小而蔽也！尺寸之外無覩，悲夫！以王翊之賢，而鄉閭呼以爲賊，夫又何怪焉？翊頭懸寧波城樓，爲毛明山所盜，祀于鄞人。

陸周明書架周明死，其弟開篋乃見，此與人求王琳首書其義甚烈，又何以異哉。

劉翼明

劉翼明，名光世，以字行，浙江山陰人。佐王翊者一年，後老死于家。王翊善下士，能立綱紀，有監軍道五人。其健將爲黃中道，毛明山，團練兵望此兩人，旌旗皆退走。褚九如號耆舊，爲翊延接賓客。翼明初入山，夜過九如宿，九如遂巡立窗外不去，語遂徹旦，盡舉所部兵屬之。誠其下曰：「劉將軍勇無敵，第聽約束，必有功。」翼明由是得展所長。統兵千人，出屯曠之東坑，及陳天樞同復新昌，天樞視火藥焚而投水，翼明迎謂曰：「得不死否？」天樞曰：「兄但急入城，理戰守，無憂我。」月餘而死。

山中兵初畏鎮兵，翼明用忠義鼓舞訓練，旬月間遂得精卒。一日平明，衝大營，踴躍進。大兵見進退行列，殊異前日，知劉大刀在，遂潰。士卒感翼明威信，無犯民舍，每移軍，民攀挽曰：「公去則他將來，無幸矣。」

裨將陳國寶，餘姚人，勇而義，父奉翼明，旦夕侍隊內，戰則率其下齊致死。嘗至鹿頭頸，就糧於平西侯王朝先。他部有刈朝先麥者，朝先來，詰其人，語不遜，國寶自營中抽刀前，曰：「誰

謂我公盜麥者，寶請身當之。平西無主人禮，豈能爲國乎？衆皆愕顧，使者已遁矣。翼明將歸，先遣國寶揮淚，翼明立山頭送之，見國寶行數里，尙回顧。王翊死，國寶不能忍，復以數十人起，敗，死之。

王 江

王江，字長叔，餘姚人，名位亞于翊。有智謀，卒死山中，不負其志。

邵一梓

邵一梓，字端木，餘姚人。從軍江上，還屯四明山，有衆萬餘，勢銳甚。郡邑相戒，毋犯邵。不林鋒，不林其別號也。後戰敗被執，嘆曰：『不可破我網巾，使我無以見君親于地下。』兄一柱，一槐，弟一楠，一棟，先後並戰死。

俞國望

俞國望，字口口，浙江新昌人，寬惠長者。有衆一萬，然不簡練，少選鋒，嘗以烏銃敗田雄兵。

于山澗，故田兵畏新昌烏銃。一日戰，被矢，仆道，傍篋棘間，追騎數千過，無覺者，因得免。裨將持尺書入王翊軍，越關走，翼明棒而遣之。詰日，國望詣翼明，謝軍政之肅，其賢如此。國望起武生，封新昌伯。

陳天樞

陳天樞，字口口，會稽樊江里人。丁亥，與高宜卿等結壯士，走平岡，兵少而精，張司馬煌言，李進士長祥皆依之。時寧紹義士屯聚四明山，左右推王翊爲盟主，天樞不欲屬翊，自爲一部，翊亦敬天樞，如兄弟歡。先是，海舶數艘，懸山陰之白洋，遇田雄兵百餘騎，下堤來攻。陳虎侯發烏銃，斃其一騎，衆爭上，騎皆陷于淖，盤旋往來，覺堤口不得，下馬叩頭乞命，殺八十餘人，天樞實左右之。

翼明至白洋，天樞與深相結。比山中兵起，人多有道劉大刀名於翊者，天樞尤不容口，因是必欲致翼明。翊規模遠，賞罰明肅，其部卒視鄭遵謙，劉穆時精練。是時，天目有姚志卓，四明有王翊，魯王得遷延海田，舟山者數年，依二人爲右臂焉。副將常進功，引兵入山，天樞乘其初至，夜襲之。先盜其馬，馬驚，衆擾亂，山中軍縱擊，進功僅以身免。

王善長

王善長，字口口，山陰人。少有絕力，長而豪蕩，鄉里患苦之。嘗同少年遊禹陵，見窆石，大言曰：「我固不學，聞大禹治水，有玉簡金書埋會稽，豈茲地乎？」則以手撼之而動，意得甚。

甲中，聞煤山之變，奮臂言曰：「京師公侯將相，豈皆婦人耶？」踰年，鄭遵謙起，善長爲部將，及敗，歸里。又踰年，王翊，陳天樞起，善長亦合驍果得數百人，起會稽山，受魯王命爲威武將軍，往來山海間。因曰：「吾聞古之立功者，不遇異人，必見異書。往吾撼窆石能動，意金書待我發乎？」乃以大索貫石，與數十人轉之，莫動也。善長則攘袂獨挽索，使數人旁助，隨手折，掘地及泉下，竟無所見。

善長每戰摧陣，郡將戒其下勿與善長遇，而使人好語誘以官。善長不肯，曰：「吾志圖興復，豈假建義爲博官地哉？」

舟山破，山海之師皆潰，善長間歸。爲人所告，捕者數十人，善長拳仆之，卒入獄。告獄卒曰：「吾數月人耳，山中頗有所積，置之何用？當奉爲諸君歡。願去桎梏，得醉飽待盡。」遂痛飲，日益狎，親故亦時留飲獄中，間置刀斧餅壘以進。

越城東南有稽山門，人希往來。一日，有大舟載草而溺者，以草積城下去，門者以濡故，弗問。是夜，善長飲獄卒，侑以琵琶而歌西音，皆大醉。遂縛獄卒，而告諸囚曰：『能從我者第先出。』諸囚皆出，善長斧獄門，奔稽山門，乘城投草而下。道四明，航海，追騎四出，不能及。善長從定西侯張名振，戰崇明有功，爲朱成功所忌，見殺。

章欽鄰〔傳闕〕

馮京第〔傳闕〕

卷八

王毓著

王毓善，字元趾，浙江會稽人。性至孝，方昏，遭父喪，三年不居內。母沒，哀毀傷目。年十六，始爲文，卽工。好交天下才士。時海內以文譽擅元禮有道之目者，蘇州有楊延樞，太倉有張溥，張采，松江有徐孚遠，陳子龍，江西有陳際泰，而紹興有毓善。輩雖在諸生，羣推人宗。劉宗周講學于古小學，善毓及劉世純，陸曾暉，秦弘佑，王朝式，秦承顯，錢永錫等，皆執贄。宗周甚器毓善。毓善顧豪邁，不爲曲謹小節。每燕集，坐客常滿，風雅諧笑，旁及絲竹。

崇禎十七年四月，聞北都之變，奔告宗周，相視流涕。慨然曰：「毓善之死始此日。」及明年乙酉，南都潰，浙東歸款。毓善不欲生，作憤時致命篇，述意草成而歌，歌而慟，凡數日，兩兄難之。毓善髻且豎，已笑曰：「是不難，聖賢書人讀之，此日揚揚里巷，不忍見也。它日死更難耳。」生平不理家，兒乳名亦不記。是日，問兒名，抱持之，曰：「以屬兄。」越數日，府縣具牛酒迎犒，毓善方食，投箸起，大書其門曰：「生員王毓善不降。」復榜詩文于唐衛士祠及文廟。夏旱，

出視泮水淺，乃之柳橋下，坐而死。時六月二十二日，求其屍，色如生。留書上宗周曰：「毓著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決，無爲王炎午所弔。」

是時，宗周既不食十日矣，見書傷悼，曰：「吾講學十五年，僅得此人。」門人私諡正義先生。後魯王贈簡討，死後十三年，友人蔣平塘、魏簡等葬之于梅里尖西阜。其後毓著四日死者，有潘集。

潘 集

潘集字子翔，浙江山陰人。學不喜章句，詩文立就，縱橫絢爛，若不可止。王毓著延吳下名士，爲文酒會，集方就童子試，試又不利。每彈駁諸名士文義，毓著悲絕不與通。比聞毓著死，狂走大叫曰：「集故人也，必死從王子！」走哭柳橋上，曰：「先生往乎？爾友來矣！」有解之曰：「子布衣，無庸然，天下甚大，豈少子？」集厲聲曰：「天下人自生，集自死，集不以愧天下，天下亦不以集愧也。」袖巨石，沈東郭渡東橋死。

集負才任氣，酒酣卽罵其座人。父爲邊郡小吏，以城陷死，每語及，輒涕不止。嘗參沙門雪嶠，云有所悟。死時年方二十三歲。里中私諡義成先生。魯王贈禮部主事，葬于城南謝堡。集後

十三日，又有死者周卜年，亦布衣。

周卜年

周卜年字定夫，山陰人。父孝子文郁，水漂母棺，七日不食，入水負母尸出，得疾死。卜年少孤，嘗赴府試，不利，憤誓于神曰：「卜年不得科第，揚吾親者，死而雷擊其屍。」越城降，卜年哭曰：「終吾年無以報親矣，吾寧赴海與魚鼈處乎！」作五歌以自哀，碎所佩玉雷圈曰：「寧同玉碎，勿瓦全。」翌日，白衣冠哭諸市，從鄰嫗乞一鍼，紉其衣，而遺書弟曰：「吾死矣！嫂有遺孤，不可不守，無則不可不死，不能死，不可不嫁。滔滔大海，不復尋吾屍也。」遂赴海死。屍浮白洋之龜山，衣紉如故，遺一履。魯王贈禮部主事。卜年死後越數日，鄉遊謙等兵起。

朱 瑋

朱瑋，字鴻儒，山陰人。乙酉六月朔，隨父避兵募所梅里尖。間語其舅曰：「人畏兵，吾不畏也。吾將得所往耳。」家人謹隄之。比大清兵下鄉，人皆薙髮，瑋亦故稱從薙于招，提防稍懈。瑋既出，遯返舍，以壞書案曰：「志不可奪。」家人慮失瑋，索之，得壞書，曰：「噫，死矣！」逢野父叩

之則見瑋望墓而拜，投河渠死。瑋父號于塘曰：『兵且至，吾守汝以及于難乎？抑捐爾骨以去乎？』三終，踊而出，角巾而立，稍引之，並岸不仆。時年二十四。

倪舜平

倪舜平字口口，山陰人。家貧不娶，嘗往來諸暨，授書自給。或趣之府縣試，笑不答。大清兵渡江，則以一航載大缸二，之祖墓，以缸坎墓左。置酒，召村鄰飲墓下。畢，擁所攜書卷，跌坐其中，曰：『覆吾缸，度吾腹，瘞吾土。有頃叩之，尙嚶嚶有聲，呼曰：『舜平，舜平！』終不答，及夕而響絕。』

高岱

高岱，字魯瞻，會稽人。世襲歷海所百戶，而岱爲崇禎庚午順天榜舉人。數上公車，不得志，返越。聞城下，遂不食；及暝，呼子朗訣曰：『吾世受國恩，國亡與亡，義也。』朗跪而請曰：『大人教兒忠孝，國不可無臣，家亦不可無子，請先大人死。』遂奔甌江。兄澄追之曰：『弟止，止！余長子當隨父死，汝次當奉母。』朗厲聲曰：『兄死與養孰難乎？弟爲其難者。』躍入水死之。

沈之泰

沈之泰，字魯瞻，餘姚人，弱冠通二十一史。忠孝內結，同邑孫嘉績，邵之詹，呂章成，邵以貫，皆與爲執友。乙酉，恩貢第一。魯王時，爲中書舍人。江上敗，之泰鬱鬱不得志。里中人持其陰事，謂入海朝魯王，繫會城獄。海道王天錫欲出之，之泰不可，言：「蹈海固夙志，得死無恨。」在獄賦詩，臨盡，神氣暇適。

先是有菜傭負巨室遺，痛掠，以之泰救，解。至是，傭在武林，職納餽食，將刑前一日，泣語之泰曰：「吾爲君了後事。」乞其屍埋之。妻吳氏家居，聞之嘆息。頃訃至矣，將收家屬，吳氏曰：「吾吏部日倪沈公子婦，日鑄吳公孫也。不可以辱。」立自縊。弟之益，以兄故逃禪，間還家展墓，鄰里無識其面者，後之泰三十餘年死。

徐儀復

徐復儀，字漢官，浙江上虞人，崇禎癸未進士。丙戌後，哭泣矢志。所居下管山中，日夕買買環山行，竟廢餐寐。投崖落深谷死，鄉閭哀之。

趙天麟〔傳闕〕

華夏〔傳闕〕

卷九

張煌言

張煌言，字玄箸，寧波鄞縣人。崇禎壬午舉鄉試，時年二十二。雋逸自喜，常著絳衫。已聞寇勢迫，更刻意勤苦澹泊，求論兵事。乙酉五月，南京敗，與同郡錢肅樂、沈宸荃、馮元颺等倡義，奉魯王監國紹興，授翰林修撰，掌勅令。丙戌，師潰，歸別父母妻子，扈王石浦。明年，以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張名振軍。援吳勝兆於松江，龍颺覆舟，陷敵中七日。再戰黃巖，北軍射而圍之，以數騎突免，於是益習騎射。

又明年丁亥，移節上虞之平岡山，與王翊等犄角結寨。庚寅，以平岡兵授劉翼明，陳天樞率親軍朝王舟山，屢請益兵當定關。辛卯，父艱訃至，晝夜痛哭。大清提督田雄、海道王天錫，以書來說，使解兵。煌言復書，不屈。其年，舟山破，及名振奉王南入金門。閩政自鄭氏出，煌言和議調議，王賴以安。

壬辰，監名振軍，過舟山，抵崇明沙，指金山，江淮響應。癸巳，上洋山，再駐崇沙。冬，破崇明步

騎萬餘於平洋。甲午，再入鎮江，觀兵儀。夏，逼吳淞，戰捷，皆與名振俱。乙未，延平王朱成功遣阮駿、陳六御，與名振復舟山。台州守將馬信舉城降，使煌言以沙船五百迎之。名振卒，信棄台州。明年丙申，舟山再破，煌言移軍秦川。時魯邸舊臣皆盡，而孤軍流寄窮島。鄭氏部曲陵暴，煌言惟御之以忠誠。阮美、陳文達爭餉地，爲婉解曰：「大敵在前，何暇私鬪？」美軍有犯，輒曰：「我大臣，寧與麾下爭曲直？」獲內地選驍，亦好語酒食遺之。由是主客浹和，邊澁感悅。遺黎亡卒，多爲耳目者。戊戌，大清兩江總督郎廷佐以書陳說天命，曉諭利害，復之，略曰：「夫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或爲變色。而貞士則不然，所爭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恤家仇，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故每甍雪自甘，膽薪彌厲，而卒以成事。自古以來，何可勝計？若僕，於將略原非所長，祇以讀書知大義，痛恨災氛，左袒一呼，甲盾山立。區區之志以濟，則賴君靈，不濟，則全臣節。遂憑陵風濤，縱橫鋒鏑之下，迄今踰一紀矣。豈復以浮詞曲說，動其心哉？來書溫慎，故報數行。如斬使焚書，適足見吾意之不廣，僕亦不爲也。」

煌言勸成功取南京，日與偏裨較射鹿頭，神氣勵厲。羅致中土名士，商度方略。山陰葉振名三渡海從煌言。其年，奉桂王命以兵部尙書視師浙直，同成功北舉，復抵洋山，遇風碎舟，遺。故廷佐等急招之，而煌言措置開廣。成功亦以是重之，謂其知江上形勢，使前驅。己亥六日，

成功師至崇明，煌言議崇沙江海門戶，懸洲可守，宜先定之爲老營，不聽。

大清於金焦間用鐵索橫江，夾岸置西洋大炮。煌言次浦口，風急流迅，且戰且卻，露香祝江神，遂鼓棹而入。詰旦，成功克瓜洲，欲取鎮江，慮南京援騎至。煌言議舟師先擣觀音門，則建業震動，自守不暇，何能分援他郡。卽屬煌言西上，至儀真，吏民賫版圖迎進。次六合，聞成功已拔鎮江，卽作書致五軍張英，謂兵尙神速，由若水道，遲拙非策。煌言已抵觀音門，令輕舟數十徑抵蕪湖，身爲殿。自浦口轉戰而前，七日掠江浦，入之。次日，成功抵七里洲，先所遣蕪湖諸將捷書至，蕪湖已降。成功趣煌言急趨蕪湖，以遏江楚之援，于是江南北相率來歸。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及屬邑皆下，無爲和州、含山、舒城、廬江、高淳，巢遣吏請降。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

時煌言兵不滿萬，船不滿百，惟以先聲號召，大義感孚，騰書縉紳，馳檄守令，所過秋毫無犯。入謁先聖，坐明倫堂，長吏故官，或青衣待罪，或角巾抗禮，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父老望其衣冠，莫不流涕。江楚魯衛豪雄，多詣軍門，受約束，請歸禡旗相應。方部署諸軍，思直取九江，而南京敗書聞。

先是，瓜鎮旣下，不出兵攻略旁邑，丹陽，句容皆虛無垓，蘇松援騎平行，陸走南京。成功師

圍南京二旬，郎廷佐、哈哈木、管效忠等守益堅。煌言馳書成功，謂：「頓兵堅城，帥老易生他變，宜分兵盡取畿輔諸郡；若金陵出援，可邀擊殲之。」大兵盡出，再戰，成功大敗。煌言在寧國，得報，急返蕪湖。思彈壓上游，與瓜鎮犄角。鎮江書生羅子木，亦勸成功乘敗，出不意，轉帆復西。成功遽退師，并棄瓜鎮，上游兵因遂潰。太平守將首變志，煌言遣兵復取太平，斬其將。

大清軍水陸邀煌言，楚將羅八，戰艘數百，已渡安慶。煌言恐衆寡不敵，勒全軍指繁昌，欲以礮艦徑趨鄱陽，合召義旅，回旗再取四郡。進次銅陵，衆散，與麾下數百人至無爲州。焚舟登岸，歷桐城、黃金棚入霍山界，以書通于陽山賊帥褚良輔，求借屯，不納。移札東溪嶺，思走英山，爲追騎所及。將士疲困，皆竄山谷。煌言突圍，得土人爲導，乘月變服，夜行兩日，至高河埠，投逆旅。有徽豪金某，徐某，揣知煌言，入見，曰：「江上未解嚴，誰能爲蘆中丈人者？」乃匿煌言于家。數日，由縱陽出江，渡黃溢，走徽嚴，山行道東陽，天台，以達海壩。海濱人傳張兵部得生還，相與悲喜久之。

先是，羅子木在江中遮說，道路屬目，遂奉其父從大軍入閩。庚子，煌言收燼于浙，駐師林門，子木復奉父北行，至三山，父被執去，子木詣林門，以家國之難，慟哭，告煌言邀成功再舉兵。煌言曰：「我力不獨克，彼意似不欲本朝復興，徒以我素謹弱，爲彼禦定關，通中原音息，故不

我圖。且彼無愛民之心，來亦正毒百姓，姑待之。」子木遂留事煌言。

及大清遷界，海上餉絕，佐煌言開屯南田。順治十八年辛丑，成功攻台灣，煌言以書力諫。是年，移軍沙埕。康熙元年壬寅，聞緬甸信欲復擁戴魯王，上啓言：「莽移漢祚，光武申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北狩，晉元稱制；徵欽蒙塵，宋高繼立；以視今日，誰曰不然？願島上勳賞，罔識春秋大義。而臣實兵微將寡，餉既援窮，既見宗國之亡而不能救，猶幸舊主之在而不能扶。所以中夜椎心淚盡，而繼之以血也。謹遣官賚獻膳銀，南望倉皇，罔知所措。」

時成功已入台灣，僧帝制。王在金門，不免飢寒。煌言以舊從歲時供億。又慮鄭氏見疑，十年未敢入覲。成功死，海上解散，煌言益不振。衆議入雞籠島，煌言謂：「儉生朝露，寧以一死立信。」卒不行。癸卯，王殂于金門。

甲辰，移營桃花山買米，舡爲補陀僧所獲；降人孫執法引張杰兵襲煌言，遂被執。從者羅子木，及守備葉雲，王發，侍童觀毓。七月十九日至寧波，方巾葛衣，轎而入，觀者如堵牆。張杰舉酒屬煌言曰：「遲公久矣！」答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常進功謂子木：「海上知我名否？」子木曰：「但識張司馬，何知常進功？」他有問，大笑，不爲語。至杭州，總督趙廷臣禮以上賓，聽故部曲來庭謁，司道府縣至者，但拱手不起，列坐于側。士民賂守者求視，

煌言翰墨酬接無虛日，九月七日，死於弼教坊。有絕命詞曰：『我年四十五，恰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候卒致詞請坐，與子木同畢命。觀隴大聲曰：『我亦不跪者。』雲發面煌言跪。是日，驟雨晝晦，杭人知不知，皆慟哭。同郡萬斯大、仁和張文嘉，與僧超直，葬之西湖南屏山。

夫人董，與嗣子先縶管杭州，防久而疏。煌言遣力士引嗣子出，曰：『母可借乎？我獨往，母必死。』敬拜力士而辭。有勸煌言納媵者，曰：『吾妻子如是，何忍倡義以來，未嘗一近女色。且死生成敗殊未料，多累何爲。』馬信將陳木叔女奉煌言，謝曰：『忠臣之裔，不可以辱。吾義不再娶，』厚贈遣之。病不飲藥。大洋中能自運舵。每嘆曰：『沿海膏脂盡矣！幸其出戰勝，則進取否則一跳海中，畢吾事耳。』

嘗與葉振名論古今人物，曰：『紹興死節者多，吾慕之，清夜嘗愧之。』歷十九載，卒踐其言。故其經故里詩，有『蘇武管寧，求仁得仁』句云。

自煌言仗節，寧波士風振起，同時如諸生華夏、楊文瓚等，皆以死殉義，知名當世。子木名綸，嘗爲書責成功，浙中傳之。振名字介韜，以隻雞哭煌言於越王岑，其文累數千字。死於康熙壬戌，窮無子女，壽七十餘。有張司馬二客傳。

論曰：王文成公有言：『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責成於可成之日，不以一死塞也。若以律文天祥，張世傑，豈其然哉？世傳已亥長江之役，有壬午舉人方會試下第歸，對其家人如醒如嘆，咄咄仰天曰：『同年生作何等事，而我自顧爾乎？』信由斯言，煌言固死而不死，不成而真有成也。余未得見先生，而曾讀冰槎集，奇零草，悲其志。又從介韜，翼明兩君，悉先生生平。乃鄉人尙有不爲徐庶加之罪者。於乎，九原可作，其何敢辭？

附錄逸事

煌言，壬午舉人，出山陰，合吳淞錢世貴之門。口朱夏夫，兆殷，曾受知於知府于穎。穎遷寧紹，台分守與煌言同謁穎，以意氣相許；談朝政得失，朝臣覆餗狀，不勝髮指。勸穎招技勇，備不虞。亡何，有東陽許都之變，事寧肄業駝峯。

十七年秋，至南京，交劉伏陽孔昭子永錫，見伯溫先生遺書秘記。
金陵不守，于穎移檄浙東，煌言來會，同盟于學宮，誓以死衛社稷。

至杭，候巡撫張秉貞議所立，上潞王璽綬。王長齋繡佛，無帝王氣概，大失望。煌言歸，別祖廟，聯絡紳士，痛哭于王之仁，張名振，散家財，俟大舉。田雄導大軍東下，潞王率文武降。閏六月

七日，煌言合錢肅樂、沈宸荃、馮元颺、元颺全之仁，名振，舉兵寧波，移檄遠近。九日，孫熊舉兵姚江；十一日，鄭公子舉兵紹興。

先是，于穎命徐允升募兵金華，使夏夫募疍沿海。會內臣高起潛引所部五百餘，輜重數萬，自海道至白洋，夏夫留之不果，得其副將余應元、都司王有功、守備孫勇等數十人，與遵謙約日舉事。

于穎駐兵西郭，使夏夫促遵謙出兵，曰：「公在驛候進發，今張慄、彭萬里已授首，事至此，寧可緩乎？杭城一葦，朝發夕至，何以處之？」遵謙以事未集，需後期。夏夫曰：「若爾，浙東魚肉矣。」于穎自率團練兵五百，道陸至西興，而夏夫水師由海道會，遂統應元等并鄉兵百餘，船百艘，薄暮抵錢塘。值大軍半渡，邀擊，斬其前鋒六十餘級而退。于穎至，又調蕭山團練五百，配以中軍郎文明任朝晉，張弘兆，寧波義師亦來會，乃定守江之計。

于穎晉督師。丙戌，移屯三江，夏夫以護軍從。時大軍在前，內多悍將，衆嘆，悲時事不支。煌言獨慷慨，必矢興復。酒間歌嘯，義形詞色，侍者莫不髮指衝冠。迨五月，富春竊渡，士卒不戰而潰。于穎疾馳留方國安，王之仁固守，不可。煌言與張國維護魯王過曹江，歸則父母妻子，從駕石浦。越日，孫熊、鄭三家繼至，聞于穎以船溺，微服去。魯王至舟山，黃斌卿曰：「臣受先帝命守

舟山，主上猶的也。的所在，思射之矣。」乃幸補陀。夏夫同王有功，孫勇，問道歸。戊子，越中鄉兵復起，夏夫使魯恂至舟山，候定西，肅北二藩進止。煌言以定西護軍，同肅北護軍曹從龍，將軍黃朝先入三江。煌言復大會諸將于駝峯。亡何，二藩擣隙，阮進護魯王至閩，曰：「迎定西至林壑。」曹從龍大掠而歸。煌言不得已，上會稽山，列營平岡，與王完勳、王虎等唇齒，以書招夏夫。會魯恂被胡錦首死獄中，不果行。庚寅夏，魯王至舟山，有旨召煌言歸山中，諸將以不相統攝，散亡。

辛卯，吳淞定關分道入海，煌言同定西護魯王親行，先退大軍於崇明。以阮進守大泥灣，劉世勳守舟山，陳錦、田雄說知精兵北去，乘霧而出，進不之覺。及至接戰，倉卒擲火球，遇桅，反擊自焚。下水被擒，與之以說城中，進至，言煌言等已大捷，旦夕凱旋，令城中死守。被圍十日，砲火俱盡，定西中軍金允彥諭城降，具告虛實，遂百道攻城。夜分，星隕如雨，九月二日，城遂破。定西太夫人全家自焚，定西聞報急返，至，火燒門，止隔兩潮，無及。遂護魯王入閩。

明年春，討舟山，守將巴臣興降。乘勝入長江，煌言同英義將軍阮駿，先登陷陣，崇明、鎮江二戰，俱捷。爲文望祭孝陵，三軍縞素，哭聲雷震徹城中。會以閩師被撤，無援而退。大軍以巨艦鐵鎖橫金山遏之，大戰，沈舟截鎖而出。是役也，以少擊衆，士氣百倍。明年，復統師入江，江北豪

傑聚衆來歸者接踵。適諜者聞於鄭，撤回圍，來歸者俱慟哭別，事遂不可爲矣。及至，與鄭極陳利害，諜不可信，和不可從，鄭聽之。乃再引兵北上，駐舟山以圖恢復。密檄四出招徠，人必響應。

乙未，馬信以台州降。值定西以旣卒，信聞計，大慟，遂棄城入海。以煌言在縲，挾陳木叔女奉之。曰：『忠臣之裔，不可以辱。且室人董爲我陷獄，義不再娶。』厚贈而遣之。葬定西舟山之沈家壘，由是權歸陳六御，而將士解體。

煌言屯鹿頸頭，以書招夏夫，田臨山航海至，咨以軍旅宜帥出海。八月廿四日，大戰於蛟壘。阮駿恃勇輕敵，陷陣失水，自辰至未，大軍番休疊戰，遂不支，并喪劉永錫，張晉爵，陳六御，張弘德降，顧忠王有才，舟山復破。夏夫從煌言，至沙埕而還。

葉羅二客傳

越有志節士曰葉振名，字介韜，山陰湖塘里人。小方迂，行六，人呼六腐氣。獨喜自負，家貧，居壞室，敝帷結席，不能拒蠅蚋。旁一土罏，管冷不燃，欲几朽，雜蠹爛編數本。目不遠矚，行持一短檝，藉鄰火煨柏葉代茗。儻餽啖客，不廢酒，客不飲則自盡之。外扉粘心喪謝客，實無喪也。柱上署聯，大約以死爲樂，擇死之最首者迅雷。事親孝，母吳垂革時，泣曰：『使名終身困窮可也，

否則此心之痛何如耶。」嘗娶婦，婦逝卽不續。過人卽索酒，取架上書徧讀，讀竟輒哭。能古文，謂自周秦至今，不八九家，而自詡充其數。書法解學士，前無古人，已書足紹之。冠道士冠，行道，上穆穆如無人。

張煌言屯軍鹿頸頭，渡海訪之。煌言曰：「比年無一端人至，君來，吾輩其有與乎。」攜之觀射，酌以大觥，因嘆息人才難得。振名謂煌言，取人當以守爲尙。煌言曰：「軍中須才智，不須道學，道學何與兵事？」振名曰：「忠道學不真耳。真道學必善用兵。且昔烈皇帝尙才，劉子尙守。其後國破君亡，未見才者之效；諸殉難者，悉有守清節士，豈非明鑒？」時振名以煌言委信非宜，左右或緣奸僞，故語及之。煌言作留侯，李陵論，譏切時輩。又欲作陶潛論，以斥逍遙泉石，無意當世者。振名曰：「人心胥溺，幸二三道民，高尚其事，留此面目。公論出，無乃激使往乎？」乃止。

己亥夏，候煌言金堂，陳三策，大約欲暴延平之罪，擒斬之奪其兵，以圖興復。言多闕迂，不可行。其秋，師潰安廬，島上未得煌言消息。符文煥遣官延請振名，暫護視師之署，振名至，會煌言返，晤于鹿頸。辛丑正月，又謁煌言林門，至秋而歸。

其後鄭氏東入台灣，煌言竟被執，死杭州。振名持隻雞黍酒，獨登越王嶺哭祭，爲文六千

我名否？」曰：「但識張司馬，何知常進功？」他有問，大笑，不爲語。至杭城會議府，不跪，次煌言席地坐。煌言與總督趙廷臣語次往復，子木抗聲曰：「公先後死耳！何必與若輩絮語？」煌言初欲絕食，子木笑曰：「大丈夫死忠，任其處置可也。」飲啖如平時。九月七日，死于弼教坊。

論曰：張公恭以禮士，士不憚險阻歸之。然所得客，獨葉羅二人爲最。羅之從死，天下業見之矣。葉先生無日不以死自處者，偶不死也。余三過先生湖塘，被其容接，出濁醪酌余。語及興亡之際，言隱而慮深，同坐者不知也。朝議方事台灣，先生輒上姚督書，勸其緩攻。事雖不行，然于故國之義，亦已盡矣。附舟人遙示書稿，署其函曰：「葉六腐氣，」受而展之，滔滔萬言，不可窮竭。其意氣之盛，固與羅生同其壯哉！

五百餘言。時京口羅子木，隨侍煌言，同殉節。君爲作行略。振名官翰林修撰，兼兵科給事中。生萬曆戊午，卒年六十有八，無子，友人王某爲之殮葬。

羅綸字子木，鎮江丹徒人，或曰應天溧陽人。性尙義，家貧，授徒蘇州。一日，讀史可法安撫疏，大慟不止。延平王朱成功師度金焦，亟往觀變。謁張煌言于儀真，一見器之，命草檄諭江南。北。煌言欲留之。子木曰：「親在，未敢許人也。」族叔羅蘊章時爲成功左鎮，乃入其營。不數日，成功東奔，子木在金山，猶疑陽敗。已，望見大鯨過焦山，乃乘小艇徑奔成功船，大呼曰：「我羅總兵姪也。」超登曰：「公何以費十年之力，辜天下望？」成功不答。子木大慟曰：「公兵勢尙強，奈何以小覲挫志？彼戰勝而情轉，帆復進，南都必破。失此事機，後欲再振，其可得乎？」持成功手頓足號慟不已。成功默然，竟令左右扶去。

乃急入鎮江，扶父隨蘊章至溫州，尋到廈門中所。知成功不可恃，復奉父北行，至三山，父被執去，慟哭。詣林門叩煌言，告難，請邀成功北出。煌言曰：「彼力憊而神旺，不來也。」子木曰：「小子以書請，何如？」煌言曰：「可。」遂自作書奉成功，不報。

在煌言帳中，遇事直言，左右皆忌之。會遷界，禁下餉絕，佐煌言開屯南田。甲辰，煌言移桃花山，賓佐多散，子木朝夕敬謹，不去左右。已，同被執，入定關，常進功款宴，問子木曰：「海上知

卷十

黃斌卿

黃斌卿，字明輔，（一字虎癡）福建莆田人。其先以禦倭功，世千戶。父奢，死崇明之難，又晉世襲。崇禎末，爲舟山參將。福王時，陞九江總兵，改廣西征蠻將軍，未赴。唐王卽位，擢水陸官義兵馬招討總兵官，封肅魯伯，太子太師，賜尙方劍。治兵舟山，王御門親餞，鄭鴻逵解玉帶以贈，勅書曰：「一統未全，卽朕不孝；三吳未復，卽卿不忠。」斌卿乞周崔芝自副，至舟山，益募丁壯營田。故臣遺民南來者，皆護導入閩。凡北方出兵，及吳中有建議，輒先奏消息，一時倚斌卿爲重鎮。然性貪嗇，而崔芝慷慨得士，由是二帥不合。崔芝去，別領水師。

是年八月，斌卿敗於崇明，以周瑞救還軍，奪伯爵。會定西侯張名振，自錢塘歸石浦，斌卿與昏，爲通表福州。及名振奉魯王如舟山，不納。旣又誘擊定海總兵王鳴謙，並其衆。張國柱因是藉言爲鳴謙復仇，攻舟山，大戰三日，夜，斌卿不勝。名振裨將阮進，以四舟衝國柱，乘濤擊破，所向糜碎，國柱大敗以身免。斌卿得其樓船，軍益振。

阮進者，故海中小盜，名振拔，領水營。斌卿計間進，取戰艘數十，軍資數萬，脫歸閩。海名振以故望斌卿。魯王次長垣，封進蕩胡伯，與名振並列五等。進亦薄斌卿，開大義，復與名振合，松江吳勝兆謀歸，以蠟書請援島上，斌卿猶豫未決。時斌卿已晉威魯侯，其肅魯伯印故在，名振議即用封勝兆，率舟師抵崇明爲援。值海嘯，踉蹌歸。勝兆事泄，及陳子龍等皆死，遠近失望。其冬，寧波諸生華夏，使人走舟山，約內應，斌卿不時發，事又泄。島師泊桃花渡，聞寧城舉礮，退；夏等被殺，收及親黨，甬人皆咎斌卿。

斌卿故無攻取圖，徒以嗜利諾夏約。既返，悔其一出，愈急計保聚。配民年十五以上皆爲鄉兵；男子死妻不得守制，田卽入官；六十無子，收其產，別給口食；內地大戶，不敢渡海，盡籍其田爲官田。合計舟山之田，二屬官，一屬民，並欲收其一。如土司法，爲不侵不叛之島民。而已喜戕賊氣類，內無親信。初年，殺荊本徹，是年，賀君堯來自温州，利其貲，使盜殺之中途。名振喪師歸，每事侮之，又失歡于平西將軍王朝先。名振去屯南田，朝先屯鹿頸，兩人皆恨斌卿，以桴蒂在舟山，未得間。

戊子秋，魯王自沙埕還泊健跳，令阮進以百艘叩舟山，告乏食。斌卿不應，亦不使人詣健跳，于是名振進，朝先上疏，合軍討舟山。斌卿累敗，求救于安昌王恭棨，及大學士張肯堂，上表

謝罪。又謀和諸營，曰：『彼此王臣，無妄動。』九月二十四日，會于海上，各斂兵待命。斌卿部將陸偉、朱玖，背約出洋。進謂斌卿遁去，遂縱兵大掠，斫斌卿投之海中，二女皆死。王始移蹕舟山，賞名振等有差。

周崔芝

周崔芝，字九元，福清榕潭人。少年讀書不成，去爲盜于海，嘗往來日本，以善射名。與撒斯瑪王結爲父子。日本三十六島各有王，如諸侯；其國主曰京王，在東京，而大將軍主國權。撒斯瑪英雄諸島，首尾大將軍。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微行至家，爲有司跡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變姓名爲盜如故。

久之，就撫，授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舶。乙酉秋，以水軍都督副黃斌卿屯舟山。其冬，即遣人入撒斯瑪，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以齊之存衛，秦之存楚故事望之，將軍許諾。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取其國之餘財。自長崎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重爲修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物，遣參謀林籬舞爲使，朔以國月十一日東行。

籥舞將解維，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崔芝怒而入謁，斌卿奏崔芝多盜火器舟楫南來，有詔趣還舟山，歸斌卿軍實，諸鎮皆不平。會張肯堂復薦崔芝善用海，有兵千人，船五十餘號，乞隸臣麾下自効。乃如崔芝平海將軍，分統水師，以趙玉成、朱永祐監其軍。

大清兵入福州，鄭芝龍將降，崔芝泣諫曰：「崔芝海隅亡命耳，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爲天下笑。請得先死公前，不忍見公之有此也。」抽刀欲自刎，芝龍起而奪之。

丙戌正月，魯王次長垣，崔芝以兵來會，封平魯伯，復鎮東海口二城。以籥舞及總兵趙牧守海口。四月，海口陷，籥舞牧死之。崔芝退保火燒嶼，更遣義子林皋，從安昌王恭棨，如日本乞師。秋，從魯王攻福州，張名振、阮進等已破黃斌卿，迎魯王居舟山。崔芝亦引而北，與周瑞率樓船三百艘，分屯溫州之三盤。二將不協，王命杭人吳明中往解之。明中返，益構隙，瑞遂南依鄭彩，崔芝去北依進。崔芝進怨瑞，乃會名振擊破彩于沙埕。舟山既陷，諸從魯王者多潰散，崔芝不知所終。

張名振

張名振，字侯服，□□□□人。崇禎末，爲石浦遊擊。從魯王戰錢塘，加富平將軍，命率兵規取海寧。不進，竟歸石浦。因黃斌卿拜表福州，加捧日將軍。後以舟師扈王，投斌卿，不納，乃更與斌卿有隙。王南入閩，次中左所，名振留舟山。丁亥正月，自舟山引兵朝王于長垣，封定西侯。大學士熊汝霖等以舟山指崇明，當金焦北門之管，非名振不可，趣還舊鎮，再出兵援松江。值海嘯，亡失樓船。翰林張煌言，御史馮京第，間道得脫；斌卿因其敗，侵侮之，名振去，移軍南田。會鄭彩殺熊汝霖，鄭遵謙，闔地盡陷，名振與阮進共迎王至南田，尋復健跳所居王。

大清兵圍健跳，進率樓船數百至，金鼓動天，大軍解去。九月，名振進及鹿頸屯將王朝先，會師同討斌卿，沈之海中。斌卿據舟山凡五年，自以福州所授，不稟奉王約束。旣與名振爲兒女婚，更懷虞詐，故及于難。

朝先故土司，嘗受調立功塞上，後從王之仁出海，斌卿留之麾下，失職鬱鬱，自請南徇地。至奉化之鹿頸，聚兵得數千人，請命健跳，封平西伯。

斌卿喜收海盜，資其剽掠。有王大振者，善掠，獲番舶數萬金以餽斌卿，未幾，逃匿朝先營。

用危言悚朝先，其謀始合。名振等于是合疏，奉魯王居舟山。尋周崔芝前議，復乞師日本。遣澄波將軍阮美，載普陀山寺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爲質，卒不定約。

鄭彩與朱成功爭中左所，大敗，泊沙埕，具表舟山請援。名振以彩殺汝霖，違謙，罪大，且欲結歡成功，遂擊破彩之餘兵。庚寅，名振襲殺朝先。初，破斌卿，阮進收其水師，朝先收其步卒，獨名振無所得。及伐鄭彩，朝先不會；至是，名振由南田猝至舟山，值朝先散兵居民舍，不及集，手格殺十餘人而死。

秋，大清兵攻舟山，松江張天祿出滬關，金華馬進寶出海門，陳錦出定海。名振南禦進寶，使張煌言等斷北洋，當天祿。北軍勢盛，名振度不支，乃與煌言及英義伯阮驥，扈魯王發舟山，舟泊道頭。阮進詣海門求和，北軍欲誘之，進以數舟脫歸。值大帥金礪之舟，火球投礪，風反轉擊，進創甚投水，大兵刺取之。進驍捷稱飛將，舟山所恃惟進；進死，城遂陷。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尙書吳鍾巒等皆殉。名振以先出得免，如朱成功營。成功居王金門，名振別屯嵩頭。

鄭芝龍之北也，遺書戒成功曰：「衆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許龍，北有名振，汝必圖之。」及名振至，成功不爲禮。祖背見「赤心報國」四字，深入膚寸，乃呼老將軍，下拜，與兵二萬，承制諸軍，期以收復南京。

壬辰九月，率大鯨過舟山，逼金堂，獲逃卒金許彥，斬之。祭死者，將吏皆哭。進屯崇明沙，破鎮江，登金山，題詩而還。癸巳，成功以讒撤名振，還廈門。因煌言及寧靖王和解，益兵，刻期北伐。抵洋山，颶風失亡，勳鎮多潰歸福寧。名振一軍獨全。冬，再駐平沙，崇明步騎萬餘，乘凍涉平洋，名振欲避其鋒。煌言曰：「此用步地，急擊勿失。」旦，王善長、姚志卓以數百人衝其左，煌言統裨將以數百人衝其右，烏銃火器犯其中，塘如矢，左右皆深溝，騎不可退，北師大敗，免者止一騎。江東響震，成功終忌浙人，以事執善長，殺之。

甲午春，名振再入鎮江，觀兵儀真，留壁六日。五月，逼吳淞關，獲級四百，戰艘三百七十，告捷于金門。乙未秋，成功取舟山。十二月廿八日，名振卒于軍，或云：成功醜之。

先是，舟山之陷，名振母兄妻奉其父主俱赴火死。比復舟山，名振縞素入城，求母屍行勸。既遇毒，遺語煌言曰：「吾于君母恩俱未報，若母屍不獲，毋收吾骸。」起坐擊牀而卒，軍中憐之。自是浙中建義者皆盡，惟煌言以文士科得免。東海由是不直鄭氏。

論曰：浙海之事，以舟山爲終始。崔芝之乞師日本，名振之三抵金焦，皆所以存舟山也。古之思保江南者，必北守淮，西守襄，都成都者，必趨祁山，爭長安；况區區懸島如舟山哉！崔芝泣阻芝龍，最有奇氣，惜不得尺寸之柄，肝膽無所用。名振撲斌卿，殲鄭彩，掩朝先，或以爲趨利轉

圖挾詐背本。然事魯王始終一節，出入環衛，夷險無貳；比于廊寄之賣友，義存君親，非阿論也。

卷十一

鄭芝龍

鄭芝龍，字飛黃，福建南安（石升巡司）人。父紹祖，爲泉州庫吏。庫接太守官舍，芝龍十歲時，戲投石子，中知府蔡善繼額。捕治，見姿容麗秀，笑曰：「孺子貴而封。」釋之。不數年，流入海島，顏振泉黨中爲盜，頗桀黠。振泉死，代領其衆，屢抗官軍。會閩浚饑，芝龍截商民船，多得米粟，求食者競往投，賊衆至數萬。天啓七年六月，遂犯銅山，入中左所。然芝龍故與他盜異，常念求撫。所過戢麾下，禁侵掠。放還所獲軍將，每戰勝，追奔輒止兵。

崇禎元年九月，因巡撫熊文燦請降。時方徵天下兵，聚遼東，不能討芝龍，用撫羈縻之。芝龍復入海物奇珍，賂中貴人及福省達官，多爲之言，授遊擊將軍。流寇起，中原多事，而劉香、李魁奇等弄兵，橫海外。芝龍始皆與深好，既假朝命討之，俱授首。芝龍兵益盛，獨有南海之利。商舶出入諸國者，得芝龍符令，乃行，八閩羣不逞歸之。後又承詔討紅夷，累功陞總兵，由是起降將如小諸侯，權傾督撫矣。

松江兵敗，大學士蔣德璟言於朝，欲令芝龍以海師援遼。有言其人庸鄙不可遇大敵，而芝龍亦戀闕憚行，復罄金京師，議遂寢。

芝龍有弟三人：芝虎、鴻達、芝豹。芝虎勇，前與劉香搏戰死。而鴻達亦積勞得總兵。福王嗣位，宿將皆例封，芝龍爲南安伯，鴻達爲靖魯伯。鴻達會師京口，明年奉唐王聿鍵奔福州，卒立唐王。以乙酉七月爲隆武元年，諭翊戴功。晉南安伯爲平魯侯，靖魯伯爲靖魯侯，封芝豹爲澄濟伯。未幾，復晉平魯侯爲平國公，靖魯侯爲定國公，並掌戎事。而封芝龍子森爲忠孝伯，賜姓名朱成成。又有永勝功伯彩，彩弟聯，鄭芝龍支族。

芝龍距泉州五十里築城安平鎮，置第，海稍直通臥內，積財寶甲兵，充實其中，人物麗盛，專務豐殖。至是，開府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嘗與大學士黃道周爭班，嗾諸生劾道周。又逐左都御史何楷，使盜道截其耳，朝士噤暗。唐王爲壇，拜彩，鴻達分道發兵，芝龍輒辭無餉，行數里罷。蔣德璟告病去，道周竟死徽州。楊廷麟、萬元吉等屢表請駕幸贛，卒制於芝龍，不得出。

丙戌七月，王師下浙江，芝龍密遣使請降，盡撤守關兵。師度仙霞，芝龍棄唐王，保安平，唐王陷於汀州。九月，師入泉州，芝龍恃撤兵功，意得厚賞，復猶豫慮以立王爲罪，乃自安平引兵

逃入海。

貝勒令芝龍所親持書招之，略曰：『所以重將軍，爲能立唐藩也。若不輔立，吾安用將軍哉。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而事，乘時建功，此豪傑事。今兩粵未平，令鑄閩廣總督印以待，吾欲見將軍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芝龍得書，大喜，決降。臨行，成功力諫，不聽。安昌王恭棟，吏部尙書張肯堂，侍郎朱永佑，忠威伯賀君堯，武康將軍顧乃德，具言不可；平海將軍周崔芝泣訴芝龍曰：『誠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貝勒接芝龍，大飲三日，極歡；忽夜半拔營，挾輿北去。芝龍哀請子弟不肖，在海上恐爲患。貝勒曰：『此與爾無與，亦非吾所慮也。』

芝龍已入朝，芝豹奉母居安平，而成功遂起兵鼓浪嶼，鄭彩亦扼廈門，鴻逵會攻泉州，閩海震動。大清順治九年，成功進圍漳州；芝龍恐禍及，陰遣親信回閩，勸成功就撫。朝廷冀招成功，封芝龍同安侯。已知成功果無意降，遂下同安侯高牆。及己亥，成功圍南京，敗歸。辛丑冬，斬芝龍。

鄭成功〔上〕

朱成功，本姓鄭氏，名森，字大木，平國公芝龍子也。其母日本女，天啓七年，生於日本。幼讀書，爲南安諸生。福王時，入國子監，師禮錢謙益。唐王立，召見，奇其狀貌，賜國姓及今名，封忠孝伯。貝勒入閩，芝龍論成功降，成功不從，曰：「父教子忠，未聞以貳。」此行，又欲與俱見貝勒，叔父定國公鴻逵陰令逸去，得免。遂謀舉兵。時諸鄭潰散，咸集廈門中左所；而成功部旅單弱，乃往南粵召募。其冬，永勝伯彩至舟山，迎魯王次中左。兩廣督撫大臣，奉桂王嗣位肇慶。

大清順治四年，成功自南粵回。會故臣將吏設高皇帝位，矢盟恢復，以故受唐王封，賜姓。仍尊隆武年號，自稱招討大將軍罪臣。以洪政、陳輝爲左右先鋒；楊才、張進爲親丁鎮；余寬、郭新爲左右鎮；移軍鼓浪島訓練。成功年少，有文武略，拔出諸父兄中，近遠皆屬心。於是魯王改次長垣，晉永勝伯彩爲建國公，彩弟聯爲定遠侯，諸附彩者皆奉魯王，惟成功自爲一軍。夏，成功、彩合兵，及招討將軍楊耿入海澄，援兵至，島人卻，洪政中流矢死。

其秋七月，鄞西王常湖起兵，襲據建寧。魯王兵攻福州，失利。定國公鴻逵攻泉州，成功引兵會之，軍於桃花山。提督趙國佐率數百騎衝成功壘，張進、楊才迎戰，鴻逵遣林順等夾擊，遂抵城下。別遣小師破溜石砲城，殺參將鮮應龍，軍聲大振，所在蠶起，泉城外號令不行。鄉紳郭必昌子謀內應，舉家被戮。并繫前閣部黃景昉。國佐在城中，多殺立威，泉民日夜惴息。會漳州

副將王進救至，圍解，鴻達入據揭陽。

冬十月，成功從大學士路振飛，會櫻議，頒明年隆武四年大統歷。是年，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取福寧州。戊子春正月，魯王兵取興化。三月，建寧興化皆破，魯王改次沙埕。成功取同安，以葉翼雲知縣事。夏，建國公彩殺大學士熊汝霖，義興侯鄭遵謙。秋八月，總督陳錦大軍至，同安城陷。守將林壯猷、邱晉一軍皆沒，葉翼雲死，遂屠同安。

成功募兵於銅山。己丑，遣施琅、楊才、柯宸樞、康明等攻拔漳浦，遂下雲霄鎮，抵詔安，移屯分水關南岡，留宸樞守盤陀嶺。王師進攻嶺，宸樞死。其秋七月，張名振、阮進迎魯王居健跳所。成功遣光祿卿陳士京朝於肇慶，始用桂王年號。九月，名振等討斬黃斌卿，魯王移屯舟山，遣阮美如日本乞師。庚寅春正月，桂王自肇慶西奔梧州。成功入潮州，南洋勦楊廣，許隆；渡達濠，誅張禮；勦新墟，金田等寨，皆平之。夏六月，進攻蘇利於碣石衛。施琅來奔。秋八月，成功襲取廈門，殺鄭聯，并其軍。張名振、阮進、周崔芝，擊破鄭彩兵於沙埕，彩引餘衆逃南海。數年，軍人星散，舟楫損壞，成功招之以書，喜曰：『今不歸後無期矣。』遂還廈門，卒於家。

辛卯春，成功南次平海，閩撫張學聖使泉州守將馬得功乘虛襲廈門，入之。前大學士會櫻自縊死，諸紳咸避於浯嶼。學聖與漳泉道黃澍登山，望島孤懸海外，汪洋萬頃，憮然曰：『此

絕地也。脫緩急，豈望救乎？」遽引還。未數日，鴻達自揭陽來，得功欲退，不得渡，乃好語鴻達曰：「我不出，島必不全。且公家在安平內地，請熟慮。」鴻達縱之出。四月朔，成功還至島，得功去已二日，大悔恨。按失島罪，斬其叔芝堯，諸將股慄，軍勢復振。

五月，入漳州南溪，敗鎮將王邦俊。提督楊名高，自福州步騎來救，迎戰於小盈嶺，名高大敗。乘勝徇漳浦，守將楊世臣，陳光策降。

是年九月，陳錦克舟山，定西侯張名振奉魯王南奔，謀取海壇駐師，致書勸成功會師迎駕。魯王亦與之書曰：「余與公宗盟也，平居則歌行葦之章，際難合賦脊令之什，公其無吝偏師，拯此同患。」成功乃令兵科給事中徐孚遠，前至魯王行宮，面啓永歷見正位粵西，宜去監國號。王復書，敍所以勉從監國意。乃使奉迎，居王金門，如寓公焉。名振、阮駿等兵皆屬成功。

壬辰二月，成功進取海澄，守將郝文興以城降。陳錦來援，成功簡精銳待江東橋北，錦扭於同安之役，意甚輕敵，及戰，大敗，奔回泉州。六月，成功取詔安，南靖，平和，遂圍漳州，兵至二十餘萬。同知張箬，推官石瑋，堅守不下。金衢總兵馬晉寶來救，成功縱之入城，數日出戰而敗，復還守陣。南軍晝夜百道攻城，距漳三十里有鎮門，兩山屬岸，築斷激水灌城，復列柵圍之。城中升米銀數兩，草木之實俱盡，噉弩掘鼠。陳錦在鳳凰山，爲其下庫成棟所刺，以其首奔成功，全

閩大震。

漳圍至八閩月，中外困隔。浙江固山額真，金礪，固山大溫都力敦董梅勒，章京徐大貴，總滿洲烏金超哈兵，與提督名高由長泰開道直抵漳城北，成功營城南鳳窠山，乘高壓壘。王師銳甚，爲兩翼擊，島人久敵堅城，皆無鬪志。十月三日，解圍，退屯古縣。合戰，崩潰，追奔四十餘里，積屍布野。成功入海澄，嬰城守。守道周亮工，收漳城骸骨七十三萬，焚瘞一大穴，碑曰「同歸所。」

是年秋，張名振北，師次崇明沙，破鎮江，登金山，江南北戒嚴。

癸巳夏，金礪進攻海澄，成功與諸將飲酒敵樓，指揮治軍。夜，大將王秀奇，郝文興開空砲發，曰：「師臨城矣。」令其下皆用斧，令曰：「敵至而斫。」有頃，師盡銳渡海，秀奇等大呼登城，斧齊下，先登悉填濠，礪連夜拔圍去。

是年，西寧王定國自武岡還，入廣西，圍肇慶。新泰侯郝尙久以潮州應定國，平南王尙可喜救肇慶，定國退。靖南王耿繼茂，將軍哈哈木急攻潮州，尙久以鴻遠前入揭陽，有隙。至是因郝文興來乞師，成功遣陳六御救之，竟疑，不敢開城納兵。九月，潮州破，六御乃攻鸚汀埧等寨，引還。

定國之在盛慶也，以書抵成功，請會師。成功得書，往報師期，并上諸將戰勛於行在。是年，張名振復退大軍於崇明之平洋沙。西甯王定國進封晉王。

八月，平國公芝龍遣家僕李德歸閩，講撫，成功繆諾，因以休士觀釁。故朝命金礦撤兵還浙，而封芝龍同安侯，學士鄭庫納實詔及海澄公勅印授成功，封鴻逵奉化伯，芝豹左都督。成功宴使者安平，辭以未裂土，不受爵。而遺書總督劉清泰，謂數十萬衆按甲待和，豈能枵腹欲就漳，泉，興，福各屬，權宜借餉。不待報，遽遣官四出。清泰密諭諸城守斂戾避。鄭蝦還言成功三議：一先割四府，二不奉調，三不受部撫節制。又比高麗不剃頭，恐如姜瓖，金聲桓等降後激變。芝龍恐其子不受詔，復爲書與弟鴻逵，使勸之。鴻逵復書述：大姪在中左，弟在白沙，兼渠行師所居靡定，相見尤罕，其肯聽弟之言乎？芝龍悵然，無可奈何。

甲午，成功僞設六官，改中左所爲思明州，以鄧會知州事。月上魯王豚米，及滬溪，寧靖，諸宗室，禮待鄉紳王忠孝，沈佺期，郭貞一，盧若騰，華朝薦，徐孚遠等，軍國大事，輒以相諮。考諸生學秀者入儲賢館。

是年，張名振，阮駿再入崇明所，奪北舟及歸者至五百餘艘。別將顧忠至天津，邀糧艘百餘。名振登金山，望哭崇禎先帝，哀動三軍。及議和，成功以不便勞師遠征，使人召還，義師多不

欲南，半引去。其後名振遐毒，議者皆咎成功，以故失浙海將士心。

島上軍以科餉爲名，縱橫衍蔓，上游延建俱有海兵出沒。閩撫佟國器密疏成功異志，恐以撫始終自誤。上密勅福省督撫鎮將，嚴飭守備，毋墮彼計。

其年夏秋，晉王定國自廉州出師，下高州，拔高明，圍新會，廣東震動。定國遣使成功請婚，且趣師。十月，使輔明侯林察總督南征，會晉王攻廣州，閩安侯周瑞憚不敢進，於是西師大敗。成功怒，欲斬瑞，諸將爲請杖八十，革其職。

十一月，漳州守將以郡城約降。成功自思明州入海澄，夜勒兵，諸將未知所向，四鼓直抵漳城，開門迎入。守將朴世用，魏標，魏其志，知府房星輝，知縣周瓊，李奇生，范進等降，泉州諸縣望風潰。成功復取同安。未幾，甘輝攻仙遊縣，開地道入之，屠掠幾無遺，和議遂絕。

大清命烏金世子統大軍入閩。乙未夏五月，成功遣忠振伯洪旭，北鎮陳六御，取舟山，守將巴臣興舉軍降。以六御守舟山，洪旭攻台溫，召臣興歸思明。六月，墮安平鎮及漳郡，惠安，南安，同安城撤兵，聚思明。以貝子將至，權清野斂戍也。晉王定國復致成功書。

十二月，烏金世子至泉州，遣人賈論至思明招降，不納。易函稱書，以祖大壽，洪承疇爲辭，成功依違答之。丙申三月，貝子會泉州水師攻兩島，成功遣林順，陳澤以砲舟出禦。大舟先爲

颶風所飄，多登而逝，十餘人浮至金門。斷手刖耳鼻遺之。別將攻白沙，不克而還。

六月，前衝黃梧以海澄來降，封海澄公。海澄軍儲多，成功使王秀奇統黃梧、蘇明同守。明兄茂先爲施琅副將，琅之得罪也，茂實逸之；及茂從黃廷，黃梧入揭陽失利，遂軍按法誅茂，并梧戴罪，故梧、明皆怨成功。貝子之入閩也，漳泉屬邑皆下，惟海澄未復，梧、明憚秀奇，不敢動。適秀奇出計事，二人遂舉城降。

時貝子重兵在漳，成功議率衆北向以肄之，尅期解纜。聞海澄變，諸將皆失色，成功奮然曰：『吾欲圖大，豈以澄邑阻事？有不行者斬！』遂揚帆下閩安鎮，省會震動。督撫出王進於獄，使治守具。南軍屢攻不利，乃城牛心塔，以陳斌戍之。梧封海澄公，明母猶在海上，召明入京爲內大臣，梧因獻平海策，請發鄭氏塚，誅求親黨，設五商及遷海等事。

成功用法嚴，其下常懼誅，禮官陳寶鑰、黃開泰先後出降，大清輒貴顯之，以招島上人，島上人多動心。然降將亦慕成功賚子殊渥，第宅供帳，與已無異。以故郝文興等，迄死不貳。

是年，台州鎮將馬信、寧波鎮將張私德降於成功，各予白金五千兩，蟒衣玉帶一，信母妻各白金五百兩，珠冠霞帔一。是年，晉王定國奉桂王入雲南。八月，大軍復舟山，總制陳六御、英義伯阮駿死。丁酉春正月，晉王定國率兵討孫可望，可望來奔。三月，定國公鴻達卒於金門。大

軍復闔安鎮，烏將引還。陳斌孤軍守牛心塔，不得出。遣人招降，至福州殺之，屠其軍甘輝等還自闔安，攻寧德，滿將阿克襄赴援，恃其驍勇，輕進，馬蹶，裹創步戰，爲輝所殺。

戊戌，成功議大舉取南京，曰：「據長江則江南半壁，皆吾囊中矣。」諸將多言南京道遠城固，須數萬人，不如近攻完利。惟馬信力贊，乃以黃廷爲前提督，洪旭爲兵官，鄭泰爲戶官，居守思明。自率中提督甘輝，後提督萬禮，武衛林勝，統領余新虎，衛左鎮陳魁，水陸甲士五萬，號十萬，舉帆入浙。攻陷樂清諸縣，將進長江；次羊山，暴風覆舟，亡數千人。退泊舟山，鑿固舟楫，以圖再舉。

桂王遣周金湯由廣東龍門航海，至思明，封成功爲延平王，諸將陞擢有差。成功以未有恢復功，辭王爵，稱招討大將軍如故。是年，大清師入貴州，李定國、白文選等皆敗。

己亥五月，成功全軍北出，抵崇明，以兵部尚書張煌言嘗從定西侯名振三入長江，知虛實，用爲前驅。煌言請定崇沙爲老營，不聽。金焦沿江置礮，島人乘南風盛，徑抵瓜洲城下。我師出禦，死者千餘，乘勝克其城。以柯平爲同知，守瓜洲。成功留攻鎮江，令煌言先搗觀音門，儀真，官民迎降。六月廿四日，鎮江軍陣江口，成功登陸擊之。戰未合，周全斌率所部先登，陷陣。時大雨濤，騎皆陷於淖，海上軍徒跳擊刺，往來剽輕，我師竟敗。提督管效忠走，朱操江被執，江南北

大震。成功入城，以全斌違令先動，將殺之；諸將力請，乃免。於是全斌帶傷守鎮江。七月，成功進圍南京，移檄遠近。

張煌言至蕪湖，盧鳳，甯徽，池太守令將吏，日納款軍門，凡得府四州三縣二十四。金陵守禦雖堅，亦欲議降。煌言將向江西，馳書勸成功急攻南京，而分兵下甯縣。成功因累捷，不時發令。初至，馬信即欲揮兵登城，成功不許。

崇明副將梁化鳳先已降，又不時調，化鳳偵丹陽無備，遂引兵突入南京；乘南軍怠，夜開城出，大有斬獲。次日，滿漢軍傾城出戰，襲破余新軍，諸軍皆潰，爭赴舟，溺死無算，成功僅得登舟。獲都督甘輝，殺之。

成功收潰軍，猶數萬人，揚帆出海，并棄瓜鎮。鎮江書生羅子木，抱成功足涕泣請留，不聽。奉其父以從。成功攻崇明，不克而歸。上江軍聞之，亦潰，煌言跳身間行，得達台州。諸納款者屠戮無遺，江右義旅陳九思衆數萬，保南饒山中，聞金陵之敗，乃降。

是年，大軍盡取雲南，桂王出奔緬，李定國攻緬，迎桂王，不克。庚子，台州守將張承恩書詣張煌言，請降。明安達理出浙海，士卒病死大半，不戰而歸。達素兩道指思明，大缸出漳州，小缸出同安，許隆，蘇利等皆以兵會。成功使陳鵬守高崎，遏同安；鄭泰出浯嶼，禦隆，利。自率周全斌，

陳輝，黃庭，次海門。五月十日，漳州兵乘風順流追海門，成功傳令按舟勿動，俟大軍齊出，乃擊。呼吸間，漳舡已至，擊破閩安侯周瑞船，瑞與五府陳堯策皆死。遂攻陳輝船，輝舉火藥燒之，滿兵躍起，且戰且卻。近午，風作潮湧，成功親率巨艦衝之，鄭泰自滯嶼引舟合擊，大軍敗，橫屍浮海。有滿兵二百力戰，遣馬信招降，乘夜沉之同安。

滿兵向高崎，陳鵬約降，戒所部無動。滿兵恃有內應，未及岸，棄舟爭前。鵬部將陳蟒請曰：「事急矣，豈可待死？」及殿兵鎮隆璋齊出，大軍皆指言鵬降，爭赴之；比至，戰遂不支，蹈海死者十七八。收鵬凌遲，以蟒代之。許隆等聞敗引還。是役，成功空島出禦，相持月餘，師不渡海。

辛丑，成功取臺灣。初，紅夷欲城浯嶼，依粵澳互市。數以巨艦入犯，因泊灣築二城：一曰赤嵌，一曰王城，餘皆土番。立法嚴，土番咸奉約束，歷三十餘年，無敢犯者。成功積苦海上，自南都敗回，無經略中土之志。又虞廈門單弱，謀所向，紅夷譯何斌進曰：「公何不取臺灣？臺灣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橫絕大海，得其地足以應國，取其財足以餉兵士。番受紅夷凌侮，每欲反噬久矣，以公威臨之，如使狼逐羣羊也。」陳可取狀甚悉。是年正月，成功決意取臺灣，諸將謂夾板船多瞰火，難近；鹿耳門水淺，不可渡。成功引舟徑進，三月，次澎湖，至鹿耳門，則水驟漲丈餘，舟大小銜尾而渡，紅夷驚謂自天而下。先取赤嵌，紅夷走王城死守，復燒其夾板舡，盡殲之。圍至

十二月，紅夷出降，生存者僅百數十人，縱其歸國。

乃改臺灣爲偽東都，王城爲安平鎮，亦倏號天興府。以鄭省英爲府尹，省英關草萊，興屯聚，犯法者親故不假。有諫用法宜稍寬者，曰：「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皆以嚴濟事。立國之始，若先尙寬，流弊不可勝極矣。」遂勒諸將移眷。

時東荒初闢，人不服水土，多死；又憚法嚴，皆遷延不行。於是銅山守將郭義，蔡祿，前知思明州薛聯桂，同入漳州降。義，祿將挾忠匡伯張進偕行，進曰：「吾守土，有死而已。」密置火藥署中，欲俟二鎮來，并焚之。二鎮遣人促行，遂舉火圍室自焚。進在銅威，惠頗著，人甚惜之。

冬十月，芝龍死燕市。芝龍屢以書論撫，否則必見誅，僂；成功復言設有不幸，兒當縞素，至是死。

大清忠閩海久門兵，從蘇納海議，盡遷山東，浙江，福建，廣東，濱海居民於內地，立邊界，著令寸板毋入海，粒米毋越疆，犯者死連坐。

春燕來巢於海舟，島上食盡，各鳥獸散。成功又聽周全斌讒，使擊忠勇侯陳豹於南澳，豹倉卒不能自明，舉軍入廣州降。又忽命戶官鄭泰監殺長子錦，泰愕恐獲罪。又參軍蔡鳴雪，自臺灣來思明，聲言將盡誅諸將，於是合謀拒命。值全斌從南澳還，素與諸將不協，恐其爲變，誘

執之。

壬申五月，成功死於臺灣。成功感風寒，月朔受謁，尙坐胡床，諸將不知其病。數日卒，年三十九。成功在軍，每善處敗，素自厲氣，戾夫宿將，避駭不如。及南都挫衄，輒經營立國，氣頗不振。遙傳桂王遇害，張煌言每勸成功尊立魯王，以存明後。成功不欲，惟奉永歷年號終身。

錦在思明，稱嗣封世子發喪，鄭襲在臺灣，有異志，錦自將擊襲，與歸思明，又以嫌殺鄭泰，泰弟鳴駿及諸宿將皆懼，先後北歸。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遂大舉攻破思明，金門、甲辰春三月，世子錦退守臺灣。

論曰：余遊吳淞，遇梁化鳳部將管姓者，述己亥戰事頗悉。其人身在軍中，自石灰山轉戰而下，聲如崩山，然猶按步鼓收兵，至後乃大潰，延平師有紀律如此。化鳳，西安人，武進士，以破姜驥先登立功，總兵崇明。化鳳亦言：『當勸敵多矣，未有如鄭家之難敗者。』

化鳳始入城，固山等以漢兵輕之，悉奪其馬騾給滿軍。其部卒往往與滿軍譁而爭，輒得鞭縛，其部卒自恃其勇，不肯下。化鳳亦怒，以是願決勝，一示滿軍。先一日，出城揭死人以投敵，固山等坐城樓，嘖嘖稱嘆，由此遂敬化鳳，益與交歡。既退鄭軍，名其門曰『得勝門』，今之東南門是也。又言甘輝之死，北人咸謂烈士；其從鄭始末，則未詳云。

卷十一終

卷十二

鄭成功〔下〕

大清康熙元年壬寅，六月，鄭錦入居思明州。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奏，遣信史招撫思明。思明大臣鄭泰、洪旭等議曰：「先王東征之日，猶欲權宜通好，今瀕海遷移，慘至此極，不可不爲桑梓計。」衆意皆合。錦下僞教曰：「先王開國東都，草創未半，遽爾厭世。余將東承遺緒，諸君苟能息兵安民，無墮先王一生孤忠苦節，幸甚！」泰等乃議照朝鮮例，遣楊來嘉同入京待命。朝廷以錦灰燼垂滅，不許。于江浙閩廣，各設滿漢兵戶郎中一員，專司招輯。島上人望風投款，多張大其事，真僞蒙質，文武官降者，俱降四級用。又有武改文之例，都督副總改副使僉事，參遊改同知。其冬十月，錦入臺灣，討鄭襲，執以歸。

初，鄭芝龍有子六人：長曰森，卽成功，次曰渡，三曰恩，四曰蔭，五曰襲，六曰脈。夫人顏氏出。及渡、蔭、脈，俱死燕市，惟襲在家。今年春，入臺灣，以其生事安置之。成功歿，諸將以錦在遠，推襲護理，襲謀自立。引黃昭、蕭拱宸爲腹心，諸將多不附。錦聞知，卽引兵東出。周全斌爲五軍，以

陳永華爲咨議，參軍馮錫範爲侍衛。十月至臺灣，昭約諸將出禦，皆陽諾。會大霧，東軍迷，後期獨昭先至，衝錦營，錦營多新募，戰小卻。全斌率親兵數十人力戰，昭中流矢死。俄霧開，則日午矣。衆驚曰：「吾君子也！」並投仗。錦入安平，遣人請襲，襲委罪于僕蔡雲，雲自縊死。收殺李應德，曹從龍，蕭拱宸等數人，餘悉不問，反側乃安。

康熙二年癸卯正月，錦自臺灣還思明，以內難旣平，祭告先王，申固守。

汛六月，殺其伯父戶官鄭泰。泰弟鳴騶，子續緒來奔。泰先有與黃昭書，昭敗得書。及楊來嘉自北還，錦疑泰有異謀，泰不自安，稱病金門。錦率兵將入海澄，泰覘知，以爲圖已也，舉家揚帆出金門。有勸泰勸兵入自明者，泰泣曰：「今日救死耳！稱兵重吾罪也。」或又勸之來降，曰：「先王已誤，豈容再誤？」艤舟待命。錦使吳慎質印諭之曰：「兩島之地，一以委伯，余棹欲東矣。」泰猶豫受印，未敢入謝。鳴騶勸之入，錦待泰如舊。明日，置酒，伏甲執泰，泰自縊。鳴騶大哭曰：「乃吾殺兄！」卽引軍踰險，周全斌等追之不及。以舡二百，兵八千，文武官四百人，入泉州降。封鳴騶爲遵義侯，續緒爲慕恩伯。由是蔡鳴雷，陳輝，楊富，何義，先後舉軍降，錦勢益衰。是歲，魯王殂于金門。其世子及寧靖王諸宗，室悉避亂奔依臺灣。十月，大清耿繼茂，李率泰大發兵攻兩島，出同安，令提督馬得功統新降將及紅夷，出泉州，黃梧，施琅出海澄。錦命周

全斌嘗泉州兵，十九日，遇于金門烏沙。泉州船三百，紅夷船十四，全斌以二十舟深入北鯨，往來衝擊。紅夷砲無一中者，餘舟望見悉披靡，不敢進。得功殿後，爲全斌所破，赴海死，衆兵遂潰。而同安、海澄兵大勝，直走島中。錦見不敵，退守銅山。大清師墮廈門金門城，焚掠而還。

甲辰正月，銅山糧盡，周全斌、黃廷復率所部降。親舊多散，惟洪旭與陳永華、永華兄子繩武，侍衛左右不去，引餘衆東保臺灣。

僞改東都爲東寧，僭置天興，萬年二州。委永華統庶事，分土列屯，徵租均役，興魚鹽，申法禁，立學校，通市外國，安撫土民。然自後鄭氏之甲，竟不能出東甯，閩廣浙瀕海中，外殊絕，民少安枕矣。是歲，前兵部尙書張煌言移桃花山，被襲，檻車致杭州，不屈，死之。南海悉平。

明年，大清以施琅爲靖海將軍，督水師進攻臺灣，周全斌、楊富等皆隸之。出外洋，颶風大作，羣舟漂沒，引還。未幾，琅徵入京，撤降兵分屯各省，嚴戍守界，不復以臺灣爲意。後四年己酉，乃復遣明珠蔡毓榮至泉州，加興化知府慕天顏卿銜，兩入臺灣，許以如朝鮮封貢。錦遣柯平、葉亨報使，議卒不成。

康熙十二年癸丑，靖南王耿精忠懷逆謀，內畏太妃周氏，未發。密遣番譯黃鏞使臺灣，請兵援，錦嚴舟澎湖待之。冬，吳三桂反，上詔平靖二王留舊封，精忠謀益緩，乃辭錦，旋師。甲寅春，

靖南太妃周氏薨，反計遂決。復遣鋪聘臺灣，許歸全閩戈船，曰：『王將水，吾將陸，江浙不足平也。』

三月望日，精忠坐府，召督撫以下計事。執總督范承謨，殺福州知府王之儀，巡撫劉秉政。請降，遂據福州。馳檄屬郡，自爲總統兵馬。上將軍，稱甲寅年。提督王進功以泉州，總兵劉炎以漳浦，趙得勝以海澄，各舉軍降。加進功平北將軍，炎寧遠將軍，得勝威遠將軍。海澄公黃梧已降，病疽死，封其子芳度爲平和公。遣曾養性取福寧，略平陽，平陽總兵蔡朝佐降。潮州總兵劉進忠密請兵，使劉炎會之，攻績順公沈瑞，并其軍。以進忠爲平粵將軍。

吳三桂至衡州，僭僞號，國號周，紀元昭武。

夏四月，錦遣禮官柯平如福州報聘。精忠始慮下游不服，故藉錦聲援。已而旬月之間，閩皆下。浙之溫處，江之廣信，粵之潮州，繼踵風靡，意更驕倨，乃欲負約。語柯平曰：『師來不惡，當分地自戰耳。』由是兩家兵端起矣。

精忠多忌，以王進功在閩日久，恐其爲變，誘留福州。徵諸鎮兵出關，惟興化馬惟興先行。黃芳度遣其兄翼率千人從。復徵趙得勝兵，不應，以海澄待臺灣。錦遣侍衛左都督馮錫範督諸軍入思明，得勝深交錫範，會取同安。五月，至同安，守將華尙嗣降。泉州守將張學克，家在同

安，繫之以招學克。學克聞變，趨赴不及，遂以軍降。施鳳亦率舟師降。下游人心搖動，精忠大恐，以王進舊將有聲，擢爲都尉使，鎮泉州。

是月，鄭錦入思明，以鄭省英知州事。敍海澄，同安功，趙得勝爲興明伯，張學克爲滄滌將軍，華尙蘭爲神武鎮，楊威爲尾宿營，施鳳亢宿營，鄧驤采知同安縣。舟航始集，部伍始成，舊人鄉戚，咸來問勞。而耿精忠閉福州，會城種帝，鹵簿警蹕，修飾儀衛，鑄「裕民通寶」錢。馬九王出仙霞，爲制府李芝芳所遏，不得進。疆衆日蹙，方與鄭氏構兵，如兩鼠鬥于穴中；識者知東南事大定矣。

王進至泉州，步卒僅千人，與城守賴玉厚結，專行威福，任戴國用爲牙爪，勒王進功家屬入福州。進功子藩錫與楊青等計曰：「翁被留在省，聞福州兵又至，吾無噍類矣，盍先發？」六月九日，誘玉，國用，李尙文入軍門，執之。遂攻王進，進意氣自若，走登南門，競死門。提標無統帥，相持竟日，暮，進遙望揚帆，恐海舶來攻，乃夜潰圍，得省中援軍，整甲徐還惠安，守將邀走之。殺賴玉于市，百姓樹其肉殆盡。絞戴國用，泉民德李尙文，爲請，乃釋之。迎烏師入城，以藩錫兄弟爲指揮使，假理提督軍務，餘官皆復舊職。

黃芳度在漳州，聞風欲降，念其父罪重，懼不免死。錦使告之曰：「時際光復，事屬爾父；果

抒誠懼，常棄前愆。乃殺城守劉豹，奉啓泉州承制，封德化公。前提督有請，靡不從。芳度終不安，聞道密表于朝，錦亦繩靡之。漳尉皆下，獨漳浦爲劉炎所據。于是鄭氏據有漳泉二州，及思明金門。平南兵圍劉進忠于潮州，潮福路斷，進忠由海道獻款思明。錦使後鎮金漢臣舟師援之，以進忠爲定北伯，兼右提督。

秋七月，精忠兩遣使至思明，行和求泉州。九月，遣王進自興化，別將由上游，會劉炎協攻泉。錦使右武衛劉國軒出禦。進素輕南兵，泉州之役曰：『是衆寡不當，願益兵。』期取泉自効。步騎二萬，鼓行至惠安，恣焚掠。國軒嚴陣以待，相守越旬，進退屯楓亭，連營二十餘里，軍勢甚盛。國軒率輕騎覘之，猝遇于塗嶺，許耀少卻，國軒分諸軍搏戰，自辰至巳，兩軍殊死鬥，進兵遂潰，追奔至興化，軍郭外，三日夜乃還。

十一月，錦以劉炎在漳浦，爲右臂患，遣興明伯趙得勝，侍衛馮錫範，由海澄進師。炎與雲霄鎮劉成龍，福州親軍都尉徐鴻鈞，合師迎戰于羅山嶺。右虎衛何祐揮兵擊之，炎等大敗，走入漳浦城。島師環陣攻圍，三將皆出降。遂引兵西救潮州。

先是，金漢臣救潮州，一軍盡沒。會耿鄭禍結，外援不至。城壞百餘丈，劉進忠悉力守禦，中外隔絕已半載。至是，趙得勝統軍入潮，與廣兵戰于黃岡，破之。廣兵燒營而遁，潮圍始解。得勝

班師。

先是，三桂初反，遣帛書一入福州，一入臺灣，會兵。錦使監紀推官陳克岐，副將陳文煥報之。三桂復遣禮曹員外錢黯通問。值島師入泉，再遣禮曹周文驥來解兵，曰：「天下事重，無操同室戈，貽敵笑。」及精忠聞鴻弼等敗，乃使潘曰興修好。錦報曰：「耿王能如約者聽。」竟未決。

鄭氏自成功時，卽置六官，多僭帝制。錦再出思明，更多設僞官。以陳永華爲御史總制，留守臺灣，以六官協理。洪旭子洪磊吏官，楊榮戶官，鄭斌禮官，柯平刑官，楊賢工官，惟不設兵官。置六科都事察言，承宣賓客。諸司親軍，曰侍衛，以馮錫範爲之；曰勇衛，留守永華攝之；曰左右武衛，薛進思，劉國軒爲之；曰虎衛，何祐，許耀爲之；曰五衛，施福爲之；曰鑾儀，艾禎祥爲之。又有果毅，折衝，五常，五行，五兵，左右先鋒，前鋒，後勁，中權，戎旗二十八宿營制，聽五提督節調。凡文武事宜，皆贊畫參軍陳繩，武侍衛錫範主之。前取餉于東寧，比得漳泉，轉運不繼，始用六官徵催富民紳士。以鄭省英爲宣慰使，統督各郡錢糧。前昌密道吳慎爲屯田道，清收屯租。諸縣令以六科都事爲之，皆臺灣來者。八月輸銀五分，名曰毛丁；船計丈尺，名曰樑頭。督造探船料，鹽司分筭鹽場。以陳達章司泉州，馮錫圭司漳州，鄭珍英司潮州。鹽石直二錢，徵餉四錢，餉司科

洪磊宣慰廣東，厚費增募，驍勇迎戰盤母山，伏發，廣兵大敗。

六月，黃芳度據漳歸朝。錦自海澄移軍萬松關，芳度剃髮守陴，使弟芳泰入廣告急。賴陞守平和爲之聲援，島人攻漳城不克。後鎮萬宏中砲死。何祐自潮州攻平和，賴陞降，漳屬皆復爲臺灣。芳度孤守漳城。

是歲，番船互市于思明。先是中左所爲諸洋利藪，島破，夷舶不至。甲寅，鄭氏復島，英圭黎萬，暹羅，安南諸國，皆獻方物互市，中左煙火市里，幾復其舊。

康熙十五年丙辰，大清兵入福州，耿精忠投降。王師進克泉州，黃芳度以漳州兵來會。劉國軒復來爭泉州，攻圍兩月不下。芳度遣兵復平和，屢攻黃瑞鑣于漳平，不克。七月，將軍喇哈達師次漳平，瑞鑣無援，始出降。喇哈達聞道永安，援泉州，湖頭李光地練鄉兵自守，爲鄉導。巡撫吳興祚自仙遊復永春，提督楊捷自興化下惠安。林賢黃鎬，陳子威以舟師出閩安鎮，剋期救泉州。國軒水陸布禦，恐分兵力薄，乃引退，趨長泰，諸縣皆棄還。林賢等進復定海，島將章元助戰死，瀚琛退泊海山。錦召琛還，斬以徇。遣左鎮陳諒，後鎮陳起明，督朱天貴等禦林賢。

九月，大清師敗劉國軒于漳州之溪西。國軒自泉退師，墮同安城，進兵溪西。滿漢盡銳迎戰，至午，國軒步卒餓乏，鐵騎橫衝，首尾不相顧，遂棄長泰，出江東，扼守三叉河玉洲水頭鎮門。

雜稅給軍。

康熙十四年乙卯春正月，精忠遣張文縉如泉州賀年，以五艘如約。遣鄭斌報使，立條誓楓亭爲界，自是耿鄭文好。

二月，錦毅永春民呂花，花恃馬跳地險，不服徵索，避科斂者依之。錦使左武衛薛進思攻圍，三月不下。永春知縣鄭時英，遣人招諭，許以不死，花出降。釘之，沒其家產。

是月，續順公沈瑞以饒平降臺灣。瑞叔母尙氏，平南王女也，降耿時遷至漳浦，瑞尙留詔安；廣兵圍潮，瑞趨饒平。及潮州圍解，劉進忠移師攻之，不克。廣兵來援，左虎衛何祐遇于百子橋，敗廣兵，瑞乃降，改封懷安侯。

五月，錦率師次于海澄。饒平之捷，劉進忠密啓于錦，請討黃芳度。錦亦以黃氏必死之寇，終無降理。是月六日，發泉州，入海澄，實圖漳州。留駐二十日，芳度不敢入見，遣其中軍朱武奉啓，意覘軍勢。錦使鄭斌入漳宣慰，或率兵從征，或束身自詣，終不至。且召黃翼于關外，密使歸漳。耿移書來徵，又以病辭，遂定計攻城。

是月，劉國軒大敗廣兵於巖母山，國軒自塗嶺之役，率所都入潮，同劉進忠行狗屬縣。諸縣堅守，國軒兵老糧乏，欲退守潮州，後圍平南，揮步騎來追，國軒及何祐等設伏以待。會吏官

王師軍壘相望，營造江東橋。

冬十月，督撫遣漳州進士張維如、思明議和。時漳、泉郡縣皆復，獨海澄未下，度島人必爭，難猝攻。乃爲公書以生民塗炭，勸令息兵歸臺灣。如先王時，維還，又遣泉紳黃志美入議約，必得海澄，始可成好，錦不聽。

康熙十六年丁巳春，大清師攻救海澄，錦復破之，遂圍泉州。錦下僞教敍諸將功，以中提督劉國軒爲武平伯，征遠將軍，後提督吳淑爲平遠伯，寧北將軍，左虎衛何祜爲左武衛，前虎衛林陞爲右武衛，右虎衛江勝爲左虎衛，俱授左都督。餘鎮營各加級有差。

某月，大清師克復海澄，擊破鄭錦兵於泉州，錦撤兵還思明，閩地悉定。十二月，詔復遷各省沿海人民於內地，置戍，禁出入。甲寅之亂，閩省遷民悉還故地，至是閩平，復議遷界。康熙王疏稱遷界累民，請罷之，已報可。後島人就掠內地，督撫提鎮請仍從順治十八年例遷，值破海澄，閩泉州事暫停。及泉圍解，遂行遷界之令，益不聊生。唯廣東尙王力請不遷，得已。

康熙十八年己未，春正月，詔築沿邊界寨，自福寧及詔安，率一二十里置寨。量地險要，截內外，沿海數十里，無復人煙。

二月，鄭錦復取海澄，以張廷輝知縣事，劉國軒使吳淑率諸軍據果塘寨。廿九日，大軍敗

於定海。是日，朱天貴、陳諒自海壇乘南風進泊定海，北舟大小百餘艘，由五虎門銜尾而進。天貴與陳啓明率熾船先登，啓明船遭風失舵，還泊海山。

三月，鄭錦旌思明義輸寡婦辛氏兩島地狹，數戰征輸繁重，丁巳之役，州民人月輸米一斗，至是，月輸米三斗，不堪命。中提督劉國軒辭月俸，白餉轄兵三月。吳淑何祐等皆效之。水師五鎮蔡仲瑄守惠安，駕小舸逃入泉州，投巡撫吳興祚降。漳州守備呂韜降於臺灣。韜守江東橋，敗歸。劉國軒進軍海澄，陰以漳郡通款事泄，羈候，將入省待理。韜遣人要英毅鎮林彪請援，行至同安界，彪伏兵取之以歸，以爲折衝左鎮，移其家入臺灣。

初，蔡寅詭稱三太子起兵，耿逆故將紀朝佐、同安武生鄭奇勳從之。後同歸臺灣。未幾寅死，二人請再舉，入山召募，爲大軍所困，不能出，詣總督姚啓聖降。鄭氏南北汛防，多以缺船餽爲辭，徵調不至。於是上及普陀，下及廣東，平海大蓬，皆遣官監紀，歸鹵獲婦女寧民。

夏四月，鄭氏以長子克塽居守臺灣。總制陳永華言：「克塽長成，洩事明達，請循君行則守之典，立爲監國。」錦從之。時年十六，僞號監國世孫。

六月，以屯田道鄭時英監理鹽法，駐東石。大清師築壘水寨以逼東石，右武衛楊忠率兵趨滯尾南北場掘鹽，口貪利，舍舟開至深滬。閱兩日夜，泉州大軍侵晨驟擊，忠殊死禦，不敵，中

砲沒於海。

秋七月，鄭氏築滯尾寨。滯尾在同安，咫尺直廈門，高崎。癸卯之役，大清師從此過島，劉國軒請築寨其地，一夜成之。同安出兵爭，不得，築石城一，土城一，復築兩湖城。

八月，水師提督萬正色至福州。初，施琅督水師，琅徵入京，官亦裁。丁巳冬，以海澄公黃芳世兼水師提督，及灣腰樹戰敗，病死。督撫請琅復任，朝廷不許。擢鎮江將軍伯王之鼎，以管任漳浦知閩事也。之鼎入閩，屢疏不諳水戰，更授四川提督，以正色代之。正色泉州晉江人，頂投誠銜劄，累陞岳州總兵。及湖南平，乃有是命。

初，漳浦江機與楊一豹結約，聚兵江右，耿精忠以爲左軍都督。耿敗，置壘江西浙閩交界，據深險，時出醜掠。江西制府董衛國屢遣兵討之，不克，走款臺灣，授征夷將軍。機跋，號江拐子。浙江制府李之芳，懸重募解散其黨。機引餘衆奔閩，中建寧，城守劉起龍禦之，陣傷而死。

九日，大軍取東石寨。丁巳春，鄭氏使右武衛林陞守東石。明年，移陞攻海澄，以楊忠代之。及大軍設兵防界，又欲築靈水寨，忠懼兵單難守，請檄陞回汛。忠死，陞復出征。以施廷，陳中守之，纔餘疲卒二百，精銳皆挑以行。有降人入泉，言東石空虛可取狀。發滿步數千，以廿六日平明填濠，四面環攻，廷被劄，中力戰死，遂奪東石。增築三寨。

於是鄭氏失險，議守思明。調州中鄉兵團練，州經殘破，新復，入籍甫千許，以康熊、吳桂統之。桂北人，歸鄭爲元宿營，故守同安思明。丁巳之役，桂猶斂兵完，島授建威中鎮。以姻親陳愷叛，引嫌辭兵，歸其子箕宿營吳天祿。至是，復起授協理五軍，與總監營康熊分督州兵。

北人畏劉國軒如虎，兩軍相持，閱歲，互殺傷。大軍十萬，國軒纔萬人，營壘咫尺，指揮自如。國軒以果堂地要，夜于其後版尾加築一寨，督撫提鎮將軍率滿漢數萬爭之，國軒、吳淑以二千人依寨進，且戰且守，害章京巴石免等。十一月，臺灣後提督平遠伯吳淑卒于營。淑前戰創甚，版尾新築，諸衛鎮畏不敢守，淑毅然請自守之。大軍築壘環攻，砲日夜不絕。淑神氣自若，會霖雨牆壞，淑揮左右使避，自據胡床寢，竟壓死。屍至思明，錦親臨哭，盡哀。以其子天駟爲建威石鎮，統其兵。

是年，詔封賀蘭國王，請夾板船圖思明。初，江毛失臺灣，常思恢復。癸卯間，李率泰使人招撫紅毛，許以先平兩島，後取臺灣歸之。紅毛喜，自備舟仗糧肉助戰，且請于廈門互市。率泰爲後防，不許，第令數年一貢。至是，總督姚啓聖請如癸卯借紅毛合攻事例，報可。乃遣知府劉仔借通事林奇逢、黃鏞等，往封賀蘭，并請夾板船會攻。

十二月，鄭氏遣右武衛林陞督舟師出思明。時福州造戰艦四百餘艘，會江浙舡各一百，

潮州碣石船一百，尅期大舉。鄭氏悉發官私及洋艘炮船，以陞爲總督，江勝、朱天貴爲副總督，配兵北上。

先是，耿精忠之變，漳南道陳啓泰密啓陳耿陰事於范承謨；後耿搜得書，啓泰懼禍，殺其家屬十餘人而自縊。鄭氏入漳，葬之。丁巳，大軍復漳，啓泰子汝器將入城負骸回京，爲東石守將所獲，羈臺灣，贖以萬金，乃始得歸。鄭氏之貪利失大體，多類此。

辛酉壬戌，總督啓聖巡撫與祚，會提督琅正色攻克廈門中左所。鄭錦退守臺灣，復進兵攻之，錦卒。癸亥，錦子克塽奉表，以臺灣降。

前四日，寧靖王術桂詣宮眷曰：『此地已破，更無他往，吾以身殉，若等可自爲計。』夫人袁氏、王氏及侍姬三，皆對曰：『願從死，請予尺帛。』冠笄先縊，王具舍殮，明日，五棺出葬于郡南山，校隸扶襯至，王翼善冠，衣袞，腰王繫綏，以寧靖王實持付克塽，拜辭天地祖宗。郡人士無幼老皆入拜，王答拜，乃登帛自絕，面無變容。

諸宗室隨克塽內遷，詔存先代後，給屯田種牛，占籍河南。魯王世子得許州，術桂無子，繼益王後宗位于儼，年七歲，屯杞縣。術桂死年六十有六，與元妃羅氏合葬竹瀝。

鄭鴻逵

鄭鴻逵字高儀，芝龍親弟。以崇禎三年武舉，隸天津巡撫鄭宗周，爲坐營。轉屬都督孫應龍，登州反，應龍失機，從繫天津獄。已辨釋，隸大同巡撫張拱廷麾下。用兄芝龍平紅夷功，得錦衣衛掌印千戶。復興計偕，十四年庚辰，成進士。故事，勳衛射策武甲科加三級，進都指揮使。十六年，授副總兵，設南贛兵三千，以鴻逵統之。十七年正月，前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麟薦鴻逵緩急可用，詔益南贛兵二千，配鴻逵鎮守。

福王嗣位南都，檄守采石，以左軍都督領水師挂鎮海將軍印，封靖魯伯。邂逅唐王聿鍵京口，心相善。及南都敗，退走，又遇王錢塘江干，奉之入閩。以王賢明，可繼大業，遂與兄芝龍，及巡撫張肯堂等，戴王建號。爵鴻逵侯，尋晉定國公。

時八閩由鄭氏，鴻逵不以家勢陵耀同列。然性雅懦，不能與芝龍立同異。唐王築壇，具殊禮，命與永勝伯彩督師，分道出關，竟不進。芝龍亦不發饌，乃黜鴻逵爵。彩數敗退，又好掠，時議多罪彩，頗怨鴻逵。大軍度仙霞，芝龍竟賣關，且招子成功同北行，鴻逵陰逸之。成功建義，鴻逵有力焉。

大清順治四年八月，會成功攻泉州，已引兵西據揭陽。明年，還廈門。會馬得功襲破廈門，鴻達軍適至，得功不得退，以好語來說鴻達，因縱之。居二日，成功自平海還，按失島罪，斬守將叔芝筦。鴻達愧謝，退居白沙，築寨名曰華角。芝龍京師屢寓書，使勸成功歸朝，否者家屬見屠。鴻達復以「養病退閒，無與人事，大姪意堅，勸之無益」爲說。鴻達有足疾，修園亭，種花木，高吟度曲，品笙自娛。丙申，貝子入泉州，別將攻白沙，鴻達移榻金門。明年三月十六日，病甚，卒，年四十五。子耀基，亦隆武賜姓。時稱成功國姓，而耀基爲小國姓，死臺灣。芝筦子省英，爲僞天興尹。

跋

明人讀書，尚氣節，辨義利。當南都淪覆，鼎命已移，故老遺臣，藉閩浙滇粵殘局，奉屏王以支播山陬海澨，且念年。雖跋涉逃竄，疲於奔命；而忠義感發，不計成敗，固足以維繫綱常矣。明季野史雖多，非限於見聞，即取材龐雜，其間善本蓋寡。國朝纂修明史，自有體裁，不暇詳爲紀掇。

餘姚邵念魯先生，康熙時人，距明季未遠，尙有一二耆老，可資諮訪。又海內平一，故其見聞亦非限於方隅者可比。撰東南紀事十二卷，以存魯王、唐王、西南紀事十二卷，以存桂王。辭尙體要，無慚作者。

昔常璩著華陽國志，崔鴻著十六國春秋，馬令、陸游皆著南唐書。載記一類，實補正史並行。軼事遺聞，賴以不泯；邵氏此書，亦其次也。惜書成未刻，僅鈔本流傳。往年馬端愍公撫浙，擬刻此書，懸百金求其本，不可得。幹幸得見之，遂刊諸梨棗，冀勝國諸臣，忠義之烈，久而彌新；且與華陽國志諸書，並傳不朽，亦藝林勝事也。

光緒甲申九月，邵武徐幹識。

江南聞見錄·專載

順治乙酉五月初十日

連日警報疊至。是日趙忻城有演放大砲之示，不果。夜分北風甚急。北兵渡江，由七里港進迫神京。時日將晡，宏光計無所出，召內臣韓贊周問策，韓云：『此番勢既洶湧，我兵單力弱，戰守和無一可者。不若御駕親征，濟則可以保社稷，不濟亦可以全身。』宏光然之，卽刻束裝跨鞍。時將二鼓，從通濟門出，攜帶惟太后，一妃，及內相幾人，文武絕少。或云往武林，或云雲貴，或云太平，紛傳不一。是舉也，旬日之間，嘖有煩言，未嘗不叱其僞，至是果焉，知其作計已非一日。究所從來，則馬士英實始之也。

十一日

味爽，闕傳宏光已出城。京中文武一時隱遁。有不去者，將門首封示盡行洗去。男女蜂擁出門，扶老攜幼，不可勝數。間有嫵媚少艾，金蓮躑躅，跬步難行，見者心惻。旣出而復返，十有八九，以路上兵多也。已而閉門，欲返不得者十居二三，莫竟其終矣。

辰刻，忻城出示安民，有『大猷播遷，本府死守此土，已致大清大帥，自有斟酌，爾民不必驚惶徙避。』等語。

副院楊維垣劄示云：『天子出巡，乃古今暫避常理，本院惟有盡忠殉國。』等語。然維垣實逆案中人，又降流賊者也。

各門既閉，百姓數百人往中城獄，擁太子上馬，從西華門入宮，尙未櫛沐，圍中人悉自出，奸悍兵民乘機入大內，搶奪金帛甚多，大半爲強者所得。太子雖爲百姓擁入，文武元老無一至者。百姓遂擒相國王鐸，禁中城，拔鬚擗髮，極力毆打，旋入其家，搶劫一空。

兩月以來，天氣陰霾悽慘，日色罕見。是日天清日朗，晝夜明暢。

圖遷雖馬士英主之，其實宏光埋怨士英勸其即位，今值多難，仍令士英設法，故以出奔之說進。且士英之贊，浮于宏光；士英之欲去，亦甚於宏光。宏光存，士英不能獨去。迨既出，置宏光于靖藩黃得功營，士英乃揚鞭挾資，兵從擁護，竟作天外冥鴻矣。先是士英調川兵三千，爲出奔捍衛計，去而不盡者若干人，作崇於城，方勇協力一心，竟夜巡警，兵怒而不敢肆。秦淮兩岸，燈光燭天，達旦如晝。

十二日

開太平門，驅川兵出出走，門外之民遂殺之，傷及一二十人。銃炮之聲，自朝至午不息。川兵盡爲所殺，無一存者。

城內柵門盤詰甚嚴，獲奸細及馬士英軍中兵共八人。忻城立刻斬之。

阮大鍼家，被搶一空。

馮可宗，陳盟演，王一心，周之璵，馮夢禎，蔣鳴玉，張元始，姚士衡，沈應旦，吳希哲，陸康績，申緒芳，葛含馨，羅志儒，黃衷赤，陳濟生，申演芳，吳适，顧繹詒，陶廷煜，俱遁去。張捷，高倬，張有譽，俱死。

午後，太子傳出硃筆告示，用黃紙書之，曰：「泣予先皇帝丕承大鼎，克壯前猷，凡諸臣庶，同甘共苦，播著中外，罔不宣知。胡天不佑，慘罹奇禍，凡有血氣，裂背痛心！予小子分宜殉國，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業，血汗非易，忍恥奔避，圖雪國仇。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實欲哭陳大義，身先士卒，不意巨奸障蔽，致櫻極楛。予雖幽城獄，每念先帝，無一日不再三痛絕也！如今日聞兵遠避，先爲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寢，億萬蒼生之性命！何泣予小子，將歷請勸

戚，爲太祖爲成祖？」一一問答有差。豫王喜忻城城守有功，加位興國公，手攜立保國右，賜金鐘，銀鞍，馬，貂裘，八寶達帽等物；送牛，酒，席地共飯，問太子何在。忻城次日送至營。

李喬搆進大清告示二道，徧掛通衢，民心稍定。

『大清國攝政叔父王令旨曉諭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知道。爾南方諸臣，當明朝崇禎皇帝遭難，陵闕焚毀，國破家亡，不遣一兵，不發一矢，不見流賊，一面如鼠藏穴，其罪一也。及我兵進勦，流賊西奔，爾南方尙未知京師確信，又無遺詔，擅立福王，其罪二也。流賊爲爾大仇，不思征討，而諸將各自擁衆擾害良民，自生反側，以啓兵端，其罪三也。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憤，王法所不赦。予是以恭承天命，爰整六師，問罪征討。凡各屬文武官員，率先以城池地方投順者，論功大小，各陞一級；抗命不服者，本身受戮，妻子爲俘。倘福王悔悟前非，自投軍前，當釋其前罪，與明朝諸王一體優待。其福王親信諸臣，早知改過歸誠，亦論功次大小。檄到之處，民人毋得驚惶奔竄，農商照常安業，城市秋毫無犯，鄉村安堵如故，但所用糧料草束俱須預備運送軍前。兵部作速發牌出示，令各處官員軍民人等及早互相傳說，毋得遲延，致稽軍務。特茲曉諭，咸使聞知。』

舊文武諸先生念予高皇帝三百年之鴻烈，先皇帝十七載之舊恩，助予振旅，扶此顛沛。何期父老小民，圍抱出獄，擁入皇宮。予見宮殿披靡，踉蹌祖業，不勝悲涕，奈諸父老，焉知予負重寃，豈稱尊南面之日乎！謹此布告在京文武勳舊諸先生士庶人等，念此痼癘，勿惜會議。予當恭聽，共抒臆猷。勿以前日有不識予之嫌，惜爾經綸之教也。不念舊惡，垂諸訓典，非敢云赦。惟願卽臨，匡予不逮。謹此。」

十三日

早開通濟門，放勇衛營兵入城中。乘間而出者甚衆。柵禁稍寬，店肆頗有開張者。文武僚集，中府會議，安民城守，各有告示不等，然俱不及立新主事。太子勅封中城獄神蕭王，用龍匣差官持敕，二人執金棍前行，至禁中，開讀。兵馬司素服迎之。以其所居之室改爲殿宇。傍晚，有雲間貢生徐瑜，蕭某，謁忻城，而陳太子宜卽位，忻城立叱斬之。

十四日

北兵至城，忻城絕出，見于營，會議進城事。保國朱鎮遠，駙馬顧齊俱在。豫王問：「爾等勳

「欽命定國大將軍豫王令旨諭南京等處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知悉。余奉聖旨，統領大兵，勘定禍亂，順者招撫，逆者勦除。大兵到處，兵不血刃。官員資捧勅印來降，不次優擢者有之；照舊供職者有之。民間秋毫無犯，產業安堵如故。昨大兵至維揚城內，官員軍民攔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將禍福諄諄曉諭。遲延數日，官員終于抗命，然後攻城。屠戮妻子爲俘，是豈余之本懷？蓋不得已而行之。嗣後大兵到處，官員軍民抗拒不降，維揚可鑒。夫人皆天地所生，逆命之徒，欲死則宜自盡，何得貽禍生靈？本朝承天之眷，遇戰必勝，攻城必克，諒爾等聞之熟矣。雖然，耀德不觀兵，仁義招撫。天時人事，洞然可鑒。今福王僭號稱尊，沈湎酒色，信任僉壬，生民日瘁。文臣弄權，只知作惡納賄；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離心，生民塗炭。予念至此，感歎不已。故奉天伐罪，救民水火。合行曉諭。」

十五日

太子出洪武門，入營。豫王敬禮甚厚，留之營中，衣以錦紫袍云。其真假不能辨，須帶歸于北以明之。百官始朝賀豫王。

十六日

百官遞職名到營，參謁朝賀如蟬。時將午，禮部尙書錢謙益引大清官二員，兵使五百餘騎，從洪武門入，謙益向帝俯四拜，因淚下。北兵問故，謙益曰：「我痛惜太祖高皇帝三百年王業一旦廢墜，受國深恩，能不痛心乎！」北兵歎息。候開正陽門進，索鎖匙不得，引進東長安門，盤九庫錢糧，官兵俱住於內。忻城則貫搶掠大內兵丁八人，遊于街市。傳令百姓設香案，俱用黃紙書「大清國皇帝萬歲萬歲」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等字，又大書「順民」二字粘於門。午後，撥達兵五十，守通濟，洪武，聚寶三門。劉良佐兵爲崇南門，百姓訴於豫王，發北兵三百趕殺，立刻降之。

十七日

文武各官爭趨朝賀，職名紅揭堆至五尺者凡十數處。其生監候選，候考，無不至。豫王不見。

十八日

文武官員，及鄉保，方長等，送幣帛，牲醴，米麵，熟食，茶葉，糖果，煙酒等物於營，絡繹塞道，舉國若狂。

忻城約各助成，喊戲班十五班進營開宴，逐齣點演。正酣暢間，塘報各鎮兵至。忻城手遞報于王，王閱之漠然。又點戲四五齣，方撤席。發兵迎敵，卽刻啓行。

內相進鱗魚二大羅，用龍旗龍袱，卑禮小心，王不受。

十九日

達兵八人搶小物于神樂觀，道士稟王，王卽命綁斬之。

差御史王棧，少卿黃家齋，御史劉光斗等，往淮安，寧國，蘇，松，等處討取降順冊。

達兵搜不朝賀現任官陳盟等家，有收其家屬者。豫王出示，令前日入內搶劫金銀綬疋，鷹刀等物，自行交還武英殿或江寧縣，免其前罪。仍令總甲逐戶搜查，有藏匿者梟示。

二十日

令文武各官將印信割付，盡數交納武英殿，聽換給。又令大開南門，放出城三日。忻城薙頭起，是後徐魏國，柳安遠，徐永康，湯靈璧，李臣淮等以漸俱薙頭。文官惟李喬，孫燦，葉應祖等實爲出家，適合時尙。

二十一日

合城百姓既苦搬移，又恐五鎮兵至，難免殺戮，惴惴不寧。三日之間，路不能行，而露宿輿，暴指城市者不可勝記。

二十二日

豫王念史閣部忠烈可嘉，令建祠坊旌揚薦馨，仍令禮部尙書優恤其家眷，以示異數。

二十三日

中書龔廷祥，義不臣服，投武定橋河死，浮尸三日。

二十四日

豫王進城，穿紅錦箭衣，乘馬，入洪武門。官員紅素服不等，分班兩旁迎賀。預一日，禮部紅榜徧粘城市，故無不至。

二十五日

尋到宏光，暫停天界寺，豫王往接。昇以無幔小轎，首蒙包頭，身披藍布衣，以油扇掩面。百姓唾罵。太后及妃俱隨後，從正陽門，宏光易坐馬，衣一把摺。乘馬至靈壁侯家，設宴。太子上座；宏光昭坐；豫王穆坐，從容向宏光曰：「不爲先帝報仇，反將太子監禁，此是何意？」宏光穆然。又曰：「我大兵尙在揚州，爲何棄了陵寢土地先去，以失民望？自主之耶？抑左右教之耶？」宏光答語支吾，汗出浹背。餘言尙多，不能盡述。喚樂戶二十八人歌唱侑酒。席散，發還，仍限禁。

二十日

內着教師開戲一本，以便供應。

黃虎山兵約萬餘人，俱自雞頭，隨達兵進城，向豫王求用。不收，止收其衣甲兵刃。

二十六日

點印官及二十四衙門內相三人到遲，要打一百棍，沒其家，告到乃止。

二十七日

發兵三千，往蘇杭，催討降冊。此時尙未知楊文驄殺黃家驛等官也。

二十八日

豫王往南門報恩寺拈香，男女觀者如堵，甚有擠死者。

黃端伯抗節罵詈，左右欲兵之。豫王不忍加刑，忻城送之獄。

傳說清朝八政：一曰求賢，二曰薄稅，三曰定刑，四曰除奸，五曰銷兵，六曰隨俗，七曰逐僧，八曰均田。互相傳說，尙無頒示。

二十九日

中、南、西三城百姓幸免遷徙，歸功忻城，踵門叩謝。忻城勸令三城百姓釀金犒兵，以絕窺伺，民皆從之。

附跋

右江南聞見錄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此書記順治乙酉五月南郡迎降事。舊鈔本與刊本頗有異同。如副院楊維垣硃示降未云已卽自經，而鈔本無此四字，有維垣實逆案中人又降流賊二語。考維垣之死，或云偕其妾朱氏孔氏自縊，或云盛二妾死，置三棺中，題楊某之柩而窆其下，夜遁至秣陵關，爲怨家所殺，傳聞異詞。疑舊鈔本係當時輿論，而刊本乃由後人改定者。茲悉校從鈔本，而附論其牴牾於後錄中。傳疑者惟宏光奉太后同出通濟門一事，小腆紀年附考謂：太后乃馬士英挾之出奔，不與王同出城。然亂離倉卒，目擊爲真。紀年敘福王蒙塵太子出獄事，多據此書，而不信士英所挾之太后爲僞，則亦一偏之見也。嗟乎！孱王銜壁，上將投戈；世冑如忻城，縋城而迎謁；黨魁如蒙叟，執笏而前驅；尙得爲有人心哉！陳康祺卽潛紀聞謂：柳南隨筆載豫王下江南，殘明諸臣咸致重幣，以虞山錢牧齋所獻爲最薄，蓋自表其廉潔也。其所具柬帖第一行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尙書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尾亦如之。其貢品乃流金銀壺，法琅銀壺各一具；蟠龍玉杯，宋製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法琅鼎

杯各一進；法琅鴿杯，銀鑲鶴杯各一對；宣德宮扇，真金川扇，戈陽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宮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以是爲簿，則厚者可知。此亦南燼餘聞，貳臣穢史，惜作者聞見之尙有遺也。劍心跋。

東江始末·專載

平遼總兵官毛文龍者，瀾之錢塘人也，起家行伍，當遼左失陷時，聚衆二百，夜襲鎮江城，遂踞海島，創爲牽制之說，媚逆增爲奧援，歲糜金錢數十萬，濫秩都督，滿門封蔭，舉朝無不患之。

而舊督師袁公崇煥聞召還京，見九列諸公咸舉此事，相商確，袁公應以當徐圖之。華亭公聞公造袁寓，屏去左右，低徊再四。袁公曰：「入其軍，斬其帥，效古人作事，某饒爲之。」華亭公聞而奇之。袁公召對出，祕陳方略，大稱上意，賜之蟒玉上方，予以便宜行事。

袁公陞辭蒞任，收拾關寧兵馬，未暇及此，每章奏必及之，收其心，冀其改也。至關寧，營制已定。於是始議文臣以監之，其不以道臣而以餉司者，令其將若兵有所利而無疑也。又嚴海禁以窘之，以張繼善橫截旅順，不許一人入其軍，而改貢道於寧遠，皆所以圖文龍也。

袁公安排已定，文龍有死無生矣。爲文龍者，束身歸命於朝廷，一聽督師節制，其爲今是昨非，則有生無死，無奈其毒之所積，殞及厥躬，自作自受，無足惜也。且自速其死，如駁廷臣之

疏，信口魚熊，進登索餉，肆行劫掠。

袁公於是決意東行，深入其地。遂於崇禎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發牌：仰旗鼓司查東江官兵見在清江者給賞。隨登岸，乘輕騎，標下各官當有龍武後營都司金鼎卿帶船二十八隻接應。俱列坐賜酒。二十四日，賞東江官兵每名行糧二斗。登岸試放佛郎機，遠者聞五六里，近者三四里。登嶺指畫形勢，云可議屯。二十五日未時分，東北風起，自北汛水開洋，歷大王山。風轉。是夜大霧，諸船從大洋飄一夜。次早，收泊中島。二十六日，齊泊雙島。二十七日，南風大，未開船。見本島白骨暴露如齋。抵岸，立散與諸將酒飯。有登州海防左游擊尹繼何叩見，蒙調兵船四十八隻已到。二十八日午時風順，船歷穿松等島，小里山，大里山，豬島，蛇島，蝦蟆島。將船泊雙島，此處離旅順陸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旅順游擊毛永義叩見。登島嶺謁龍王廟，督師向衆將云：『昔我國初，中山王，開平王諸君子始戰鄱陽采石，繼戰於沙漠，北衆軍水戰勝，馬步戰亦勝，始得驅逐胡元，以成一統。今水營止以船閉守，豈能連騎入水戰乎？本部院若復河東，不以水汛了事，且要用之陸地。各將毋得虛冒。』賜各將酒飯。快船稟報毛帥已至，因夜未見。

六月初一日，毛帥見，上下交拜。毛帥親進禮帖三封，小飯二桌。傳入毛帥，側坐茶鉞，止收小飯。毛帥出。回看毛鎮茶鉞，云：『今遼東海外只本部院與貴鎮二人，務必同心共濟，方可結

局。本部院歷險至此，願相商爲進取計。軍國大事，在此一舉。本部院有個良方，不知患者肯服此藥否？」毛帥云：「文龍海外人耳，也有許多功，只因小人之說，錢糧缺少，又無器械馬匹，不會遂得心願，若一一應付，要幫助成功也不難。」辭回，傳免謝，分付船上不便供應。毛帥帳房留飯，督師屈體待之，杯酒款之，毛帥若有所不屑者。督師宣諭：「皇上神聖，與堯舜湯武合爲一君，當勉爾疆場。而毛帥若快快不得志，且謂熹宗皇帝恩逮之隆，袁不覺失色。及叩其方略，則云：『寧遠兵馬俱無用，止用東江二三千人藏之隱處，一把火遂了東夷。』」袁忿訝之。二更方散。初二日，毛請袁公登島，禮畢，東江將官叩見，又夷丁叩見，賞夷丁每名銀一兩，米一石，布一疋。毛姓兵丁帶刀環遶，袁公叱退。與之言節制及更定營伍，以道廳爲監臨。毛悍然不樂，而咬牙切齒，恨閻鳴泰、武之望二人，其意在袁也。三更方散。初三日，差官謝毛帥，又置酒請督師，袁公便服登島，密諷之曰：「久營邊寨，杭州西湖儘有樂地。」毛應之曰：「久有此心，但職惟知滅奴孔竅，滅了東奴，朝鮮又弱，可襲而有也。」袁公曰：「朝廷念君勤勞，當有代君者。」毛曰：「此處誰代得？」有傲慢不悅意。酒散，袁公傳令副將汪嘉敘話，反覆婉諭，再四開導，欲其親信左右提醒也。二更方出。初四日，賜東江兵三千五百七十五員，賞銀三百兩不等，兵每名一錢。又將帶來銀十萬兩交卸東江官明白。傳令徐旗鼓、王副將、謝營將、敘話。出行文，毛帥自

旅順以東行毛帥印信，西行督師印信；又行文，定營制；又行文，恢復鎮江旅順事。俱未遵依。

遂於初五日袁公授計，隨行將官謝尙政等，布置已定，傳令登岸擺圍，較射頒賞。先設一帳房於山上，袁公坐以待之。毛帥果來謝，與之坐。毛帥曰：「老大人何日起身？」袁公應曰：「寧遠重地，本部院來日便行。今邀貴鎮島上盤桓，觀兵角射。」毛帥領從。袁公又云：「明日不能踵謝，國家海外重寄，合受本部院一拜。」并相約減從往島山，謝參將陪傳號，令各營兵四面擺圍，毛帥隨從官百餘員俱繞在圍內，其兵丁截在營外。袁公問東江各官姓名，俱應姓毛。毛帥云：「這都是敵戶小孫。」袁公云：「你們那裏都姓毛？是出乎不得已。這樣好漢，俱人人可用。我前的官有許多俸，兵有許多糧，尙然不能飽，你們海外勞苦，每名只得米一斛，甚至家有數口，俱分食這米。乏憊至此，情實痛酸。你們受我本部院一拜，爲國家出力，自後不愁無餉。」各官感泣，叩頭再四。隨問毛文龍云：「本部院節制四鎮，清嚴海禁，實恐天津登萊受腹心之患，今請設東江餉部，錢糧由寧遠達東江亦便。昨與貴鎮相商，必欲解銀，自往登萊糴買，又設移鎮，定營制，分旅順東西節制，並設道廳稽查兵馬錢糧實數，俱不見允。終不然，只管混帳過去，費壞朝廷許多錢糧，要東江何用？本部院披肝瀝膽，與你談了三日，只道你回頭是遲，也還不遲。那曉得你狼子野心，總是一片欺誑，到底目中無本部院，猶可，方今聖天子英武天

縱，國法豈容得你？」語畢，向西叩頭，請皇命擊下文龍，剝去冠裳。文龍尚有抗意，督師又責云：「你道本部院是個書生，本部院是朝廷一箇首將，你這毛文龍有應斬十二罪，你可知麼？兵馬錢糧不經查核，夜郎自據，橫行一方，專制孰甚，一當斬！說謊欺君，殺降誅順，全無征戰，却佔首功，欺誑孰甚，二當斬！剛愎撒潑，無人臣禮，牧馬登州，問鼎白下，大惡不道，三當斬！每歲侵餉銀十萬，每月給米三斗五升，尅減軍糧，四當斬！私開馬市，潛通島夷，五當斬！命姓賜字，不出朝廷，走使輿臺，濫給劄付，犯上無等，六當斬！劫掠商人，奪船殺命，積歲所爲，劫賊無算，身爲盜賊，七當斬！部將之女，收而爲妾，民間之婦，沒而爲奴，好色誨淫，八當斬！逃難遼民，不容渡海，日給碗米，令往掘參，畏不肯往，餓死島中，草菅民命，九當斬！拜魏忠賢爲父，迎冕旒像於島中，至今陳汝明一夥盤踞京師交結近侍，十當斬！奴酋曾攻破鐵山，慘殺遼人無數，逃竄皮島，掩敗爲功，十一當斬！開鎮八年，不復寸土，觀望養寇，十二當斬！這都是你的罪案。今日殺了毛文龍，本部院若不能恢復全遼以還朝廷，願試尙方以償爾命！」又宣言各官曰：「毛文龍這十二罪，你們說該殺不該殺？若本部院屈殺了他，你們上來就殺我，反以身從之。」衆官俱相視失色，叩頭哀告。文龍神頹魄喪，不能復言，但云：「文龍自知死罪，只求老爺開恩。」袁公云：「你不知國法久了，若不殺你，這一塊土非皇上所有。」向西叩頭，請尙方劍令水營都司趙可教，何麟

岡監斬，令旗牌官張國柄執尙方劍，斬文龍首級於帳前。卽分付將頭付他親人備好棺木安葬。

圍外兵丁洵洵，見我兵益整，勢不能犯。督師又喚東江各官來見，云：「本部院今日只斬文龍一人，以安海外兵民。這是殺人安人，爾各將照舊供職，各復原姓，爲國報効。罪不及爾，不必疑疑。」又分付將東江兵二萬八千分爲四協：殺其父，用其子毛承祿管一協；用旗鼓徐敷漆管一協；還有二協，東江衆官請游擊劉興祚，副將陳繼盛二員管之。又分付東江官兵，久被毛鎮剝削，將帶來銀十萬賞各島官兵，每員賞銀三兩，喚賞功官同東江旗鼓馮有時將見在官兵一千八百員名共賞銀一千四百兩，以彰信賞必罰之意。其餘四協，照例給與。又諭馮旗鼓，速差人往旅順宣撫。又諭將毛帥印繳來，東江事務權着陳繼盛代管，俟那一協建功，卽將此印題授與他。

諭畢，離島登舟。發牌一面，安撫各島軍民票行，登州游擊尹繼何速備堅船二十隻候用。又行文，毛承祚先令安撫後，有所欠商銀，着卽辦償還。又使小帖云：戶部委官陳越劄授守備督運各島糧餉。又發稿寫四協劄付。又差官陳島中寃獄並撈來各商船隻，俱卽查報。商人王從義等數十名，訖至夜靜，有徽州朱相公拂纓上船，鼓坐至一二更方散。

初六日，命具祭禮，督師親詣文龍棺前拜云：「昨日斬你，是朝廷的法；今日祭你，是本部院的情。」遂下淚。各將官俱下淚感歎。

初七日，登山試演。初八日，差中軍至皮島取尙方劍並同符驗。初九日早，往旅順，官軍迎接，布置畢。初十日晚，開船。十一日，抵寧遠。是日順風大作。十二日早，過江進城畢。

